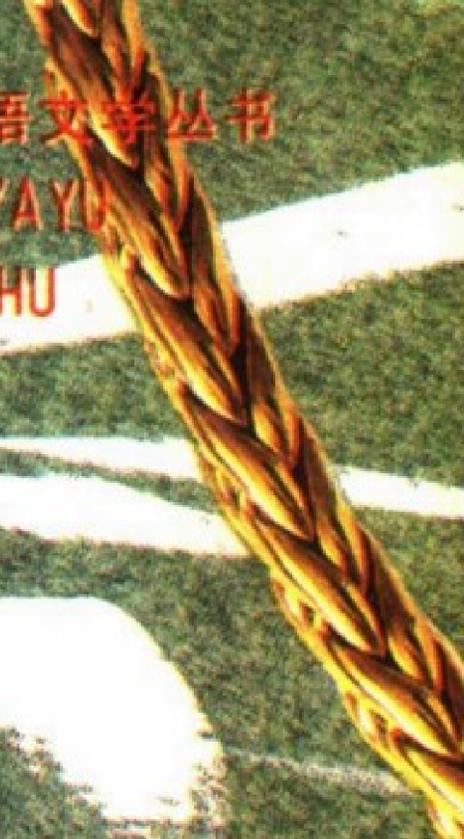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XIBANYA PUTAODYAYU

WENXUE CONGSHU



西班牙]弗·卡瓦耶罗 著  
李德明 译

# 海鸥



ISBN 7-207-01881-9 / I · 364

定价：5.00元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I551.44

92111

# 海鸥

【西班牙】弗·卡瓦耶罗 著  
李德明 译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资助出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哈尔滨

数字资源  
PDG

FERNAN CABALLERO

LA GAVIOTA

CIRCULO DE AMIGOS DE LA HISTORIA

1977

责任编辑：李宇宏

封面设计：晓丽

封面题字：秉顺

海 鸥

Hai ou

〔西班牙〕弗·卡瓦耶罗 著

李德明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哈尔滨龙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0 12/16 · 插页 2

字数：210,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207-01881-9/I · 354 (平装) 定价：5.00元

(精装) 定价：8.10元



作者像

CA058/02



## 译者小传

李德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生于天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留学古巴，就读于哈瓦那大学文学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回国，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一九六八年调至宋庆龄创办的对外刊物《今日中国》工作至今，现任该刊西班牙文部主任，译审。

译者是我国较有成就的翻译家，对西班牙文学和拉美文学有较深入的研究，翻译出版了加尔多斯、胡安·巴莱拉、巴尔德斯、伊巴涅斯、塞拉、德利贝斯、马尔克斯、略萨等著名作家的多部长篇小说。译者还将孟伟哉、刘绍棠、朱春雨、谌容、刘索拉、沈醉等的作品译成西班牙文，并有其它译作及诗作在西班牙出版。

译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理事。

## 译 序

---

弗尔南·卡瓦耶罗是塞希利娅·波尔·德·法维尔的笔名。她于一七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于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一座小镇。但是，一位给这位伟大女作家作传的传记家说：“……她的母亲离开西班牙时已经有孕在身，从而她坚持说，谁也不能把她当做外国人。”弗·卡瓦耶罗于一八七七年四月七日卒于西班牙塞维利亚城。

弗·卡瓦耶罗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国外度过的。一八一六年，即她二十岁那年，随全家返回西班牙的加迪斯。同年，同军官堂安东尼奥·普拉内利亚斯结婚后，便陪同新婚丈夫去美洲的波多黎各赴任。数月后，堂安东尼奥不幸逝世。弗·卡瓦耶罗于一八二一年返回加迪斯，并且同西班牙警备部队的军官、侯爵堂弗朗西斯科·鲁伊斯·德尔·阿尔科再婚。一八三七年，即在丈夫病故三年后，又同后来出任西班牙驻澳大利亚教座城市总领事的堂安东尼奥·阿隆·德·阿亚拉

结婚。在这第三个丈夫从澳大利亚返回西班牙经过伦敦时“神秘”自杀以后，弗·卡瓦耶罗便一直孀居。

弗·卡瓦耶罗早年受过良好教育。她父亲尼科拉斯·波尔·德·法维尔是一位热忱的、受人尊敬的学者，被称为浪漫主义运动在西班牙的最积极的倡导者。她很早就开始了写作，其作品很快引起了本国读者以及德语国家、法语国家、西班牙语国家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注意。她的作品曾受到当时摄政的王后伊莎贝尔二世的高度赞扬；王后还把塞维利亚城的著名城堡赐予她，供她在那里从事创作活动。她在城堡居住的十多年中，写出了她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一八六八年，王后被推翻以后，弗·卡瓦耶罗被迫搬出城堡，移居该城的胡安·德·布尔戈斯大街的一幢简陋房舍里。这条大街后被命名为“弗尔南·卡瓦耶罗大街”。

弗·卡瓦耶罗的主要长篇小说有：《海鸥》（1849）、《格莱门西娅》（1852）、《眼泪》（1853）、《阿尔瓦莱斯一家》（1856）、《伪善的女人》（1865），等等。此外，她还著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民歌、传说、散文等。她有从五卷集到十九卷集不等的多种版本的全集出版。

《海鸥》是弗·卡瓦耶罗的代表作。评论界一致认为，《海鸥》的出版开创了西班牙现实主义小说的新纪元。这部小说，先以连载形式在《马德里传令官》报上刊出，获得极大成功。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十九世纪西班牙的风俗画；它描写的已不是幻想翩翩的骑士，而是中的活生生的人和事。作者把自然美、语言美、人

地结合在了一起。《海鸥》描述了渔家出身的姑娘、后来成为轰动整个欧洲的著名女歌剧演员马利莎拉达（即海鸥）与德国青年医生的婚恋，以及她与公爵、斗牛士之间的私情隐爱。当时的文艺评论的先父埃乌赫尼奥·德·欧乔亚指出：“《海鸥》的最大成就无疑在于它塑造了众多的性格各异的人物。仅在这一点上，弗·卡瓦耶罗就完全可以与艺术大师相媲美……”西班牙文学史专家罗梅拉·纳瓦罗写道：“如果我们把《海鸥》的作者弗·卡瓦耶罗同她的先行者及同代作家相比，她无愧得到我们最高的评价和颂扬。”

弗·卡瓦耶罗这位伟大女作家的最大成功是，从她开始，西班牙读者把注意力从英法浪漫主义小说转移到西班牙的纯现实主义小说上来；而且，在她的影响下，西班牙后来出现了一大批有作为的作家，其中有阿拉尔孔（1833—1891）、巴莱拉（1824—1905）、加尔多斯（1843—1920）、帕尔多·巴桑（1851—1921）、格拉林（1852—1901）、帕拉西奥·巴尔德斯（1853—1938）。她笔下的人物形象细腻真实，心境着墨多于仪表，语言自然而风趣，描绘的情和景如诗似画。在她的全部作品中，无论是人还是景，都闪烁着“真实”的光芒。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弗·卡瓦耶罗同马利娅·德·萨亚斯（1590—1661）和帕尔多·巴桑并称为女性文学的“三人团”，她们的名字永远铭刻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和世代的读者心中。“这三位伟大的女性作家好像怀着同一个目的来到了世界上，即以文学形式教诲那些步

入歧途的男人，向世人表明蝴蝶完全有能力给雄狮讲授生动的文学课程……”（引自贡萨雷斯·布兰科的《西班牙小说史》）

李德明

一九九〇年九月于北京海淀

一八三六年十一月，“王室”号客轮缓缓驶离浓雾笼罩的法尔茅斯港。深色的潮湿风帆在更为深沉而潮湿的浓雾中鼓胀得又饱又满，劈风斩浪，驶向远方。

客轮内一片初航的凄惨景象。旅客们拥挤在一起，忍受着疲劳和晕眩的折磨，一些女人晕倒在地，头发蓬乱，衣服皱折，宽檐帽被压得扁平。有的男人面色苍白，烦躁不安。孩子们无人照料，又哭又闹。侍者在船舱里快步走来走去，为晕船旅客端送热茶、咖啡和药物。客轮这个主宰海洋的大王根本不理睬它给旅客带来的痛苦，不停地搏击着。海浪冲过来时，它用力阻挡；而海浪退去时，又紧紧追赶上去。

那些或者因为身体特别强壮，或者因为常常乘船旅行而免遭客轮颠簸之苦的男人，则在甲板上慢慢地踱步。他们当中有一个英国殖民地的地方长官。此人面孔英俊，身材高大，有两个助手陪伴在旁。另外几个人身上裹着风雨衣，双手插在兜里，他们的面孔或者烧得通红，或者又青又紫，或者苍白无色，一个个显露出茫然无措的表情。总之，那艘客轮好像变成了一座令人痛苦和烦恼的活动城堡。

在所有旅客中，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特别引人注目。他衣着虽然简朴，但仪表堂堂，英俊而沉着的面孔上看不到一丝烦恼之色。他高大，英武，端端正正的脑袋绝好地道出了他的正直人格。那一头乌黑鬃发装饰着宽阔的前额，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闪着安详而锐敏的目光。他那有着黑色稀疏胡须的嘴唇透着轻柔的微笑，那是自信和机警的象征。他的仪表，他的步履，他的表情，无一不表露着他门第高贵，心地纯净。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傲慢。然而，有些人则错误地认为这类高贵人物都是傲慢无礼的。

他喜欢旅行。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绝不轻易尾随别人跟着反对社会弊端和恶习，冒身败名裂之险。就是说，他不学堂吉诃德的样子，去和大风车比试高低。他高兴看到社会上充满善举。每当看到一件好事，一个好人，都像村姑采集到美丽鲜花那样兴奋和喜悦。他仪表堂堂，他潇洒，那件斗篷更加使他风度翩翩。他不怕严寒，脸上没有其他旅客的那种烦恼表情。这一切都说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

那时，他在甲板上散步，用眼睛迅速地膘了一下人群。人群像马赛克一样，镶嵌在与其说是客轮毋宁说是一具棺木的甲板上。可是，那些醉如烂泥的男人和死尸一般的女人，通常不会有什么值得仔细观察的。

不过，一个英国军官的家庭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军官的妻子上船之前就感到非常不适，立即被搀到船舱里；女仆也因为身体不好，回到舱内。于是，这位父亲当起保姆来，他把三个分别为两岁、三岁和四岁的孩子安排坐在地上，嘱咐他们要懂事，不要离开那里以后，又从女仆那里抱回另一

个出生不久的婴儿。大概由于管教十分严格的缘故，几个孩子一动不动，像圣母脚下的小天使那样安静地坐着。

孩子们面颊上的漂亮红晕渐渐消失了，睁得圆溜溜的大眼睛像死人一样呆滞无光。他们既不移动，也不说话，好像没有任何痛苦；然而，从那一张张惊愕、憔悴的面容上，却清晰地看到他们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

谁也没有留意几个孩子在默默地忍受着悲痛，谁也没有留意他们那无可奈何的表情。

那位西班牙人正要去呼叫侍者领班，突然听到后者嘟嘟哝哝地对一个年轻人说着什么，那年轻人一边比划着一边用德语请求领班帮助那几个无人照料的孩子。

这个青年其貌不扬，身上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而且又只会讲德语，领班立刻背过身去，说听不懂他的话。

于是，那个青年人跑回船头自己的船舱里，转眼工夫又跑了回来，手上抱着大枕头、被子和长绒大衣。他用这些衣物做了张床铺，把孩子们安顿在上面，仔细盖好。但是，那几个孩子刚刚躺下，由于静坐而得以控制住的呕吐，突然发作起来。顷刻间，枕头、被子和大衣满是呕吐物，脏得无法继续使用。

那位西班牙人看了这个德国人一眼，发现后者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好像在说：“谢天谢地，这几个孩子总算感到轻松了！”

接着，他又试图同这个德国人交谈，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兼而用之，可是，他从对方那里得到的唯一回答只是一丝勉强露出的微笑和一句反复重复的德国话：我不懂。

吃过饭，当西班牙人重新回到甲板上时，天气变得更加寒冷。他穿好大衣，慢慢踱起步来。

突然，他看到那个德国人坐在木凳上，面对大海。大海好像对这位旅客炫耀自己的美丽似的，把一串串珍珠样的白色泡沫和闪闪鳞波送到客轮周围。

那个目视大海的德国青年没有穿燕尾服。他的燕尾服早就破得无法穿用了。他一定感到十分寒冷。

西班牙人向他走过去几步，可是又立刻停了下来，他不知道该怎样和他交谈。突然，他好像遇到什么大喜事似的笑了笑，又径直向那人走去，用拉丁语对他说道：

“您一定很冷吧？”

这句话在那个德国人心里激起了一股热流，他也像同他交谈的西班牙人一样微笑着，用拉丁语回答说：

“夜里确实有点冷，不过，我并不把冷还是不冷放在心上。”

“那么，您在想什么呢？”西班牙人问道。

“我在想念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

“您既然为离开自己的亲人感到如此痛苦，为什么还要出来呢？”

“唉，先生，我是被迫离开家乡的呀……冷酷无情的……”

“那么说，您不是高高兴兴出来旅行的？”

“只有富人才高高兴兴地出来旅行，而我是个穷光蛋。我哪有高兴的事呀！您如果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亲人，就一定会了解我此刻的心情的！”

“那么，您现在去什么地方？”

“去打仗，去打内战<sup>①</sup>。那是一场最残酷的内战。我去纳瓦拉。”

“去打仗！”西班牙人看到那个德国人慈祥、温存、谦恭和根本没有凶杀气的面孔，便感叹地说道：

“怎么，您是军人吗？”

“不是，先生，我并不愿意去当兵。我的爱好，我的原则，都绝不允许我手持火枪杀人，除非外国人再次入侵德国，为了捍卫德国独立的神圣事业。我去找纳瓦拉军队，想在军队里当一名外科医生。”

“您不懂语言呀！”

“我是不懂，先生，可是，我是能够学会的。”

“您人生地不熟呀！”

“我没有去过那里。除了上大学，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

“那么，您带推荐信了吗？”

“没有。”

“那么，大概是有保护人吧？”

“在西班牙，我谁也不认识。”

“那么……”

“我有医术，我有决心，我年轻，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的。”

西班牙人听完这席话，沉思起来。当他抬头看到那张天真善良的面孔，那双碧蓝纯净得孩童一般的眼睛，那凄凉但充满信心的微笑时，一股强烈的猎奇感伴着怜悯之情油然而

---

<sup>①</sup> 在国王费尔南多七世于1834年死后，西班牙爆发了一场内战。内战在保守派卡洛斯分子和自由派之间进行，主要战场在纳瓦拉。

而生。

“喂，”过了一会儿，他对那个德国人说道，“跟我到船舱去喝杯热饮料，好吗？我们还可以再聊一聊。”

德国人点了点头，表示感谢；随后，跟着西班牙人来到餐厅，后者为他要了一杯饮料。

那位地方长官和他的两个助手坐在餐桌上首，一侧是两个法国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于是坐在餐桌的下脚。

“可是，”西班牙人问道，“您怎么想到这个倒霉的国家来呀？”

于是，德国人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地讲述给了他。他父亲在萨克森的一个小城市当教师。他是家中第六个孩子。为了让孩子们上学，父亲花掉了所有积蓄。我们此刻渐渐熟悉起来的这个人念完大学以后，像德国众多的穷苦青年人一样，找不到工作，失业在家；而他把青春年华都倾注在了刻苦攻读学业上，并且在优秀教师教导下实习过，从而掌握了医术。他毕业失业，其生活成了家中的沉重负担。他以德意志民族所特有的沉着面对现实的品格，鼓起勇气，下决心到西班牙来。那时，该国北部正进行着一场血腥的战争，他希望在那里提供自己的服务。

“我们家门口有几棵椴树，”他讲完自己的身世后这样说道，“在树荫下，我最后一次同我慈祥的父亲，亲爱的母亲，我姐姐卡尔洛塔和几个小弟弟紧紧拥抱，他们恨不得陪我一起远征。我的心情十分激动，热泪盈眶，步入了在别人看来笼罩在鲜花之中的生活。可是，要有勇气呀，人生下来不就是为了干活的吗？上帝会保佑我成功的。我热爱我所从事的

医学专业，因为它是一项高尚而伟大的职业，用它可以减轻我们同类的痛苦，让他们继续美好地生活，尽管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

“您的名字叫……？”

“弗利兹·斯特茵，”德国青年在座位上稍稍欠了一下身子，恭敬地回答说。

过了一会儿，这两个新结识的朋友步出了餐厅。

那时，那两个法国人坐在门口对面，其中一个看到他们走上舷梯时西班牙人把自己那件漂亮的皮大衣披在德国青年肩上。后者推让了一下，西班牙人赶快躲开，钻进自己的寝舱里。

“他们都说些什么呀，你听懂了吗？”另一个同胞问道。

“说实话，”身为代理商的第一个法国人回答说，“我的拉丁语并不怎么好，不过，我总觉得头发金黄、面孔苍白的小伙子有点儿像多愁善感的维特<sup>①</sup>。他在讲述身世时，除了谈及了他的几个小弟弟，我听到还提到了卡尔洛塔，这和那部德国小说太相似了。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用手枪去寻找慰藉，而是借酒浇愁。由此看来，他并不十分感伤，很通晓哲理，具有德国人品格。至于那个西班牙人，我觉得有点像堂吉河德，扶贫济弱；另外，他颇有圣马丁<sup>②</sup>的风度，把自己的皮大衣送给穷人。还有，他仪表堂堂，目光像钢铁一样坚定、敏锐，面孔苍白无色得如同月夜下的大地，这一切都说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

① 歌德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主人公。

② 圣马丁（316—397），以行善著称。

“你应该知道，”另外一个法国人说道，“我是画历史画的，我现在去塔里法，想创作一幅该城被围困的画。当时，塔里法的守将库斯曼<sup>①</sup>的儿子被扣为人质，儿子示意父亲，他宁可被敌人杀掉，也不要放弃守城。如果那个年轻人愿意做我的模特儿，我的画一定会大获成功。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一个完美的上帝造物。”

“你们艺术家都是这样：满脑子是诗！”代理商回答说。“在我看来，那个男人很有风度，一双小脚很漂亮，腰肢挺拔。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现在就把他划归斗牛士之列。也许他就是蒙德斯<sup>②</sup>本人，他和蒙德斯的长相太像了。另外，他既富有，又慷慨。”

“他是斗牛士！”艺术家大声说道，“我看他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不是玩笑，真的，”另一位法国人说道，“我绝不是开玩笑。你和我不一样，我去过西班牙，而你了解西班牙人的绅士风度。不过，你会看到的，你会看到的。我的意思是，由于平等博爱观念的兴起，那种可笑的绅士风度正在消失，在最近的将来，除了西班牙，其他任何地方都将看不到这种风度了。”

“你让我相信他是斗牛士?!”艺术家说着露出骄傲的微笑。他的同胞怒冲冲地站起身来，大声喊道：

“你马上就会知道他是什么人的。跟我来，我们一道去他

---

<sup>①</sup> 库斯曼（1258—1309），他的全名是：普人阿隆索·佩雷斯·德·库斯曼。于1293年带兵守卫塔里法。

<sup>②</sup> 蒙德斯（1805—1851），西班牙历史上最著名的斗牛士。

仆人那里探询一下。”

两位朋友走到甲板上，立刻找到了他们要找的那个人。

代理商会讲一点儿西班牙语，他首先和那个人搭上话。寒暄几句之后，对他说道：

“您的主人回去睡觉了吧？”

“对，先生。”仆人一边回答，一边用锐敏和邪恶的目光扫了对方一眼。

“他是个大富豪吧？”

“我不是他的管家，是贴身仆人。”

“他这次出来是做生意吧？”

“我看不像。”

“去治病？”

“他身体很好，没有病呀。”

“他出来不用真名实姓吧？”

“先生，他一直使用真名实姓。”

“那么，他叫什么名字？”

“堂卡洛斯·德·拉塞尔达。”

“果真是个高贵名字！”画家感叹地说。

“我叫彼得罗·德·库斯曼，愿为你们二位效劳，”仆人补充说道。

他说完对那两个人点了点头儿，离去了。

“《吉尔·布拉斯》<sup>①</sup>那部小说说得好，”那个法国人说道，“在西班牙，没有比这种尊贵的姓氏更普通的东西了。在巴

---

<sup>①</sup> 《吉尔·布拉斯》是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小说。

黎，我的鞋匠叫马蒂尔，我的裁缝叫罗兰特，洗衣妇叫巴亚尔德。在苏格兰，叫埃斯托阿尔多的人比比皆是。我们甘败下风呀！那个滑头滑脑的仆人把我们当做笑料了。不过，仔细想来，我倒怀疑他是暗探，是堂卡洛斯那边的人。”

“管他是什么人呢，”艺术家高声说道，“对我来说，他就是善人阿隆索·佩雷斯·德·库斯曼，就是我日日夜夜寻找的英雄。”

另外一位法国人耸了耸肩膀。

客轮抵达加迪斯时，西班牙人向斯特茵告了辞。

“我要在安达卢西亚停几天，”他说道，“我的仆人彼得罗陪您到塞维利亚去，并且把您送上驶往马德里的马车。这是我为您写的推荐信，一封给国防大臣，另一封给部队总司令。如果还需要我帮忙，按这个地址写封信，寄到马德里好了。”

斯特茵激动得讲不出话来。他用一只手接过推荐信，用另一只手把西班牙人递送过来的名片推过去。

“我已经把您的名字牢牢地记在这里了，”那位德国人把手放在心窝上说道。“是的，我一生都不会忘掉。您的心肠好，您有一颗高尚的灵魂，慷慨大方，是世界上第一大好人。”

“按这个地址写信，信很可能寄不到我手里，还需要加几个字。”

西班牙人把名片交给他，告辞走了。

斯特茵看了看名片，上面写着：阿尔曼沙公爵。

彼得罗·德·库斯曼站在他的身边，补充说道：

“瓜达尔蒙德、瓦尔·德·弗洛雷斯和罗加·弗耶尔伯

爵，圣克拉拉、恩希纳索拉和拉腊公爵，金羊毛骑士章，卡洛斯三世大十字勋章，国王侍臣，西班牙大公一级勋章，等等，等等。”

## 二

一八三八年十月的一天早晨，一个男人在尼埃勃拉伯爵领地的一个村子里徒步下来，向海边走去。他是那样想急切赶到别人指给他的一座小海港，抄近路走，径直钻进一片西班牙南方惯有的那种一望无际的大牧场。牧场里，荒无人烟，是专门放养牛群的。牛群整天呆在里面，从不出来。

那个男人尽管只有二十六岁，但看上去却像个老头儿。他穿一件军人礼服，扣子一直扣到脖领。他头上戴一顶破旧的遮檐帽子。肩上的那一根粗棍子，一端挑着罩有台面呢的桃花心木小箱子，另一端是一捆捆得很结实的书籍，还有一包白色衣服和揉团起来的斗篷。

这种轻巧的行装好像大大超出了他的体力。他不时地停下来，用手抚摸着感到憋闷的胸部和烧烫的额头，有时看一看那条可怜的小狗；主人行走时，它跟在身后。主人此刻停下来了，它躺卧在他的脚下。

“可怜的忠实伙伴！”主人对小狗说道，“你是唯一向我证明世界上还存在温柔之情和感恩戴德的动物！我永远不会忘

记第一天见到你的情景！你跟着一个可怜的牧人，你的主人因为不愿意当叛徒而被枪杀了。临死时，他跪在地上，徒劳地要你离开他的身边。他恳求人们把你从他身边拉开，可是谁也不敢。枪声响了，你，你这个不幸牧人的忠实朋友，身受重伤倒在了主人的尸体旁。我把你收留下，治好了枪伤。从那以后，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部队里有人爱开玩笑，他们取笑我，把我称做狗医。你跑到我身边，吻舔我的那只治愈你的伤口的手，好像在对我说：‘狗是知道感恩的。’噢，我的上帝哟！我多么热爱我的同类呀！……两年前，我满怀生活激情，满怀希望，满怀友善感情来到这个国家，并且把全部心血，全部爱，整个的心献给了它。我治愈了那么多伤员，可是，我的心灵感到受到了更为深重的创伤！万能的上帝哟！万能的上帝哟！我的心碎了。我在军队里服了两年役，现在被可悲地赶了出来；我在军队里辛辛苦苦地干，不分白天黑夜，现在却遭到指控，遭到迫害，原因只有一个：我治愈了一个反对党成员。那个可怜的男人像一头被追捕的野兽，倒在我的怀里时已经奄奄一息了。难道战争法可以把伦理树为美德，宗教称为义不容辞的东西倒变成罪行了吗？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的头已经光秃，心已经破碎，干脆回到父母家里去，躺在椴树荫下好好休息一下吧。在我的家乡，绝不会因为我怜悯一个危在旦夕的人而判我有罪的！”

不幸的男人休息了一会儿，艰难地站起身来。

“忠实的伙伴，我们走吧，赶路吧！”

旅行者和他的忠实伙伴继续艰难地走了起来。

牧人们用脚踏出来的羊肠小路渐渐的消失了。

地上的荆棘越来越多，到处是高大稠密的灌木丛。他左拐右弯，一会儿把身子倾向这边，一会儿倾到另一边。

太阳快要结束了它的一天旅程，然而在那漫长的地平线上还看不到一处人家。那里是一望无际的牧场，像大洋一样浩瀚的绿色莽原。

我们的读者一定辨认出了，这位赶路的人就是弗利兹·斯特茵。他心情十分焦虑，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刻他才迟迟地发现了这一点。他的两只脚肿胀疼痛，几乎站立不住；动脉血管在剧烈地跳动着，针扎一样的疼痛简直要把太阳穴炸裂开来；他口干舌燥，几乎就要渴死。除此之外，西班牙可怕的、兽性十足的牛群就在附近，不时传来悠长而深沉的吼叫声。他的处境更加危险可怖了。

“上帝多次把我从险境中解救出来，”不幸的斯特茵说道，“他现在也会保护我的；要不然，随他怎么处置我好了！”

说着，他使尽全身力气加快了脚步。但是，当他转过乳香黄连木树林，在几步之外面对面地碰上一头公牛时，他惊恐万状了。

斯特茵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那头公牛突然看到一个有如此胆量的行人，也惊住了。它用两只火把一样明亮、闪着凶残光芒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斯特茵。这位旅行者知道，只要他稍稍动一下，就会一命呜呼。健壮而凶猛的公牛只要受到一点刺激，必然冲向前去。这时，它急切地做了两次低下和抬起头部的动作，用前蹄刨地，掀起阵阵尘云，好像在向来者挑战。斯特茵还是纹丝不动。那头牲畜感到腿上被什么咬了一下，立刻向后退了一步，低下头，准备冲上去。就在

那一瞬间，斯特茵的忠实伙伴疯狂地吠叫起来。这一下真的救了他的命。就在被激怒了的公牛准备重新扑上去时，斯特茵利用那一刹那逃开了。他刚刚摆脱那可怕的境地，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力气，就又在圣栎树和乳香黄连木树中间狂奔起来。在茂密的森林里，他已经把那个强大的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他穿过一条不很长的山沟，当爬到半山腰时，几乎喘不过气来。他转过身去眺望出事地点，远远地看见，他的可怜的伙伴在树丛中被那头猛兽一遍遍地用犄角挑起来。斯特茵向他的忠实伙伴伸出双臂，抽泣着重复说道：

“可怜的伙伴，可怜的伙伴呀！我的唯一朋友呀！忠实的伙伴呀，你为保护你的两个主人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呀！”

斯特茵不忍心再看一眼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加快脚步赶路，泪水犹如断线珠子滚落下来。他很快爬到另一座大山的山顶，眼前展现出一幅优美的自然风景画。地势渐渐向大海方向倾斜。海水平静，反射着斜阳的余辉，看上去宛如一片撒满钻石、红宝石和蓝宝石的大地。在浩瀚无垠、光辉灿烂的水面上，一叶白帆好像一颗镶嵌在波浪中间的珍珠，显得特别的亮。海岸弯曲，这里怪石重叠，面对着不时发怒的大海；那里金色沙滩，层层海浪送来银色的泡沫。远方，左侧断壁上隐隐约约看到一座城堡的废墟。这座“弱不禁风”的人工建筑坐落在上帝的造物——坚不可摧的岩石上。灌木丛中，一棵棵松树顶着枝叶稠密、颜色深绿的树冠。右侧，一座山包的顶端坐落着一幢庞大的建筑物，不知是村子还是

带有附属设施的殿堂，或者是修道院。

斯特茵刚刚跑完那么一大段山路，心中又是那么惊怕，早已精疲力竭，他恨不得一下子赶到那里。

他到达那里时天已经黑下来。那是一座修道院。在前几个世纪，当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热情处在鼎沸时期时，不惜耗资建筑这类修道院。那是多么伟大、多么美好、多么高尚的善举呀。我们现在所处的思想狭隘而卑鄙的时代根本无法与那时相比。当初，人们并不把黄金堆在一块积存起来，也不用来放贷逐利，而是用它从事高尚得体的事业，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舒适生活，不是眼前利益，而是崇高而美好的事情。这座修道院以前一定富丽堂皇、宏伟壮观，它的主人乐施好善，给穷人分发食品，救济灾民，解除人们心灵和肉体的痛苦。然而，它现在却空无一人，东倒西歪，无人照管，目光所及一片凄凉。就是出价几张纸币，售价便宜得惊人，也不会有人问津的。紧缺商品的价格总是像一往无前的征服者那样自由狂奔，但是，它却惯于像荒野大风卷起的沙粒停留在金字塔脚下那样，来到教堂前一定要停下脚步的。

钟楼的装饰物早已脱落殆尽，像个死去的巨人呆立着，生命之光熄灭了。对着入口处，白色大理石雕制的十字架还在，不过它的基座已经毁坏，十字架如同忍受不了病魔和疼痛的折磨而歪斜着。先前向所有人洞开的大门，现在关得严严实实。

斯特茵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一下子倒在门口靠墙摆放着的石凳上。高烧使他头脑晕眩，他好像看到海浪酷似一条条巨蛇向他滚滚涌来，一会儿突然退去，一会儿又喷吐着白色

毒液铺天盖地袭来。月亮露出一副苍白惊愕的面孔望着他，星星围着他旋转，向他送去嘲弄的目光。牛群吼声阵阵，一头健壮的公牛从十字架后面窜出来，把他那条可怜的被撕得七零八落的狗拖到身边。十字架也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好像要把他重重地压在底下。不幸的斯特茵呀，所有东西都在移动，所有东西在围绕着他旋转！但是，脑海杂乱的他处在混沌天地里，听到的不是如同远方大鼓——因为动脉血管扑通扑通地跳动着——发出的深沉而奇异的响声，而是一个十分清晰的、和任何其他声音绝不可能混淆的声音：公鸡啼鸣。

荒野里的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好像突然使他恢复了思维和活动能力。斯特茵站起来，艰难地向门口走去，拾起一块石头敲门。狗吠叫起来。他又用尽全身力气敲了一下，便昏倒在地上了。

一个年轻女人手里端着油灯，她刚用油灯照了一下脚下隐约可见的东西，便惊叫起来：

“天哪！不是曼努埃尔，这个人是谁呀？不认识……死了！但愿上帝保佑我们呀！”

“快救救他吧！”另外一个女人大声喊道。她已经上了年纪，衣着十分整洁。“加百列修士，加百列修士！”她一边走回院子里，一边大声叫着，“快来呀，这儿有个人快死了！”

立刻响起了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来人是一位身材不高的老头儿，和蔼可亲的面容是他那纯洁心灵的镜子。他衣着十分简朴，完全是一身修士打扮，咖啡色粗呢外套和裤子显得十分宽松；他脚上穿着一双便鞋，黑色的羊绒帽子罩在光亮亮的脑袋上。

“加百列修士，”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说道，“我们得救救这个人呀！”

“得救救这个人！”加百列修士回答说。

“我的天哪！”端着油灯的那个女人说道，“您想把这个半死不活的男人安置在什么地方呀？”

“孩子，”老太婆回答说，“如果没有地方，就让他躺在我床上好了。”

“您想把他留在家里呀？”另外一个女人惊愕地问道，“您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不知道。可那有什么关系？”老太婆说道，“有句谚语你不会不知道吧：‘好事做一千，莫问为谁人。’好了，多洛雷斯，帮我一把，快！”

多洛雷斯动起手来。她虽然很热心，但总有些担忧。

“曼努埃尔回来时，”她说道，“但愿上帝保佑我们别发生不愉快的事儿！”

“他会理解的，”老太婆说道，“哪有儿子反对母亲的呢？！”

三个人一起把斯特茵抬到加百列修士的房间里，并且立刻用稻草和一大张毛茸茸的羊皮为他搭了个床铺。马利亚大娘又从柜子里找出两个虽然称不上精致但是十分柔软的床单和一条毛毯。

加百列修士想把自己的枕头让给病人，但是马利亚大娘坚决反对。她说，她有两个，她用一个就足够了。他们替斯特茵脱去衣服，把他安顿在床上，盖好。

这时，传来啪啪的敲门声。

“曼努埃尔回来了，”他的妻子说道，“妈妈，您跟我一块

儿来吧，我不愿意单独一个人和他呆在一起。我们在他不在家时把一个陌生男人抬到屋子里来了。”

婆婆跟在儿媳后面。

“我的天哪！晚上好，妈妈！晚上好，亲爱的妻子，”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一边走进来一边说道。那人仪表堂堂，三十八、九岁的样子。他身后跟着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

“喂，毛毛，”那个男人补充说道，“把东西卸下来，然后把毛驴牵到厩棚里去。可怜的‘燕子’累坏了。”

毛毛把一大堆面包、其他食品和他父亲的斗篷送到全家人天天聚集的地方——厨房，然后牵着毛驴走开了。

多洛雷斯随手把门关上，回到厨房里，她的丈夫和婆婆在那儿。

“给我买香皂、淀粉没有？”她对丈夫说道。

“在这儿。”

“我的麻呢？”母亲问道。

“我不想买那种东西了。”曼努埃尔笑着递给母亲两副线桃儿。

“为什么不买，孩子？”

“我想起来一件事。一天，咱们村上有个人去赶集，邻里们都让他捎东西。这个要买一顶帽子，那个一副绑腿；这个表妹要买一把梳子，那个姨妈要买巧克力。可是，没有一个人给他一分钱。当他骑上牲口，准备上路时，一个小孩跑了来，对他说：‘我这儿有几个钱，想买一只口哨，您能帮我买回来吗？’那孩子说着，把硬币塞到他的手里。赶集人弯下身，拿过钱，对他说道：‘你吹哨子呀？’那人回来时，除了口哨

什么也没有捎回来。”

“那个人做得对，”母亲说道，“可是我白天黑夜地纺线，是为谁呀？不是为了你和你的孩子吗？你想让我不但白干，还要搭上钱，是不是？”

这时，毛毛来到厨房门口。他个子不高，矮胖，双肩抬得很高，看样子还要抬得更高，几乎要碰到那两只扇面大耳朵了。他那副表情好像在说：“一切对我都无所谓。”他头大，发短，嘴唇厚，鼻子扁平，眼斜。

“爸爸，”他一边说着一边露出邪恶的表情，“有个男人躺在加百列修士的房间里。”

“我家里有男人！多洛雷斯，这是怎么回事呀？”

“曼努埃尔，那个人病得很重，是你妈妈要把他抬到家里来的。我不同意，可是你妈妈坚持。我有什么办法呢？”

“好啊！可是，就算我妈妈那样，也不能随便把一个男人留在家里呀！”

“不把他抬到家里来，他就会像条狗似的死在咱们家大门口，”老太婆说道，“你说是不是？”

“可是，妈妈，”曼努埃尔反驳道，“咱家可不是医院呀？”

“不是医院，但是基督徒的家。你如果当时在场的话，也会像我那样，把他抬到屋里来的。”

“我不会，”曼努埃尔回答说，“我一定把他放在毛驴背上，驮他离开这里；我们这儿可不是修道院。”

“我们当时既没有毛驴又没有别的牲口，怎么能把那个可怜的男人驮走呀。”

“他如果是强盗呢？”

“都是快死的人了，还能抢劫呀！”

“如果他久病不愈，谁养活他呀？”

“已经杀了一只小鸡，炖了鸡汤，”毛毛说道，“我看见鸡栏里有鸡毛。”

“妈妈，您怎么这样糊涂呀？”曼努埃尔怒不可遏。

“好了，好了！”妈妈庄重而严厉地说道，“你妈妈只是做了一件上帝要求她做的事，你就这样和她过不去，你不感到害臊吗？你爸爸如果活着，绝不会相信他的儿子把一个奄奄一息、无依无靠的人拒之门外的。”

曼努埃尔低下头。厨房里一片寂静。

“好了，妈妈，”他最后说道，“就当 I 什么也没有说好了。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女人总是占上风。”

“太好了，”多洛雷斯兴奋地对婆婆说道。

“你那时还怀疑他呢，”婆婆笑着对儿媳说道。她很喜欢她。老太婆站起身来，准备到床头去照看病人。“他是我生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她走过毛毛身边时，对孙子说道：

“我早知道你心肠不好。但是，你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但愿上帝保佑你！我是很心疼你的，你心肠不好，心术不正，迟早受惩。”

“老太婆就知道教训人。”毛毛挤弄着眼睛，斜着瞪了奶奶一眼。

但是，还没等他说完最后一个字，他妈妈听到后就扑过去，打了他一记耳光，并且厉声说道：

“你怎么学会这样对待你爸爸的妈妈，你奶奶的！”

毛毛哭着跑到鸡栏的一角，把满肚子的气泄在狗身上，狠狠地踢了它一脚。

### 三

马利亚大娘和加百列修士都抢着照看病人。不过，在对待如何治愈病人的问题上却意见不一。马利亚大娘没有读过布朗<sup>①</sup>的著作，她主张给病人进食多油的鸡汤和服用补品，她说病人的身体十分虚弱。

而加百列修士由于没有读过布罗塞斯<sup>②</sup>的学说，则主张让病人吃些冷饮和软食；他说病人脑子里有热度，血液中有炎症，皮肤滚烫。

他们两个人都有道理。这样，马利亚大娘和加百列修士共同制定的那个双重治疗方案，即服用鸡汤和柠檬汁，使斯特茵在善良的老夫人宰杀最后一只母鸡，修士从柠檬树上摘下最后一颗果子那天苏醒了过来，并且恢复了健康。

“加百列修士，”马利亚大娘说道，“您说说看，我们的这位病人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当兵的？”

“很可能是当兵的，”加百列修士说道。除了医学和园艺学

---

① 布朗（1735—1788），英国医生。

② 布罗塞斯（1772—1838），法国医生。

之外，他已经习惯把马利亚视做一位大智者，在所有问题上都和她的观点保持一致，就像以前他对修道院院长言听计从一样。因此，他几乎总是机械地重复那位善良老夫人说的话。

“不可能是当兵的。”马利亚大娘摇着头，随后补充说道，“如果是当兵的，身上一定带着枪，可是他并没有。我在给他脱下大衣叠好放在一边时，摸到口袋里有个手枪一样的东西。但是，仔细一看，并不是手枪，而是一只笛子。看来他不是当兵的。”

“不可能是当兵的，”加百列修士重复说道。

“会不会是走私犯呀？”

“可能是走私犯！”心地善良的修士又重复说道。

“我看不是，”老太婆说道，“要走私，身上一定带着东西，要么带着钱，而他身上既没有东西又没有钱。”

“您说得对，不可能是走私犯！”加百列修士说道。

“加百列修士，您看看那几本书是什么题目？也许从书上我们可以弄清楚他是干什么的。”

修士站起身来，拿起牛角金丝眼镜，架在鼻梁上，用手把那包书拿到开向内院的窗户前面，仔细地看了半天。

“加百列修士，”马利亚大娘过了一会儿说道，“您都不认识字了？”

“这书上的字我真不认识，好像是希伯莱语。”

“希伯莱语？”马利亚大娘喊道，“我的天哪！他是犹太人？”

这时，一直处在昏迷状态中的斯特茵睁开眼睛，用德语说道：

“Gott, wo bin ich?”<sup>①</sup>

马利亚大娘一下子跳到屋子中间。加百列修士手中的书掉在了地板上，木然地呆在那里，眼睛睁得和眼镜一样大。

“他说的是个什么呀？”马利亚大娘说道。

“很可能和他带来的书一样，说的也是希伯来语，”加百列修士回答说，“马利亚大娘，他很可能像您说的，是犹太人。”

“但愿上帝保佑我们！”老太婆大声说道，“千万别是犹太人。他如果是犹太人，我们给他脱衣服时，怎么没有看到尾巴呀？”

“马利亚大娘，”修士说道，“修道院院长早就说过，什么犹太人有尾巴，那纯粹是造谣，是谎言，犹太人没有那种东西。”

“加百列修士，”马利亚大娘说道，“自从颁布那个倒霉的宪法以后，什么都变了，原来的样子一点也不见了。统治这个国家的已经不是国王，而是那些人了，他们不希望先前有的东西现在还继续存在下去。所以，他们不愿意犹太人再有尾巴。然而，犹太人像魔鬼一样，一生下来就是有尾巴的呀。如果修道院院长说犹太人没有尾巴，那他一定是被迫说的，正如逼迫人们在做弥撒时诵念‘立宪君主’一样。”

“很可能是那样，”修士说道。

“他不可能是犹太人，”老太婆继续说道，“不过，也许是一个在这一带海域遇难的摩尔人或土耳其人。”

“摩洛哥海盗？”好心的修士说道，“很可能是！”

---

① 意为：“天哪，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呀？”

“如果是摩尔人，头上得缠头巾，脚上穿黄色软底便鞋呀。我三十年前去加迪斯时，看到一个叫赛义兰的摩尔人就是这种打扮。真是个美男子呀！不过，我认为，如果不是基督教徒，多么潇洒的男子也都是丑陋的。好了，管他是犹太人还是摩尔人呢，重要的是一定把他救过来。”

“不管他是犹太人还是摩尔人，我们都要把他救过来，”修士重复说道。

说着，两个人走到床前。

斯特茵从床上坐起来，用惊异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切。

“他一定听不懂我们的话，”马利亚大娘说道，“不过，我看还是试试看！”

“试试看！”加百列修士重复说道。

西班牙的乡下人一般都以为克服语言障碍的最好办法就是高声说话。马利亚大娘和加百列修士也十分相信这一点，于是异口同声地大声喊了起来。老太婆说：“您喝鸡汤吗？”修士说：“您喝柠檬汁吗？”

斯特茵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他用西班牙语问道：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呀？你们是谁呀？”

“先生，”老太婆回答说，“这位是加百列修士，我是马利亚大娘，听您的吩咐。”

“噢！”斯特茵说道，“神圣的大天使哟，慈善的圣母哟，你们二位都用他们的名字呀<sup>①</sup>。圣母是病人的大救星，她为虔诚的基督徒解除病痛。您这样待我，上帝会报答您的。”

<sup>①</sup> 大天使加百列向圣母马利亚预言耶稣的降生。马利亚大娘和圣母马利亚的名字相同，修士与大天使同名。

“您讲西班牙语!”马利亚大娘激动得大声喊道,“您是基督徒!会念连祷!”

她兴冲冲地向斯特茵扑过去,用双臂紧紧地抱住他,用力在额头吻了一下。

“那么,您是谁呀?”马利亚大娘给他盛了一碗鸡汤以后问道,“您怎么会病倒在这荒凉的地方,险些死去呀?”

“我叫斯特茵,是外科医生。我在纳瓦拉打过仗,从埃斯特列马杜拉出来,想找个港口去加迪斯,再从那儿搭船返回我的故乡德国。我迷了路,在原地转游了好几天。最后到了这里,病倒了,差点儿死去。”

“您看看,”马利亚大娘对加百列修士说道,“他的书并不是希伯来语,而是用外科医生的语言写的。”

“对了,是用外科医生的语言写的,”加百列修士重复说道。

“您是哪一派的?”老太婆问道,“是堂卡洛斯派还是另外一派?”

“我在王后的部队里服役,”斯特茵回答说。

马利亚大娘转过身去,一边挤弄着眼睛,一边对修士低声说道:

“他不是好人那一派的。”

“不是好人那一派的!”加百列修士重复说着,低下了头。

“可是,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呀?”斯特茵又问道。

“您现在在修道院里,”老太婆答道,“可是这里已经不是修道院了。也就是说,这个修道院只有肉体而没有灵魂了。修道院只剩下四堵墙壁、一枚白色十字架和加百列修士了。”

其他东西都被人拿走了。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拿了，一些名叫‘公共信贷’的先生找来一个好心的男人看管修道院，也就是说，看管这座空空荡荡的房子。有人向他们推荐我儿子，我们就住到这儿来了。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我和他住在一块儿。我们来到这个修道院以后，神父们便都搬走了。有的去美洲，有的去中国当传教士，有的和他们的家眷留在当地，还有的去找出路谋生或以乞讨为生。我们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修士，他一副哀伤的表情，坐在白色十字架的基座上痛哭流涕，他为离去的神父，为修道院变得空荡无物而泪流满面。‘您不跟我们走吗？’一个唱诗班的成员问他。‘我能去哪儿呀？’他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走出过修道院的院墙，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被人收留在这里。我在这个世界上举目无亲，我只会管理修道院的果园。我能去哪儿呀？我能干什么呀？我只能在这儿住下去！’‘那么，您就留下来吧，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于是这样对他说道。‘您说得好，妈妈，’我儿子说，‘我们现在有七张嘴，加上他就是八张了。常言说，多一口，少一口，饿不瘦。’”

“多亏了他们心眼好，”加百列修士补充说道，“我留下来看管果园。但是，水车也被变卖之后，我连一寸土也浇灌不了啦。所以，橘子树和柠檬树都干枯了。”

“这样，”马利亚大娘继续说道，“加百列修士便留在了这只有四面墙壁的修道院里。他像攀藤植物那样与这墙壁相依为命。我早就对您说过了，这修道院只剩下四面墙壁了。真是呀！有人这样说：‘我们干脆捣毁巢穴，不让飞鸟返归。’”

“不过，”斯特茵说道，“我听人家说，以前西班牙的修道院

太多了。”

马利亚大娘用她那双乌亮、活泼、令人恐怖的眼睛盯着那位德国人。随后，向修士转过身去，对他低声说道：

“我们开始时那样怀疑他，是不是有道理呀？”

“我们开始时那样怀疑他，也许是有道理的，”修士回答说。

#### 四

斯特茵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不几天便在加百列修士的帮助下走出了房间。他仔细地观察那个昔日庞大、精美、富丽堂皇、具有艺术魅力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处在天地之间，很少有人光顾参观，然而以前曾是许多富豪权贵的理想住所。他们住在这个修道院里，借用上帝赋予的美德和崇高风尚使它显得更为优美和壮观。上帝是唯一的目睹者，上帝的唯一目的是让修道院荣光闪烁，因为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破衣烂衫之下除了卑微和谦恭之外一无所有。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破旧而简陋的房舍常常比豪华宫殿拥有更多值得骄傲的东西。

拱形大门廊——斯特茵就是被那几个好心人从那儿抬进这座修道院的——里面，有一个偌大的方形院落。一条两侧栽种着高大柏树的路从门口一直伸到院落的最深处。那里有

一座大铁门，穿过铁门是一个狭长院子，柏树林荫道继续向前伸延开去。柏树犹如一支仪仗队，排列在位于第二道院子里的教堂大门两侧。

由于修道院的教堂里没有诵经台，从而在外边的大门和铁门洞开着的时候，完全可以从竖立在外边的白色大理石十字架基座清晰地看到威严的大祭坛。这个从地面到顶端都是精美装饰的祭坛占据了教堂的整个正面墙壁。当无数盏灯光照耀在那些华丽的装饰物——其中有数不尽的天使头像——时，当风琴的旋律伴着庄严肃穆气氛在狭长的拱廊里回荡，最后消逝在空中时，当这种壮观场面只有旷野、大海和天穹全神观看和欣赏时，好像那座建筑物只是为了它们而竖立在那里，教堂圣事活动也只是为了它们而举行似的。

铁门两侧，柏树林荫道外面，还有两道大门。左侧，即大海一边的大门，开向一座十分宽大的内院，院内四周是一道竖着二十根大理石柱子的宽敞回廊，地面上镶嵌着蓝白色大理石瓷砖。院子中央耸立着喷泉；一架水车不停地旋转着，为喷泉供水。这座喷泉是慈善事业的象征：一个女人用贝壳当水罐，为跪在她脚下的信徒装水。墙壁下方，大约离地面十英尺以下的部位都镶嵌着小块瓷砖，瓷砖是那样光彩夺目，比制做精巧的马赛克有过之而无不及。入口处正面是一道宽阔的大理石阶梯。这座“空中建筑物”，除了它本身灵巧的比例之外，没有任何支撑和依托。所有这些优美的建筑杰作，在我们的修道院里是屡见不鲜的。伟大的艺术家，这些奇迹的创造者，都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希望并且相信自己的作品与天地共存。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些艺术家当中排在第

一位的、声望最高的那个人<sup>①</sup>，在开始创作宗教题材的绘画之前，总是要领受圣餐的。

楼上的回廊，同样有二十根柱子，只不过比楼下的小一号罢了。四周白色大理石扶手雕饰着精巧的花纹。回廊下是一间间屋子，桃花心木的房门虽然窄小，但也都装饰着雕花。各个房间均有小前厅，分别通向几个同样大小的客厅和卧室。主要房间里摆设着松木椅子、桌子和书架。卧室里有床，所谓床，只是用四块木板和两把椅子搭成的，没有床垫。

这座院子里面，还有一座同样形状的院子，见习室、治疗室、厨房和食堂都设在那里。食堂里摆着几张大理石长形桌子；一座布道台样的地方，是在吃饭时讲道用的。

林荫道的右侧也有一个同另一侧相似的院子。那里有招待所，用来接待宾客，俗人和在教的人都住在那里。院子里还有图书馆、圣器室、仓库和其他用房。一座外门通向第二道院子，油坊和粮仓设在那里。这四座院子组成了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在它们的中央部位，即柏树林荫道的起点，便是建有钟楼形如石制柏树的教堂。教堂屋顶上，数以百万计的瓦片各由一枚巨大的铁钉固定着，以防在那靠近大海的地方被飓风刮走。如果每颗铁钉以一个雷阿尔计算，光这一项材料费用就要花掉五万杜罗。

修道院前面的院落我们已经介绍过，在大门的左右两侧都有开间不太大的平房，为修士耕田种地的雇工在那里留

---

<sup>①</sup> 这里指巴尔托洛梅·埃斯特万·莫里略(1617—1682)。他是西班牙画家。

宿。在本书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里，看守曼努埃尔·阿莱尔沙一家也住在那里。左侧，有一片大果园朝大海方向伸展开去，窗外绿地连绵，果树成排，鲜花盛开，渠水潺潺，小鸟歌唱，推动水车旋转的黄牛让脖铃发出悦耳的叮叮响声。这一小片绿洲就镶嵌在那干枯无水、浩瀚无垠的大漠中。附近就是那以洗劫和破坏为己任，在大漠那边止步的大海。然而，在那孤寂的地方，到处生长着柏树和棕榈，每个修道院都栽种这些树木，有的挺拔高大，有的虽然并不低矮，但把长臂伸向地面，仿佛帮助那里的植物快快长高似的。

水井和竖立在水车上的人造山丘上的全部框架，都覆盖着宝塔形的常春藤，这种攀藤植物是那样枝茂叶盛，把入口处遮掩得严严实实，没有灯光几乎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水轮的中轴支架在两根橄榄树桩上，树桩已经生根长叶，顶着绿色树冠。常春藤为数不尽的小鸟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它们很高兴在那里筑巢搭窝。那头老黄牛正在缓慢地转着圈子，脖铃有节奏地响着，好像告诉园丁它一直在悠然踱步。

一楼各个房间都摆着石凳，房间主人独自坐在上面，静静地欣赏充满着鸟语花香的院中景物。他们极目天空，放眼大海；无垠的海面有时泛着阳光，有时漆黑如墨，有时温顺安静宛如羔羊，有时又暴躁狂怒像一头猛兽，人世间的繁杂的生活舞台何尝不如此呢？

那些学识广博、过着简朴隐居生活的人精心栽种花草，饲养禽鸟，这是因为如果异教把英雄壮举视做高尚东西的话，基督教则把勤俭朴素看做自己追求的理想。

果园对面是一块形状方正、被修道院栅栏围着的地盘。

油坊坐落在那里，桃花心木立柱足有五十英尺高，四、五英尺宽；此外，还有磨坊、面包坊、马厩和畜栏。

斯特茵由加百列修士带领着，仔细地观赏着这座昔日的伟大建筑，被遗忘的废墟；失修和遗弃如同癌细胞一样吞噬着各种雕花饰物，又如蛆虫包围一个年轻健壮男人尸体那样侵蚀着那座空荡而十分坚固的建筑。

加百列修士没有打断德国外科医生的思索。他是那种思想单纯、语言贫乏一类人的典型代表。他把无形的痛苦，平淡的回忆，单调的想法都埋在心中。所以，马利亚大娘常常这样说：

“加百列修士，您是一个大好人，可是，您的血管里的鲜血不是在流动，而是凝固了。如果哪一天您热血沸腾（只有神父返回修道院，大钟回归钟楼，水车重新灌溉果园时才能如此），还不窒息至死呀。”

教堂里空空如也，但仍然残留着昔日富丽堂皇的痕迹，人们可以想象出它全盛时期的景象。那个金色的大祭坛，虔诚的教徒点燃蜡烛时闪着耀眼的光芒，然而此刻却被层层尘埃夺去了光彩。那些点缀教堂的众多天使的漂亮脑袋已经污迹斑斑，玻璃破损的窗户成了小鸮和其他鸟类自由出入的门户，它们不是把巢筑在精致的雕花上，便是搭在金光闪耀的屋檐下；本来平整光滑的大理石地板，早已变成了肮脏的阴沟；祭坛只剩下一堆堆空壳，所有饰物都已不翼而飞；美丽的大天使好像要从壁柱上飞下来，用他们的双手去支托永远燃着的银灯。可是，今天他们却痛苦地伸着双臂，伤心地注视着熄灭了的灯。拱廊里还残留着一些美丽的壁画，但是阴雨

和风暴在画面上洒下了泪迹；神堂已被洗劫一空，饰着贝鲁盖德<sup>①</sup>浅浮雕的金窗银门已不见了踪迹；圣水池干枯无水，盖着一层灰尘……我的天哟！看到此情此景，什么样的艺术家不仰天悲叹呀！什么样的基督徒不愧惜哀伤呀！什么样的天主教徒不跪倒痛哭呀！

圣器室里，周围摆满了柜子，它们是贴得那样近，顶部几乎拼成了一个偌大的桌面。柜子的所有抽屉都打开着，里面空空如也。在这些抽屉里，先前存放着饰有花边的荷兰麻布白袍、天鹅绒衣物和金丝银缕织品；丝绒闪光，金银耀眼，珍珠斑斓。在附近的一间屋子里，几根敲钟的大绳依然放在那里；其中一根最细的曾经摇动一尊形小声大的钟，呼唤教徒来做弥撒；另外一根则摇动那尊巨大的铜钟，钟鸣如同一支庞大的军乐队，深沉，悠扬，富有旋律感。大钟小钟、铜钟铁钟齐鸣，为重大的宗教活动增添不少节日气氛。还有一尊大钟能够发出山炮一样庄严的隆隆声，催促人们去做祈祷，恳求上帝为死者赎罪。

斯特茵在由黑色大理石苍鹰为底座的布道坛第一道台阶上坐下来。加百列修士则跪在了大祭坛的碧玉石阶上。

“上帝哟！”斯特茵用手托着脑袋说道，“墙壁这么多裂缝，雨水渗到了拱廊里，滴落在地板上。天长日久，这房子还有不塌的吗！还有地板，不是塌陷，便是倾斜；那些饰物，有的污损，有的剥落……多么凄凉、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呀！之所以凄凉，是因为那里空空如也；之所以令人毛骨悚

---

<sup>①</sup> 贝鲁盖德（1440—1504），西班牙画家。

然，是因为那里惨死、暴死的生物堆积如山。这座虔诚信徒为上帝筑起来的建筑物，却被他们的后代化为乌有！”

“我的上帝！”加百列修士说道，“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到过那么多的蜘蛛网呢。每个天使头上都戴着一顶蜘蛛网帽子。圣米迦勒把帽子挂在宝剑的顶端，好象要送给我似的。我们修道院院长看到这一切，他将有何感触呀？……”

斯特茵心痛如绞。他默默地想着，在这个嘈杂尘世和白昼之光望而却步的神圣之地，国王驻足低头表达他们的崇敬心情，穷人仰面表示心中充满希望。这个给骄傲以严厉教诲，给谦恭以莫大快乐的地方，现在如同一艘没有导航员的轮船，正在沉没海底。

这时，一道强烈的阳光从窗户射了进来，照在大祭坛的顶部，好像驱走斯特茵心中的忧伤一样照亮了黑暗中拥抱在一起的圣像。它们是信仰之神，希望之神，仁爱之神。

## 五

十月底，阴雨连绵；到了十一月，大地披上了厚厚的绿色冬装。

一天，斯特茵在修道院前散步。从那里望去，右面的大海漫漫，左面的牧场浩瀚。在地平线闪着光亮的地方，隐隐约约看到圣克里斯朵瓦尔城堡的侧影。它已经成了一堆废

墟，像一座虚无缥缈的圣像耸立在荒野上。海上，风平浪静，水面轻轻摇动，时而掀起一层细细的波纹；阳光像王后轻轻抖动金色斗篷一样，给万物镀上了一层金箔。框架庞大、线条威严的修道院和单调无奇的景色融为一体。在广漠的荒野里，只有远在天边的亮点称得上值得欣赏的景观。

名叫维利亚玛尔的小村庄就在那里。一条冬季水流湍急、夏季几乎干枯的小河从村边流过。村子四周精耕细作的土地，从远处望去如同一块棋盘，深浅不一的绿色方块散落其间。这里是依然枝叶茂密的泛着黄色的葡萄架，那里是黄绿色的橄榄林；这也是秋雨之下冒出地面的碧绿麦苗，那也是墨绿色的无花果树林。在这些方块中间，是一排排浅绿色的尤舌兰。河口处，渔船进进出出。修道院一侧高地上，有一个小教堂。它前面的十字架坐落在白色岩石砌筑的塔形底座上。后面的院子里竖满了黑色十字架，那是公墓。

那枚大十字架前面挂着日夜点燃的明灯。象征求助危难的大十字架是为出海的人当航行灯塔用的，仿佛上帝早就想到为那些纯朴农民赐福降恩似的。同样，上帝也无时无刻不使信仰坚定而虔诚，不愧享用那种福恩的人感到自己的存在。

这荒凉单调的景色根本无法同瑞士山谷、莱茵河岸或怀特岛沿岸风光相比。不过，大自然的万物中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任何造物无不具有自己的魅力，任何造物都没有被夺去自己的吸引力。如果说有时找不到语言解释这种魅力和吸引力的话，那么智慧是理解的，心境也是会体察到的。

斯特茵正在这样思索着，突然看到毛毛从田园出来向村

子走去。他一看到斯特茵，便要他一同前往。斯特茵欣然同意，于是两个人上了路。

万里晴空犹如钻石般的无垠碧波，到处闪着光斑，没有一丝瑕疵。在那寂静的大自然中，斯特茵感到心旷神怡，耳聪目明。

瓦蓝瓦蓝的天空只有一片白云，它缓缓地游动着，犹如一位貌美无双的仙女，戴着细纱，披着软缎。

他们两个人很快来到村子附近的小山丘上，我们上文提到的那枚十字架和小教堂就坐落在这里。

小山丘虽然不高也不陡，可是尚未痊愈的斯特茵却早已走得精疲力尽。他想休息一会儿，于是向四周看了看，企图找到一个合适地方。

他向公墓走过去。那里绿地成片，鲜花簇拥，仿佛要把恐怖从死神身上驱走似的。一枚枚十字架上爬满了攀藤植物；小鸟一边跳跃，一边歌唱：永远安息吧！如果来人没有在入口处看到写着“我相信会得到赎罪，我相信会复活，我相信生命永存。阿门。”这样祷文的话，根本不会相信那里是死人归宿之地。小教堂是一座方形的空间狭窄、外形朴实的建筑，前面的铁栅栏门关着，半月形穹顶上竖着一枚铁十字架。祭坛旁，只有一道小门通到里面。

祭坛上有一幅大型油画，画着上帝背着十字架倒下的情景。上帝后面是圣母、圣约翰<sup>①</sup>和三位马利亚<sup>②</sup>；他的身边站

---

① 约翰是耶稣的四大使徒之一。

② 《圣经·约翰篇》称，在十字架旁守护耶稣的，其中有三位名叫马利亚的女性。

立着好几个凶残的罗马士兵。这幅画是那样古老，那样乌黑，已经很难辨认画面上的景物。然而，人们看到它后，一种深沉的信仰感油然而生，这也许是因为修炼生活和唯灵论同光彩夺目的颜色毫无共同语言，也许因为艺术作品，特别是人们世世代代倍加仰慕的宗教画，更唤起人们的崇拜。所有东西不是被人们遗忘，便是荡然无存，而这些宗教人物形象却始终存于世间，把慰藉拱手奉献给人们。

虔诚的教徒们在这幅画的四周点缀了许多银箔饰物，它们放置得是那样自然，犹如是画面的一部分了。那么，都是些什么饰物呢？有上帝头上戴的荆冠，圣母头上的光环，还有十字架各个边端的包饰。在艺术家的眼睛里，这种宗教习俗奇异而可笑，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救难基督教堂并不是博物馆，艺术家从不跨进它的门槛。到这里来的人都是普普通的信徒，而且只是来做祈祷。

两侧墙壁上，从上到下挂满了谢恩贡品。这些贡品是人们得到天恩的绝好证明。他们或是因为自己的愿望得到了满足，或是脱离了困境和危难，因而站在祭坛旁对上帝表示万谢。那长长的发辫，是孝顺的女人在母亲从死神的魔爪中拯救出来那天当做至宝奉献的；那用玫瑰彩带吊挂着的白银做的小孩，是心痛如绞的母亲在看到自己的儿子受到致命重伤以后，向上帝许愿挂在那里的，盼望儿子快快伤愈；还有白银或白蜡制做的手臂、眼睛、大腿，以及其他希望得到治愈的器官；海上遇难图和描绘其他重大险情的画面上，信徒们在虔诚地做着祈祷，他们相信怜悯的上帝会听见自己的心声，并且得到回报；但是，那些不信教的人，那些有智慧、

有文化，自以为最高尚、最完美的人，却不相信祈祷是连接上帝和凡人的一条纽带。

这些画并不是艺术佳作。不过，如果是大画家的代表作的话，也许会失去光彩，特别会失去它的纯洁。然而，现在依然有人认为自己功绩卓著，把自己的心灵同纯朴和肃穆隔离开来！他们难道不知道，随着热情渐渐熄灭，一个人也会随之失去纯洁吗？西班牙人，请你们把如此神圣、如此珍贵的东西的仅有残存之物精心保护好吧！你们千万不要学习死海的榜样，因为它用自己呼出的气体杀死那些在海面飞翔的小鸟，还吸干了树根。要知道沿岸多少人曾世代代在那些树荫下幸福生活着呀！

在众多的贡品中，有一件是那样奇特，唤起了斯特茵的强烈好奇心。那个祭桌从上到下并不是方方正正的，而是越接近桌脚越狭窄，呈现出弧线形。在底座和地面之间有一道很小的缝隙。斯特茵隐约看到阴影里有一件东西靠墙立着。他把眼睛睁大一看，原来是一支铳枪。这件火器是那样大，他断定一定很重，一个人根本无法挪动和使用。我们看到中世纪的武器时，都会产生相似想法的。枪筒是那样粗大，可以宽裕地放进一个大橘子。铳枪已经断裂，各个部位胡乱地用绳子捆绑着。

“毛毛，”斯特茵说道，“这是怎么回事？真的是一支铳枪吗？”

“看样子，”毛毛说道，“是真的。”

“可是，为什么要把一件杀人武器放在这个充满和平气氛的神圣之地呢？这不等于是用枪向神圣的基督开火吗？”

“不过，”毛毛回答说，“您不是看到了吗？！那支枪不是在基督手里，而是作为贡品摆在他的脚下。它摆在那里已经好多年了。枪拿来的那一天，人们给这里的基督起了个名字，叫他救助危难的上帝。”

“为什么？”斯特茵问道。

“堂费德里克！”毛毛说道，他把眼睛睁得老大，“谁都知道这件事，您还不知道呀？”

“您忘记了我是外国人呀？”斯特茵反问说。

“对了，我都忘记了，”毛毛说道。“那好，我来给您讲讲吧！很早以前，这儿有一个拦路抢劫的强盗，他不但抢劫，而且谁要告发他，他就把谁杀掉。他想杀谁就杀谁。

“一天，村子里一对兄弟要外出。邻居们都出来为他们送行，希望他们不碰见那个杀人不眨眼、令人胆战心惊、以身试法的土匪。但是，这兄弟俩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求助于上帝，相信会得到上帝的保佑。当他们走进一片橄榄林里时，迎面碰上了那个手持铳枪的强盗。他立刻端起铳枪，放在胸前，对准他们。在那一瞬间，两个兄弟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向基督祈祷：‘救命呀，上帝！’那个没有良心的家伙开了火。可是，不是那两兄弟而是他本人被打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原来是上帝让铳枪在他手里爆炸了。有上帝保佑，什么武器也没有用！这不，您都看见了。为了纪念上帝的显灵，两兄弟得救，便用绳子把铳枪捆绑起来，放在了这里，并且把上帝尊称为救助危难的上帝。堂费尔南多，您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吗？”

“真的不知道，毛毛，”他回答说。接着又好像回答自己似

的，自言自语地补充说道：“如果你知道那些说自己什么都知道的人实际上一无所知的话……”

“喂，堂费德里克，您不跟我去了吧？”毛毛停了一会儿说道，“我可不能耽误时间哪！”

“我太累了，”后者回答说，“你先走吧，我在这儿等你。”

“那么……让上帝保佑你。”毛毛说着便上了路，同时口中唱道：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谚语说得好，我走你留，  
穷人可以变富，  
富人却变不了学究。

斯特茵欣赏着那个宁静的农渔兼营的小村庄。它一手扶犁，一手划船。它并不像德国村庄那样，房舍杂乱散落，稻草盖顶，有花园；它也不像英国农村那样，房舍埋在茂密的树荫下，也不像佛兰德斯<sup>①</sup>的郊外，道路两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漂亮的房舍。村子里有几条宽敞的街道，但是路面并不平整。一幢幢房子高低不平，房瓦破旧，窗户稀少，很少镶着玻璃，更没有其他饰物。但是，村内有一个偌大的广场，绿色的草地上耸立着一座教堂。整个村子整洁、欢快、清新。

斯特茵坐在一个立着十字的祭坛旁边。那儿，一共有十四个这样的祭坛，每个都间隔一定的距离，最后一个位于广

---

<sup>①</sup> 佛兰德斯是指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三国接壤的广大地区。

场中央，对着教堂。那是耶稣赴难之路。

毛毛回来了。但是，他不是只身一人，而是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陪伴着。那位先生身材颀长，干瘦，像根蜡烛那样挺拔。他身穿咖啡色粗灯芯绒外套和裤子，铅灰色的坎肩饰着精巧的凸凹织物；腰间系着乡下人惯用的那种肉色羊毛带子；原本肉红色的宽檐软帽，由于风吹、日晒、雨淋已经变成了红萝卜色了。外套的双肩上有两道看上去像是金质丝带样的东西，那是固定肩章用的。一把老式宝剑挂在腰间。这位老先生委实一副半似军人半似农夫打扮。岁月在他那狭长头盖骨前部留下了明显印记。他由于缺少头发这个天然饰物，便把仅有的几根头发拉到前面来，用一条黑色的绸线固定在脑壳上部，看上去有如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发辮。

“毛毛，这位先生是谁呀？”斯特茵低声问道。

“司令官，”毛毛用十分自然的声调回答说。

“司令官？什么司令官？”斯特茵又问道。

“圣克里斯朵瓦尔城堡的司令官。”

“愿为您效劳！”那人一边有礼貌地打招呼，一边说道。“我叫莫德斯托·盖莱罗，卑人愿听从您的吩咐。”

那人的寒暄用语是那样一字一板，斯特茵不由地对那位军人笑了笑，算是回答他的问候。

“我知道您是谁？”堂莫德斯托继续说道，“我很同情您的不幸，祝愿您早日康复，并为您遇到阿莱尔沙这一家好人而高兴。我本人愿随时为您效劳，我的家就是您的家。我住在教堂广场上，我是说，住在宪法广场上，因为现在采用了这个新名字。如果您赏光去那里，路牌会告诉您广场在什么地

方的。”

“这个地方就那么一个广场，还用得着什么路牌呀？”毛毛说道。

“你们说广场有路牌呀？”斯特茵问道。他在颠簸的军营生活中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寒暄问候，也不知道如何回答那位彬彬有礼的西班牙人的一连串客套话。

“对，先生，”那位西班牙人回答说，“村长必须执行上边的命令。您都看到了，在这么一个小村子里，在大理石板上刻上金字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像在加迪斯和塞维利亚立碑刻文随时可做。在这里，必须请学校老师，他写得一手好字；还要事先把大理石挂在村政府墙壁上，然后登上去写。那位老师用黑烟和醋酸制做了黑色颜料，爬上梯子便干了起来。他写的每一个字母都足有一英尺那么高。不幸的是，在他想做个‘杂技’动作时，梯子抖动得那么厉害，连人带梯子和颜料一下子扣在了大街上。那时，我的女主人罗莎从窗户看到了那幕惨景。当她发现老师黑得像个炭人站起来时，吓得魂不附体，三天三夜都处在惊恐之中，我担心极了。但是，村长强迫摔伤的老师继续把活干完，因为路牌只写完一个‘宪’字。可怜的老师又干了起来。不过，这一次他没有用梯子，而是找来一辆小车，在车上放了张桌子，并且用绳子固定好。可怜的老师站在上面，想起那场灾难不由地全身颤抖，因而只想快些干完那活。这样一来，他写的最后几个字母就不像先前那些字母有一英尺高，而是只有一英寸。事情还不止于此，由于‘急于求成’，‘宪法’的‘法’字上少写了一个字母。村长气坏了。可是，那位老师一口回绝，宣称说什么也

不再爬梯登高，宁愿去骑野性十足的公牛，也不登那个杂技舞台了。这样，路牌一直那样写在那里。当然罗，这儿谁也不去看它。令人遗憾的是，那位老师没有把路牌改正过来。那路牌太漂亮了，是一件令维利亚玛尔村感到骄傲的东西。”

毛毛肩上扛着褡裢，里面装满了东西，心中很急，便问司令官去不去圣克里斯朵瓦尔城堡。

“去！”他回答说，“顺路还要去看看彼得罗·桑塔洛大伯的女儿，听说她生病了。”

“谁呀，海鸥？”毛毛问道。“您别相信那一套。我昨天还看见她站在岩石上，像海鸥那样叫个不停呢。”

“海鸥？”斯特茵大声说道。

“名字很难听，”司令官说道，“是毛毛给那个可怜的姑娘起的。”

“因为她的两条腿很长，”毛毛回答说，“因为她既生活在水上，又生活在陆地。她喜欢唱歌，喜欢高声呼叫。她像海鸥那样在岩石中间跳来跳去。”

“可是她的祖母，”堂莫德斯托提醒说，“很宠爱她，只叫她马利莎拉达。她很顽皮，能歌善舞，像小鸟一样活泼。”

“并不是因为这个才叫她那个名字的，”毛毛不同意地说道，“而是因为她父亲是渔夫，她常常给我们送来盐和鱼①。”

“她住在城堡那边吗？”斯特茵问道，他对海鸥产生了浓厚

---

① “马利莎拉达”有“威海”之意。

的兴趣。

“住在离城堡很近的地方，”司令官回答说，“彼得罗·桑塔洛本来有一条船，在扬帆去加迪斯时，遇上了风暴，在快靠岸时出了事。什么都被大海卷去了。只是彼得罗奋力搏斗，才救出了他的女儿。虽然最后游到了陆地，但是已经一无所有。他十分沮丧，不想回故乡了。最后用破船在岩石中间搭了一间茅屋，以打渔为生。他给修道院提供海鲜，神父们给他面包、食油和米醋。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十二年了，和大家和睦相处。”

说话间，他们来到了叉路口，分手了。

“我们回头见，”司令官说道，“我一会儿就回来，去问候你们女主人。”

“您替我告诉海鸥，”毛毛喊道，“她不会是什么大病，因为调皮的人从来不会死的。”

“司令官在维利亚玛尔已经住了好多年了吧？”斯特茵向毛毛问道。

“可不！……一百零一年了，我爸爸还没出世，他就在这儿了。”

“他的女主人罗莎，是谁呀？”

“是谁？是罗莎·米斯蒂卡太太！”毛毛做出一个嘲弄的怪相回答说，“是女友学校的老师。她生得丑极了，一只眼睛朝左，一只朝右，满脸麻坑。喂，堂费德里克先生，天阴得很厉害，乌云像猎狗一样狂奔着。快走吧！”

## 六

在继续把故事讲下去之前，我们再深入地认识一下这位新出场的人物，想来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堂莫德斯托·盖莱罗的父亲是位忠厚老实的庄稼人。他家原来保存着贵族证书，但独立战争时法国人说这位庄稼汉是“布里干特”分子，也就是说他犯有保卫祖国罪，所以把他的贵族证书连同房子一起烧掉了。最后，房子是重新建起来了，但是，贵族证书却一去不复返了。

后来，堂莫德斯托当了兵，因为父亲没有钱为他找替身，便被分配到步兵团里，当了一名“特殊士兵”。

堂莫德斯托是个大好人，长有一张干枯的没有表情的瓜子脸，所以不久便成了同伴们取笑和嘲弄的对象。大家看见他那么老实，和他开玩笑常常开得很重，有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天，要举行检阅，士兵很多。堂莫德斯托站在一队士兵的队尾。队伍旁边恰好有一辆车，他的同伴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他的一条腿上结了个活扣儿，然后把绳子的另一端结在车轮上。

上校下令“开步走”。鼓乐齐鸣。这时，所有人都迈开了大步，可是堂莫德斯托却把一条腿悬在空中，犹如晨曦女神

之子的雕像。

检阅一结束，堂莫德斯托便跑回营房里。他和出去时一样平静，迈着平稳的脚步，要求同伴们向他陪礼道歉。可是，没有一个人承认做了那个恶作剧。这时，他便不动声色地和那些人宣战，和每个人比试一下武器。这当口，恶作剧的创造者和指挥者站了出来，两个人大战一场，结果对手被扎瞎了一只眼睛。堂莫德斯托以惯有的平静语气对那个人说，如果另外一只眼睛他也不想要的话，他将随时准备和他再比试一番。

当时，堂莫德斯托在王宫里没有亲戚，也没有保护人，既没有过高的追求，也没有伤害别人的想法，像乌龟一样循规蹈矩地向前走着。直到一八〇五年加埃塔<sup>①</sup>被围困，他所在的步兵团接到命令支援拿破仑部队时，才由于勇敢沉着迎战而受到首长的表扬，并且获得了一枚十字勋章。

他的名字像流星一样在“政府公报”中闪现了一下，便陨落在了黑暗的谷底。首长的表扬和勋章是他服役期间创造的唯一业绩，因为他的一只胳膊受了重伤，不能继续服役。做为补偿，他被任命为圣克里斯朵瓦尔这座年久失修城堡的司令官。至今，他已经在那儿供职四十年了。圣克里斯朵瓦尔城堡实际上只是一座空壳，守军都是些蜥蜴一类的爬虫。

开始，我们这位战将看到破烂不堪的城堡十分沮丧，走马上任不到一年便派人去中央政府要求修缮，并提出增派火炮和军队镇守。然而，尽管当时一再有消息说英国人、美洲

---

<sup>①</sup> 意大利港口。

起义士兵、法国人、革命者和卡洛斯分子有可能在那一带登陆，可是多次派人都毫无结果。同样，要求救济的事也无下文。政府把那个废墟——城堡和它的司令官——都忘在了脑后。堂莫德斯托具有极大的忍耐力，最后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他来到维利亚玛尔村时，住在教堂司事的遗孀家里。这位寡妇十分虔诚，同她的当时尚很年轻的女儿相依为命。母女俩是极好的女人，她们虽然有些娇柔、瘦削、固执，可是心眼好，乐施好善，有礼貌，讲究卫生。

村里人都十分关心司令官，或者按照人们的习惯称呼，叫他司令儿官，大家了解他的困苦，想办法帮助他。每家杀猪宰羊，都给他送去一点肉和肠。收获季节，这家给他送去小麦，那家送去鹰嘴豆，还有的人给他蜂蜜或食油。女人们则把自己饲养的小鸟送到他那里。由于堂莫德斯托得到了全村人的关照，女主人的杂屋总是装着满满的食物。而堂莫德斯托正如他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sup>①</sup>，非但不为得到如此众多恩惠而感到荣耀，而是经常这样说，上天无处不在，但是他的“总部”却在维利亚玛尔。说真的，他知道如何报答得到的恩惠，对待所有人都谦恭、温顺。他日出即起，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神父准备弥撒。

在村子里，所有女人都要求他帮助做事。这个女人要他给当兵的儿子写封信，那个女人外出时请他帮助照看孩子。他还照顾病人，和女主人一起做祈祷。总之，他设法为大家

---

<sup>①</sup> 在西班牙文中，“莫德斯托”意为“谦虚”。

做好事，只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不受到损害。这样的事在西班牙毫不奇怪，因为西班牙人都有一颗无限善良的心，他们的品格又十分高尚，绝不爱财如命，而是不惜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急需的人。还俗的神父、修女、艺匠、军人的遗孤和失业的雇员，谁不这样称颂西班牙人呀！

教堂司事的遗孀死后，留下唯一的女儿罗莎。这个女人当时已经四十五、六岁，从远处看上去是一个十足的丑八怪。她的这个不幸主要是天花造成的。还有眼睛，特别是眼睑只能抬起一半，所以瞳孔显得没有多少光彩，像个半呆子一样。这半闭的眼睛和她的男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他只要遇到一点激愤的事，眼睛便燃起烈火，而且这种情况时时可以看到。

安葬完母亲，又戴了九天孝。一天，罗莎太太对堂莫德斯托说道：

“堂莫德斯托，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对您说，我们必须分手了。”

“分手？”那位心地善良的先生大声说道。他把眼睛睁得老大，把巧克力杯子不是放在碟子里，而是放在了桌布上。“为什么，罗西塔<sup>①</sup>？”

三十年来，堂莫德斯托已经习惯使用这个小指词了。

“我觉得，”她把眼眉一弓，回答说，“您没有必要问为什么。您应该知道，我们两个都是正派人，单独住在一起太不像话了。这给那些说三道四的人提供了口实。”

---

<sup>①</sup> 罗西塔是罗莎的小指词，表示亲昵。

“那些人能说什么呀？”堂莫德斯托说道，“您是村里最正派的女人呀！”

“难道还想象不到那些人说什么吗？比如说您吧，您看到一个那么大年纪、身着军装、胸戴十字勋章的男人和我这样一个整天为上帝效劳的可怜女人被那些人当做笑料时，将有何想法呢？”

“罗西塔，您说说，您是怎样想的吧？”堂莫德斯托惊异地说道。

“您不是都听到了吗？那些该死的侍童给我们两个人都起了难听的外号，人们也都那样叫我们。”

“罗西塔，这太叫人吃惊了！我真不敢相信……”

“您不相信，就……”虔诚的女人说道，“不过，我要提醒您，那些坏家伙（让上帝饶恕他们吧），看见我们每天早晨到教堂去做晨祷时，都交头接耳地说：‘看那两个，喂，罗莎·米斯蒂卡和多情的巨塔又去做弥撒了。在做连祷时也那样相亲相爱。’都是因为您长得个子高，腰板笔直，才给您起了那么个别号。”

堂莫德斯托惊愕地张着大嘴，用眼睛盯着地面。

“对，亲爱的先生，”罗莎·米斯蒂卡继续说道，“这是邻居那个女人说的，她大喊大叫，劝我去向神父先生诉苦。而我则对她说，还是忍耐下去，不声张的好。我们的上帝就是无声地忍受痛苦的。”

“那么，”堂莫德斯托说道，“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嘲弄我，更不允许嘲弄您。”

“我们最好是，”罗莎补充说道，“用我们的耐心说明我们

是好人，用冷漠的表情说明对闲言碎语不屑置辩。另外，如果有人惩罚那些人，他们会用更恶毒的语言攻击您。”

“罗西塔，您说得对，您总是有道理的，”堂莫德斯托说道，“我知道说三道四的都是些什么人。如果割掉他们的舌头，他们会用鼻子传播流言蜚语的。如果以前我的同事中有人敢叫我‘多情的巨塔’的话，他们一定会加上这么一句话的：‘Ora pro nobis’<sup>①</sup>。可是，您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圣徒，还怕人家说三道四呀？”

“堂莫德斯托，想来您早就知道，把别人都想得很坏的那些人嘴上总是挂着这么一句口头禅：圣男圣女之间，隔墙又高又远。”

“可是在您和我之间，”司令官说道，“没有必要筑一道隔墙……我现在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我这辈子只和一个姑娘谈过恋爱……我要说的是，她是一个好姑娘。我要不是发现她和鼓手长有暧昧关系的话，早和她结婚了……”

“堂莫德斯托，堂莫德斯托，”罗莎一边站起身来，一边大声说道，“请您尊重您的声誉，也请尊重我的身份吧，别提什么爱什么情的往事了。”

“我本意并不想刺激您，”堂莫德斯托说道，他心里有些后悔，“我只想让您知道，我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坏心眼。”

“堂莫德斯托！”罗莎·米斯蒂卡说道。她用一只放着光彩的眼睛看着他，而另一只眼睛却像一盏熄灭的灯。“您以为我头脑简单到那种程度，以致会想到您和我这样两个有理智，

<sup>①</sup> 拉丁文，意为“为我们祈祷吧”。

崇拜上帝的人能举止轻浮，不知廉耻，不怕有罪孽吗？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单单洁身自好还不够，而应该不让别人抓住话柄，给人一个好印象。”

“那是另外一回事！”司令官说道，“我们能给别人留下坏印象吗？您不知道自辩就是自责这句成语吗？”

“我是说，”虔诚的女人说道，“总是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的。”

“离开您，我可怎么办呀？”堂莫德斯托痛苦地说道。“而您，不和我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又该怎么生活呀？”

“给小鸟喂食的人，”罗莎庄重地说道，“也会警惕那些信奉上帝的人的。”

堂莫德斯托有些茫然，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去看他的、也是罗莎的神父朋友，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

神父耐心说服罗莎，说她疑心过重，没有必要那么担忧；他还解释说，如果他们两个真的分开了，更会招惹人们可笑的指责。

于是，他们两个人又像以前那样继续住在一起了，和睦相处，坦诚相待。司令官温和勤俭，罗莎持家细心无私。堂莫德斯托没有想到对她的劳动给予特殊的报酬，这是因为如果他的佩剑手柄不是白银的话，很可能早就忘掉这种金属是什么颜色了。

## 七

斯特茵回到修道院时，马利亚大娘一家人都聚集在院子里晒太阳。

多洛雷斯坐在一把小椅子上，给丈夫缝补衬衣。她的两个女儿在身边玩耍。老大佩帕八岁，老二帕卡六岁。姐妹俩长得都很俊俏。一个没断奶的孩子放在小车里，他的五岁的哥哥正在逗他玩，教给他做些“小故事”，这在当地是早期开发智力的好法子。这孩子英俊，但是很矮小，由此，毛毛不是叫他的真名实姓弗朗西斯科·德·阿希斯，而是叫他弗朗西斯科·德·“茴芹”，这常常惹他发脾气。他穿一条灯芯绒粗布裤子和一件同样布料的外套。外套的尺寸是那样短小，使衬衣在腰间四周形成了一个鼓鼓囊囊的袋状物，看上去好象裤子只胡乱地系着一侧吊带似的。

“做个老太婆的样子，马诺利约，”“茴芹”说道。

小家伙做了个鬼脸，半睁着眼睛，皱着双唇，低下头。

“马诺利约，杀一个摩尔人。”

小家伙睁大眼睛，皱着眉头，握起拳头，把脸涨得红红的，俨然一副狂妄无敌、杀气腾腾的架势。随后，“茴芹”抓住他的双手，一会儿翻过来，一会儿翻过去，同时唱道：

我有一双多么漂亮的小手！

小手灵巧，  
小手白皙，  
小手多么俊俏！

马利亚大娘在纺线，加百列修士在用矮棕榈枯叶编织带耳筐。

一条名叫“鸽子”的大白狗——它浑身毛茸茸的，是埃斯特列马杜拉牧羊狗中的优良品种——躺在地上，连腿带大尾巴占了一大片地方。而名叫“莫隆戈”的黄毛大猫——它从小就失掉双耳和尾巴——躺在马利亚大娘的裙子角上，睡得正香。

斯特茵、毛毛和曼努埃尔不约而同地从不同方向走了过来。

曼努埃尔刚巡逻庄园回来，他一只手握着猎枪，另一只手抓着三只石鸡和两只兔子。

孩子们向毛毛跑过去。毛毛把褡裢里的东西一下子全部倒了出来。一堆堆冬季干果犹如从丰饶杯中哗哗钻出来：核桃、栗子、石榴、甘薯什么的，西班牙人常常用这些食品欢度“圣神节”。

“如果马利莎拉达明天给我们送来一两条鱼，”大女孩说道，“我们就更热闹了。”

“明天，”奶奶说道，“明天是圣神节，彼得罗大伯肯定不会出海的。”

“那么，”小女孩说道，“就后天吧！”

“后天是死人节，也不出海打鱼。”

“为什么？”姑娘问道。

“那是教会给善良的灵魂规定的节日，谁也不能不尊重。以前，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几个渔民这一天去打鱼。他们起网时，觉得很重，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渔网里并不是鱼，而是骷髅。加百列修士，我说的都是实情吧？”

“都是实情。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过，但那是实情，”修士说道。

“就是因为这个，一到死人节你们就叫我们整天做祈祷的吧？”小姑娘问道。

“对，就是因为这个，”奶奶回答说。“这是神圣不可更改的习俗，上帝不允许我们忽视这个节日。为了让你们懂得这一点，我再来讲一件事：好久以前，有一位主教没有认真过这个节日，也不要求信徒尊重那个神圣不可更改的习俗。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看到一个可怕的深渊。有一个大天使站在深渊边上，在用一根由白玫瑰和红玫瑰组成的绳链，把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从底部拉上来，那女人长得很漂亮，大声哭叫着。她从深渊里出来以后，浑身闪闪发光，忽然向天上飞去。第二天，主教想释梦，于是请求上帝启发他。到了教堂，他第一眼看到的就，一个小男孩正跪着做祈祷，祈求上帝关照他的刚刚死去的母亲。”

“小丫头，这你还不知道呀？”佩帕对她的妹妹说道，“你听我给你讲讲：从前有一个男孩，心地善良，整天做祈祷。在灵泊狱里，有一颗灵魂，比谁都想见到上帝。这颗灵魂看到那个男孩是那样虔诚地做祈祷，便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你是不是把祈祷到的东西都给我呀！’‘拿去吧！’那孩子回答

说。于是，那颗灵魂便带他去见上帝，他一下子升入了天堂。你看看，对上帝做祈祷有多么大的好处呀！”

“是这样，”曼努埃尔说道，“没有比祈祷保佑死者更有意义的事了。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一次，一个拯救灵魂的宗教团体成员站在小教堂门口，大声呼叫着：‘谁往这个盘子扔下一个比塞塔，谁就从灵泊狱里拯救出一个灵魂。’这时，一个调皮鬼走了过来，投下一个比塞塔以后，问道：‘修士，您说说看，您是不是认为我拯救的那个灵魂已经逃出了灵泊狱？’‘这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呀？’修士回答说。‘那么，’那人说道，‘我可就把我的这个比塞塔拿走了。我想那颗灵魂不会傻得再返回灵泊狱去了。’”

“堂费德里克，您不都看到了，”马利亚大娘说道，“不管什么事，是大事还是小事，我儿子都能编出一段故事来，而且说得绘声绘色。”

这时，堂莫德斯托走进院子来，他昂首挺胸，像斯特茵在村口看到他时同样严肃，只不过他手杖上挑了一条用菜叶包着的大鳕鱼。

“司令儿官，司令儿官！”在场的人齐声喊道。

“您是从您的圣克里斯朵瓦尔城堡来吧？”曼努埃尔和堂莫德斯托寒暄了几句，并请他在斯特茵那张石凳上入座以后，这样问道。“您完全可以和我的虔诚基督徒的母亲谈一谈，让她老人家向圣神做祈祷，把城堡的墙壁修复好，千万不要学约书亚<sup>①</sup>呀！”

---

<sup>①</sup> 约书亚继摩西之后，任以色列王。相传他借助神力将杰里克城城墙推倒，攻占了该城。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求助于圣神呢，”老奶奶回答说。

“是这样，”加百列修士说道，“马利亚大娘还有比修复城堡墙壁更重要的事情求助于圣神呢。最好求求圣神把整个修道院彻底翻修一下。”

听到这话，堂莫德斯托转过身去，严肃地看了加百列修士一眼。修士看到他那副表情，急忙躲到马利亚大娘身后，在场的人几乎谁也看不见他的身影。

“依我看来，”那位老战士说道，“加百列修士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您不记得犹太人在修建教堂之前已经手持宝剑征服了“希望之乡”<sup>①</sup>了？如果十字军没有手持长矛征服圣地<sup>②</sup>，在那里能够有教堂和神父吗？”

“可是，心地善良的马利亚大娘为什么一定要祈求无法实现的事情呢？”斯特茵想把司令官的注意力从那件事情上引开，于是这样问道。

“那倒关系不大，”曼努埃尔回答说，“老太婆们根本不注意那件事。一个老太婆祈求上帝帮助中彩。有人问她是不是买了彩票，她回答说：‘如果买了的话，还要祈求上帝显灵干什么？’”

“如果圣神帮忙提醒政府修缮城堡的话，”堂莫德斯托说道，“我将不胜感激。”

“您的意思是翻建，”曼努埃尔纠正说，“不过，您千万注意，可别吃后悔药呀。从前，一个虔诚的女人有一个又丑又

① 《圣经》语。

② 指巴勒斯坦。

傻的女儿，一直找不到个倒霉鬼把她当做包袱背起来。可怜的母亲十分焦急，整天跪在圣神前，祈求让她女儿找到丈夫。最后，找到了一个男人，那位妈妈高兴得别提了。可是，好景不长，因为那个家伙是大坏蛋，他对妻子和岳母又打又骂，以致母女二人跑到教堂里，跪在圣神前，说道：

克里斯朵瓦尔圣神  
你和我女婿一样毒狠  
你有一双大手、一双大脚  
还有一张难看的脸  
怎能不让我后悔又心冷。”

他们正谈着，“莫隆戈”醒了过来，它先把脊背弓得像骆驼的驼峰那样，着实地打了个呵欠，又舔舔触须，嗅嗅空中对它来说颇有吸引力的气味，最后才慢慢地向堂莫德斯托移过身去，走到挂在拐杖上的那个“青包”后面。

这时，毛毛向“莫隆戈”那天鹅绒般的小腿上投去一块石子。像他那种年龄的孩子对这种投掷武器使用得十分纯熟，百发百中。小猫立刻缩了回去。但是，它趴在一边，佯装安分守己的样子。

堂莫德斯托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脸上现出了不安的表情。

在这件事发生的同时，“茜芹”对小男孩问道：

“马诺利托<sup>①</sup>，有几个神呀？”

---

<sup>①</sup> 即前文出现的马诺利约。

小男孩竖起三个指头。

“奶奶，”“茴芹”不解地喊了起来，“小弟弟说有三个神。”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奶奶回答说，“你还怕他被带到宗教裁判所去不成？你没有看到他那么小，别人说的讲的，他怎么能懂呀？”

“有比这孩子还大的呢，”曼努埃尔说道，“他们并不因为年龄大而就什么都懂。比如，有个呆子去做忏悔，神父问他：‘有几个神呀？’他很自然地答道：‘七个！’‘七个？’神父惊愕地喊道，‘这个数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怎么算出来的？你看，圣父、圣婴和圣灵，这是三个；三个不同的人，又是三个，这就是六个了，还有一个真正的神，不正好是七个吗？’‘你这个大笨蛋！’神父回答说，‘你知道三位一体一说，这三个人就是上帝吗？’‘只有一个神，而这个神就是上帝！’忏悔者说道，‘耶稣哟！一大家人怎么只剩下一个了呢？！’”

“别听那一套！”马利亚大娘插话说，“我儿子在为国王效劳时，学了好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可是，我们来说点别的事吧，司令官先生，您还没有给我们讲讲马利莎拉迪利娅<sup>①</sup>的身体呢。”

“她身体不好，马利亚大娘，她的身体很不好，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看到她的父亲满面愁容，我难过极了。今天早晨，姑娘又发烧了，她什么也不吃，不停地咳嗽。”

“我的先生，您这是在说什么呀？”马利亚大娘高声喊道。

---

<sup>①</sup> 马利莎拉达的昵称。

“堂费德里克，您那么会治病，给加百列修士摘除了粉瘤，又给毛毛矫正了视力，您能不能为那个可怜的姑娘做点什么呀？”

“我很高兴为她做点什么，”斯特茵回答说，“我尽量解除她的痛苦。”

“上帝一定会报答您的。咱们明天一大早就去看她。今天您到外边已经走累了。”

“我不敢保证您能治好她，”毛毛嘟哝着说道，“那姑娘太傲慢……”

“她不是那种人，”老奶奶反驳说，“只是有点调皮，有点孤僻……您见到她就知道了！她独身一人生活在那种环境中，父亲又是个比鸽子还温顺的人，尽管他外表看上去像加泰卢尼亚人或水手那样坚强。毛毛自从叫马利莎拉达塌鼻子——她也确实是塌鼻子——以来，简直惹了大祸，对她无法忍受。”

这时，啪地响了一声。原来是司令官迈着大步在追捕调皮鬼“莫隆戈”。这只猫躲过了主人的监视，叼着那条大鱼跑掉了。

“我的司令官呀，”曼努埃尔笑着大声说道，“您的鱼被猫叼走了，这下子您是追不回来了，就是追回来，也不能及时吃到嘴里了。不过，我这儿有一只石鸡，做为您的补偿吧。”

堂莫德斯托拿起石鸡，说了句感谢的话之后，便一边告辞一边对猫儿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这当口，多洛雷斯已经给小孩喂完了奶。她把孩子抱在怀里，哼着歌，让他睡去。

在高高的受难山上  
橄榄树散发油香  
四只朱顶雀，一只小夜莺  
为基督之死在哀唱。

一个人偶然听到这旋律轻柔、充满诗意的歌声，正如一个捕捉飞舞的蝴蝶的孩子一样，他很难回答对这首歌曲寻根问底的人的提问：为什么夜莺和朱顶雀要为耶稣之死哭泣？为什么燕子要啄除耶稣荆冠上的尖刺？为什么人们都那样敬慕地注视着迷迭香，认定圣母把圣婴的尿布晒在这种植物上？为什么人们，或者确切地说，人们怎么知道犹大吊死在西洋接骨木树上以后，这种树就变成了不祥之树？为什么圣诞之夜的房间用迷迭香熏过以后，人们就不会生病也不会遇到灾祸？为什么耶稣受难的凶器都放置在“受难之花”上？说句老实话，对这类问题是找不到答案的。村民们脑子里没有想过这些，因而也就不去寻找答案了。他们听到那些问题，只当做远方传来的轻柔乐声，不问其来自何方，也不问其真伪。智者和务实的人一定会对那个背诵这几行诗句的人投去骄傲的、怜悯的微笑。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我们能够看到一位母亲心中有同情之意就足够了，不管这位母亲生活在怎样简陋的房舍里或充满怎样神秘气氛的禅房里。我们认为，对于虔诚的纯洁的灵魂来说，以前存在过，现在依然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东西，人世间把这种神秘东西称做荒诞之物，而**对宗教怀有热忱信仰的人则视做上帝的特殊恩赐。**

亨利·布拉泽说过：“传统观念往空中释放那么多的想法，并且让它们发芽，但是，是诗人在一瞬间赋予了它们生命！”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也适用于这些事情，虽然没有任何东西逼迫你去相信它们，但也没有任何东西允许你去谴责它们。神秘的根源使这些东西在空中萌芽，然而是一颗颗虔诚的心给了它们生命。

不管唯理论的信徒被砍杀多少，但是，如果信仰之树植根于沃土之中，也就是说，植根于虔诚而美好的心田上，它一定会永远生出茂密的枝叶，并且让鲜花挂满枝头，耸入云端。

“可是，堂费德里克！”马利亚大娘说道，这时堂费德里克仍然在思索着，“您到现在还没有说一句有关我们村子印象的话呢。”

“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说，”斯特茵说道，“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到村子是个什么样，只是在外边呆了一小会儿，还是在等毛毛的时候。”

“我们这儿有教堂，教堂有悲怜圣母，有克里斯朵瓦尔圣神，这位圣神是那样英俊，那样魁梧，肩上扛着棕榈和圣婴；圣神的脚下有个小镇，他如果向前迈一步，就会把小镇像蘑菇那样踩得稀烂。这些您怎能没有看到呢？还有那张画着亚娜圣神教圣母识字的画，您也没有看见？您什么也没有看见？”

“我只是，”斯特茵说道，“去看了名叫救助危难的上帝的教堂。”

“我呢，”加百列修士说道，“除了每个星期五去那个小教堂

堂祈祷上帝让我安详地死去外，什么地方也不去。”

“堂费德里克，”马利亚大娘继续说道，“您没有注意到这里的奇迹吗？哎哟哟，圣费德里克！在全世界没有一个比我们这里的上帝更显灵的了。耶稣赴难路就是从小丘开始的。从那个小丘到最后一枚十字架之间的距离，和从彼拉多<sup>①</sup>家到这个小丘的距离是一样的。其中有个路口正好通到我家所在的皇家大街。这您也没有发现吗？这个路口就是第八个祭坛，救世主对耶路撒冷的妇女说：‘请你们不要为我哭泣！还是为你们自己，为你们的孩子哭泣吧！’而这些孩子，”马利亚大娘转过身去，对加百列修士补充说道，“就是犹太人的群狗！”

“是犹太人！”加百列修士重复了一句。

“在这个祭坛上，”老太婆继续说道，“信徒们这样唱道：

如果耶稣教你哭泣  
而你并不遵照办理  
你要么没有心  
要么那心如铁似石。”

“在我母亲家旁，”多洛雷斯说道，“人们站在第九枚十字架边这样唱道：

耶稣倒下三次  
你一次也没有理

---

<sup>①</sup> 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耶稣就是由他判决钉在十字架上的。

你太残忍  
眼看着他痛苦地别离。

或者这样唱道：

耶稣躺在那里  
停止呼吸  
这是他倒下第三次  
我没有救助上帝  
我罪恶深重  
他就要死去  
应该呻吟  
应该哭泣。”

“噢！堂费德里克，”心地善良的老太婆继续说道，“没有比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的那个人受难更令我心碎肠断的事了！上帝对圣神谈了他的三大痛苦。第一，他用鲜血浇灌的土地将收获甚少；第二，他像大卫<sup>①</sup>预言的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全身骨骼四分五裂；第三……”好心肠的女人用温情的眼睛望着儿子，补充说道，“第三，就是痛心地看着他母亲处在莫大的焦虑之中。我这里，”停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道，“要说的是，我为什么在这里不像在村子里那么高兴，是因为我在这里无法继续我的修炼。我的丈夫，对，曼努埃尔，我说的是你的父亲，他没有当过兵，他比你更虔诚得多，他和

---

① 以色列国王。

我的想法一样。我那可怜的丈夫哟，但愿你永远安息吧，你是罗莎利奥·德·拉阿乌洛拉教堂的修士，深更半夜还要出去为亡灵做祈祷；你整天干得精疲力竭，脑袋一挨到枕头就睡过去了。夜里十二点，另一个修士来到门前，一边拉门铃，一边唱道：

你家门上有门铃  
不是铃叫你，也不是我喊你  
而是你父母双亲有令  
叫你为他们祈祷上帝。

你父亲听到这歌声，立刻忘记了疲倦和困乏。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子从床上爬起来，跟上那位修士就走了。我此刻还似乎听到他那渐去渐远的歌声：

圣母摘去皇冠  
拿到儿子圣婴面前  
这样说道：

‘你如果不改变你的脾气  
我将不再做王后。’

耶稣答道：

‘圣母，如果不是你祈求的话  
我早就结果了那个罪恶之徒。’”

孩子们看到大人做什么，都想模仿。这时，他们用最

的民歌声调唱了起来，

但愿你知道  
天王怎样走进耶路撒冷  
他既不要豪华马车，也不坐敞篷车  
而是骑一头借来的小毛驴！

“堂费德里克，”马利亚大娘停了一会儿说道，“听说上帝住的那个地方，有许多人不信教，是不是真有此事？”

斯特茵没有作答。

“您有一双理性的眼睛，而毛毛是肉眼，但愿您不去做毛毛做过的事情，”善良的老太婆作了回答。

## 八

第二天，马利亚大娘由斯特茵和毛毛徒步随从陪同向女病人家走去。她骑着个人专用的那头名叫“燕子”的毛驴。这头牲口殷勤、温顺、服贴，总是低着头，耷拉着耳朵，目不旁视地往前走，只有它的长嘴巴碰到和它同名的那种荆棘时，身子才稍稍动一下。

他们往前赶路，斯特茵置身在那单调、阴郁、干枯的地域里，突然看到一处有如“沙漠绿洲”的地方，不禁惊奇

起来。

海水钻进一个由两块大岩石构成的马蹄状环形海湾，海岸上一漫细沙，看上去犹如金色饭桌上放着一个玻璃圆盘。在那平坦的海边沙滩上，有些岩石小心地探出头来，好象请人坐下来休息片刻。一条渔船就拴在其中一块岩石上，在海水冲击下不停地摇晃着，酷似一匹拴在那里的烈马。

圣克里斯朵瓦尔城堡就坐落在对面的那座山头上，隐藏在野无花果树树冠之下，犹如一个德洛伊教隐居的僧侣被圣栎树枝叶包围着一样。

在离那儿几步远的地方，斯特茵看到一样稀奇的东西。原来是安达卢西亚人称做“纳瓦索”的那种地下菜园。所谓地下菜园，就是把地挖到一定深度，然后在底部精心种上东西。满是鲜枝嫩叶的芦苇包围着那个地下菜园，并用多纤维的根须保护着那块方方正正的田地，密集而高大的茎秆阻挡沙粒的侵蚀。尽管大海就在旁边，地下菜园在没有淡水灌溉的情况下便可以长出众多的鲜美蔬菜，因为海水透过一层层厚厚的沙子，其盐质已被清除，植物习惯了饮用这种饮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纳瓦索”里的西瓜十分香甜，它们长得那样大，一头大牲口只能驮运两个。

“彼得罗大伯的‘纳瓦索’真漂亮呀！”马利亚大娘说道，“我看这一定是用圣水浇灌的。这个可怜的汉子，整天就知道干活，不过也得到了报答。我敢打赌，今年的西红柿像柑子一样大，西瓜赛过磨盘。”

“在河边那片‘克洪布拉尔’种的西红柿和西瓜，”毛毛说道，“一定比这儿的还要大。”

他说的“克洪布拉尔”是指在潮湿地方套种的甜瓜、玉米和蔬菜，那是庄园主赠给农村穷人的耕地。

“我看那些‘克洪布拉尔’不是什么好地方，”老奶奶摇着脑袋回答道。

“那么，”毛毛反驳说，“奶奶，有句谚语说：‘克洪布拉尔给主人衣、钱、肉，外加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您难道不知道吗？”

“你把后面一句都忘了，”马利亚大娘说道，“间日疟，间日疟，入不敷出，日子没法过。”

渔夫用大海推到岸边的那条破船盖了一间小屋，屋顶靠在岩体上，借着岩体自然形成的阶梯，把房子变成了一个三层建筑物。第一层是一个又大又高的房间，用来当客厅、厨房、鸡舍，冬天还作畜栏。

第二层，有在岩石上凿制的石阶通到那里，上面有两个小房间。彼得罗大伯睡在左侧的那个紧靠岩体的阴暗房间里，他女儿住在右侧房间，木船上的小窗户安装在这里，从那儿可以望到海湾。第三层是阴暗、憋闷的阁楼，将父女两人的房间各分一方的过道通过那里。我们在上面提到过，房顶靠着岩体，与地面在同一水平上。露在外面的水烛草，由于风吹雨淋已经腐烂，上面又长出了稠密的嫩芽和小花，特别是秋天雨量多起来时，夏季被烈日扼杀了的大自然景观又重新出现了。茅屋犹如一座挂在空中的花园。

来访者走进茅屋，发现渔夫满面愁容，面对女儿坐在灯前。女儿满头蓬发，有几绺垂落在苍白无色的脸旁。她蜷曲着身子，浑身颤抖，骨瘦如柴的躯体包着一件咖啡色粗布衣

裳。她看上去只十二、三岁的样子。来访者走进来时，她用那双乌黑活泼的大眼睛盯着他们，露出一副不友好的表情，接着立刻蜷缩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彼得罗大伯，”马利亚大娘说道，“您把您的朋友都忘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忘掉您。您说说看，上帝让人长一张嘴是干什么的？孩子病成这个样子，您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您如果告诉我，我早就带这位先生来了。这位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医生，妙手回春，会把您女儿的病很快治好的。”

彼得罗·桑塔洛突然站起身来，走到斯特茵面前，想跟他讲几句话，可是他是那样激动，一个字也说不出，用双手捂住面孔。彼得罗大伯已经有把年纪了，形容粗俗，身材魁梧。他脸被太阳晒得黝黑，花白头发又密又粗，他那像俄亥俄州印第安人一样通红的胸脯上长满了绒毛。

“彼得罗大伯，”马利亚大娘看到那位可怜父亲的悲凄表情，眼泪像断线珠子似的顺着面颊流了下来，她继续说道，“像您这样一个体大如象、几乎能把小孩生吞到肚子里去的人，怎么能直不起腰来呢！唉，原来您是外强中干呀！”

“马利亚大娘！”渔夫用窒息的声音回答说，“如果这孩子再死了，那就是五个了！”

“我的上帝！您怎么能那样想呢？您应该想到和您同名的那位圣神，他在海上遇难时，只是因为失去了信念，最后才身沉大海之中。我这是想告诉您，有上帝在，堂费德里克很快会把您的女儿治好的。”

彼得罗大伯悲伤地摇了摇头。

“摇什么头呀！”马利亚大娘激动地喊道。

她从渔夫前面走过，凑到病孩子身旁，补充说道：

“喂，马利莎拉达！喂，起来一下，孩子。”

马利莎拉达纹丝不动。

“喂，孩子，”心地善良的老大娘重复了一句，“这位大夫可是手到病除呀！”

她说着拉起病孩子的一只胳膊，想让她坐起来。

“我不想起来！”病人一边说着，一边用力甩了一下胳膊，挣脱马利亚大娘的手。

“这个女孩和她爸爸一样！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呀！”毛毛将身子探到门外，嘟哝着说道。

马利莎拉达连着咳嗽了两声。渔夫心痛得双手抽搐起来。

“是感冒了，”马利亚大娘说道，“没有什么大毛病。不过，我的罪该万死的彼得罗大伯，是谁让这孩子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赤着脚，光着大腿，在山上，在满是积雪的岩石上跑来跑去呀？”

“她自己要那样！……”彼得罗大伯回答道。

“怎么不给她吃点有营养的东西，肉汤、牛奶、鸡蛋什么的？别再给她吃海螺啦！”

“她不想吃那些东西呀！”父亲沮丧地回答说。

“纯粹是自己找死”，毛毛说道。他抱着双臂，靠在门框上。

“你别这么多嘴多舌！”老奶奶不耐烦地对孙子说道。接着转过身，对斯特茵说：“堂费德里克，这孩子，你就是打死她，她也不愿意起来。您就这样给她检查检查吧！”

斯特茵向女孩父亲询问了一些有关病情的详细情况，接着，他走到处于昏睡状态中的病人身边，发现肺部在狭小的胸腔里受到压迫，由此引起了炎症。病情很严重。又因为进食不多，病体虚弱，干咳，持续高烧。总之，她的体力快耗尽了。

“她还唱歌吗？”马利亚大娘一边看着医生检查，一边问道。

“就是像蝙蝠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她也会唱的。”毛毛一边说着，一边把脑袋伸到门外。他想让风把他的声音吹走，不让祖母听到。

“最重要的是，”斯特茵说道，“绝对不能让她到外面去。”

“听见没有？”父亲焦急地对女儿说道。

“还有，”斯特茵补充说，“必须穿上鞋子，多穿些衣服。”

“她就是不听话！”渔夫说完，站起身来，打开一个箱子，从里面取出几件衣服来。“什么都有，我什么东西都给她留着。孩子，马利亚，把这几件衣服穿上吧！马利吉利娅<sup>①</sup>，看在上帝的面，穿上吧，没听见医生都这样说了吗？”

那姑娘被父亲的说话声吵醒了，瞪了斯特茵一眼，怒气冲冲地说道：

“谁在这样管教我呀？”

“让我来管最好不过了，一根大棒就解决问题，”毛毛喃喃地说道。

“还应该给她吃点富有营养的东西，”斯特茵说道，“喝些

---

① 马利亚的昵称。

肉汤。”

马利亚大娘点头表示同意。

“像牛奶呀，鸡呀，鲜蛋呀什么的，都是富有营养的食品。”

“我不是早就对您说了吗，”老奶奶站到彼得罗大伯面前说道，“这位先生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一定注意，”斯特茵提醒说，“千万不能唱歌！”

“但愿我不再听到她唱歌！”可怜的彼得罗大伯痛苦地说道。

“真是太不幸了！”马利亚大娘回答说，“您一定让她先把病治好，以后随她白天黑夜地唱好了！不过，我一直在想，最好把她接到我家去，您这儿既没有人照顾，又没有人能够做我那样的饭菜。”

“从我本人的亲身体会来看，”斯特茵微笑着说道，“我敢保证，我的这位好心肠的女护士做的肉汤可以和宫廷佳肴媲美。”

马利亚大娘脸上露出兴奋的光彩。

“彼得罗大伯，我们就这么定了，我把她带到我家去。”

“那么，我就孤单单的一个人了！不行！绝对不行！”

“彼得罗大伯，彼得罗大伯，您这样做并不是爱孩子，”马利亚大娘说道，“您如果爱孩子，就应该首先做那些对他们有益的事情。”

“那就这么办吧，”渔夫说着突然站了起来，“您就把她带去吧。我就把她交给您了，把她交给这位先生了，让上帝保佑她。”

他说完急促地走出房间，仿佛害怕反悔似的。他是备驴去了。

那时，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和正在昏睡的姑娘。马利亚大娘问道：“堂费德里克，有上帝保佑，您一定能把她治好吧？”

“但愿如此，”斯特茵回答说，“我无法向您表述那位可怜的父亲是多么使我感动！”

马利亚大娘把渔夫从箱子里取出的衣服包好；这时，渔夫右手牵着驴走了回来。几个人一齐动手把病人抬到驴背上。病人仍然高烧昏睡，一点也没有反抗。马利亚大娘正要骑上“燕子”——看样子，它很高兴和“虎鲸”（这是彼得罗大伯那头毛驴的名字）结伴而行——时，彼得罗大伯把她叫到一边，塞给她几枚金币，说：

“这是我在海上出事时保存下来的，请您拿去，交给医生。只要我女儿得救，我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您还是把钱留下吧，”马利亚大娘回答说，“您应该知道，这位大夫之所以到您家来，首先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其次，看在……我的面上。”马利亚大娘说出最后几个字时，脸上浮现出一丝自负表情。

说完，他们就上路了。

“看来，奶奶，”毛毛说道——他跟在“燕子”后面走，“您还是再召些人来吧，咱们的修道院那么大，海鸥公主住在那间茅屋里，不是很好吗？”

“毛毛，”奶奶回答说，“你还是管管你自己，好不好？”

“可是，那个野性十足的海鸥，和您有什么关系呀？您管

她干什么呀？”

“毛毛，成语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还有一句成语是这样说的：‘邻居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擦擦洗洗，精心护理。’常言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可是，我这里也有一句谚语：‘自私者，必碰壁。’”毛毛反驳说。“好了！我看您是想当女圣徒呀！”

“反正你不会变成天使帮助我的，”马利亚大娘悲凄地说道。

彼得罗·桑塔洛把女儿送到马利亚大娘家里。临返回时，他把这位仁慈的女护士叫到一边，把金币塞到她手里说：

“这是治病的钱，治病是要用钱的呀！而对您的热心帮助，马利亚大娘，上帝会报答您的。”

心地善良的老太婆犹豫了片刻，接过钱，说道：

“好吧，您放心回去吧，彼得罗大伯，您女儿什么也不会缺少的，我们一定精心护理她。”

可怜的父亲快步走开了，他一直走到海边，才回头望了望修道院，之后伤心地哭了起来。

这时，马利亚大娘对毛毛说：

“喂，快点，到塞拉诺商店给我买一块火腿，你就说给病人吃，要好的，再买一磅糖，四分之一磅杏仁。”

“您可得好好想想，别这么大手大脚的！”毛毛大声说道，“还有，您是想赊欠给我呢，还是看我长得好白送？”

“你拿上这钱，付他钱就是了！”老奶奶说着，递给孙子一枚四杜罗的金币。

“金的？”毛毛惊叫了一声，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那种金

币，“这钱您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别问！”马利亚大娘训斥地说，“这与你无关。快去，快回来，听见没有？”

“可是，”毛毛说道，“到头来还是让我给那个海边小丫头，该死的海鸥当佣人呀？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

“孩子，快去吧，快呀！”

“就是把我剁成肉酱，也不去！”毛毛又说了一遍。

“何塞，”马利亚大娘走到门外，呼唤牧人，“你到店里去一趟！”

“好，太太，您有什么吩咐吗？”

好心肠的老太婆把要办的事说了一遍之后，又补充说道：

“那个毛毛，没良心的，不愿意去。我是不想告诉他爸爸，不然，他爸爸知道了，一棍子打下去，他别想有一根好骨头。”

“好了，好了，您注意点，别让那只老鹰啄瞎眼睛，”毛毛说道，“什么都是有报应的，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 九

我们刚刚在上面提到的那件事发生一个月之后，马利莎拉达的病情便明显好转了，但她根本不想和父亲回去。

斯特茵完全恢复了健康。他心肠仁慈，谦虚待人，热情

和藹。這些天性使他越來越多地結識了善良、純朴、好客的朋友，與他們生活在十分融洽的氣氛之中。

一天下午，他倚着修道院院牆，面對大海，觀賞着初冬的暴風雨來臨前的壯觀景色。狂風吹着一團三層烏雲從他頭上迅速掠過。最低一層，像鉛塊一樣烏黑沉重，猶如一座大教堂的破舊穹頂，隨時要塌落下來。這一層雲朵變成水珠降落地面以後，第二層雲便不那么陰沉了，而是顯得很輕盈。它向風提出挑戰，看誰跑到前面，然而它最後被吹得四分五裂，從而顯露出更高一層的雲朵。那已不是烏雲而是白雲了，可是奔馳的速度更為急促，仿佛害怕與別的云團接觸而弄髒了自己的潔白衣裳。雲間空隙時而瀉下幾道白光，一会儿照在海浪上，一会儿射在田間，然而瞬間即逝，被烏雲吞沒。白光和黑影交替出現，景色更加壯觀。所有生物看到大自然如此怒容滿面，都躲藏了起來。海浪和狂風在演奏着令人不寒而栗的二重奏。氣勢洶洶的狂風把牧場上的植物吹得直不起腰來，之後，呼嘯着奔向遠方。大海上波濤滾滾，歌德在他的《塔索》中將巨大的海浪同人義憤填膺相比較時，曾經這樣寫道：“海浪層層高，洶涌追逐跑，呼嘯出懸崖，白泡如花笑。”海浪是那樣憤怒地拍擊聖克里斯朵瓦爾城堡的懸崖，破碎成一團團的白色泡沫之後，卷着無花果樹凋謝的黃花涌來涌去。無花果是一種夏季樹種，喜愛陽光，它的樹葉雖然外表粗糙，但并不抵禦寒冷。

“堂費德里克，下这么大的雨，您能把水全都装到您这个大贮水池里吗？”牧人何塞对斯特茵问道。“我们还是进屋去避雨，不然盖房子干吗？就是我那些可怜的小羊呀，得去找避

雨的地方的！”

他们立刻走进屋去。阿莱尔沙一家果然都坐在灶前。

多洛雷斯坐在壁炉左侧的一把矮椅上，怀里的婴儿背向母亲，像扶着阳台栏杆那样，依偎在她弯成环状的胳膊上，不停地蹬踢着光溜溜的小腿，挥动肉滚滚的胳膊，他一边对哥哥高兴地笑着，一边吱吱呀呀地叫着。“茴芹”表情严肃地坐在一个空花盆沿上，面对炉火，身体挺直，动也不动一下，好像害怕自己身体的后半部失去平衡，倒在花盆里似的。母亲一再嘱咐他坐稳。

马利亚大娘坐在壁炉右侧纺线，她的两个小孙女分别坐在龙舌兰树桩上，当地人认为那是绝好的座椅，轻盈、结实、安全。四肢健壮的“鸽子”和阴森可怕的“莫隆戈”躺在钟形壁炉下面取暖，相互间保持着一定距离。

屋子中间摆着一张矮腿桌子，上面燃着一只四芯大蜡烛；加百列修士坐在桌子旁边，编织棕榈筐；毛毛给“燕子”修理马具；曼努埃尔在破碎烟叶。一只铁锅在火上沸腾着，那是在用马拉加土豆、白葡萄酒、蜂蜜、桂皮和石竹花熬制多味蜜钱。全家人都在焦急地等候香喷喷的甜食早些煮好。

“进来，进来！”马利亚大娘看到客人和牧童来了，喊着请他们进来。“雨下得这么大，简直要把大地都吞没了，你们还呆在外面干什么呀？堂费德里克，过来，过来，这儿暖和。我告诉您，今天的晚饭，病人吃得很有胃口，现在正安静地睡着。她的病好得真快，是吧，堂费德里克？”

“她病好得比我预料的快得多。”

“我的肉汤，”马利亚大娘骄傲地说道。

“还有驴奶，”加百列修士小声补充说。

“这些，”斯特茵说道，“当然还要继续喝呀！”

“我倒不反对，”马利亚大娘说道，“因为这种驴奶如同药物一样，即使没有效力，也绝不会损害身体的。”

“哎呀呀！如果这样生活着，”斯特茵抚摩着几个孩子，说道，“只想着今天，而不担忧明朝的话，该多么好呀！”

“是这样，是这样，堂费德里克，”曼努埃尔兴冲冲地说道，“今日吃饱肚，何愁明日菜和酒。”

“您何必要想明天的事呀？”马利亚大娘提出了异议，“难道担忧明天，一定要今天过苦日子吗？我们所要担忧的是今天，不让明天苦了今天。”

“人本是一个旅行者，”斯特茵说道，“应该看清楚走哪一条路。”

“这话说得对！”马利亚大娘说道，“人是一个旅行者，不过，他如果走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又觉得很舒服，那就应该像埃利亚斯<sup>①</sup>，或者像圣彼得<sup>②</sup>说的那样。我记不清他们两个人谁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很舒服，埋锅造饭吧！’”

“如果您今天晚上再说什么旅行呀，出走呀一类的话，”多洛雷斯说道，“那我们就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得罪了您，或者您不高兴住在这儿。”

“隆冬腊月还说什么旅行呀？”曼努埃尔问道，“亲爱的先生，您没看到海上波涛汹涌吗？您没听见狂风在唱着怎样的

---

① 埃利亚斯，公元九世纪的犹太预言家。

② 圣彼得，耶稣的大使徒。

曲子吗？您这样上船，如同奔赴纳瓦拉战场一样，到头来还会双手抱头逃回来的。”

“还有，”马利亚大娘补充说道，“病人还没有完全恢复。”

“妈妈，”多洛雷斯说道，“您不把那些孩子喊过去，锅里的甜食猴年马月也煮不好。”

老奶奶把纺车放在角落里，叫她的孙子孙女们过去。

“您不给我们讲个故事，”几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就不过去。”

“好吧，给你们讲一个，”慈祥的老奶奶说道。

于是，几个孩子都走了过去，“茴芹”又坐到了花盆上。马利亚大娘开始讲了起来。

好久好久以前，有一只非常漂亮的母鸡，她住在一家庄园里，高兴极了。她有一大群孩子，其中一个形状怪异。可是，母亲偏偏最喜欢这个孩子。当母亲的都是这样呀。他好像是个早产儿，是从一只小个儿鸡蛋孵出来的，那蛋只有正常鸡蛋的一半大，看上去像是大智国王所罗门<sup>①</sup>判决用宝剑把一个孩子一分为二了似的。这只小鸡只有一只眼睛，一个翅膀，一条腿，尽管如此，他比他的父亲更潇洒，而他父亲在方圆二十莱瓜<sup>②</sup>的大小小鸡舍里是一只最威武、最勇敢、最风流的公鸡。这位半身鸡自以为是鸡群里的凤凰。当

---

<sup>①</sup> 以色列王大卫之子，后继王位。他以智慧著称。一次，两位妇人到他那里告状，都说自己是婴儿的母亲。所罗门命令把婴儿劈成两半，分给二人。一个女人表示同意，另一个女人坚决反对。于是，他判定后者是婴儿的母亲。

<sup>②</sup> 西班牙里程单位。一莱瓜约合5.5公里。

别的小公鸡嘲弄他时，他说那是出于嫉妒；如果小母鸡讥讽他，他则说那是出于气愤，因为他平时很少理睬她们。

一天，他对妈妈说道：

“妈妈，我有件事要告诉您：我在乡下呆厌了，想到王宫去，我要见国王和王后。”

听到这话，可怜的母亲浑身颤抖起来：

“孩子，”她大声说道，“是谁在你脑子里塞进了这种荒唐想法的？你爸爸从来没有离开家门一步，可他是我们鸡类的光荣。你怎么不找一处他那样的鸡栏？怎么不找一处更容易寻觅食物的地方？为什么不找更味美、更丰盛的食物，不找一处更好的鸡舍，不找一个充满欢乐的家呢？”

“Nego<sup>①</sup>，”半身鸡用拉丁文说道，以此宣扬自己博才多学，“我的兄弟姐妹、表兄表妹既无知又缺乏教养。”

“可是，我的孩子，”妈妈继续说道，“你没有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吗？你没有看到自己缺一条腿，又缺一只眼睛吗？”

“你既然提到了这一点，”半身鸡反驳说道，“那我将这样说，您看到我这种样子应该感到莫大的羞愧。责任在您身上，而不在别人。我是从怎样的鸡蛋里孵化出来的呢？是不是老公鸡下的蛋<sup>②</sup>？”

“不是，我的孩子，”妈妈说道，“从老公鸡下的蛋里只能

---

① 拉丁文，意为“否定”。

② 这是一种迷信传说。据称，老公鸡也偶尔下蛋，过七年，可以从这种蛋中钻出蛇怪。这蛇怪能用眼睛把看到的第一个人杀死。但是，如果它被人首先看见，它则会死去。

孵出蛇怪来。你是从我下的最后一只蛋里生出来的，你之所以身体这么弱，又缺胳膊少腿，都是因为那只蛋是最后一个卵子变成的。这一切并不是我的过错。”

“我认为，”半身鸡说道，他的冠子变得火一样红，“我认为我会找到一位技术高超的外科大夫，让他给我安上我所缺少的肢体。好吧，我走了。”

可怜的母亲看到没有办法说服儿子，又这样补充说道：

“我的孩子，你至少应该听听妈妈的苦口婆心的嘱咐呀。你千万不要到教堂去，那里有彼得圣神的画像。这位圣神不怎么喜欢公鸡，更不愿意听公鸡啼叫<sup>①</sup>。还有，要躲避那些被称为厨师的人，他们是我们的死敌，能瞬间拧住我们的脖子，把我们杀死。孩子，但愿上帝引导你，还有心地善良的圣神拉斐尔，他是旅行者的辩护律师，他也会保佑你的。去吧，找你爸爸去，让他祝福你。”

半身鸡走到父亲跟前，低下头去吻他的爪子，请他为自己祝福。这位受人尊敬的公鸡傲慢有余，温存不足，他看到儿子那副模样，没有表现出任何怜爱的感情。母亲十分伤心，用干树叶擦了擦眼泪。

半身鸡往后退了一步，扇了一下翅膀，一连叫了三声，之后姗姗离去了。他走到一条小溪岸边，因为正值夏季，小溪几乎干枯无水。他发现细如丝线的水流被几根树枝挡住了

---

<sup>①</sup> 彼得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这里包含着《圣经》中的一个典故：一天，彼得一连三次当众否定耶稣的存在，最后一次，公鸡啼鸣起来。这时，他记起耶稣对他说的话：“你否认我三次，公鸡就会啼鸣。”于是，他就放声痛哭起来。

去路。小溪看到这个旅行者，这样说道：

“喂，朋友，你看我的身体多么衰弱呀，我几乎连一步都迈不动了。那几根讨厌的树枝挡住了我的去路，我都没有力气推开它们。我也不能拐弯绕过去，因为那样我会累得精疲力竭的。你可以轻而易举地使我摆脱困境，你用你的尖嘴巴把树枝给我叼走就行了。而这样，你不但可以喝我的水，并且天下雨以后，我会恢复体力的，那时我将为你效劳。”

半身鸡回答说：

“我完全可以做到，但是我不想做。难道我为你们这些令人鄙夷的小溪当奴仆吗？”

“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会需要我的！”小溪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不就剩下那么一口水了吗？”半身鸡讥讽地说道，“我看，你不会走太运，而且到天下大雨时，不知道你死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又往前走了一段路，遇到了风，风几乎瘫软在了地上。

“亲爱的半身鸡，”风对他说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互有所求的。请你走近些看看我。我本来强壮有力，能推波助浪，席卷大地，我所到之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然而，夏日的酷热把我弄成了这个样子！这个大伏天把我置于了死地，我被与之玩耍的花香陶醉了，睡着了以后就瘫在了这里。你如果用尖嘴巴把我从地上抬起两指高，再用翅膀扇两下，我就可以起飞，回到我的洞穴里。我妈妈和几个风暴妹妹正在那里缝补我撕裂的云朵。回到洞里，我

喝上几碗汤，就会重新振作起来。”

“尊敬的先生，”心肠邪恶的半身鸡回答道，“我不知道你捉弄了我多少次，你从背后吹我，把我尾巴吹成扇形，让别人嘲弄我。我不能帮助你，朋友。不是不报，而是时候不到。好了，别再作戏了。”

说完，他又昂起头高声叫了三下，一摆一摇地走开了。

半身鸡又来到一片已经收割完了的庄稼地里，农民在田间点燃了一堆火，此刻一根烟柱袅绕。他突然发现一颗小火星，埋在灰烬里奄奄一息。

“亲爱的半身鸡，”火星看到他时说道，“你来得正好，快救救我吧。我没有吃的，生命处在旦夕之中。我不知道我的风表哥跑到那儿去了。我每次遇到危险时，都是他帮助我脱险的。请你帮我找几根稻草，我吃了就会恢复体力了。”

“你恢复不恢复体力，和我有什么关系呀？”半身鸡回答说。“你不恢复体力才好呢，我才不管那个闲事呢！”

“说不定你哪一天会用上我的！”火星说道，“谁也不敢说，这里的水我决不喝一口。”

“喂！”心肠狠毒的小动物说道，“你还想威胁我呀！那就随你的便吧！”

说着，用草木灰把火星盖住了。他又习惯地啼叫了三声，仿佛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半身鸡来到首都。他走到人们称之为圣彼得的大教堂前，凑到门口，扯着嗓子啼叫起来。他这样做就是为了气那圣神，气他的妈妈。

他又走到王宫前，想进去见国王和王后。卫兵对他大声喝道：“回去！”他于是转回身去，从后面走进一间偌大的客厅里，那儿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他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国王的厨师。他非但不像妈妈嘱咐的那样，赶快逃生，反而挺直冠子，翘起尾巴，大步走了进去。突然，一个小伙子将他一把抓住，拧住脖子。

“快，”这个小伙子喊道，“快烧水，把这家伙的羽毛全拔掉。”

“水呀！我亲爱的唐娜克里斯蒂娜！”半身鸡说道，“你千万别烫我呀！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你这个狗娘养的，我那次求你的时候，你可怜我了吗？”水在锅里滚沸着说道。于是水在半身鸡上上下下浇了个透，厨师把他的羽毛拔了个精光。

帕卡跪在奶奶身边，她脸色绯红，表情沮丧。

“这时，”马利亚大娘继续说道，“厨师抓起半身鸡放在烤炉里。”

“火呀，尊敬的火呀！”不幸的半身鸡央求说，“你是那样力大无敌，那样金光闪闪，请可怜可怜我的处境吧，你别烧得那样旺，把火苗熄灭了吧，千万别烧我呀！”

“你这个无赖！”火回答说，“你现在来求我了，想当初你恶狠狠地把我弄灭了，扬言永不求我帮助。过来，看我怎样处置你！”

果然，火并不满足把他烤得泛黄，而是一直烤得像块黑炭一样。

听到这里，帕卡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

“厨师看到他被烤成那个样子，”老奶奶继续说道，“抓住他一只爪子，扔到窗外去了。这时，他变成了风的猎物。”

“风呀！”半身鸡喊道，“我亲爱的风呀，尊敬的风呀，你能把一切踩在脚下，对任何人都不俯首贴耳，你是强者中的强者，可怜可怜我吧，让我安安静静地呆在这个垃圾堆上吧！”

“什么？”风立刻呼啸起来，一下子把他卷到空中，像个陀螺似的上下翻动着，“只要我活着，你别想安安静静地呆在这儿。”

帕卡噙在眼睛里的泪水顺着面颊滚落了下来。

“风把半身鸡卷到钟楼的顶端，”老奶奶继续讲了下去，“圣彼得伸出一只手，稳稳当当地把他抓住了。从此以后，半身鸡就留在了那里，他全身炭黑，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没有一根羽毛，风吹雨淋，他的尾部总是背着风的方向。他的名字已经不叫半身鸡，而叫风向标了。你们应该知道，他是在赎罪，因为他不听话，骄傲，心肠不好。”

“奶奶，”佩帕说道，“您看帕卡，她在为半身鸡掉眼泪呢。您给我们讲的都是编的故事吧？”

“当然罗，”毛毛跳了出来，“这个故事里讲的，没有一件事是真的。不过，就算真有其事，那么，为那个罪有应得的无赖掉眼泪，不也太不值得了吗？”

“我三十年前住在加迪斯时，”马利亚大娘回答说，“看到一件事，一直刻印在我的脑子里。毛毛，我讲给你听听，但愿你看在上帝的面上，别忘掉它，就像我从来没有忘掉一

样。我说的是，监狱门口挂着一个金字写的牌子，是：‘憎恨罪行，怜悯罪犯。’堂费德里克，您看这是不是福音书上的话呀？”

“词句不大一样，”斯特茵回答说，“但精神是一致的。”

“可是，问题是帕卡的眼睛里总是挂着眼泪呀！”毛毛说道。

“掉眼泪难道是坏事吗？”孙女问了奶奶一句。

“不是坏事，孩子。天使们的皇后就是用怜悯和悔恨的眼泪缝制她的王冠的。”

“毛毛，”牧人说道，“你如果再说一句刺激我教女的话，我就像厨师拧断半身鸡脖子那样，拧断你的脖子。”

“你看看，”毛毛向帕卡转过身去，说道，“有个教父还真不错呀！”

“有个教女当然也不是不好呀！”帕卡得意地说道。

“是吗？”牧人问道，“你为什么这样说呀？”

帕卡走到教父身边。教父对她十分亲热，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她歪着小脑袋，一边看着教父，一边讲了起来：

从前有个穷人，仙鹤要给送来第八个孩子。可是他穷得连件衣服都不能给这孩子买，因为他已经有了七个孩子，他们连饭都吃不上。一天，他干脆躲到外面去，因为不忍心听孩子们哭叫，向他要面包吃。他走呀，走呀，一直向前走，整整走了一天，天黑下来时……（教父，您猜猜，天黑下来时他走到了什么地方？）走到了一个住着强盗的山洞口前。强盗头子走了出来。天下没有比他更凶更丑的人！“你是谁呀？你想干什么？”这人用雷鸣一般的声音这样问道。”她

生，”那个可怜的穷人一边跪下，一边说道，“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从来没有损害过任何人。我今天从家里出来，是不忍心听我的孩子哭叫着朝我要面包吃，我哪有面包给他们吃呀？”强盗头子很同情这个不幸的人，留下他吃饭，还给他一袋子钱和一匹马。“回去吧！”他说道，“仙鹤把第八个孩子送到你家里时，你要通知我，我做他的教父。”

“好戏还在后头呢！”牧人说道。

“请您等一等，请您等一等，”小女孩补充说道。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是这样的，先生，那个人转身往家里走，是那样兴高采烈，心都在胸腔里欢跳起来。“我的几个孩子这回可高兴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到了家里，一看仙鹤已经把孩子送了来，正和他母亲躺在床上。他又返回山洞，把事情告诉给强盗头子。强盗头子答应他当天夜里就去教堂还愿。他真的去了，给孩子洗了礼，并且送给他满满一袋子金子。

可是，过了不久，那孩子便死去了，回到了天堂。站在天门口的圣彼得让他进去。但是，这孩子回答说：“如果我教父不和我一块儿进去，我就不进去。”

“你教父是谁呀？”圣神问道。

“一个强盗头子，”孩子回答说。

“孩子，”圣彼得又说道，“你可以进去，可是，你的教父不能进去。”

那孩子坐在天门口，很伤心，他用手托着腮。正好圣母从那儿经过。圣母对他说道：

“孩子，你怎么不进去呀？”

孩子回答说，如果他教父不进去，他就不进去。圣彼得说那是根本做不到的。可是，孩子扑通一下子跪下去，把两只小手交叉着放在胸前，放声大哭起来。被称为慈祥之母的圣母看到这种情景，很是痛心。圣母走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只金杯子回来。她把杯子放在孩子手里，说道：

“你快去找你的教父，告诉他用这只杯子盛满悔恨的眼泪，他就可以和你一块儿进天堂了。你安上这两只银翅膀，快飞到那儿去吧！”

那个强盗头子正躺在岩石上呼呼大睡着，他一只手拿着铳枪，另一只手拿着匕首。他醒来时，发现面前有个俊俏的孩子，全身上下一丝不挂，坐在一堆薰衣草上；太阳下，他的两只翅膀闪闪发光，手里还拿着一只金杯子。

那个强盗揉了揉眼睛，还以为做梦呢。这时，那个孩子对他说道：

“你不要以为你是在做梦。我是你的教子。”

他接着把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于是，强盗的心象石榴一样裂开了一道口子，眼泪像泉水一样从两只眼睛里哗哗地流出来。他痛苦，他悔恨，觉得有两把刀子扎进了自己的胸部，马上死去了。这时，那个孩子端起盛满泪水的杯子，带上教父的灵魂向天堂飞去，两个人一同进了天堂。但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都进天堂。

“好了，教父，”小姑娘继续说道。她歪着小脑袋，用眼睛盯着她的教父。“您看到了吧，有教子还是有好处的。”

她刚刚讲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狗立刻站了起来，竖起两只耳朵，准备自卫。猫竖起全身长毛，瞪着一双惊愕的

眼睛逃走了。可是，一阵欢快的笑声代替了惊恐。原来是在小姐姐讲故事时，“茴芹”睡着了，身体失去了平衡，于是他母亲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一屁股坐到了花盆里，全身都陷了进去，只有腿和脚露在外面，看上去还以为那是一棵什么新品种的植物呢。母亲十分焦急，一下子抓住孩子的衣领，把他拉了出来。不管孩子如何挥拳蹬腿，母亲还是把它吊在空中一会儿。他像被一根细线吊挂着的卡通娃娃，两臂和双腿随着其他细线的上下左右牵拉而运动着。

母亲斥责，众人大笑。人们都说小孩有脾气（当然不排除大人也有脾气），“茴芹”也不例外，他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别哭，‘茴芹’，”帕卡说道。“别哭，我口袋里有栗子，你要不要？”

“真有多？”“茴芹”问道。

帕卡掏出栗子，递给“茴芹”。这孩子的眼泪顿时消失了，两排雪白的牙齿在火光中闪闪发亮。

“加百列修士，”马利亚大娘转身对他说道，“您不是说过眼睛疼吗？您夜里为啥干到那么晚呀？”

“以前是疼过，”加百列修士回答说，“但是堂费德里克给我一种药，现在已经治好了。”

“堂费德里克是有很多治疗眼病的药，但是，有一种药包治包好，您却不知道，”牧人说道。

“如果您知道的话，那就请您告诉我，我将感谢不尽，”斯特茵说道。

“我无法告诉您，”牧人说道，“我只是知道有这种药，可是并没有亲眼见到过。”

“那么，谁见过呀？”斯特茵问道。

“燕子，”牧人回答说。

“燕子？”

“是的，先生，”牧人继续说道，“是一种草，名叫啄木鸟草，但是，除了燕子谁也没有见过这种草。如果有人把雏燕的眼睛挖掉，老燕子就用啄木鸟草揉擦雏燕的眼睛，雏燕就会复明。这种草还能斩铁截钢，只要钢铁碰到这种草就会断裂。比如说，收割庄稼或砍伐树木时，不知什么时候，手里的砍刀突然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碰到了啄木鸟草的缘故。但是，不管多少人如何寻找这种草，谁也没有亲眼看到它。那是上帝的意志，不然，如果有人看到这种草，天下就大乱了，什么铁锁呀，插锁呀，脚镣呀，门环呀，都将荡然无存。”

“何塞什么都能吞下，他的喉咙像沙丁鱼一样宽大，”曼努埃尔笑着说道。“堂费德里克，人们都煞有介事地说，蛇永生不死，这事不知道是真是假，您知道吗？”

“蛇当然永生不死了，”牧人说道，“当它们发现死神即将降临到自己头上时，就蜕一层皮跑掉了。这样，随着时光的流逝，就又变成了另一条蛇，于是，渐渐地长出鳞和翼，直至变成龙，飞到沙漠中去。但是，曼努埃尔，你什么都不想相信。蜥蜴是女人的死敌，但它是男人之友，你不会否认这件事吧？你如果不信的话，请问问米格尔大伯好了。”

“他知道？”

“那还用问？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

“讲给我听听好吗？”斯特茵说。

“一天，他在田里睡着了，”何塞回答说，“一条蛇爬了过

来。这时，围墙上有一条蜥蜴发现了蛇，立刻爬出来去保护米格尔大伯，大蜥蜴和蛇拼搏了起来。但是，米格尔大伯还是死死地睡在那里。这时，蜥蜴便把尾巴尖插到米格尔大伯的鼻孔里。大伯猛然醒了过来，流星似的跑开了。蜥蜴是一种益兽，是有感情的动物。太阳不落山，它决不从墙上爬下来躺在地上。”

当大家谈论燕子的时候，“茴芹”坐在姐妹中间，双腿盘在地上，活像个土耳其小苏丹。帕卡问他说：

“你知道燕子都说些什么吗？‘茴芹’？”

“我不知道，谁也没有给我说过。”

“那么，我告诉你吧，”她学着燕子的啼叫声，快速地讲了起来。

吃饭，喝水  
你都要免费的，  
如果你不付钱  
将捉你归案处以法纪，  
而你，逃呀，逃呀，  
上帝会帮助你。

“就因为这个逃走了？”“茴芹”问道。

“就因为这个，”姐姐回答说。

“我最喜欢燕子了！……”佩帕说道。

“为什么？”“茴芹”问道。

“因为这个，”小女孩回答说，“你听我说！”

在耶稣蒙难山上，  
燕子从耶稣身上叼走五根荆棘；  
在耶稣蒙难山上，  
朱顶雀从耶稣身上叼走三颗铁钉。

“那么，麻雀呢？”“茴芹”问道。

“麻雀嘛，”姐姐回答说，“它们除了吃喝、戏逗之外，我不知还会做别的什么事。”

这时，多洛雷斯用一只手抱着睡着了的孩子。用另一只手摆好桌子，放上土豆，然后给每个人分发。孩子们都独自吃饭。斯特茵发现多洛雷斯一口也没有品尝她本人精心制作的佳肴。

“多洛雷斯，您什么也不吃呀？”他问道。

“有句谚语，您不知道呀？”多洛雷斯笑着回答说，“有孩子在身边，妈妈从来不会撑着。堂费德里克，只要他们吃饱了，我也会胖的。”

坐在一边的毛毛，这时拿开自己的盘子，他是怕弟弟和妹妹朝他要盘里的东西。

爸爸看到了以后，说道：

“别那么贪得无厌，小里小气的。我给你讲个故事：一天，有个小气鬼掉进河里。一个农民看到他被水冲走，便伸出一只胳膊对他说：‘喂，把手给我！’‘给什么？’他被水继续冲下去。还算他有运气，当冲到一位渔夫身边时，此人对他说道：‘喂，抓住我的手！’他一下子抓住渔夫的手，得救了。”

“曼努埃尔，你别给儿子讲那种笑话，”马利亚大娘说道，

“还是讲讲那个大吝啬鬼的故事吧。有个穷人都快饿死了，那个富翁连块面包，连口水都不愿意救济他。‘但愿上帝保佑您，’那个穷人对他说道，‘您碰到什么，什么就变成金子，变成银子。您不是很喜欢金子和银子吗？’事情果真如此，吝啬鬼家中的所有东西，一下子都变成了像他本人心肠一样铁石坚硬的金子和银子。他又饿又渴，便跑到田里去了。他看到一眼清澈的泉水，一下子扑过去，可是，嘴唇刚刚沾到水，水就凝固了，变成银子。他又走到一棵橘子树下，伸手去摘桔子，桔子又变成了金子。最后，他诅咒着他渴望得到的金子和银子，悲愤地死去了。”

在一家人中被称为坚强人物的曼努埃尔，摇了摇头。

“马利亚大娘，您看到了吧，”何塞说道，“曼努埃尔还不相信呢！圣母升天节那天，举行大弥撒时，所有树叶都成双成对拼在一起，组成一个个十字。高处的弯下来，低处的往上攀，没有一片树叶不拼成十字。我看他对这一天发生的事也不相信呢。还有，八月十日，即洛仁索圣神被扔到炉膛里烧死的那天，不论你在什么地方挖一下，都会挖到黑炭。这他也是不相信的。”

“好吧，”曼努埃尔说道，“到那天，我在你面前挖个洞，何塞，我一定叫你认输，绝不会挖出黑炭来。”

“你就是挖不到黑炭，又能对谁发难呀？”母亲说道，“你根本不信此事，还能挖到？曼努埃尔！你那是认为所有不称为天意的东西，就不应该相信。孩子呀，有些千真万确的事情，健康人是坚信不疑的，而只有傻子才怀疑。”

“可是，妈妈，”曼努埃尔说道，“在跑步和站立之间，总

“还有一种中间状态吧？”

“信仰是人的第一美德，”心地善良的老太婆说道，“为什么要那样吝惜信仰呢？心爱的孩子，我如果对你这样说，我生了你，养了你，把你送上了正路，我尽到了母亲的义务。也就是说，我把母爱只看做一个义务，你将有何想法呢？”

“我将说，你不是一位好母亲。”

“那好，孩子，你就以此来对待别的事情吧。把信仰只看作尽义务的人，只相信那些不能不相信的事情的人，即使不是叛徒，也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正如我只把对你们的爱，看作是尽义务，就不是一个好妈妈一样。”

“加百列修士，”多洛雷斯说道，“我做的土豆，您怎么一口也不吃呀？”

“今天是我们的斋日，”加百列修士说道。

“什么？修道院呀，教规呀，吃斋呀，不都不复存在了吗？”曼努埃尔爽朗地说道，他鼓动这位老人和大家共同分享桌上的食品。“再说，您六十年来一直恪守教规。别相信那一套，今天还是吃点土豆吧，您绝不会因此被人说三道四的。”

“请您原谅我，”加百列修士说道，“但是，在我没有得到修道院院长的谅解之前，决不放弃我一直遵守斋戒的做法。”

“加百列修士，您做得对，”马利亚大娘说道，“曼努埃尔，你别学馋嘴魔鬼的样子，勾引加百列背叛教规，违犯斋戒。”

心地善良的老太婆说着站起身，把多洛雷斯为修士准备的饭菜放在食品橱里，对他说道：

“加百列修士，我把东西放在这里，您明天吃吧！”

吃过晚饭，男人们摘掉帽子道过谢意。他们在室内总把帽子戴在头上。

马利亚大娘做过祈祷后，说道：

上帝哟，上帝，  
您给我们送来了食品，  
尽管我们不配您的恩济；  
阿门。

上帝哟，上帝，  
您给了我们那么多恩惠，  
我们不要求您给一面光荣大旗；  
阿门。

上帝哟，上帝，  
穷人一无所有，  
请您把所有东西都塞在穷人手里；  
阿门。

奶奶说完，“茴芹”并拢双脚，突然向前跳了一大步，恰如鱼儿在水中跳跃一样。

## 十

马利莎拉达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仿佛大自然有意证明斯特茵的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马利亚大娘的照顾是无微不至似的。

她衣着得体，头发整齐地盘成发髻；那是多洛雷斯的功劳，她负责马利莎拉达的衣饰。

一天，斯特茵留在自己房间里看书。房子有扇小窗户朝向宽敞的院子。那时，孩子们和马利莎拉达在那里玩耍。他突然听到后者绝妙地学着各种小鸟的鸣叫，于是放下书，欣赏起那特有的技艺。过了一会儿，孩子们玩起了西班牙最普通的一种游戏，游戏中有时大家同声歌唱。马利莎拉达充当妈妈角色，佩帕演一位绅士，来到这位母亲面前，向她女儿求爱。母亲不同意，绅士企图武力抢婚。所有对话都用民谣形式唱出来，旋律十分优美。

斯特茵手中的书掉在了地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很喜欢音乐。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优美动听的嗓音，那声音像玻璃清脆有力，似绸缎柔软缠绵。斯特茵几乎不敢呼吸，唯恐漏听一个音符。

“看您都听傻了！”马利亚大娘说道。马利亚大娘进来时他都没有发觉。“我不早就对您说过了吗，她像一只笼外小鸟，

这不，您看到了吧！”

她说着走到院子里，要马利莎拉达唱一支歌。

马利莎拉达像往常一样，一口回绝了。

这时，毛毛赶着“燕子”走了进来，他满面怒容。“燕子”驮着木炭。

他的双手和面孔都黑乎乎的，好象染上了一层黑墨。

“梅尔乔<sup>①</sup>博士来了！”一看到他，马利莎拉达便喊了起来。

“梅尔乔博士来了，梅尔乔博士来了！”几个孩子也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你这个无所事事的懒婆娘，除了唱呀、跳呀，什么都不干，如果我像你那样，也不会从头到脚都黑乎乎的了。还好，堂费德里克不让你唱歌，我的耳朵也就不会受折磨了。”

马利莎拉达没有听他的话，放开嗓子唱了一支歌。

安达卢西亚民间流传着许许多多民歌，有悲伤的和欢快的博莱罗小曲，有欧雷小调、方丹戈古曲、卡尼亚民歌。它们虽然动听，但十分难唱。另外，还有抒情浪漫小调。浪漫小调的旋律单一，我们敢说，配上乐器演唱一定能够引起艺术家和音乐家的兴趣。但是，它有其动听的地方（我不是说迷人的地方），那就是演唱者的声音起伏波动：有的音符颤动，有的起伏，忽而降下，忽而升起，时而强烈，时而低微得听不见。所以，我们说这种只有简单音律的浪漫小调很难唱得纯正。它是安达卢西亚人特有的曲调，我们只听到安达卢西

---

<sup>①</sup> 耶稣在伯利恒降生以后，有三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拜见。梅尔乔是其中的一位博士。

亚人，只听到很少的安达卢西亚人能优美地唱出这种曲调。我们认为，他们有哼唱浪漫曲的本能。每到傍晚，在田野里，从远处传来动人心弦的忧伤浪漫曲。在德国，在那茂密的森林里，或者碧波荡漾的湖泊上，只有小号手才能奏出这种感伤曲调。一般地说，浪漫曲的歌词都是讲摩尔人生活、宗教故事或者犯人悲惨经历的。

这种旋律简单的浪漫曲，父传子，子传孙，凭借听觉流传至今而没有发生变异，而西班牙以大炮和拉丁美洲财富创造的伟大业绩却今非昔比了。

此外，安达卢西亚人还有一些旋律优美、富有感情的歌曲，本来就配有歌词，而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曲调的歌词却是随时配上的民谣，每个人都能背诵出许许多多民谣。

现在，马利亚在唱着一支歌，我们把歌词一字不漏地抄录在下面：

一位小绅士，  
来到雄狮岛；  
他爱上了一位大夫人，  
夫人也一头扎到他的怀抱。  
这耳环，这手镯，  
象征我们爱的波涛。

先生，请您留住一夜，  
或者呆上两夕两朝，  
我的丈夫外出，

奔走在那天边的山间小道。

这耳环，这手镯，  
象征我们爱的波涛。

小绅士爱得正深，  
夫人的丈夫未到；  
我的小天使快来开门，  
我的小太阳，门为啥关得这样牢。  
这耳环，这手镯，  
象征我们爱的波涛。

夫人走下楼，  
面色红涨到耳梢；  
莫非你发烧，  
还是另有新的相好？  
这耳环，这手镯，  
象征我们爱的波涛。

我既不发烧，  
也没有新的相好；  
只因为你送我的那个梳妆台，  
丢了钥匙，无处寻找。  
这耳环，这手镯，  
象征我们爱的波涛。

你丢的是把铁钥匙，  
我这里有金的，请你过来瞧。  
畜栏有马嘶叫，  
那是谁的，你可知道？  
这耳环，这手镯，  
象征我们爱的波涛。

亲爱的，那是你的马，  
我爸爸昨天送到；  
他让你骑上它，  
去品尝我大姐的新婚佳肴。  
这耳环，这手镯，  
象征我们爱的波涛。

我祝愿你爸爸万寿无疆，  
可是，我的马多得其数不详；  
钉子上挂的那支铕枪，  
又是谁的，我可猜不着。  
这耳环，这手镯，  
象征我们爱的波涛。

亲爱的，那是你的铕枪，  
我爸爸昨日送到；  
他让你带上它，  
去品尝我大姐的新婚佳肴。

这耳环，这手镯，  
象征我们爱的波涛。

我祝愿你爸爸万寿无疆，  
可是，我的铳枪有几十条，  
床上躺的那个人，  
是谁家的野羔？  
这耳环，这手镯，  
象征我们爱的波涛。

那是我的小妹妹，  
爸爸打发她来把我叫，  
请我去参加大姐的婚礼，  
去品尝盛典的佳肴。  
这耳环，这手镯，  
象征我们爱的波涛。

丈夫一把抓住妻子的手，  
将她拉到岳丈府上把事情陈表，  
“你看，我的爸爸，  
你的女儿早已把我背叛。”  
这耳环，这手镯，  
象征我们爱的波涛。

“教会把她终身许配给了你，

我的女婿，你还是把她带走为好。”

他又一把拉住她的手，

一直把她拖到半山腰。

这耳环，这手镯，

象征我们爱的波涛。

丈夫拔出砍刀，

妻子头断身亡；

大夫人一点钟死去，

小绅士两点钟也见了阎王。

这耳环，这手镯，

象征我们爱的波涛。

她刚刚唱完，听力过人的斯特茵便拿起横笛，把马利莎拉达唱的歌从头到尾吹奏了一遍。马利莎拉达惊呆了，四处寻觅着；笛声为什么和她的歌声那么相似，是谁在吹奏？

“在那儿呢，”几个小女孩同声喊道，“是堂费德里克，他在吹一个有孔洞的竹竿。”

马利亚立刻跑到斯特茵的房间里，专心地听了起来；她向前倾着身子，嘴角上挂着微笑，眼睛一眨不眨。

从此，在斯特茵面前，粗鲁的马利亚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温柔，她顺从。全家人无不感到惊奇。马利亚大娘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立刻嘱托斯特茵利用这姑娘的变化好好引导她，教她利用时间学习成文法，教她干活，教她成为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和有理智的女人，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心地善良

的老太婆最后还补充说，要达到这个目的，驯服她的傲慢性格和粗糙习性，最好去找罗莎太太帮忙，认她做老师，因为她与人为善，通情达理，遵从上帝，很会干家务活。

斯特茵很同意马利亚大娘的建议，他答应这位老人，一定把姑娘教育好，同时对姑娘说，每天都去看望她，给她吹笛子听。

毛毛很快知道马利莎拉达要跟罗莎·米斯蒂卡学家务活的消息，去学缝纫呀，做饭呀，打扫卫生呀什么的；特别是当他知道，像他说的那样，要去学习做一个通达事理的女人，而这一点正是那位德国大夫的主意时，便说现在才明白了堂费德里克对他讲的话是真情。堂费德里克说过，在他的故乡，有些男人就是吹几声哨子，全村的老鼠都会钻出洞来，跟在他们身后跑动。

母亲去世以后，罗莎太太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在农村，人们把这所学校叫作女友学校；而在城市，则被称作学院或中心。在乡镇，女孩们都是上午去学校，学习基督教规和缝纫；在城里，则学习文化，学习刺绣和绘画。当然罗，在这样的学校里绝不可能培养出科学家、艺术家和其他“被解放了的妇女”可能成为的楷模。然而，许多女人在那里学会了勤俭持家，变成了贤妻良母。而这一点，正是这类学校的长处。

姑娘康复以后，斯特茵便去找她父亲，要他把孩子送到那所学校去学习一段时间，让过早失去母亲的倔强孩子得到一点母爱，并且学会女人应该学会的家务活。

当他们去找罗莎太太，求她收下渔夫的这个野性十足的女儿时，女老师断然回绝。对于这类事情，像她那样性格的

人，如此回绝是自然而在理的。不过，最后她还是让了步，因为所有在教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应该接受别人的要求，更何况那是一桩会取得成效的善举，必须用那只笔直的手为那姑娘画出一条笔直的大道来。

于是，自从接纳马利莎拉达以后，女教师算吃了苦。马利莎拉达对她冷嘲热讽，一点也不听管教。而老师那边呢，对她千方百计地教诲，但无济于事。苦口婆心，耐心说服，也毫无成效。

有两件事使罗莎太太完全失去了耐性，要知道，她的耐性并非天生的，而是天长日久磨练出来的。

马利莎拉达在罗莎太太为首的营垒内部组织了一个“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开始时怯生生地活动，后来则公开地伸出了脑袋。事情是这样的：

“我不喜欢用秤称后按重量出售的玫瑰<sup>①</sup>！”马利莎拉达突然说道。

“肃静！”女老师厉声命令说，“课堂上是不允许说话的。”

教室里立刻安静了。但没过五分钟，一个尖厉的声音，又毫无礼貌地说道：

“我不喜欢杂色玫瑰。”

“谁也没问你！”罗莎太太说道，她认为这个令她不快的声明是从马利莎拉达那句话引出来的。

又过了五分钟，另一个“阴谋家”一边拾起掉在地上的顶针，一边说道：

---

<sup>①</sup> 罗莎的意译是“玫瑰”。

“而我，不喜欢白玫瑰。”

“这是什么意思？”罗莎·密斯蒂卡大声喊了起来，她那对黑眼珠像探照灯那样一闪一闪的，“你们在嘲弄我？”

“我不喜欢小花玫瑰！”一个年龄最小的女孩说完，立刻躲到桌子下面。

“我不喜欢受难玫瑰！”

“我不喜欢草科玫瑰！”

马利莎拉达一声清脆的女高音压过所有声音：

“花瓣干瘦的玫瑰我连看都不看一眼。”

“花瓣干瘦的玫瑰，”所有女同学齐声喊道，“我连看都不看一眼。”

罗莎·密斯蒂卡看到教室乱成一片，起初很是愕然，后来起身跑到厨房，操起一把笤帚返身回来。

看到她一副打人架势，姑娘们像一群惊弓之鸟，四处躲藏起来。罗莎·密斯蒂卡只剩下一个人了，扔下笤帚，抱着胳膊站在那里。

“我的上帝，”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像你背上扛着十字架那样忍受着别人的侮辱。不过，我身上还比你少一样东西，那就是荆冠。随你处治我吧！”

如果后来不很快出现另外一件事，她也许原谅了马利莎拉达，而出现的这件事使她下决心将马利莎拉达永远开除出学校。事情是这样的，理发师的儿子拉蒙·佩雷斯，这个有名的吉他手，每天晚上都到这位女圣徒紧闭的窗下弹奏吉他，演唱情歌。

“堂莫德斯托，”一天，女圣徒对她的房客说道，“晚上您

听到拉蒙那个讨厌鬼胡弹乱唱时，请您出去告诉他到别处去唱到天明大亮也没人管。但是不能在这儿弹唱，我耳朵可受不了。”

“可是，罗西塔，”堂莫德斯托回答说道，“从我到维利亚玛尔那天开始，他父亲（真是谢天谢地呀！）一直为我免费刮脸，您让我赶他儿子走，不是让我找不愉快吗？您听我说！……我是喜欢听他弹唱的，您不能否认，他的吉他弹得好，歌唱得美。”

“但愿对您如此，”罗莎太太说道，“很可能您的耳朵连炮弹的轰炸声都能忍受。但是，您喜欢听，可我不喜欢。他到一个纯贞女人的窗下来弹唱，这事对她的名声很不好。”

堂莫德斯托用那变幻不定的神色默默地作了回答。他先是一惊，好像在说“怎么？拉蒙在勾搭我的女主人？”之后，又现出一副怀疑的表情，仿佛在说“这可能吗？”最后，他好像信服了：“初生牛犊什么都不怕！拉蒙也太胆大包天了！”

“可是，”罗莎太太补充说道，“我想好了，您别起床了，不然从热被窝跑到外面，很可能受冻感冒。您还是安安静静地睡吧，让我去告诉那个讨厌的小伙子，要想消遣，买个母猴耍着玩好了。”

夜里十二点的钟声一响，吉他声就传了来，接着是歌声：

我的黑肤姑娘，

皮肤黝黑闪光，

她比野百合

那白色花朵还漂亮。

“唱的什么呀！”罗莎·米斯蒂卡从床上爬起来，大声喊道，“真是胡诌八扯！”

那声音又继续唱道：

姑娘，你如果去做弥撒，  
教堂会充满霞光；  
你如果踩到干枯小草，  
它就会变绿放香。

“但愿上帝保佑我们！”罗莎·米斯蒂卡穿上裙子，又大声说道，“这不是亵渎神明吗！怎么能在民谣里随便提到弥撒呢！人家都知道我是上帝的忠实信徒，如果听到这种歌谣，一定都说他是在奉承我。要不然，那个秃光嘴巴的小伙子是想嘲弄我？肯定是这样！”

罗莎走到大厅里。当她看到马利莎拉达趴在窗台上，全神贯注地叫小伙子弹唱时，一下子惊呆了！她一边划着十字，一边说道：

“她只不过是十二、三岁的毛丫头呀！这世界上难道找不到女孩子了！”

她一把抓住马利莎拉达的胳膊，将她拉下窗台，自己坐了上去。拉蒙用力地弹着吉他，扯着嗓子唱了起来，

你快快走到窗前，

睁开你那双美丽的大眼；  
你的眼睛是我们的明灯，  
因为大街一片黑暗。

这时，他把吉他弹得更响了。

“还是我找一根地狱里的大蜡烛给你当明灯吧！”罗莎·米斯蒂卡气愤而辛辣地喊道，“你这个浪荡公子，你这辈子只知道弹呀，唱呀，真让人受不了。”

拉蒙·佩雷斯从惊愕中恢复过来以后，拔腿就跑，连头也不敢回一下。

这件事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堂莫德斯托再三为马利莎拉达说情，她还是被开除了。

“堂莫德斯托，”罗西塔回答说，“常言说得好：职责分明。如果这个不要脸的姑娘呆在我手下，我就得向上帝和男人们保证她举止端重。好吧，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不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您不都看到了，我根本无法把她引上正路，你让她向右走，她偏往左行。”

## 十 一

斯特茵在那个宁静的小村已经住了三年了。他习惯了那里的生活。他是一天一天地数着熬度时光的，或者像法国人

说的那样，“家无隔夜粮”。他的心地善良的女主人马利亚也这样劝说，不要因为明天的事而搅乱了我们今天的日子，我们之所以关注今天的事，正是为了使明天更美好。

在这三年里，这位年轻医生一直和家里保持通信联系。他的双亲在他在纳瓦拉战场服役期间就过世了；他的妹妹卡尔洛塔和一位家境十分富裕的佃户结了婚；两个小弟弟没有怎么念书，但是对农活很在行，又肯干，成了姐夫的好帮手。斯特茵已经没有了家庭牵挂，可以自由地主宰自己的命运了。

他把那个小姑娘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他耐心地教育她，尽管那是一块荒芜的土地，事倍功半，但他凭借着极大的耐性，还是使播下的种子发了芽，帮助她学完了小学课程。不过，有一件事他根本没有想到，那就是大自然给予这个渔夫女儿的音乐天赋，在他的帮助下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姑娘的嗓音无与伦比，堪称音乐家的斯特茵没有费很大力气，便在她身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正如对葡萄枝藤——柔软而坚挺，易变但有韧性——应该做的一样。

然而，这位老师有一副软心肠，在他的天性中有一种对他人近似盲目的信任感。他对他的女学生产生了爱。这里有两种缘由，一是渔夫对他女儿的疼爱，二是渔夫女儿在善良的马利亚大娘身上唤起的赞誉。而这两个人的热情好客、直爽待人的品格，一定在斯特茵那诚恳、善良和顺从的心灵中产生了莫大影响。他向彼得罗·桑塔洛再三称赞他的女儿是个天使，向马利亚大娘表明她是一个非凡的天才。斯特茵是那样一种人，他如果去参加化妆舞会的话，只能看到每个人头上戴的面具，而想不到那些可笑的面具之后，那些硬纸壳做

的面具之后，每个人还有自己的一副真正面孔，还有自己的五官，即大自然赋予每个人的面孔。

如果说强烈的爱使桑塔洛双眼模糊，慈悲心肠使马利亚大娘看不清东西的话，那么，他们两个人又同时使斯特茵双目昏花。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最唤起斯特茵爱的还是马利亚那纯净、温柔、富有感情、动人心弦的歌声。

“用这种如此动听的声音表达最高尚感情的人，”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一定有一颗高尚的心灵。”

但是，正如一颗麦种在一块泥土生根发芽，而尚没有露出地面见到日光一样，那诚挚的爱虽然在斯特茵的心田上发了芽，但还没有被别人发现。

马利亚呢，她也早就喜欢上了斯特茵，而这并不是因为感激他的细心治疗和照顾，也不是因为敬仰他的优秀品质，也不是因为她知道他心灵高尚，聪颖过人，甚至也不是因为他对她表达的爱产生了什么效果，而是因为老师把她引上了艺术道路。另外，她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和斯特茵争夺她的爱。堂莫德斯托已经过了出入爱情角斗场的年龄；毛毛呢，他不但生相十分丑陋，而且对马利莎拉达十分反感，总把她叫做海鸥，马利莎拉达也用最鄙夷的目光看他。当然罗，村子里也有一些小伙子，理发师的儿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对马利亚垂涎三尺。不过，他们都远不能和斯特茵相提并论。

当三个春秋像三个宁静的日夜在这静谧的气氛中飞速逝去时，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

在平静的维利亚玛尔正排演着一场“好戏”，它的编剧和导演正是马利亚大娘，得力助手则是堂莫德斯托。

事情进行得十分诡秘。尽管我们窥探其中情况是不妥当的，或者说得确切些，冒有被诽谤行径卑鄙的危险，还是听听他们密谈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他们躲到果园的一棵橘树后面。这棵树树干挺拔，橘花已经凋谢，树叶脱落，恰如心灵深处的快乐熄灭、希望死亡以后在大自然面前只有逆来顺受一样。好吧，我们来听一听吧。而那时，加百列修士正在“百里”之外用细绳捆扎生菜，让其生长得又白又嫩，但也在注意听着他们的谈话。

“堂莫德斯托，”马利亚大娘说道，“这并不是我凭空想象，而是事实。只有没长眼睛的人才看不见。堂费德里克爱上了马利莎拉达，那姑娘也觉得他不是个草包医生。”

“马利亚大娘，谁会想到爱情呢？”堂莫德斯托回答说。他在那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并没有实现那个永恒的、不可更改的定理，即玛斯和丘比特<sup>①</sup>之间的牢固联盟。“谁会想到爱情呢？”堂莫德斯托又用刚才那种声调重复了一遍。“谁会想到玩杂耍或者敲打手鼓？”

“年轻人，堂莫德斯托，年轻人玩那种东西，不然的话，世界就将毁灭。不过，问题是应该促成他们，我总觉得他们都是慢性子，可是大概两年前我就发现我们的这位客人在讨他的夜莺的喜欢，他把她叫做夜莺了。这谁都看得一清二楚。我想，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情话。您有头脑，是一

---

<sup>①</sup> 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战神，丘比特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堂费德里克非常尊敬您，您应该把那件事给他点一点，给他出出主意，这于他们，于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马利亚大娘，请您原谅我，”堂莫德斯托说道，“可是，这中间还有个拉蒙·佩雷斯呢。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可不愿意给他帮倒忙。不然，他一定生我的气，毛遂自荐去做别人的教父可不是一着好棋。他看到马利莎拉达不爱他，心中十分痛苦。他现在面色蜡黄，身体瘦了许多，让人看了真痛心。昨天他还说呢，如果不能和马利莎拉达结婚，就把吉他砸了；如果不能脱离世俗生活去当神父，就去当土匪。马利亚大娘，您看看，如果我插手那件事，非被牵连进去不可。”

“我的先生，”马利亚大娘说道，“情人们说的话，您都当真的？可怜的拉蒙·佩雷斯连个麻雀都打不死，您怎么能想象他会杀人呢？不过，您应该想想看，堂费德里克如果结婚，是不是能在这里住下去。如果不住下去，我们大家的命运应该是怎样的呀？我敢对您发誓，他如果说一句离开这里的话，我都会全身颤抖的。还好，我们使他逐渐打消了那个念头。那姑娘当然是走运啦！您应该知道，堂费德里克可真会赚钱呀。一次，他去给村长堂贝尔弗克托的儿子治病，一下就治好了，村长整整给他一百个金光闪闪的雷阿尔。我的司令官，他们真是极好的一对呀！”

“马利亚大娘，我不是说不是极好的一对，”堂莫德斯托说道，“不过，您千万别把我牵连进去，还是让我保持严格的中立吧。我不是两面派，我只有一张面孔，只有拉蒙为我免费理发的那张面孔，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面孔了。”

这时，马利莎拉达走进果园来。她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时的那个披头散发、邈里邈远的姑娘了。她此刻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衣着干净利落。她每天上午都到修道院来。她来并不是为了向留她住在此地的人表达感激之情，而是想听听斯特茵的歌声，向他学习学习，因为她一个人和父亲呆在小屋里很憋闷，想出来散散心。

“堂费德里克呢？”她一走进来就这样问道。

“他给人看病去了，还没有回来，”马利亚大娘回答说，“今天他要给十二、三个孩子种牛痘。堂莫德斯托，种牛痘那种事呀，您不是说过吗，它是从母牛的奶头里取出浓液来，说是母牛有一种可治疗天花的抗毒素。堂费德里克是这么说的，真是这么说的？”

“这事是真的，”堂莫德斯托说道，“是一位瑞士人发明的。我在卡埃塔<sup>①</sup>时，看见过瑞士人，他们给教皇当警卫，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他是牛痘的发明者。”

“我如果是教皇的话，”马利亚大娘补充说道，“早就免除他的罪过了。姑娘，你坐一会儿，我多么想见到你呀！”

“不坐了，”马利亚回答说，“我走了。”

“你去哪儿呀，哪儿还有比这里更喜欢你的人呀？”

“喜欢不喜欢我，那有什么关系呀？”马利莎拉达回答说，“堂费德里克不在，我留下来干什么呀？”

“什么？这么说，你来这儿就是为了看堂费德里克呀，你这个忘恩负义的！”

---

<sup>①</sup> 意大利的港口城市。

“如果不看他，我来这儿干什么呀？”马利亚回答说，“莫非是来找毛毛不成？他那双眼睛，那张脸，那颗心，都邪恶得不能再邪恶了。”

“这么说，你是爱上堂费德里克了？”善良的马利亚大娘又问道。

“我爱他，”马利亚回答说，“如果不是为了他，我根本不会到这儿来。我不想见到毛毛那个魔鬼，他的嘴像刀子一样，比马蜂屁股后面的毒刺还厉害。”

“那么，拉蒙·佩雷斯呢？”马利亚大娘邪恶地问道。她是想让堂莫德斯托懂得他的被保护者应该把追求马利莎拉达的希望束之高阁了。

马利莎拉达放声笑了起来。

“如果拉冬·佩雷斯<sup>①</sup>（毛毛给理发师的儿子起了这个绰号）那个家伙掉到油锅里，”她回答说，“我既不会为他笑，也不会为他哭。我一听到他唱歌，神经就紧张得不得了，堂费德里克说我的神经比吉他弦绷得还紧。马利亚大娘，您说说，拉冬·佩雷斯唱的是什么呢？”

马利莎拉达从地上迅速拾起一片龙舌兰叶。加百列修士用这种叶子做成屏风，保护西红柿的幼苗不受北风的侵扰。马利莎拉达把那片叶子象吉他一样搭在胳膊上，做着怪相，学拉蒙·佩雷斯弹奏的姿势。她很有模仿天才。接着，她用颤音唱了起来：

---

<sup>①</sup> 在这里，把“拉蒙”改为“拉冬”了。而在西班牙文中，“拉冬”有“老鼠”之意。

上帝哟。

你为什么那样瘦——削，

噢，这是因为我用眼睛

望着高高——的城堡。

“是这样，”堂莫德斯托记起了罗西塔家门口的小夜曲以后，说道，“那个可怜的拉蒙总是用眼睛望着高处。”

从后来发生的事件中，堂莫德斯托也没有领悟到并不是罗西塔招引来小夜曲的，因为一旦有个想法钻进他的脑海，就如同掉进瓦罐里一样，连他本人也无法驱除掉。他的脑海好象有一个个排列整齐的小格格，某一种想法钻进自己的格子以后，就像铅水浇灌了进去，镶嵌在一起一样，*Per in saecula saeculorum*<sup>①</sup> 长久存在下去。

“我走啦！”马利亚一边说着一边把龙舌兰叶扔在地上。正巧，啪哒一声打在加百列修士的身上，后者正弓背弯腰，捆扎第一百二十五根细绳。

“我的天！”加百列修士惊叫了一声，但是又立刻去捆扎细绳，没有再说什么。

“真准呀！”马利亚笑着说道，“堂莫德斯托，您的城堡安装大炮时，我去给您当火炮手吧！”

“马利亚，你做得太过分了。这样的玩笑太重了，我看不顺眼！”心地善良的老太婆拉长了脸，说道，“你有什么事，尽管对我说好了，但是，你不能打扰加百列修士，他喜欢安

---

① 拉丁文，意为“千年万载”。

静。”

“好了，马利亚大娘，您别生气，”海鸥说道，“您放心吧，加百列修士除了眼镜以外，身上再没有玻璃了。我的司令官，请您告诉罗莎·密斯蒂卡太太，您有大口径的大炮以后，让她把女友学校搬到城堡里，这样就能保护女孩子不受魔鬼攻击了，不然，搅得她们不安宁。我走了，堂费德里克不会马上回来，他大概在给全村人种牛痘呢，密斯蒂卡太太呀，学校老师呀，村长呀，都得种。”

性情温柔的老太婆早就习惯了马利亚那生硬但并不伤人尊严的性格。这时，她叫住姑娘，让她坐在自己身边。

堂莫德斯托看到老太婆要开炮了，便坚守自己的中立立场，转身告辞走了。临走时，马利亚大娘送他一捆生菜和一把小萝卜。

“我的孩子，”当只剩下她们两个人时，老太婆说道，“堂费德里克和你结婚可真是件大好事，这样你就当上医生的太太啦，成了所有女人中最幸福的人了。堂费德里克可是个大圣人，他知识渊博，笛子吹得好，还能挣钱。结婚以后，你吃呀、喝呀、穿呀，应有尽有。孩子，特别是你完全可以养活你的一年老似一年的老爸爸了。他为了抚养你，不管刮风下雨，都要下海去，让人见了心里很不好受。你和堂费德里克结婚以后，他会永远留在我们身边，他是个天使，给我们治病，解除痛苦。”

马利亚一面全神贯注地听着老太婆的讲话，一面却装作用眼睛东瞧西望着什么。等马利亚大娘讲完以后，她沉默了一会儿，用漠然的表情说道：

“我不想结婚。”

“什么！”马利亚大娘大声叫了起来，“那么说，你是想当修女啦？”

“也不想，”海鸥回答说。

“那么，你是既不想吃肉也不想食鱼了？”马利亚大娘惊愕地问道。“我还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女人呢，孩子，女人要么做上帝的妻子，要么嫁给男人。不然，她对上对下都交待不了。”

“我的夫人，您到底想干什么呀？我既没有结婚的要求，也没有做修女的愿望。”

“那么，我的孩子，”马利亚大娘说道，“你是想做骡子那样的人了。马利吉塔<sup>①</sup>，我可不愿意看到你去做任何超出常规的事情来，特别是别的女人这样做，而你这样做就不对了：这恰如一个男人像躲避公牛一样躲避一个女人。总之，你的事情由你决定，一切都由你拿主意。不过，”她又以惯常的仁慈语调补充说道，“你还小，遇事要三思。”

马利莎拉达站起身来，走了。

“是这样！”她边走边这样想着，同时把头巾扎在脑袋上。“他爱我，这我早就知道了。可是……这正如加百列修士对马利亚大娘那样，也就是说，正如老年人相爱一样。他可还没有在我窗前淋过雨、着过凉呢！他如果现在和我结婚，我的生活就会大大改观，一定会大大改观的！我做什么事，他都会同意的；我让他吹笛子，他就得给我吹；我让他给我买什

---

① 马利亚的昵称。

么，他就得给我买。我如果成了他的妻子，就会像胡安·洛佩斯大伯的女儿那样，戴泡泡沙头巾了，就会象村长的妻子那样，戴上镶着红色花边的大披巾了。让她们嫉妒吧，生气吧！可是，我觉得堂费德里克听我唱歌时，就像肉肠放在炒锅里被化成油一样。他想和我结婚就如同堂莫德斯托想和他亲爱的罗莎……和那个讨厌的罗莎结婚一样。”

她在脑海里描绘着一幅美好图景，根本没有想到她的老父亲；而马利亚大娘希望她和堂费德里克结婚，首先想到的是她的父亲可以享享福，不再像以前那样劳累。

## 十二

马利亚大娘本来想和那个有影响的人物共同努力促成这桩婚姻，但是，当她确信得不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以后，便决心自己单枪匹马地干。她认为会像参孙<sup>①</sup>那样力创众敌，既能战胜马利亚的抵抗，又能说服斯特茵，让他动心。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她后退一步。不管马利亚如何不听劝说，斯特茵如何固执己见，她都一往无前。她认为对待爱情应该如同从事慈善事业的修女一样坚韧不拔，又像英雄豪杰一样勇往直前。那个心地十分善良的女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那对青

---

① 《圣经·旧约》称参孙是个力大无比的勇士。

年之间的爱情发展起来。正因为如此，一天她对斯特茵直言不讳地说道：

“堂费德里克，前几天马利莎拉达到这儿来了，并且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她只是为找您才到这儿来的，这事您知道吧？她如此直率，您有何看法？”

“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太忘恩负义了。我的夜莺绝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她一定是开玩笑。”

“堂费德里克，您在她眼里可是个大人物呀，是个首屈一指的大人物呀！我的先生，您真的不知道她爱上您了？”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对于您再三重复的那个道理，即‘爱神绝不会就此止步’，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马利亚大娘，在爱情方面，与其说我是个收获者，毋宁说是个播种者。”

“这话您可别对我说！”心地善良的女人高声叫了起来。

“我亲爱的马利亚大娘，我说的是实话，”斯特茵一边回答说，一边握住大娘的手。“在感情方面，是相互的，应该有来有往，但是，我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我很想向您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

“堂费德里克，这再容易不过了。您用什么感激我呀？”

“您说吧，亲爱的马利亚大娘。您说吧，您说用什么感激，我就用什么感激。”

“您留下来，和我们住在一起。这样，堂费德里克，您就应该在这儿结婚。您结婚了，我们就不会天天担心您回国了。常言说得好：‘您的家乡在哪儿？我妻子的家乡就是我的家乡。’”

斯特茵微微笑了笑。

“您是让我结婚呀？”他说道，“可是，和谁结婚呢，我的好大娘？”

“和谁？还能和谁？和您的夜莺呀，这样，一个永不凋谢的春天就会来到您的心中。她是那样漂亮，那样风趣，那样听您的话，她不能没有您，您不能没有她！事情很清楚，你们两个恋得正热呢！”

“马利亚大娘，我的年龄比她大得太多了，”斯特茵叹了一口气，回答说。当他意识到好心的老大娘说得有道理时，脸一下子红涨起来。“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来说，我太老了，”他又说了一遍，“我的心已经被刺伤了，我希望过上甜蜜而平静的生活，我的心不能再受到新的刺伤了。”

“老了？！”马利亚大娘高声说了起来，“您可不能这么说！您不刚刚三十岁吗？好了，堂费德里克，这根本不是理由。”

“除了和一个天真烂漫的姑娘结婚，过上美满甜蜜的家庭生活以外，我怎能还有别的奢望呀！我认为，这对一个男人来说，才是真正的、圆满的、充实的幸福，是上帝赐予的幸福。不过，马利亚大娘，她不可能爱我呀。”

“您又找理由啦！堂费德里克，我看呀，她可是个感情丰富的姑娘。天哪！您别逆着我说了，别开玩笑。您喜欢的女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我的善良的马利亚大娘，您真的这样看吗？”

“堂费德里克，我真的这样看。如果有谁不是这样看的话，就应该把他活活钉在十字架上。”

第二天上午，马利莎拉达来了。她走进院子时，迎面碰

上了毛毛，他正坐在磨盘上用午饭，有面包和沙丁鱼。

“海鸥，你来了！”毛毛对马利莎拉达寒暄说道。“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要把你当作菜豆放在锅里呢！难道你在家没有什么可干的了？”

“我把要做的事全都放在了一边，”马利亚回答道，“为的是来看看你这张令我迷醉的脸和那两只令‘燕子’羡慕的大耳朵。喂，你知道你们的耳朵为什么那么长吗？原来亚当在天堂时，看到许多动物，他给每一种都起了名字。把你们这种动物称作驴子<sup>①</sup>。过了几天，他又把所有动物召集在一起，问它们都叫什么名字。每一种动物都对答如流，只有你这种动物忘记了自己叫什么。亚当气极了，他抓住那个没有记性的畜生的耳朵，一边用力揪着，一边大声喊道，你叫‘驴子’！”

马利亚真是走运，在毛毛用尽全力大声喊叫时，一大口面包和沙丁鱼卡在了他的嗓子里，顿时引起一阵咳嗽。因此马利亚像海鸥一样，逃脱了苍鹰的追捕。

“上午好，我的小夜莺！”斯特茵说道。他听到马利亚的说话声，便走到院子里来。

“你的夜莺！好呀，好呀！”毛毛一边咳嗽着，一边大声喊叫着。“夜莺？她不是夜莺，而是令人讨厌的蝉，今年夏天怎么出了这么个蝉呀！太好了，太好了！”

“来，马利亚，”斯特茵继续说道，“过来写字，我昨天翻译的诗，你也来念念。你喜欢不喜欢那几首诗？”

---

<sup>①</sup> 在西班牙文中，“驴子”也有“笨蛋”之意。

“我都记不起是什么诗啦，”马利亚回答说，“是不是有关橘树开花的那几首？我们这儿栽不了这种树，加百列修士的眼泪根本浇灌不了，树都干死了。堂费德里克，您别提什么诗了，还是给我吹一首韦伯的小夜曲吧。歌词是这样的：‘你听，你听，亲爱的姑娘！夜莺的歌声多动听，每一根枝条都开着鲜花。夜莺不会停止歌唱，鲜花也不会凋谢。你听，你听，亲爱的姑娘！’”

“看那个海鸥都学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词呀，”毛毛喃喃地说，“怎么蜜钱变成大蒜味了”

“你念完了，我一定给你吹韦伯的小夜曲，”斯特茵说道。他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强迫马利亚学一点他教的东西。

马利亚噘着嘴，接过斯特茵递给她的纸，尽管不高兴，还是一口气地读道：

## 隐 居

这是一个理想的隐居处。轻柔的树荫下一片宁静。这宁静既使我们变得温存，同时又使我们坚强。这宁静像圣神目睹一座座墓穴那样，静静地注视着命运的拍击。

你忘记了时间在流逝，你远离人世间。你热爱人类，但厌恶与他们交往。你轻轻地抚摸伤口，慢慢拔出无缘无故扎在你心头的那把匕首。

那个人忍受着苦痛，然而珍惜生活；他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橄榄为他生出最嫩绿的叶子，轻轻地盖住他的额头。

对于我，莲蓬<sup>①</sup>将点缀我的家宅，阻挡幸福生活来到我的门前，因为理智之士把幸福局限在窄小的天地里。

“马利亚，”马利亚读完之后，斯特茵说道，“你涉世不深，不可能了解这些诗句包含着多么深奥的真理，包含着多少哲理。我给你说过什么是哲学，你还记得吗？”

“记得，先生，”马利亚回答说，“是一门使自己成为幸福的人的科学。不过，先生，在这方面没有一定的规则和学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堂莫德斯托认为他的如同他一样难以支撑的城堡，应该安装大炮；加百列觉得应该修复修道院，院长重返其职，钟声重鸣；马利亚大娘则希望您别离开这里；我父亲要打到很多很多的石首鱼；毛毛呢，则要平尽人间的坏事。”

斯特茵笑了起来，他把手轻轻地放在马利亚的肩上。

“你呢？”他对马利亚说道，“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哲学呢？”

马利亚犹豫了一会儿，没有立即作答。她抬起那双大眼睛，看了看斯特茵，又低下头，瞟了毛毛一眼。当她看到毛毛的耳朵红得赛过红透的西红柿，独自笑了起来。最后，她这样答道：

“堂费德里克，您的哲学是什么，回您的故乡去吗？”

“不回去，”斯特茵回答说。

---

<sup>①</sup> 莲蓬这种植物象征“遗忘”。

“那么，您的哲学到底是什么？”

“我的小夜莺，我会告诉你的，”斯特茵回答说，“可是，在这之前，你应该先告诉我，你的哲学是什么？”

“永远听您吹笛子，”马利亚一本正经地说。

这时，马利亚大娘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想说几句促成这两个青年人爱情关系的话，结果像在许多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样，事与愿违，一片好心没有引出好的结果来。

“堂费德里克，”她说道，“您没有看到，马利莎拉达这姑娘长得多么漂亮呀，胖乎乎的。”

毛毛听到奶奶的声音，一边切断沙丁鱼，一边喃喃地说道：

“和她爸爸的钓鱼竿一模一样。那两条腿，那两只胳膊，活活气死蚱蜢。长得又高又干瘦，给我房间当门臼还差不多。”

“去你的，讨厌鬼，矮胖子，活像一棵又滚又圆的卷心菜！”海鸱低声说道。

“对，对，”斯特茵回答马利亚大娘的话，说道，“她是很漂亮，有一双阿拉伯人的大眼睛。”

“好像两团铁蒺藜，每一只眼睛就是一根尖刺，”毛毛嘟哝着。

“这张漂亮的嘴巴，歌声像天使唱的一样，”马利亚大娘继续说道。她用双手抚摩着姑娘的脸蛋。

“您好好看看！”毛毛说道，“她那张嘴比筐还大，吐出来的全是癞蛤蟆和毒蛇。”

“你还是看着你自己的那张牲口脸吧！”马利亚说道，这时

她已经无法控制满腔的怒火了。“太可怕了，你的脸宽得从这只耳朵走到另一只耳朵，都要累死人的。”

作为回答，毛毛操着不同声调唱了三遍：

“海鸥！海鸥！海鸥！”

“矮胖！矮胖！矮胖！扁鼻子！塌鼻子！”马利亚用清脆的声音唱道。

“马利吉塔，”斯特茵对她说道，“毛毛这么说，只是想和你开玩笑，你怎么能当真的呢？他的玩笑开重了些，但并没有恶意。”

“堂费德里克，他还有玩笑没有说出来呢，那就让他给您开开吧！”马利亚回答说，“还是您领略一下，我可受不了，这个蠢驴不通一点人性。我走了！”

海鸥说着便走了出去，斯特茵跟了上去。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马利亚大娘对她的孙子说道，“你心里的毒水比血管里的血还多；畜生，怎么这样没有礼貌呀！咱们村子没有一个像你这么调皮、这么不听话的人了！”

“您怎么这样偏向那个在海边长大的野丫头呀！”毛毛回答说，“您没看见她怎样侮辱我吗？在你们的眼里，别人都是笨蛋。真不知道那条蛇怎么把您和堂费德里克迷住了。你看看，海鸥要读书写字！……谁见过这种怪事呀？她整天什么也不干，只知道东唱西唱，她不但不给她爸爸烧饭，反而让她爸爸侍候她；她衣服也不洗，倒要您天天洗呀，熨呀！可是，她爸爸，堂费德里克，还有您，简直把她捧上了天，甚至还要请教皇封她圣神呢。她不是不报，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没到！……她一定自食其果！……”

斯特茵追上了马利莎拉达，说道：

“到现在为止你还不能超脱毫无价值和意义的东西，马利吉塔，那么我一直致力于启蒙你智慧的尝试还有什么用呀？”

“堂费德里克，”马利亚回答说，“我知道，超脱一些事情会使别人尊敬而不是蔑视自己。”

“马利亚，我的上帝哟，你能这样做吗？超脱一些事情正是避免自己为得到的荣誉而自满自足，不去反抗不公。不过，”他笑了笑，又补充说道，“那些都是你身上特有的东西，你还小，血气方刚。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头上有了银丝之后，一定会知道那些事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马利亚，你没看见我头上已经有银丝了吗？”

“看见了，”她回答说。

“那好，我要告诉你，我还年轻得很；不过，苦难能使一个人很快成熟起来。马利亚，我的心始终是年轻的。你如果害怕我额头上的冬季痕迹惊扰你的话，我就把春天的花朵献给你。”

“事情确实是这样，”马利亚回答说，她无法克制激动的心情，“找一个头有银丝的男人做自己的未婚夫，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我也是这样想！”斯特茵痛苦地说道，“我的心是真诚的，马利亚太娘没有把事情看透，在她断定我可以得到幸福时，那是在我的心中唤起了巨大的希望，宛如凭空长出一朵鲜花，没有根须，只有被微风吹拂时才开得那样美丽。”

马利亚意识到她鲁莽地拒绝了一颗软弱得羞于苦苦追求的心，拒绝了一位那样谦虚、遭到一次挫折便把自己看得一

无是处的男人。她急忙说道：

“如果说找一个头有银丝的男人做自己的未婚夫是件不可想象的事，那么找这样一个男人做自己的丈夫则是天经地义的了。”

斯特茵听到这“绝路逢生”的话大吃一惊。然而，他更为惊奇的是，马利亚说话时表情是那样坚定。斯特茵微笑着，说道：

“这么说，大自然的漂亮女儿，你和我结婚了？”

“为什么不和你结婚？”海鸥回答说。

“马利亚，”斯特茵激动地说道，“一个女人决定和一个男人结婚，并且白头偕老，或者确切地说，把两颗心变成一颗心，就像两颗烛心发出一颗灯光一样，要比谈情不婚的女人光辉得多。”

“是呀，”马利亚天真而冷漠地说道，“整夜趴在窗前谈情说爱干什么？如果吉他蹩脚，唱歌走调，那么除了把猫儿吓跑，还有什么用呢？”

他们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海滩，斯特茵让马利亚坐在自己身边的岩石上。他们良久没有开口。斯特茵太激动了，马利亚茫然地从地上拾起一根木棍，在沙子上画着什么。

“大自然多么善于与人类的心灵交流感情呀！”斯特茵终于说道，“它伸出一双热情的手，把上帝的造物结合在一起。一个纯洁的生命如同明媚的白天；一个将自己的激情压抑不泄的生命，恰似风雨压城的白天。你看那块乌云，正慢慢地把太阳与大地分割开来。它们又似乎是在忠于自己的职守，将自己置于心灵与非法爱情之间，并且对前者泼洒冰冷的。”

然而，是清淨的雨滴。哪有在大地上行走总不滑倒的呢！但是，我们的幸福如同五月的天空，永远是晴朗无云的，这是因为你将永生爱我。马利亚，我说的对吧？”

马利亚那颗粗糙的灵魂根本没有对斯特茵的感情产生回响，她也不想作答。但是，她总不能不做出一点表示，于是用那根胡乱画着的木棍在沙子上写道：“永生！”

斯特茵错误地把她的厌倦当做羞怯，于是又激动地说道：

“你看那大海，海浪在用怎样富有魅力和令人恐怖的语言喃喃自语呀？好像在用一种陌生语言诉说着自己的衷情。马利亚，海浪是一种迷人而又可怕的美人鱼，是古希腊人首先用他们极丰富的想象力把它们人格化了。海浪又是一些美丽但没有心肝的人，他们是那样迷人和可怖，用那甜蜜的声音把男人吸引过去，然后把他吞掉。但是，马利亚，你用甜蜜的声音吸引人，但并不是为了凶残地对待他。你是迷人的美人鱼，但你绝不背弃你所爱的人。马利亚，你永远不会背信弃义，是吧？”

“永远不会！”马利亚在沙子上写道。海浪急切地要把马利亚在沙子上写的字擦掉，恰如时间的波浪要抹去她已经印刻在心中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用你那甜蜜的声音回答我？”斯特茵对马利亚说道。

“堂费德里克，您到底想让我怎样呀？”马利亚回答说，“我的嗓子哽咽得对我所爱的男人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正如马利亚姑娘说的，我是一个不善言辞、感情淡淡的女人，但最”

利亚大娘并不因此就不爱我了。每一个人都如同上帝造就的那样。我和我父亲一样，不善言语。”

“那么，你如果和你的父亲一样，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我的可敬的彼得罗大伯，马利亚，我将要把他称做我的父亲，他拥有一颗人类间最富有感情的心。只有天使和优秀男人的洁净的胸膛里才有那种心脏在跳动。”

“我父亲是优秀男人！”马利亚自言自语地说道，她几乎无法控制自己，发出一种嘲弄的微笑。“我的上帝哟，但愿他如此！”

“马利亚，”斯特茵一边说着，一边向她靠过身去，“让我们把我们纯洁而神圣的爱献给上帝吧。让我们向他保证，我们一定按照他指点的去做，让他高兴地看到我们是一对幸福的夫妻。马利亚，让我把你当作我的妻子和伴侣拥抱一下吧。”

“这可不行！”马利亚说着往后跳了一下，她皱起了眉头。“谁也不能触摸我！”

“好吧，亲爱的，”斯特茵轻柔地说道，“我尊重你，我一切听你的。你们古代一位伟大诗人不是说过，人生最大幸福是‘屈从地爱着一个人’。”

### 十三

渔夫对救得他女儿一命的医生感激不尽。当他发现这位青年对他的女儿产生了强烈的爱慕时，他的感激之情一下子

升华为亲密的友谊。他十分羡慕斯特茵身上的优点和高贵品质。

粗俗的渔夫和学识颇深的医生一见如故，志趣相投，这是因为心地善良、感情相似的人一旦碰到一起，相互之间就产生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他们能够迅速克服遥远的距离，变成亲如手足的兄弟。

于是，当青年医生向他的女儿求爱时，这位善良的父亲内心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他拉着斯特茵的手，恳求他看在上帝的份上住到他的茅屋里来。斯特茵欣然同意。顿时，渔夫好象全身增添了力气，像年轻人一样动作敏捷轻盈，他马上动手打扫和布置房间。他把阁楼腾出来，自己住，把第二层的小屋子让给女儿和女婿。墙壁用白灰粉刷一新，把地板弄平整，然后铺上漂亮的棕榈席子，那是马利亚大娘为他们新婚编织的礼物。

听到斯特茵结婚的消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为之欢腾。马利亚大娘高兴得一连三夜没有睡好觉。她预言说，堂费德里克留住在那里，村里人除非老死，而绝不会发生意外。

加百列修士对那个决定，特别是看到马利亚大娘那样兴奋，更是喜出望外，甚至像马利亚大娘一样无法抑制感情，竟然开了一个玩笑，一个他有生以来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玩笑。他低声说，都要把 *de profundis clamavi ad te, Domine*<sup>①</sup> 忘在脑后了。

听了这句玩笑，马利亚大娘是那样喜满心头，一连半个

---

<sup>①</sup> 这是拉丁文。是《圣经》《赞美诗》中的话，意为“我在九泉之下，向你呼喚”。这里是指修士高兴得忘记做祈祷了。

月没有和一个人说过话。除了“早安”“晚安”一类寒暄的客套话以外，就是和她的被保护人也很少说话。修士看到自己的玩笑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发誓一辈子再不多说一句话。

堂莫德斯托认为，海鸥得到了头彩，而村里人则得到二奖。这是因为如果在卡埃塔有斯特茵那样医术高明的外科大夫的话，他绝不会丢掉一只胳膊的。多洛雷斯则这样看，如果说渔夫给了他女儿两次生命的话，那么上帝则赋予了她两次幸福，有了一个好爸爸，又有了一个好丈夫。

曼努埃尔提醒说，在天堂为绝不后悔的男人保存着一枚圣饼，然而直到那时还没有一个人品尝过。他的妻子回答说，那是男人们不去天堂的缘故，尽管圣神彼得向圣女赫诺维娃说过去天堂的话。

毛毛呢，他说海鸥找到了丈夫，那么瘟疫也就不会没有希望找不到它的“丈夫”了。

罗莎·米斯蒂卡则以另外一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她认为马利亚使那个新来的人加入了他的敌人行列。圣母马利亚纪念月已经到来。为了举行宗教礼仪，好几个虔诚的女教徒聚集在一起，为圣母颂唱诗歌，一位盲人老琴师弹奏一架古钢琴为她们伴奏。罗西塔是这个宗教乐团的首领，她的嗓音尖厉粗糙，有几十个声纯音美的女人同她一起颂唱。罗莎不能不承认马利莎拉达那令人羡慕的才华，她为了纪念圣母月，抑制着昔日的反感情绪，想通过堂莫德斯托说服渔夫女儿参加圣母颂唱班。堂莫德斯托拿起了拐杖，急促促地上路了。

马利莎拉达并不自诩虔诚，同时也没有心思在那位老师的指挥下施展自己的才能。她只用一个干净利落的“不”字。

一口回绝了堂莫德斯托。这个单音节词比一枚炸弹还令莫德斯托胆战心惊，不知所措。

堂莫德斯托有一颗善良的心，衷心希望自己的朋友好。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既缺乏必要的勇气，又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找到有效的法子。

“彼得罗大伯，”他在马利莎拉达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以后，这样对渔夫说道，“你知道不知道我的全身肌肉都在颤抖？罗西塔该怎么说呀？神父该怎么说呀？全村人该怎么说呀？您没有办法说服您的女儿吗？”

“如果她本人不愿意，我有什么办法呀？”渔夫回答说。

这样，可怜的莫德斯托只好把那个不幸的消息带回去，他的那位神秘女主人一定会气得发狂，大闹一场的。

“我呀，”他在返回维利亚玛尔的路上说，“宁愿被卡埃塔的火炮击中一千次，也不想罗西塔面前说一次这个‘不’字。天哪，她会发多么大的脾气呀！”

他说得有道理。堂莫德斯托不管怎样绕圈子解释也无济于事。怎样淡化马利莎拉达的回绝也徒劳无益。罗西塔怒气冲冲，恶狠狠地说道：

“她的才华是上天赋予的，她不用在上天身上，还不如丢弃不要呢。”

于是，当她得知那桩婚事时，叹了一口气，用眼睛望着天空说道：

“可怜的堂费德里克哟！您是那样善良，那样虔诚，那样诚挚，但愿上帝使你们幸福！上帝是万能的，世上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毛毛装一肚子坏水，他想到应该把结婚的消息告诉给拉蒙·佩雷斯。

“喂，拉冬·佩雷斯，”他说道，“这回你可以用洋葱填饱肚子了，堂费德里克被鬼迷上了心窍，他要和海鸥结婚了。”

“真的吗？”理发师的儿子惊愕地喊了起来。

“你感到惊愕？我比你还惊愕呢！他怎么想到和她结婚呢，真该用棒子教训教训他。您听我说，赶快离那个野丫头远远的，她简直是一条用腿走路的蛇，眼冒火光，口吐毒液！可是，在堂费德里克身上算是应了那句话：‘饥不择食’。”

“这是很自然的，”拉蒙·佩雷斯说道，“堂费德里克爱上她，我并不感到惊奇。但是，我感到惊奇的是，马利莎拉达怎么会爱上那个鬼东西，长着一脑袋芋麻头发，一张苹果脸，两只死鱼眼睛。他大概没有记住那句格言：‘远离家乡结婚，不是自己上当，便是让人受骗！’”

“我看这倒不是主要的，因为他是个大好人，这一点谁也不会怀疑。可是，那个狡猾的女人从早唱到晚，把他给迷住了。她就知道唱歌，什么也不干。我对堂费德里克说过：常言说，‘有灶才称为家，会纺线的女人才叫呱呱。’可是，他没有把这话记在心上，看来他是个软骨头。至于你，拉冬·佩雷斯，可是受委屈了。”

“这种事屡见不鲜，”理发师的儿子突然扭了一下吉他的弦轴，说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嘛。毛毛，你知道不知道，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出不了一年，就会‘旧王死亡，新王登基’。”

说着，他真也似地拨弄起吉他，动人心弦地唱道：

人家都说你不爱我，  
可我一点儿也不难过；  
黑桑椹留下脏迹，  
青桑椹会除去污渍。  
如果你不爱我，  
那有什么想不透；  
用同样的钱，  
我买到的会更多。

#### 十四

斯特茵和海鸥的婚礼在维利亚玛尔教堂举行。渔夫没有穿那件红色衬衣，而是一件浆熨平整的白色衬衣，外面罩着一件新的蓝色粗灯芯绒外套。他全身裹在节日盛装里，几乎不能动弹了。

作为证婚人之一的堂莫德斯托高高兴兴地穿上了他的被刷子已经刷破了的旧军装。因为衣服主人瘦了许多，军装显得格外宽大。那条马翁布裤，罗莎·米斯蒂卡用草木灰水——不幸的是，没有用胡文希奥的神泉水——洗过了上千次，现在收缩得只能盖得半条大腿了。肩章已经变成铜色。三角帽虽然已经戴了三、四十年，但依然坚挺而不塌陷，威严地占据着那块高地。十字荣誉勋章像一块纯宝石镶在破烂不堪的

嵌座上一样，挂在那个残废人的胸前，闪闪发光。

根据当地习俗，女人出席这种仪式都要身着黑色衣裳。但是，她们今天都换了新衣。马利莎拉达全身白纱。马利亚大娘和多洛雷斯穿着斯特茵给她们的为那种场合特制的衣裳。那是从直布罗陀走私来的纯棉布衣。衣服的图案在当时很时髦。由于相差甚远的各种颜色拼凑在一起很不协调，人们称它是“彩虹”图案。看来，厂商是有意嘲弄安达卢西亚的消费者。总之，全村人都装束一新，只是毛毛不想在那种场合劳神伤力。由此，海鸥对他说：

“你做得对，傻瓜蛋。常言说得好，‘猴子穿得再好，终归是猴子。’你参加我的婚礼，就如同狗去听弥撒一样。”

“你是不是觉得，”毛毛说道，“当上了医生的老婆就不是海鸥了？病好了，就显得漂亮动人了？你全身白纱，真是漂亮极了！再戴上一顶红帽子，简直像根火柴！”

说着，扯开嗓子唱了起来：

你皮肤白净像乌鸦  
你漂亮但长着饿鬼模样  
你面孔红润比过蜡烛  
你丰满但和铁丝一样长。

马利莎拉达接着唱起来：

你有一张大嘴巴  
犹如装衣的箩筐

你那满口大牙  
每一颗都比耳朵大。

唱完，便转身走了。

毛毛并不是那种胆小如鼠的人，这时他看到自己受了侮辱，便大声说道：

“快，快去，快让人家给你祝福吧。但愿这是你这辈子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祝福。”

教堂仪式之后，在村里，在马利亚大娘家——渔夫的茅屋太小，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又举行了仪式，庆祝斯特茵和马利莎拉达的大喜事。斯特茵行医时积攒了些钱（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免费行医的），想好好庆贺一番，让大家玩个痛快。由此，请来三位吉他手，筹备了大量果酒、葡萄酒、饼干和点心。人们唱呀，跳呀，欢呼呀。还有的人尽情地开玩笑，说笑话。

马利亚大娘一会儿走过来，一会儿跑过去，忙着给大家斟酒。她拿着证婚人的证明，不停地说着：

“我高兴极了，好像我自己就是新娘似的。”

加百列修士听了以后，补充说道：

“我高兴极了，好像我自己就是新郎似的。”

“妈妈，”曼努埃尔看到马利亚大娘从自己身边走过，说道，“您穿这种颜色的衣服，有点太艳了。”

“住嘴，别多嘴多舌，”妈妈回答说，“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每个人都应该高兴。再说，这是白赠的马，何必看它的牙口呀。加百列修士，您把这杯酒喝了，把这块小饼吃了。”

“您回修道院之前，应该为新郎新娘干一杯才是。”

“我回修道院之前，一定要为新郎新娘干一杯，”加百列修士说道。

加百列修士喝完酒便溜走了。除了马利亚大娘以外，没有一个人发现他来，也没有一个人注意他走。

婚礼的气氛越来越浓重了。

“喂！”教堂司事喊道，他身材矮小，背驼腿瘸。

那是干杯的口令，在场的人鸦雀无声。

“我要为新婚夫妇的健康，”他说道，“为在座宾客的健康，为圣灵的安息，干杯！”

“干杯！干杯！”

“该你的了，拉蒙·佩雷斯，把这杯酒喝了，唱首歌。这里是练嗓子的极好场合。”

拉蒙唱了起来：

我为新娘  
带来了祝福，  
但为新郎  
带来了羡慕和嫉妒。

“好，好极了！”大家齐声喊道，“现在跳方丹戈舞！”

听到这种民间舞曲的前奏，一对男女立刻站起身来，面对面站好。他们伴着欢快的响板声，几乎在原地轻巧地扭动着身躯。过了一会儿，另一对舞伴上了场，替换他们。当地的习惯是，这样一对对地分别表演。

另一边，吉他手唱道：

教堂门外

姑娘答应许身新郎，

新郎走进来时自由

出去时便投了降。

“好！”一个说话风趣的人突然喊道，“我为这个‘包治百病’的丈夫干一杯。上帝把他打发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大家都可以活过马杜沙冷<sup>①</sup>了。不过，我有个条件，到时候你别延长我妻子的生命，不然，我等于生活在炼狱里了。”

他的话引出了一阵欢呼声和掌声。

“曼努埃尔，你说点什么呀？”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

“我呀，”曼努埃尔说道，“要说的是：我什么也不说。”

“我说你呀，你如果想闭上你的嘴，那就躲到教堂里去吧。来，干一杯，快点。”

曼努埃尔端起一杯葡萄酒，说道：

“我为新郎新娘，为各位宾朋，为我们的司令官，为圣克里斯朵瓦尔城堡的修复，干杯！”

“司令官万岁，司令官万岁！”在场的人同声喊道。“曼努埃尔，你什么都会，那就唱一段吧！”

曼努埃尔唱道：

---

<sup>①</sup> 是犹太人的祖先。相传是挪亚的祖父，活了一千三百岁。

喂，你听我说，  
你这是在和美女结婚，  
惊恐和胆怯，  
伴你成为老翁。

后来，又有人唱了几段民谣。接着，那个说话风趣的人说道：

“曼努埃尔，那些浪荡公子既没有思想，又没有诗意。而你善于作诗唱歌，特别是微有醉意时，更是诗兴大作。你给新郎新娘唱一段合辙押韵的。来，把这杯酒喝下去，让舌头更听使唤一些。”

曼努埃尔端起杯子，唱道：

喂，你快快来我身旁，  
你本是绿叶中的“玫瑰香”；  
在压榨池里变成酒浆，  
你能解除我的烦恼和悲伤。  
我现在请你帮忙，  
润润我的口，清清我的嗓，  
我要喝掉这杯酒，  
为新婚夫妇放声歌唱。

“现在该轮到你了，魔鬼拉蒙。你酒喝不少了吧？可是，你怎么一声不吭呀？”

拉蒙拿过吉他，唱道：

新娘去做弥撒，  
我紧紧地跟上；  
吻一吻她踏过的土地，  
是我永生的幸福和希望。

接着，他又唱了一支逗趣的民谣。之后，马利亚大娘走到斯特茵身边，对他说道：

“堂费德里克，大家的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现在都半夜十二点了，孩子们和毛毛，还有加百列修士，都留在家，我又担心曼努埃尔酒后失言，彼得罗大伯在角落里睡着了。我看我们该走了。毛驴已经备好。我们告辞回家，好不好？”

过了一会儿，三个女人骑上毛驴向修道院走去。男人们步行跟在后面，护送她们。这时，拉蒙看到新郎新娘起身走掉了，嫉妒和恼怒一齐涌上心头，用力拨弄起吉他，与其说是唱，毋宁说是嚎叫：

你给了我一个老南瓜<sup>①</sup>，  
我同西红柿一起吞下；  
不过，我宁愿吃老南瓜，  
而不低头进你的家。

“你看，这夜色多美呀！”斯特茵抬起眼睛望着天空，对妻子说道，“满天星斗，月亮圆圆的，好像在同我分享着幸福……”

---

<sup>①</sup> 这是西班牙语中的一个成语。“给老南瓜”的意思是“一个女子拒绝某男子的求爱”。

我太高兴了！”

“我太开心了！”马利亚立即回答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这么早就离开了？”

“马利亚大娘，”彼得罗·桑塔洛对善良的老太婆说道，“我们现在就是死了，也放心了。”

“说得对，”马利亚大娘回答说，“不过，我说我们最好别死，还是高高兴兴地活下去吧！”

“你怎么一拿酒杯，就控制不住自己呀！”多洛雷斯对她丈夫说道，“你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

“你在说什么呀！”曼努埃尔说道，“我来这儿，不就是来喝喜酒吗？你再说一个字，我立刻回去再喝上两杯，看我敢不敢？”

酒徒们大声呼叫着：

“好酒，好酒！”

多洛雷斯不说话了，她害怕曼努埃尔真的那样做。

“何塞！”曼努埃尔对他的内弟说道，后者也来参加贺婚聚会了，“月亮圆不圆？”

“当然圆了！”牧人说道，“你没看见你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冒出来吗？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吗？”

“一定是颗泪珠，”曼努埃尔笑着说道。

“那是一个人。”

“是人！”多洛雷斯完全相信了弟弟的话，“是谁呀？”

“不知道，”牧人回答说，“不过，我知道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多洛雷斯问道。

“叫维纳斯，”何塞说道。

曼努埃尔笑了起来。他喝多了，信口开河。

“堂费德里克，”曼努埃尔说道，“我作为过来人，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曼努埃尔，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说了！”多洛雷斯说道。

“你别打搅我，好不好？不然，亲爱的，我可要回去喝酒呀。喂，堂费德里克，首先，对待女人要像对待狗那样，一只手拿着面包，另一只手拿着棍棒。”

“曼努埃尔！”多洛雷斯又重复说了一遍。

“要么你不打搅我，要么我回去再喝上几杯！”曼努埃尔说道。

多洛雷斯不说话了。

“堂费德里克，”曼努埃尔继续说道，“当丈夫要当大丈夫，不能被老婆压服。”

“曼努埃尔，我求求你别说了！”他妈妈打断他的话。

“这可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曼努埃尔嘟哝着说道，“我们这不在参加葬礼嘛。”

“曼努埃尔，”牧人提醒说，“你不知道堂费德里克不喜欢开那种玩笑吗？”

“堂费德里克，”曼努埃尔看到新郎新娘准备返回茅屋，急忙说道，“你如果后悔你刚刚做过的事情的话，咱们就凑到一块儿，同声唱一首歌。”

曼努埃尔向修道院走去。宁静的夜中，传来他的歌声，

我的老婆，还有我的马儿，  
在同一天死去。

什么老婆，见鬼去吧，  
只有马儿，令我悲凄。

“曼努埃尔，快回去睡觉吧，不学好的东西！”快到家门口时，母亲对他说道。

“睡不睡觉，由我老婆安排，”曼努埃尔回答说，“亲爱的，是不是？”

“我呀，早就想让你睡在床上！”多洛雷斯说道。

“撒谎！我如果睡在床上，我才得不到安宁呢！你非唠叨个没完不可！”

“你不会把她的嘴堵上？”内弟笑着对他说道。

“何塞，”曼努埃尔回答说，“你走遍天涯海角，能找到堵女人嘴的东西吗？你如果找到了，保证有人重金收买。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过能堵女人嘴的东西呢。”

说着，他唱了起来：

太阳火辣辣照在大地上，  
我能够让它收回火光；  
然而，一个女人发了怒，  
我则向她举手投降。

麦杆和棍棒，  
在她面前不折也要变样，  
软的不行，  
硬的也难抵挡。

## 十五

时间已经过去三年。对生活要求不高的男人是不多见的，斯特茵则是其中一个。他认为自己很幸福。他深情地爱着妻子，他和岳父，和那个把他从死亡边缘救助出来并依然热情待他的家庭，建立了日渐深厚的感情。平静的农村生活正适宜他那有节制的嗜好和温柔、平和的天性。不过，平淡的生活不是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天天如一的生活方式恰如一个人安详地睡着，没有充满险情的噩梦。这种生活也宛如用少数几个音符谱写的曲调，在我们耳边轻柔回荡。也许没有任何东西像宁静生活那样能够留下那么美好的回忆了，日夜交替，周而复始，没有一天同前一天或者后一天有什么两样。

一天早上，村里人看到毛毛惊恐地跑着去叫斯特茵，请他立刻去修道院，都情不自禁地露出惊愕表情。

“家里有人病了？”斯特茵慌慌张张地问道。

“不是，”毛毛回答说，“一个被称为阁下的少爷和他的朋友去打野猪和野鹿，他骑的马跳越一处深沟时滑倒了，人仰马翻，一块儿掉进了沟底。马摔死了，少爷全身几乎没有一根好骨头了。人们用担架把他抬到修道院，那里乱成一片，好像世界到了末日。人们手忙脚乱，宛如一群羊被狼冲乱了一样。只有全身重伤的少爷表情十分镇静。他真是个铁汉子。”

大家惊慌不安，不知所措。我的老奶奶告诉他们，这儿有一位不可多得的外科医生。可是，那些人不相信。不过，如果从加迪斯请来大夫，要两天才能到；从塞维利亚请，也得两三天。这时，那位少爷说，他愿意我奶奶推荐的医生给他诊治。我这不是被打发来请您来了。好像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办这种事。我把实话对您讲了吧；如果我是您哪，既然那样看不起我，说什么也不去。”

“我就是能够违背我的天主教徒和医生的天职，也必须有个铁石心肠才能忍心看着我的一个同类在痛苦中挣扎而不去救助他。再说，那些人不认识我，怎能相信我呢，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没有礼貌。即使认识我而不相信的话，我也并不感到受了侮辱。”

说话间，他们来到了修道院。

马利亚大娘正焦急地等待斯特茵的到来。一见面，她立刻把他带到陌生病人的房间里。以前那是修道院院长的卧室，里面临时架起一张床。马利亚大娘和斯特茵穿过仆人和猎手组成的人墙，来到病人跟前。那是个高个儿青年人，他潇洒的面孔虽然苍白但十分安详，长着一头乌黑的鬈发。斯特茵一看到他，便大叫一声，向那人扑过去。但是，他害怕触碰他，立即停下脚步。他把颤抖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大声喊道：

“我的上帝，这不是公爵先生吗！”

“您认识我？”公爵问道。斯特茵面前的那个人正是阿尔曼沙公爵。

“您认识我？”那人又重复说了一遍。他抬起头，用两只乌

黑的大眼睛望着斯特茵，他想不起和他说话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您不记得我啦？”斯特茵喃喃地说道。这时，两颗偌大的泪珠顺着面颊淌了下来。“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慷慨高尚的人总是不把自己做的好事放在心上，正如感恩戴德的人永远记得得到的恩惠一样。”

“真不是好兆头！”在场的一个人说道，“当外科医生的还掉眼泪！今天可真是大不吉利呀！”

“倒霉的事情都凑到一块了！”另一个人补充说道。

“大夫先生，”公爵对斯特茵说道，“我把自己交给您了。我相信上帝，我相信您，相信我的好运气。来，动手吧！”

听到这话，斯特茵抬起头。他的面孔露出一副镇静表情。他彬彬有礼，但是坚定而果断地一一劝走在场的人。接着，他用那双在实践中练得娴熟的手为病人做了检查。他的动作是那样熟练和自信，所有的人都静静地观看着，整个房间里只听到病人的急促呼吸声。

“公爵先生，”外科医生做完检查以后这样说道，“您的踝骨错位、腿大骨骨折，这无疑是因为整个马身压在您身上造成的。不过，我看我是有把握治好的。”

“我不会变成瘸子吧？”公爵问道。

“我看您不会。”

“您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吧！”公爵继续说道，“您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外科医生。”

斯特茵依然镇静自如，他打发人把曼努埃尔叫了来。后者全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并且顺从听话，这是全村人都知道

的。斯特茵在曼努埃尔的帮助下，开始了治疗，那情景委实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斯特茵好像对病人忍受的剧烈、甚至使其失去知觉的疼痛无动于衷。

半个小时之后，公爵虽然周身疼痛，但已经静静地躺在床上。病人的朋友们一反不信任和怀疑的表情，纷纷对斯特茵表示祝贺、羡慕和尊敬。斯特茵是个谦虚腼腆的人，礼貌地回答每个人的祝贺。但是，只有马利亚大娘一个人悻悻不乐。

“我不是早就说了吗？”她一遍遍地对每一个人重复这句话。“我不是早就说了吗？”

公爵的朋友们放下心来。在公爵的一再要求下，他们先后离开了那里。病人说他一个人留下来，由他的老朋友兼大夫照看就行了。他甚至把仆人也都一个个打发走了。

这样，公爵和医生便可以畅谈他们之间旧情新谊了。公爵是一个品格高尚、不追求名利的人，习惯势力和物质享受对他都不会产生任何吸引力。他能够摆脱尘世，他的性格和美德不是一朝一夕之举，而是始终如一，对任何事情都以“无所谓”的态度相看。像他那样的人十五世纪时是比比皆是的，然而现在只有在西班牙才能见到一二。

斯特茵对公爵讲述了他当兵服役、战场冒险、修道院遇好人，恋爱结婚等等情况。公爵听得津津有味。听了斯特茵的讲述，他很想见见马利莎拉达，见见渔夫，也想去看看斯特茵视为宫殿的茅屋。于是，他在医生的陪同下第一次走到屋外，向海边走去。那时正值夏季，海上吹来轻柔、纯净的习习微风，他们感到凉爽舒服。圣克里斯朵瓦尔城堡好像为

这位贵族大人的到来刚刚配戴上了绿色的花冠。茅屋上的鲜花把周围变成了塞米拉密斯<sup>①</sup>的皇家花园，在海风的吹拂下，花朵互相靠拢，仿佛是个个腼腆害羞的姑娘，咬着耳朵倾述各自的秘密艳事和情史。大海轻柔地、一张一弛地把浪花推到公爵脚下，犹如对他表示欢迎。

这时，传来一阵云雀的歌声。那只小鸟栖落在如此高大的树端，眼睛很难看到它。公爵感到有些累了，坐在一块岩石上。他是位诗人，静静地品味着美丽的景色。

突然，一个声音唱起了一首阴郁的曲子。公爵不觉一惊，看了看斯特茵。斯特茵笑了。那个声音依然在唱着。

“斯特茵，”公爵说道，“是海里有美人鱼，还是空中有天使？”

斯特茵没有直接作答，他拿出笛子，吹奏起和歌声一样的曲调。

这时，公爵看到一个肤色黝黑的姑娘连跑带跳地走过来。姑娘看到他时，突然停了下来。

“这是我的妻子，”斯特茵说道，“我的马利亚。”

“您有一副世界上最优美的嗓子，”公爵激动地说道，“夫人，欧洲的所有剧院我都光顾过，可是从来没有听到这样令人折服的歌声。”

如果马利亚不是有副黝黑、缺乏表情、光洁的面孔，而是有另外一种肤色的面孔的话，那么当她从那位显赫人物嘴里听到如此激动人心的颂词时，自豪和满足的红晕一定浮现在

---

<sup>①</sup> 相传是古国巴比伦的王后。

她的双颊上。

“你们两个有足够的力量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难道你们心甘情愿将自己埋葬在黑暗和遗弃之中？你们拥有如此难得的特长而不走到社会上去，真是一大遗憾呀！我再说一遍，你们不应该这样默默地生活下去！”

“公爵先生，我们在这里已经感到非常幸福了，”斯特茵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搬到任何别的地方去，我都觉得那是对命运的背叛！”

“斯特茵，”公爵感叹地说道，“我们一同乘坐‘王室’号时，我十分敬佩的那个坚定、勇敢而镇定的声音哪里去了？对科学的爱，献身于受苦受难人类的美好愿望，哪里去了？您莫非为了这幸福生活而把那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难道幸福真的能够使人变得非常自私吗？”

斯特茵低下了头。

“夫人，”公爵继续说道，“您这么年轻，又有天赋，难道就甘心像那堆废弃的山石一样在这里呆上一辈子吗？”

马利亚被那些具有强大魅力的美好理想打动了，她的心扑通扑通地欢快跳着。不过，她还是冷冷地回答说：

“那又有什么关系？”

“你父亲呢？”丈夫用斥责的口吻问道。

“他在打渔呀！”她回答说，装作没有听懂丈夫问话的真正含义。

公爵立刻长篇大论地解释起来。他说，她有令人望尘莫及的特长，完全可以名扬四海，腰缠万贯。

马利亚贪婪地听着。公爵看到她的神色不停变幻，一会

儿冷漠，一会儿激奋；忽而冷如冰霜，忽而热情奔放。

公爵准备告辞了。马利亚凑到斯特茵耳边，急促促地说道：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好不好！命运在向我招手，桂冠都快戴在我的头上了。对于这一切，我难道能装聋作哑吗？不能，绝对不能！”

斯特茵悲凄地跟在公爵身后。

他们走到修道院时，马利亚大娘对她报以感激之情的公爵问道：

“您觉得我那可爱的马利亚怎么样？她是个漂亮姑娘，是吧？”

“确实很漂亮，”公爵回答说道，“一位诗人描写说，老鹰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而她的眼睛赛过老鹰。”

“那么，她的声音呢？”善良的老大娘继续问道。

“她的声音嘛，”公爵说道，“太优美了。这样的声音埋没在这样偏僻山村里太可惜了。你们有夜莺和朱顶雀就足够了。应该允许这对夫妇跟我离开这里。”

那时，就是有一道闪电在马利亚大娘脚下降落下来，也不会像公爵的那几句话令她如此惊恐万状的。

“他们想走吗？”马利亚大娘不安地问道。

“他们应该愿意走，”公爵说着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马利亚大娘一时间没有了主意，不知道怎么办好。她立刻去找加百列修士商量。

“他们要走了！”马利亚大娘眼泪汪汪地对他说。

“谢天谢地！”修士说道，“院长房间的大理石地板都被磨

掉好厚一层了。他回来一定抱怨的！”

“您没有听懂我的话，”马利亚大娘打断他的话，说道，“我说的是堂费德里克和他的妻子要走。”

“他们要走？”加百列修士说道，“这怎么可能呢！”

“是真的吗？”马利亚大娘问斯特茵说，后者来找她。

“她想走！”斯特茵回答说。他的表情阴郁。

“她的父亲总是这么说，”马利亚大娘继续说道，“如果不是看在我们面子的话，他听到女儿这样说早就把她置于死地了。唉，堂费德里克，您在这儿不是很好吗？您莫非要学西班牙人的样子，想锦上添花，好上加好吗？”

“我的好心的马利亚大娘，我认为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斯特茵说道。

“您终有一天会后悔的，”她说道，“可怜的彼得罗大伯哟！我的上帝哟！世界的混乱局面怎么也影响到我们这里来了？”

这时，堂莫德斯托走了进来。他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来访了。但这并不是因为公爵不欢迎他，也不是因为公爵对这位老战士不再有对其他所有靠近他的人那样的强大吸引力了。堂莫德斯托给自己定了个章法，除了万不得已绝不见这位公爵、将军、前国防大臣。然而，罗莎·米斯蒂卡早就对他说过，他的军装已经不能继续穿用了，这是他很少出家门的缘由。当马利亚大娘告诉他说，公爵过两天就要离开那里时，堂莫德斯托立刻退了出来，他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要抓紧时间付诸实施。

马利莎拉达告诉父亲说，她已经拿定主意按照公爵说的

去做。可怜的老人是那样悲痛，就是一颗比岩石还坚硬的心也会被那痛苦穿透的。不过，他把痛苦完全埋在心里。他静静地听着女儿讲述她的宏伟计划，既不说三道四，也不夸耀赞许。当女儿说道一定还要回来时，他既不强求女儿那样做，也不表示坚决拒绝。他像鸟儿对待雏仔那样对待自己的女儿。既然她一定要离开鸟巢，也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回来。善良的父亲把眼泪咽到肚子里，如果这样说是合情合理的话。

不一会儿，公爵打发人为他上路而备的马匹、仆役和骡子，先后赶来待命。呼喊声、祈祷声、人来人往的脚步声混作一团，响彻修道院的各个角落。加百列修士溜在一棵树下，编织他的箩筐。从前，那棵树下曾经安装过水车。

“莫隆戈”跑到最高一处房顶，晒太阳去了。它趴在那里，用蔑视的目光看着院子里的人群。“鸽子”吠叫着，强烈抗议外人的入侵。曼努埃尔叫毛毛把它关了起来。

“我奶奶无疑是天下最顽强的医生，”毛毛说道，“她身上好像有块磁铁似的，把病人吸引到我们家里来。算上他，已经有三个病人治好以后离开这里了。她如果到了天堂，还要给圣拉撒路<sup>①</sup>治病呢。”

启程的日子到了。公爵早已准备妥当，坐在房间里。斯特茵和马利亚来了，可怜的渔夫跟在他们后面，低着脑袋，痛苦压得他直不起腰来。岁月和海上风暴都没有使他这样衰老过。他刚一来到那里，便坐在大理石十字架的台座上。

堂莫德斯托也来了，不过，他脸上挂着一层愁云，两道

---

<sup>①</sup>他是耶稣的朋友和学生。他死后第四天，耶稣使他复活。

眼眉弯弓着，一小绺头发倒向一边。他不住地叹着气。

“我的司令官，您怎么啦？”马利亚大娘对他问道。

“大娘，”他回答说，“今天是六月十五日，是我的生日，是我一生中最令我悲痛的日子。噢，莫德斯托圣神<sup>①</sup>呀！教会哪一天为你做祈祷时，你也这样对待我吗？”

“可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马利亚大娘又问道。她放不下心来。

“您看看，”这位老军人一边说着，一边抬胳膊，军装上露出一个大口子，白色的内衬看得一清二楚，犹如一个人在做嘲弄微笑时，将牙齿露在外边一样。堂莫德斯托只有穿上这套军装才能显出他的人格来，而这个大口子却使他把军人的最后一点儿见证也丢掉了。

“太不幸了！”马利亚大娘悲痛地说道。

“罗西塔感到头痛，”堂莫德斯托继续说道。

“公爵阁下请司令官进去，”这时，一个仆人说道。

堂莫德斯托昂首挺胸，他手中拿着盖有印章、仔细折叠的信函，胳膊尽可能贴着身躯，不让人看到那个大口子。他走到大富翁面前，毕恭毕敬地向他致敬，全然一副勤务兵表情。

“祝阁下一路顺风，”他说道，“祝公爵夫人和全家安康。我现在贸然地请求阁下将我这封关于我有幸镇守的城堡现状的信函递交给国防大臣先生。阁下一定亲眼看到了这座城堡多么急需修缮，特别是当前要同摩洛哥国王作战。”

---

<sup>①</sup> 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西班牙语各国，人们一般以出生当天的圣神名称自己的名字。

“我亲爱的堂莫德斯托，”公爵回答说，“我本人不敢保证能够满足您的要求，但是，我劝您在城堡上立一枚十字架，正如在墓地上做的那样。不过，我答应为您筹措一些薪饷。”

公爵的慷慨允诺并没有扫除司令官脸上的痛苦表情，因为公爵的那番话等于宣判了城堡的死刑。

“好吧，”公爵继续说道，“请您接受一位老朋友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身边的桌子。

当那个杰出人物看到椅子上放着一套崭新的军装，金光闪闪的肩章完全应该佩戴在本世纪第一位上尉的肩头时，不知将用怎样的语言描述他的惊愕表情！堂莫德斯托对如此华贵的衣装，当然感到茫然、呆滞，甚至眼花缭乱了。

“司令官先生，”公爵说道，“我希望您健康长寿，从而这套军装至少又可以像陪伴它的第一个主人那样陪伴您一段时间了。”

“啊，阁下先生，”堂莫德斯托回答道，他渐渐地能说出一两句话来了，“对于我来说，这过于华贵了。”

“哪里，哪里！”公爵回答道，“不知有多少人穿饰比这更华贵的衣装，而他们是根本不配的呀！另外，”公爵继续说道，“我知道您有一位女友，一位善良的女主人。我想请您带给她一件礼物，她不会不高兴的吧。请您将这件东西交给她。”

那是一件用黄金和珊瑚精心制做的项链。

堂莫德斯托还没有从惊愕中恢复过来，公爵便转过身去，他已打发人把马利亚大娘一家召集在那里，他要向他们表示感激之情，并给他们留下一件礼物。公爵绝不像别的富

豪那样以冷漠和高傲表情，甚至近似侮辱的态度赠予他人东西，而是如同一般人那样做一番调查之后再决定赠钱或赐物，也就是说，要仔细研究每个人的需要和爱好。这样一来，修道院里每一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最急需物品或者最喜欢的纪念物。曼努埃尔得到一件斗篷和一块高级手表；毛毛是一套衣服、一条黄色绸带和一支猎枪；女人和孩子们或是布料或是玩具；“茴芹”得到一个偌大的风筝，他那矮小的身躯被风筝一挡，谁也看不见，如同一只老鼠躲到阿喀琉斯<sup>①</sup>的盾牌后面一样。马利亚大娘是这位显贵客人的不知疲倦的护士和专门制做肉汤的营养师，从公爵那里得到一份终身养老金。

可怜的加百列修士则一无所获，他的生活准则是与世无争。他早就从公爵面前躲开了，以至后者没有看到他。

这时，马利亚大娘神不知鬼不晓地从公爵给她的布料中剪下几米，又拿上两条棉布头巾，跑去找她的被保护人。

“加百列修士，这是公爵先生送给您的一份小礼物，”她说道，“我来为您做一件衬衣吧！”

可怜的修士比司令官更茫然，他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谦虚，而是卑躬！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公爵上路了。这时，他走到院子里。

“再见，毛毛，你是维利亚玛尔的光荣。”马利莎拉达对他说道，“如果有谁说认识你，我将说，我不记得你这么一个人。”

“再见，海鸥，”毛毛回答说，“如果大家都把你当做我母

---

<sup>①</sup> 一译阿基里斯，古希腊著名英雄。

亲的女儿出走而感到遗憾的话，那我就鸣钟表示悲伤了。”

那时，彼得罗大伯坐在大理石台阶上；马利亚大娘坐在他身旁，泪流满面。

“好像我要去遥远的中国。”马利莎拉达说道，“我们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面似的。我不是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吗？……我又不是去参加吉卜赛人的决斗！我这是到城里去，你们可别扫我的兴呀！”

“妈妈，”曼努埃尔看到心地善良的女人一副哭相，激动地说道，“您现在眼泪就像断线珠子一样，等我死的时候，您得哭成什么样子呀？”

“心爱的儿子，那时我该不哭了，”马利亚大娘一边说着，一边又哭又笑，“等你死的时候，我已经来不及哭了，因为我要跟你一道去的。”

马匹早已备好。斯特茵扑到马利亚大娘的怀里。

“堂费德里克，您别忘了我们呀！”善良的老太婆哭着说道，“您可一定回来看我们呀！”

“如果我不死，”斯特茵回答说，“一定回来。”

公爵催促马利莎拉达快些上马，以便让她早些结束那个令人悲痛的告别场面。那马扬蹄飞奔起来，其他马匹紧紧跟了上去。一行人很快拐过修道院，消失了。

可怜的父亲向女儿消失的方向伸开双臂。

“我再也看不到她了，”他泣不成声地喊道，把脸贴在十字架的台阶上。

那队行人继续催马奔驰。到了“耶稣蒙难山”时，斯特茵控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对上帝虔诚地念了一句祷文。上帝像

太阳把光和热洒到人间那样，把他的爱洒到了那个地方。

当那几个行人经过小广场时，罗莎·米斯蒂卡正在窗口那里向外张望。

“上帝饶恕我吧！”她看见马利莎拉达骑马走在公爵身边时，感叹地说道，“也不跟我打个招呼，甚至都不看我一眼！她的心被骄傲的魔鬼迷住了！”她把头伸到窗栏前，又补充说道，“我敢打赌，她不会和神父打招呼的，而神父就站在教堂门廊下面。这也不奇怪，公爵不是给她做了那个样子吗！喂……他停下了，和神父说话呢……他把一个小包塞到神父手里了，一定是给穷人的施舍！……真是一个大好先生呀，待人慷慨大方。他做了那么多好事。让上帝报答他吧！”

罗莎·米斯蒂卡没有想到，又有一件事也令她吃惊起来。

斯特茵走过那里时，露出一副忧伤的表情，用手向她致意。

“但愿上帝保佑您！”罗莎挥动着一条头巾，说道，“您是天下第一大好人！昨天您向我告别时，哭得像个孩子似的。太遗憾了，您怎么不留下来了！毛毛说得好，都是因为海鸥那个疯丫头，您才离开我们的。”

行人已经爬上一道山岗，此刻正往下走去。维利亚玛尔村的房舍很快从斯特茵的眼前消失了。他把他的心留在了他曾平静而幸福生活过的村庄。

这时，公爵徒劳地安慰着马利亚，给她描绘着美好图景。

斯特茵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看着越来越远离而去的

景物。

“耶稣蒙难山”的十字架和救难上帝教堂同时消失了，接着，庞大的修道院也好像渐渐沉陷在大地之下。最后，这个世界安静之角只能看到残垣断壁的城堡和教堂尖顶了，前者在蔚蓝色的天穹上映出一片阴郁的黑影，后者则像一位诗人说的那样，犹如一根手指默默地傲指天空。

最后，那熟悉的一切都消失了。斯特茵用双手捂住面孔，不让泪水流下来。

## 十六

西班牙人的性格与矫揉造作格格不入。在西班牙，没有一个人主张和承认在其他地方称之为的“高雅之态”。在这里，高雅之态就是自然自如，因为西班牙的一切都可以用自然自如而概之。西班牙是一个优雅而高尚的国度。

——作者

在塞维利亚，七月的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人们常常聚集在优雅的庭院里纳凉和聊天。美丽的大理石喷泉欢快地喷射着水流，喷泉前面摆放着一大排栽植五颜六色鲜花的

花盆。院子四周有回廊环绕，回廊的天棚上挂着大型灯笼或玻璃灯罩，明亮的光束泻在地面上。鲜花的扑鼻芳香为由于摆放豪华家具而已经显得十分典雅的环境又增加了几分光彩，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美丽的塞维利亚女人的欢声笑语同喷泉的轻柔水声交融在了一起。

七月末的一个夜晚，在年轻、漂亮、打扮入时的阿尔加尔伯爵夫人家里汇聚了許多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光顾这个家门都是莫大的荣耀，而获得这项殊荣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了，这是因为女主人是那样和蔼可亲，热情好客，对所有的人都笑脸相迎，以诚相待。然而，和女主人相反，她的舅父圣马利亚根本不理睬来访的人。她的这位舅父在拿破仑时代当过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斗分子，他像那时的所有军人一样举止有些粗鄙、专断、蛮横和傲慢。一句话，他是马斯<sup>①</sup>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后代，他坚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社会的目的和主要责任就在于对它的成员进行排列组合。在其他方面，作为西班牙人，他能与佩拉约<sup>②</sup>相提并论。在仪表和风度上，可以和熙德<sup>③</sup>媲美。

一天晚上，这位将军、伯爵夫人的母亲即将军的妹妹瓜达尔卡纳尔侯爵夫人，还有另外几个人在一起打牌。其他人有的一边在回廊里踱步一边谈论政治。一群青年男女坐在花草旁边，谈笑风生，仿佛大地上只长着鲜花，空中只回荡着欢声笑语。

---

① 希腊神话中的战神。

② 佩拉约在公元718年打败入侵的阿拉伯人以后，在西班牙北部称王。

③ 西班牙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伯爵夫人依偎在沙发上，她抱怨说偏头痛得很厉害。不过，她表情并不显得阴郁和沮丧。她身材瘦小，皮肤白皙。她那满头金黄色的头发卷烫成英国发式。她长着一双栗色的大眼睛，还有鼻子、牙齿、嘴巴、圆圆的脸蛋儿，都十分端庄和完美，堪称绝代佳人。母亲疼爱她，丈夫钟情于她；她丈夫本身虽然不喜欢社交，但是给予她无限的自由，这是因为她是一个贤良的女人，丈夫十分信任她。应该说，伯爵夫人是一个宠儿。不过，她虽然具有典雅的性格，但并不滥用母亲和丈夫给她的“特权”。她的天资不很聪颖，但有一副善良的心肠，心眼好，举止又稳重。她的全部嗜好都集中在了娱乐和适当穿戴上，好像一只不知为什么一定要飞往空中的小鸟，会唱歌的小鸟。那个晚上，她刚刚散步回来，身体有些疲倦和不适。她脱去衣装，只穿一件薄纱连衣裙，白净净的胳膊袒露在外面。她忘记摘掉手镯和戒指。一个年轻的陆军上校坐在她身边，他刚刚从马德里来到那里。在那之前，曾在纳瓦拉战场上立了战功。伯爵夫人不时地用眼睛盯着他。

圣马利亚将军时而向他们投去一道目光。时而急切地咬咬嘴唇。

“这可是件新鲜事！”他说道，“她如果不向他探询这件奇事，将不成其为夏娃之女！他一定是个好事之徒！才二十四岁就戴上了三道金杠的军衔！谁见过这样的军事奇才呀？五、六年前他还只不过是一个军校的实习生，现在就指挥着一个团的士兵了！毫无疑问，人们一定说他的军衔是以赫赫战功换来的。然而，我却这样说，勇敢并不能使一个人经验丰富

起来，而如果没有经验，谁也不能指挥军队。二十四岁就当上了陆军上校！而我四十岁时才当上。在那之前，我曾转战罗塞里昂、美洲和葡萄牙，在非洲北部与罗马兵团打过仗，又参加过独立战争。之后，我才被授予将军授带。先生们，实际上我们西班牙人都变成疯子了：一些人是有功受奖，另一些人则无功受禄。”

这时，响起了一阵嘈杂声。伯爵夫人一反懒洋洋的姿态，突然站起身来。

“这个失了踪的人总算回来了！”她大声说着，“你这个不幸的猎手，蹩脚的骑士，欢迎你回来呀！你可把我们吓坏了！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不是说那个生活在城堡和修道院废墟里的德国大夫医术高超，妙手回春吗？是不是真的，公爵，把那些奇事讲给我们听听吧。”

在场的人对于公爵的回归和伤势痊愈纷纷表示祝贺。公爵坐在伯爵夫人的对面，把读者已经知道了的那些事详细地讲了一遍，并且把斯特茵和马利亚的情况也简要地介绍了一下。最后，他说，他已经说服了斯特茵带着妻子来塞维利亚居住，让前者施展自己的医术，马利亚则施展大自然赐予她的歌唱家天才。

“不应该让他们到这里来，”将军断言说道。

伯爵夫人突然转过身去，对她舅父说道：

“为什么不应该呢？”

“因为那些人一向安于现状，没有一点远大理想，”将军回答说，“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西班牙有个喜剧说得

好：谁也不应该扔掉手里的东西而去捡拾虚无缥缈的东西。”

“舅舅，”伯爵夫人说道，“那个女人有一副美妙的歌喉，您认为她会留恋那种像海螺一样以岩石遮挡风雨，毫无幸福的生活吗！那种生活绝不会给她本人、给社会、给艺术带来任何荣誉呀！”

“好啦，我的外甥女，您是不是一定要我相信，如果一个女人登台唱歌，人类社会就能取得很大进步呀？”

“哎呀呀，”伯爵夫人说道，“看来您对音乐没有一点兴趣呀！”

“我对音乐不感兴趣，这可要感谢上帝了！”将军回答说，“现在，在欧洲有股音乐热，也就是人们所谓的音乐大泛滥，音乐雪崩，它使许多人失去了理智，难道你也想让我失去理智吗？难道你也想让我傻乎乎地去为音乐王子公主们助兴吗？难道在有那么多将士遍体弹伤，正在挨饿，那么多贤妻良母为找不到一口饭吃而整天痛哭时，你要我白白地把钱送到那些花花公子手里吗？现在，当从那些伪君子的嘴里根本听不到‘人道’这个词的时候，去听音乐这才像人们说的叫做仰天呼号，叫做真正的嘲弄呢！当‘首席女歌唱家’整天只和‘斗、来、米、发、索’那几个音符打交道时，我还要为她献花表示祝贺吗？”

“舅舅，”伯爵夫人说道，“您可是我们时代的代表呀！您对新鲜事物毫不感兴趣。好吧，我还是快些变成老太婆吧，这样您才高兴呢！”

“外甥女，你千万别那样做，”将军说道，“不过，你不要

要求我变成年轻小伙子，去讨好那些人！”

“我的哥哥争论什么呢？”侯爵夫人问道。她一直在玩牌，没有顾及他们在说什么。

“我舅舅，”一位年轻军官说道，他进来以后，一直默默地坐在公爵身边，“我舅舅他正对音乐发动十字军进攻呢。他已经对行板歌曲、中速歌曲和欢快歌曲宣了战。”

“亲爱的拉斐尔！”公爵一边拥抱那位年轻军官，一边喊叫起来。年轻军官是他的亲戚，他非常喜欢他。

这位年轻军官身材不高，但很有风度，眉目清秀，五官端正。正如人们说的那样，他长有一张女人脸蛋。

“我呀，”军官握着公爵的双手，回答道，“为了避免你们过去度过的那不幸的日子，我都恨不得割掉双腿了！但是，我们现在在谈论歌剧，我不想用音乐剧的腔调歌唱。”

“你想得对，”公爵说道，“还是把我不在时这里发生的事讲一讲吧，好不好？”

“我表姐阿尔加尔伯爵夫人，”拉斐尔说道，“是塞维利亚女人中的一颗明珠。”

“我问的是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公爵说道，“而不是尽人皆知的事。”

“公爵先生，”拉斐尔继续说道，“所罗门说过，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者也反复强调过，蓝天之下，一切如故。”

“但愿如此！”将军叹了一口气，说道，“不过，我的外甥拉斐尔·阿里亚斯却反其道而行之。总是给我们的聚谈会引来一些新面孔，而这正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我舅舅，”拉斐尔说道，“在对外国人挥舞手中的宝剑了。”

圣马利亚将军视外国人为洪水猛兽。公爵先生，您当国防大臣时如果不任命我做您的副官的话，我哪能认识那么多驻马德里的外交官呀，更不会为那么多的推荐信而发火的。舅舅，我自从来到塞维利亚以后，一直在给游人当导游，您以为我愿意干这种差事呀？”

“那么，”将军说道，“是谁强迫我们为外国人打开国门，毕恭毕敬地听他们吩咐？在巴黎，可不是这样；在伦敦，更非如此。”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性格，”伯爵夫人说道，“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传统。外国人比我们还要保守，他们之间也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有偏见。”

“最近有外国人来吗？”公爵问道，“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等待G大人的到来，他在我所有认识人当中是最杰出的一位。他是不是已经来塞维利亚了？”

“还没有来，”拉斐尔回答说道，“目前，只有弗拉依少校；我们叫他苍蝇，弗拉依就是这个意思。他在王后部队里服役，是W公爵的侄子，而W公爵是英国的一位上层人物。”

“对，是W公爵的侄子，”将军讥讽地说道，“正如我是土耳其苏丹的侄子一样！”

“人很年轻，”拉斐尔继续说道，“很帅，人品也好。不过，身材高大，必须站得远一些，才能看到他的全貌。如果站在跟前，他就显得过分高大，魁梧，粗俗，而什么也看不见。他不坐到桌上来时，总是守在我身旁。当我的仆人告诉我我外出的时候，他便说等我回来。他从房门进来，我就从窗子

出去。他把手杖当做宝剑舞来舞去，尽管伤不到人，可是因为他的手臂长又有力，而我的房间又狭小，不是捅坏墙壁，就是打碎窗户玻璃。他坐在椅子上，左摇右晃，已经弄坏四把了。我的女主人一看到他，就满肚子气。他有时也操起一本书来，这是他能够做的最好事情，因为过不了多大工夫就会睡过去了。但是，他也有长处，那就是想法专一，对前途充满希望，尽管他本人对此还不甚明确。他对女性的看法，近似幻想，颇和加利西亚<sup>①</sup>人到了墨西哥便以为钱多得垂手可得一样。我一直想说服他，可那是对牛弹琴。每当我给他讲道理时，他都捋着大胡子，微笑里流露出狐疑。他和一位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勾搭上了，而最为新奇的是，这位刚满三十岁的埃阿斯<sup>②</sup>每顿饭能吃下四磅牛排！一口气喝三瓶雪利酒。他还使他的未婚妻相信他出游只是为了保健身体。另一个人，我舅舅叫他‘不速之客’，他是一位法国人，即马乌德男爵。”

“男爵！”将军嘲讽地说道，“对，是男爵。他那个男爵称号和我的土耳其苏丹差不多！”

“可是，”伯爵夫人说道，“舅舅，您说说看，人家为什么不能当男爵呀？”

“外甥女，”将军说道，“至于道理嘛，真正的男爵，我说的不是拿破仑的男爵，不是法定的男爵，而是过去的男爵，他们外出和写东西都不是为了钱，他们也不是那么没有教养，

① 西班牙北部地区的居民。

② 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

那么猎奇，那么喜欢问东询西。”

“可是，我的舅舅，看在上帝的份上，一个男爵和问东询西并不是矛盾的呀。一个人好打听点事，并不能因此而失去他的贵族称号。他回国以后，一定和法国女人结婚的。”

“那就让他那么结婚好了，”将军说道，“正像我和土耳其苏丹称号结合在一起一样。”

“我的这位舅父，”拉斐尔·阿里亚斯说道，“和圣多马<sup>①</sup>一样，只有亲眼看见才能相信。可是，把话拉到我们男爵这个题目上，应该承认人家很有风度，尽管他像我一样成熟得早。他性情温和，很有文人学者之态，他对政治和艺术，历史和音乐，统计学和哲学，财政和时装，无所不谈。他目前正在写一本他本人称为十分严肃的书，这本书将成为他登上议员宝座的阶梯。书名是：《在伊比利亚西班牙的科学、语言学、生理学、艺术和地质学之旅游，及对西班牙的政体、烹调、文学、道路、灌渠、农业、骗术和税制的评说》。他看上去表情严肃谨慎，不注意穿戴，十分节俭；他是政界人物温室里的一颗有缺欠的果子，因为这种温室只生产早熟植物，里面没有真正的春天，没有惬意的微风，没有广大的空间；它生产的果子没有果香、果味。那些人一心想着飞黄腾达，猎取他们称之为的‘高位’，为此他们宁可牺牲一切。唉，对于那些一生看不到曙光的人，是多么凄惨不幸的生活呀！”

“拉斐尔，你这是在抒发哲学家的议论呀！”公爵笑着说

---

<sup>①</sup> 圣多马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耶稣死后复活，他不相信。直到亲眼看见耶稣身上的钉痕，并用手探入耶稣肋旁才相信他的复活。

道，“如果苏格拉底还活着的话，你绝不会给我当副官，而是去做他的弟子了，你说是不是？”

“我的将军，我绝不会抛弃副官的头衔而去做名人的使徒，”阿里亚斯回答说，“不过，事实是，如果没有那么众多的愚蠢的弟子，绝不会有那么多的邪恶师长。”

“说得好极了，我的外甥！”年长的将军感叹地说道，“现在新潮老师太多了，你教授一样新东西，他教授一样更新鲜更奇异的东西！进步！美妙的但是永远不会得到很好平衡的进步！”

“将军，”公爵回答说，“为了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保持那种平衡，应该既有气体，又要有气体的对立物质，这两种物质是互相依存的，而不应该势不两立，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

“你说的这些，”将军反驳道，“都是可恨的中庸之道。这种学说是一种用可恶的说教和人们称为时髦的术语使我们更容易上当受骗的东西。一般人要比显贵，也就是温和派的追随者，口蜜腹剑的伪君子，崇拜上帝但不相信耶稣的人，说话有内容，有意义。”

“舅舅，”拉斐尔说道，“您是那样憎恶温和派，甚至在攻击他们时都失去了温和态度。”

“住嘴，拉斐尔，”伯爵夫人说道，“你反对和嘲弄所有看法和意见，可你自己脑子里却是空空的，所以你也就不用花费力气去维护你的观点。”

“表姐，”拉斐尔说道，“我是自由派人士。您就这样叫我吧，我的空皮囊。”

“你是自由派人士!”将军用尖厉的声音说道。

“我为什么不能当自由派人士呢!”先生!公爵也是自由派人士呀。”

“他也是自由派人士!”老将军提高了嗓音,又说了一遍。他一字一板,好像敲着鼓点说话似的。

“舅舅,”拉斐尔喃喃地说道,“看来您的意思是,除了艺术家之外,别人不能成为自由派。”他向老人转过身去。外甥把招惹舅舅生气看做是一大乐趣。“先生,为什么公爵不能是自由派人士呢?他自己要做自由派,有谁能阻止呀?做自由派人士,难道就比别人丑陋吗?先生,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自由派人士,为什么?”

“这是因为,”将军回答说,“作为一个军人,只能成为皇位的柱石,社会和祖国安宁的维护者。对不对,我的外甥?”

“可是,舅舅……”

“拉斐尔,”伯爵夫人打断他的话,说道,“你别钻牛角尖了,还是谈谈你自己的事吧!”

“我的表姐,我听您的,在听从您指挥的军队里,从来没有发生过抗拒命令的例子。在塞维利亚,还有一个外国人,他叫约翰·布尔沃特。人已经五十岁了,可相貌却很年轻,很帅,红光满面。大胡子,真像阿斯特拉神<sup>①</sup>的雄狮。他成天戴着眼镜,嘴上挂着微笑,两手有力,十分健谈,好动,喜欢起哄,和那个从窗户跳下楼的德国人差不多。他爱好打赌,爱好体

---

① 古希腊的顶天神。

育运动。他拥有的煤矿每年可以赚取两万英镑的年金。”

“我看大概是两万英镑的煤炭吧！”将军说道。

“我的舅舅好像是个证券经纪人似的，”拉斐尔说道，“随意提高或降低年金。约翰先生曾经打过赌，他说可以骑着马登上希拉尔达大教堂的尖塔，正是这个尖塔把他吸引到塞维利亚来的。我们西班牙古代有个国王曾经骑马上去过，可是那匹马最后下不来了，像默罕穆德的棺木一样吊挂在半空中，不得不就地把它宰死。约翰先生感到失望，因为不让他学习古代帝王的做法。可是，他现在又要模仿阿尔金勋爵和泰勒男爵，把城堡买下来，将它的每一块石头都运到他的庄园里去。听说城堡的石块是用法特利盖<sup>①</sup>的鲜血砌垒在一起的。法特利盖在五百年前被他的哥哥彼得罗国王派人杀害了。”

“这些王孙贵族什么缺德的事都能干出来，”将军说道，“什么荒唐的想法都会杜撰出来”。

“事情还不止于此，”拉斐尔继续说道，“有一天他问我，能不能说服教堂议事会把摩尔人国王在圣费尔南多<sup>②</sup>征服塞维利亚时用银盘托着送给他的金钥匙和这位著名国王喝酒用的玛瑙杯卖给他。”

将军在桌子上狠狠地击了一拳，一只蜡烛掉在了地上。

“我的将军，”公爵说道，“您难道没有发现拉斐尔在大肆渲染，胡诌八扯吗？”

---

<sup>①</sup> 西班牙国王阿尔丰索十一世的私生子，曾被封为卡斯蒂利亚地区的王子（1334—1358）。

<sup>②</sup> 圣费尔南多（1201—1252），西班牙国王。

“英国人什么荒唐事都干得出来。”

“可是，好戏还在后头呢，”拉斐尔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睛盯着侯爵夫人身边的一位漂亮姑娘，这姑娘在那里观看侯爵夫人打牌。“约翰先生迷恋上了我的表妹丽塔，并且向她求爱。丽塔就是不说‘同意’两个字，而用那个‘不’字狠狠地轰了他一炮。”

“丽塔，”公爵说道，“这么说您根本看不上那两万英镑的年金了？”

“我所看不上的，”姑娘爽直地答道，同时仍然看着那几个人玩牌，“并不是年金，而是那个拥有年金的人。”

“您做得对，”将军说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国家结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上当受骗。”

“好呀，”侯爵夫人补充说道，“好一个异教徒！但愿上帝保佑我们呀！”

“伯爵夫人，您想要说什么呀？”公爵问道。

“我要说的和我妈妈一样，”伯爵夫人回答说，“家长和家庭成员信奉不同宗教，那可不是玩笑。我和我舅舅的想法一样，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国家结婚。我也和丽塔一样，决不因为谁有几万英镑的年金，就和他结婚。”

“再说，”丽塔说道，“他和那个爱跳舞的姑娘露西娅·德尔·萨尔多正谈得热呼着呢。所以，退一步说，我就是喜欢他，我对他的答复也是一个‘不’字。我绝不和那种人争，更不和在舞台上谋生的人争。”

丽塔是侯爵夫人和将军的外甥女，很小就失去了父母。她是在哥哥家长大的，哥哥很喜欢她，奶妈宠爱她。现在成

了一个善良而虔诚的姑娘。她的童年是在和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度过的，这给她的性格打上了胆怯和坚强的双重烙印。有些人把她称做令人费解的人物。她忽而大吵大叫，忽而彬彬有礼；她高傲但心眼好，任性但很平易近人；喜欢开玩笑，但又内向。除了这种特殊性格之外，她的外表异常动人和美丽，身材颇高，从来不穿用胸衣，让身体的各个部位自然地显现出来。法国作家也把他们的女主人公描绘成这样，然而实际上，法国女人多半把自己的身体像鲸鱼那样紧邦邦地箍起来。一般地说，西班牙女人的身材都比较高，婀娜多姿，待人直率而自然，相貌漂亮，心肠善良，因而十分惹人注目。丽塔宛如一尊大理石雕像，皮肤白净细腻。有一头乌黑的秀发，一双黑灰色的大眼睛有长长的黑色睫毛保护着，两道眼眉有如莫里略亲自为她描画的一样。那张柔润的嘴巴虽然总是紧闭着，但偶尔也微微张开着，从洁白的牙齿中突然发出欢快的笑声。不过，这笑声立刻被她那内向的性格收拢回去，因为她最讨厌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她就大发脾气。

丽塔曾经向圣母多洛雷斯许愿终身紧束教服，因而她的衣着简朴，而且清一色，腰间系着一条包漆皮带，金色圆形卡子上横放着一枚宝剑。

丽塔是她表哥拉斐尔·阿里亚斯唯一真正爱过的女性。这里说的“真正”，是指他不是用眼泪和痛苦表达爱情，因为这和他的非感伤性格格格不入——因为这里的东风把许多人的眼泪都吹干了——而是把强烈、真诚、专一的感情倾注在了她的身上。拉斐尔是一个难得的好青年，对人忠诚、理智，

有一颗高尚的心灵，门第高贵，财产殷实，他正是丽塔家里所希望为她找到的理想丈夫。但是，尽管她哥哥严加管教，她还是偷偷地把自己的心早就奉献给了另外一个人。

原来，她爱上了一个出身显贵的青年，那人很潇洒，但是喜欢赌博；而丽塔哥哥正是以此为理由反对他们恋爱，不让他们见面，不让他们说话。丽塔具有西班牙女人的坚强性格和持之以恒的品质，她不抱怨，不叹息，不流泪，静静地等待着二十一岁那天的到来，因为二十一岁就是成年了，不管哥哥反对与否，她都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了。那时，她的情人天天衣冠楚楚，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踱步，他们之间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

那天晚上，丽塔像平时一样悄悄地走了进来，习惯地坐在姨妈身边的一把椅子上，看她打牌。姨妈直到丽塔被公爵问到拒绝的那桩婚事情况而不得不作答时，才发现这个外甥女坐在自己身边。

“丽塔，我的上帝！”侯爵夫人说道，“你可真吓我一大跳呀！你到这儿来，怎么谁也没发觉呀？”

“您是想让我像一团大部队敲锣打鼓地进来吗？”丽塔回答说。

“可是，”侯爵夫人不同意地说，“你最少也应该和大家打个招呼呀！”

“打招呼会影响你们打牌的，”丽塔回答说，“好了，快看您的牌吧，玩金赌银的，看您为了训斥我，牌都要出错了。”

丽塔和姨妈说话时，拉斐尔悄悄地坐到这位表妹身后，咬着耳朵说：

“丽塔，我什么时候向你求爱呀？”

“耐心等着吧，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她回答说。

“我还应该做些什么才能等到那个幸福的日子到来呀？”

“我要把你介绍给我的女圣徒，她可以做律师，专门解决棘手问题。”

“你太狠了，你终有一天会为拒绝我的求爱而后悔的。你失去了世界上一个最好、最知恩戴德的丈夫。”

“你失去世界上一个最坏、最忘恩负义的女人。”

“丽塔，你听我说，”阿里亚斯继续说道，“我们的舅舅就坐在我们面前，莫非他的头上站着一个什么警察，不让你把脸转向同你谈话的人？”

“我脖颈受了扭伤。”

“你说的扭伤，他的名字叫路易斯·德·哈罗。你和那个赌棍还勾勾搭搭的吧？”

“比以前更亲密。”

“你哥哥不是不同意吗？”

“如果你对这件事有兴趣，还是请你亲自去问他好了。”

“你难道让我也去死吗？”

“你去死我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

“你如果一定要跟那个路易斯·德·哈罗，那我就要走到教堂米格尔圣神像下的小鬼前面，为他招灾进祸。”

“你尽管诅咒他吧，嫉妒者的心都是狠毒的。”

“看来你是讨厌我了，”过了一会儿，拉斐尔看到表妹打呵欠时这样说道。

“难道你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丽塔回答说。

“你是想让我走开了。噢，赌棍路易斯那么喜欢吃醋呀？”

“他是吃你的醋！”表妹一边回答，一边格格地笑出声来，  
“他吃你的醋，也吃那个英国胖子的醋。”

“亲爱的表妹，感谢你把我和英国胖子相提并论。再见了！”

“快走开吧！”丽塔回答说，连头也没有回一下。

拉斐尔气冲冲地站起身来。

“拉斐尔，怎么啦？”拉斐尔从一个姑娘面前走过时，这姑娘懒洋洋地问道。

这位新的谈话者刚刚从马德里回来，她去那里是因为她父亲要为一桩大案子出庭。她这次回来完全“现代化”了，脑袋灌满了被称为外国情调的东西，甚至让人们看了感到既可笑又可恨。她每天只知道看书，而且清一色的法国小说。对时装追求得近似迷恋的程度，她喜欢音乐，然而对西班牙的一切都感到厌恶。

拉斐尔听到问他，故作镇静地回答说：

“艾洛依希塔，我比昨天又多活了一天，可是我的生命却少了一天。”

“我知道您发生了什么事，阿里亚斯。我了解您心中的苦楚。”

“艾洛依希塔，您这个人这么叫人讨厌呀，”说着唱了起来，“您的脸真难看！”

“您别装了！您的笑声里含着眼泪，阿里亚斯。”

“可是，我的上帝哟，艾洛依希塔，请您告诉我，我到底怎么了。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您告诉给他，

这可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呀！”

“阿里亚斯，您的事，您比谁都知道得清楚。”

“什么事呀？”

“是郁闷，”艾洛依希塔喃喃地说道。

“什么？”拉斐尔没有听清楚，又问了一句。

“是郁闷，”艾洛依萨<sup>①</sup>重复了一句。

“哎呀！知道了！我刚才把郁闷听成了‘逃避’，‘逃避’也就是开小差，这和我们军人荣誉格格不入。至于郁闷，我是很郁闷。不过，各人有各人的郁闷。您看见这种情景，不是幸灾乐祸，而是怜悯我，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郁闷，但是其中有一种郁闷不但使你的生命失去光彩，而且把幸福变成痛苦，从而把基地视为安息之地，把死看作一位对你微笑的朋友。”

“唉，艾洛依希塔，”拉斐尔回答说，“我对天发誓，我参加门迪戈利亚战役<sup>②</sup>时，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当我胸部中弹被送进医院时，也没有这种想法，什么死神呀，坟墓呀，它们对我微笑不微笑呀，只有天晓得！”

“您这个人真会说话呀！”艾洛依希塔怒冲冲地说道。

“艾洛依希塔，我这么说不是亵渎神明吧？”

“不是，先生；是百分之百的尊崇。”

“对我来说，”拉斐尔说道，“我面前的最大真理是，您梳这种发式漂亮极了，衣服也特别时髦。”

“您喜欢吗？”打扮入时的姑娘突然丢掉感伤语调，欢快地

---

① 即艾洛依希塔，后者是艾洛依萨的昵称。

② 卡洛斯派和自由派之间在一八二五年进行的一次重大战役。

说道，“这些衣料都是法国新产品。”

“所以，”拉斐尔说道，“站在花丛中面朝向您的那个英国人，为西班牙和西班牙女人宁可奉献出生命，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他太缺乏鉴赏力了！”艾洛依希塔作着怪相回答说。

“他说，”拉斐尔继续说道，“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莫过于西班牙女人了，特别是着饰披巾以后，赛过一朵鲜花。”

“这话可不对！”姑娘说道，“难道我们女人戴上礼帽，他们就不认为更漂亮吗？”

“他还说，”拉斐尔补充说道，“您扇扇子的动作美极了。”

“这是污蔑！”艾洛依希塔说道，“我们已经不用扇子了。”

“他说您的一双脚小巧玲珑，漂亮极了，应该穿用丝袜和缎鞋，而不能穿用那种讨厌的靴子，高鞞皮靴，或其他类似的东西。”

“这又是在污蔑我们，”艾洛依希塔说道，“是想让我们倒退半个世纪。对此，马德里画报说得很好。”

“他说西班牙女人的黑眼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眼睛。”

“真是俗不可耐！那是下层人的眼睛，厨娘的眼睛，卷烟女工的眼睛。”

“他说西班牙女人的脚步轻盈多姿，婀娜迷人。”

“可是，那位先生都忘记了，他把我们当做贱民一样看待，”艾洛依希塔说道，“他大概不知道我们正努力纠正走路的姿势，尽量正确些。”

“我看您还是亲自教训教训他吧，”拉斐尔说道，“我把他介绍给您。”

阿里亚斯说完便跑开了，他在心中想道：“艾洛依希塔心肠软，富于罗曼蒂克精神。这种丑婆子还是找个老头子算了。许多老家伙就是喜欢小姐的。”

这时，伯爵夫人问公爵，维利亚玛尔来的“夜莺”漂亮不漂亮。

“不漂亮也不丑，”他回答说，“她肤色黝黑，五官端正，眼睛很漂亮。一句话，从整个相貌看，像她那样的女人在我们这里随处可见。”

“她有一个好嗓子，”伯爵夫人说道，“是塞维利亚的骄傲，我们应该把她培养成为一位有名的‘首席女歌唱家’。我们可以听听她的歌声吗？”

“您说什么时候吧，”公爵回答说，“找个晚上，我把她，连同她的丈夫，都带到这儿来。她丈夫会弹乐器，是她的老师。”

这时，聚谈会散场的时间到了。

公爵走到伯爵夫人面前道别，后者却伸出一个指头，同时露出威胁的表情。

“那是什么意思？”公爵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她说道，“只是提醒注意。”

“注意，注意什么？”

“您怎么装作听不懂呀？不愿意听见的人，是最糟糕的聋子。”

“伯爵夫人，您这不是故意让我着急吗？”

“您越着急，我越高兴。”

“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解释解释吧！”

“好吧，您这样逼我，我就来解释解释吧。我说的‘注意’，意思是不要给自己套上锁链。”

“哎呀呀，伯爵夫人，”公爵激动地说道，“我的上帝，绝不能怀疑那个女人的声誉，就是在认识她之前，也不应该怀疑。伯爵夫人，那个女人是天使一样的人。”

“当然罗，”伯爵夫人说道，“谁也不会爱上魔鬼的。”

“不过，您有数以千计的追求者，”公爵笑着说道。

“那是因为我不是魔鬼，”伯爵夫人说道，“然而，我可有一双锐敏的眼睛。”

“如果石块从靶子上方擦过去，投掷手就打不中了。”

“不可战胜的阿基里斯<sup>①</sup>，从现在起六个月之内，我要传讯您，”伯爵夫人说道。

“伯爵夫人，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不要说了，”公爵说道，“您这张漂亮嘴巴说出来的虽然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玩笑，但是，在充斥社会的那些毒蛇嘴巴里就变成致人死地的毒液了。”

“您不必那么担心，我绝不会第一个投出石块。我的宽容赛过圣徒，或者说，赛过一个伟大的忏悔罪恶的女人。应该说，我既不是圣徒，也不是忏悔罪恶的女人。”

公爵快快不快地走出来。刚走到门口，就被圣马利亚将军拦住了。

“公爵，”将军说道，“您看见过这种事情吗？”

“什么事情？”公爵惊异地问道。

---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您还问什么事情呀！”

“对，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事情，我很想知道。”

“一个二十四岁的上校！”

“确实，有点过于年轻了，”公爵笑着答道。

“简直是在军队的脸上打了一记耳光。”

“这还用说。”

“这是对常识的极大污辱。”

“当然罗。”

“不幸的西班牙！”将军感叹地说道。他一边拉住公爵的手，一边仰望天空。

## 十七

公爵为斯特茵和他妻子提供了一处住房，由一户贫困、但忠厚老实、作风正派人家照管他们。他们搬进来那天，公爵还把屋内柜子的钥匙交给了斯特茵。斯特茵打开一个柜子一看，里面有那么多钱，足够他们花些日子了。钞票旁边，一张纸上这样写着：“这是对你这位外科医生的技艺的最公正的承认。你作为朋友，精心救护我，日夜照料我，我认为，这只能用真诚的感激之情和友谊来报答。”

斯特茵茫然。

“马利亚！”斯特茵一边把纸条送给妻子看，一边感叹地

说道，“从各方面看，他都是一个伟人，他出身高贵，心地善良，德高望重。他模仿上帝的做法，把贫贱弱小的生灵抬举到和他一样的高度。我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外科医生，然而他却把我当做他的朋友。他给予我这么多恩惠，却说是对我的感激之情！”

“不就是那么一点钱吗？”马利亚回答说，“女主人告诉我，他的钱以百万计，还有好几处像省一样的庄园呢！再说，要不是你，他这辈子就瘸着腿走路吧。”

这时，公爵走了进来。本来斯特茵要向他道谢的，他立刻打断他的话，转身对马利亚说道：

“我有一件事求你，马利亚，你不会拒绝我吧？”

“什么事我们也不会拒绝的！”斯特茵急忙回答说。

“那好，马利亚，”公爵继续说道，“我答应我的一位十分要好的女友，请你去她家唱歌。”

马利亚没有作答。

“她一定会去唱的，”斯特茵回答说，“马利亚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最大天赋就是那动听的嗓子。可是，到现在还没有让别人分享她的天资呢。”

“那么，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公爵继续说道，“斯特茵不仅笛子吹得好，钢琴也弹得好。今天下午，我打发人给你们抬一架钢琴来，另外，再送来一本现代歌剧荟萃，你们挑几部最喜欢的。马利亚应该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应该荣耀盛身。只有这样，她的歌唱家的声名才会传开来。”

听到这几个字，马利亚的眼睛闪出光彩来。

“去唱吗，马利亚？”公爵问道。

“怎么不唱呢！”马利亚冷冷地回答说。

“我知道塞维利亚有许多东西你们都看过了，”公爵说道，“斯特茵具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塞安<sup>①</sup>、朋斯<sup>②</sup>和朱尼加<sup>③</sup>的作品都能背诵出来。不过，有一样东西你们还没有看见过，那就是斗牛。这是今天晚场的门票。座位紧挨着，我要亲眼看看你们对斗牛的印象。”

过了一会儿，公爵便离去了。

下午，斯特茵和马利亚赶到斗牛场时，那里早就座无虚席了。作为斗牛的前奏的一个巨大的持续良久的响声之后，人们如同狂风暴雨来临之前汹涌的波涛一样，呼啸声此起彼伏。人是那样多，好像城区和近郊的所有居民都集中在了那里。观众那样激昂，如同感情激发时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涌到了心脏。场内气氛是那样热烈和令人迷醉，犹如在举行酒神节。千万双眼睛投向一个地方，焦急地等待着。人群激奋，但是并没有做出出格的事情来。呼叫声一浪胜过一浪，不过没有一个人发出粗野的骂声。许多人的面孔上焦虑和恐惧的表情兼而有之，惊讶和欢愉同时并存。这一切好像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电流，令人不敢近身。

斯特茵茫然不知所措。他用力控制着，不让心脏跳得那么厉害，他恨不得早些逃离那里。然而，恐惧使他留了下来。他看到周围的人都兴高采烈，欢腾雀跃，从而不敢表现得太

---

① 塞安（1749—1829），西班牙文艺批评家。

② 朋斯（1725—1792），西班牙考古学家、著名学者。

③ 朱尼加（？—1528），西班牙卡洛斯一世的滑稽演员。他曾将该国王的生活编写成书。

突出了。

斗牛场内人声鼎沸。一万二千名观众围成一个个巨大的向心圆圈。富翁们坐在有凉棚的席位上，一般百姓则被阳光晒着，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五颜六色衣装闪着光彩。

在歌星格莉丝、拉布列切、拉西尔和玛格迪<sup>①</sup>演出的大剧院里，只有最叫座的艺术家出场时观众才纷纷落座。然而，在这个宽敞的马戏场进行的野蛮演出却从来没有被那样冷落过。

此刻，斗牛场上干干净净，没有一个人走动。突然，几个手持长矛的斗牛士骑着他们各自的不幸的马儿出了场。马儿垂着头，目光凄惨，仿佛——实际上也是如此——向屠宰场走去。

只要看一眼这几匹不幸的马儿，估料到它们的最后命运，斯特茵的心就阴郁不快，痛苦的怜悯感情油然而生。到那时为止，在他所走过的伊比利亚半岛被内战夷为废墟的省份里，从来没有机会观看这种把摩尔人杰出的敏捷战略同哥特人近似野蛮的勇敢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西班牙民间盛大演出。但是，他听别人讲过，而且知道今天斗牛的成功大与小和马儿死得多与少成正比。他用怜悯的目光注视着那几头不幸的动物，它们为其主人效劳尽力，使其扬名四方，有时也许还要在把他们救出险境之后，作为回报，常常在年岁长大和过分劳作耗尽全部体力时凄惨地死去。而且，更为残忍的是，它们被迫自己去寻找死神。它们下意识地知道死神要降临到

---

<sup>①</sup> 这四位均为当时欧洲的著名歌剧演员。

自己头上，尽管有的表示反抗，然而更多的是逆来顺受，默默地向死亡走去，快快结束痛苦的余生。这些不幸的生灵遭受着折磨，足以使如铁似石的心软下来。可是，在场的观众没有眼睛，没有感情，对这些视而不见。他们迷醉了。许多关心此事的人对西班牙产生了反感，他们特别反对用这种残酷方法娱乐。还有一点，我们应该坦白地讲出来，痛苦地承认，即在西班牙，特别是男人们宣称的保护动物，一般地说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付诸实践。太残忍了！马丁<sup>①</sup>先生哟！你多么应该受到人类的尊敬呀！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还有许多自称慈善家的人，他们给人类带来的不是任何福利，而是数不尽的苦难。

斗牛使那些兴趣变得扭曲的或者对生活中的其他娱乐方式感到厌倦了的外国人陶醉了，他们追求兴奋，像冻结成冰的水一样寻找刺激。所有西班牙人，那些四肢发达然而感情贫乏的男人，也陶醉了，他们从小就看惯了这种场面。不过，有许多人是被习惯势力吸引来的。还有一些人，特别是女人，她们来斗牛场，与其说是观看，毋宁说是被别人观看。有许许多多的人来斗牛场不是娱乐消遣，而是受罪，但是仍然留在那里，这是因为我们人类性格中有着软弱的一面。

三位手持长矛的斗牛士在身着华丽衣装的短扎枪手的引导下向主席台致意。他们的斗篷闪着光彩夺目的颜色，后面还跟着几个斗牛士和辅助人员，这些人的衣装比前面的人更

---

<sup>①</sup> 是当时的英国议员。他创建了动物保护学会。

为艳丽华贵。

“贝贝·维拉！贝贝·维拉在那儿！”人们顿时狂呼起来。“蒙德斯的弟子！多么好的小伙子呀！多么潇洒呀！多么健壮呀！多有风度呀！他的目光多么坚定、多么镇静呀！”

“你们大家知道蒙德斯是怎样教他的弟子们的吗？”坐在斯特茵身旁的一个小伙子说道。“他张开胳膊把弟子们推到公牛面前，同时这么说：‘别害怕。’”

贝贝·维拉走近栏杆。樱桃色的缎装吊挂着许多银饰，两侧的护肩甲如同飞翅。半长短袖外套的小衣兜里露出荷兰亚麻手帕的尖角。砍肩着金饰银，别具一格的挂着饰穗的天鹅绒帽子更使这位斗牛士威严、潇洒，充满魅力。

他大方而风趣地向主席台上的官员们致意，之后像其他斗牛士那样站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三位手持长矛的骑马斗牛士也站到了栏杆附近的位置上，他们之间保持相同距离。持剑斗牛士和助手们分散在斗牛场上。于是，那里笼罩在死一般的寂静里，仿佛那群刚刚还在嘈杂喧哗的观众突然间都不能呼吸了一样。

市长打了手势，号声齐鸣，恰如最后审判那天鼓号作响一样；全体观众肃然起立。这时，像变幻魔术一样，主席台对面的斗牛场大门突然打开了，一头棕色公牛冲进场内，一时间欢呼声、嘘声、叫骂声和赞扬声四起。听到这惊天动地的声音，公牛停下脚步，抬起脑袋，仿佛用那双放着火光的眼睛询问观众是否在向它挑衅。这个健壮的运动员直到那时一直宽容大量，效忠人类这个弱小的敌人。它环顾斗牛场：

快速而凶狠地摇了摇脑袋。它又迟疑了一会儿。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一阵紧似一阵。这时，公牛好像一下子体重减轻了，身体变小了，敏捷地向骑马斗牛士冲去。

可是，当它的后颈被长枪刺痛了时，它往后退了一下。用斗牛术语来说，那是一头被称为头脑简单的动物，此刻表现有些茫然。第一次攻击没有受到重伤，它又向第二个骑马斗牛士冲去。

这位斗牛士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准备得很充分，长矛没有直刺公牛，而是显得无力。公牛虽然受了点伤，但是没有停止冲击。一时间，牛角插进了马肚子里，马倒下了。全场响起了惊恐的叫声。助手们立刻围了上来。但是，凶猛的公牛死死地守着伤马，把仇恨集中在它的身上。此刻，人群的呼喊声变成了节拍一致的欢呼声，震撼着斗牛场，震撼着全城。

那场面越来越可怕，而且持续了好久。公牛仍然把犄角扎在马肚子里。马儿抽搐着，它同牛一块儿把斗牛士重重地压在底下。这时，一个身材不高、相貌俊俏的小伙子，全身金光闪闪，亮如明星，快似飞禽，沉着得如同采摘鲜花的孩童，微笑着轻盈地走到公牛身后，用两只手抓住牛尾巴用力拉，仿佛那不是一头身强体壮的公牛，而是一条小狗。公牛一惊，疯也似地转过身来，向新的对手冲去。小伙子并没有转身，而是倒着向后退了几步，向右侧了一下身子，从而躲过了公牛的第一次攻击。第二次攻击时，他又向左一闪，接着迅速跑到栏杆附近。一到那里，便从公牛的惊愕目光前消失了。那时，所有观众都在急切地望着发生的一切，顿时激

情大发，热烈鼓掌欢呼。看到有人拿生命当儿戏，而且镇静自如，面不改色心不跳，谁不感到震惊呀！

“你们快看呀，他是怎样学蒙德斯的？看看贝贝·维拉能不能玩过那头公牛？”坐在斯特茵身边的年轻人大声说道。他喊得那样用力，声音都嘶哑了。

公爵看了马利莎拉达一眼。自从她来到安达卢西亚首府以来，他这是第一次在她冷漠傲慢的脸上看到兴奋的表情。在那之前，他还没有看见她这样喜形于色。马利亚粗俗的感官系统不可能产生细腻的仰慕之情，她又是那样冷淡，也不可能显露出惊异之态，对任何东西都不会羡慕和感兴趣。如果你想对她施加某种影响，把那块质地坚硬的金属派上用场，必须求助于火与锤。

斯特茵面色苍白，异常激动。

“公爵先生，”他带着责备口气说道，“这种东西能使您得到消遣吗？”

“不能，”公爵露出慈祥的微笑，说道，“不能使我得到消遣。我只是感兴趣罢了。”

这时，人们把伤马抬了起来。这个可怜的动物已经不能站立，肠子从被扎烂了的腹部一直吊挂在地上。骑马斗牛士站在助手们中间，怒冲冲地骂着公牛。他尽管重重地摔了下来，还是急切地想重返马背，继续刺杀。谁也说服不了他。他果然又骑上了那匹可怜的马，把马刺深深扎到马的已经千疮百孔的肋部。

“公爵先生，”斯特茵说道，“我在您的眼里也许显得很怪。说句老实话，我真不想来看这种表演。马利亚，咱们回去

好吗？”

“我不走！”马利亚回答说，她的眼睛里凝聚着镇静表情。  
“我不是那种弱女子，你以为我会被吓坏吗？”

“那么，好吧，”斯特茵说道，“斗牛结束时，我来接你。”

斯特茵离去了。

公牛又打发走了好几匹马。我们在上面刚刚提到的那匹马被人拖到斗牛场的大门口，然后走到场外。另外几匹马倒在地上，站立不起来，全身抽搐，与死亡搏斗着。它们偶尔抬起脑袋，一副恐怖表情。公牛一看到它们还有生还迹象，便又发起攻击，用尖削的犄角胡乱地插扎着它们身体的虽然尚在颤动、但已血肉模糊的各个部位。之后，它的头和双角流着鲜血，绕着斗牛场走动起来，那是在寻找新的挑战对象。一会儿高傲地抬起头看着看台，观众在那儿不停地呼喊；一会儿又注视着银光闪闪的辅助斗牛士。这些人一个个从公牛面前飞速走过时，用斗篷挑逗它。有时，从斗篷的饰穗中间钻出个小鸟来，扑棱扑棱地飞向天空。是谁首先想到利用这种强烈的对比方式大做文章的？当然罗，那个人看来并不想用小鸟象征什么，尽管这小鸟天真无邪，没有防御能力，从天空观看大地上的恐怖和凶杀。我们应该说那是一种富有诗意的灵感，是从西班牙人民中哪怕是最狠毒、最铁石心肠中自然迸发出来的灵感，正如安达卢西亚居民阳台上一朵自然开放的鲜花。

主席打了一个手势，号声又响了起来。这时，场上的凶杀争斗暂时停了下来，一切又变得寂静无声了。

贝贝·维拉早已看到公爵坐在看台上。公爵喜欢斗牛术是众所周知的。他也看到了公爵身边坐着的那个女人。公爵频频和她讲话，这位斗牛士看得一清二楚。

贝贝·维拉向公爵走近几步，摘下帽子，说道：

“祝阁下，祝您身边的漂亮姑娘，健康长寿！”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力把帽子甩到地上，接着向斗牛场中央走去。

辅助斗牛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准备随时执行他下达的命令。贝贝·维拉站到最合适的地方，指着他的助手们说道：

“就在这儿！”

助手们立刻奔到公牛附近，挑逗它。公牛在追赶他们时，突然撞到贝贝·维拉面前，而后者正稳稳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它。斗牛表演的最庄严时刻来临了，刚才人们还在对第一斗牛士欢呼叫好，此刻戛然静了下来。

公牛看到面前这位矮小敌人蔑视它，停了一会儿，仿佛若有所思。无疑，它担心敌人再次逃脱。那时，如果有谁走进斗牛场的话，绝不会认为自己来看公众娱乐活动，而是出席肃穆的宗教仪式。场内太寂静了。

两个“对手”互相对视着。

贝贝·维拉摇晃了一下左手上的斗篷。公牛向斗篷扑过去。贝贝·维拉轻轻一动，公牛便低着头冲了过去，没有遭到刺伤。可是第二次向斗篷扑过去时，贝贝·维拉把剑扎进了公牛的后颈里，在后者继续用力往前冲击时，这正好帮助斗牛士把剑完全扎了进去，只有剑柄露在外面。公牛倒下，

死去了。

欢呼声和掌声立刻响彻整个斗牛场，那情景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只有经常出入那种场合的人才能想象当时的狂热情景。同时，军乐响了起来。

贝贝·维拉平静地穿过斗牛场，挥舞手中的剑向左右看台的观众致谢，然而值得罗马皇帝羡慕的胜利并没有唤起他的震惊，脸上也没有露出骄傲的表情。他走过去，先向市政官员，后向公爵和漂亮姑娘致意。

公爵偷偷地把一包金币塞到马利亚手里，马利亚用手帕包好，扔到斗牛场上。

贝贝·维拉当然要表示感谢了。就在道谢的那一瞬间，他那双乌黑的眼睛和马利亚的眼睛相遇了。如果某位古典作家提及这一情景时，一定会这样说的：丘比特像贝贝·维拉刺扎公牛那样准确地刺伤了两颗心。我们尽管不敢贸然参与那种严酷的、无法容忍的事情，但还是应该百分之百地承认，男人和女人生下来就是为了互相理解和表达好感的，而现在他们确实心领神会和一见钟情了。

贝贝·维拉确实令人敬慕。他在生与死之间那样泰然，其娴熟而优雅的动作受到交口称赞。这一切除了归功于他有坚强性格和果敢拼搏精神以外，还应指出的是，有两万四千只眼睛在注视着他，有两万四千只手在为他鼓掌。

## 十八

在前一章，我们对斗牛的场景做了有声有色的描绘。正当斗牛在紧张而热烈地进行的时候，斯特茵则沿着古老城墙的走向，在塞维利亚城内散步。塞维利亚城墙是胡里奥·塞萨尔<sup>①</sup>修建的，赫利斯门上刻着几行字，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

赫丘利<sup>②</sup>神把我创建  
胡里奥·塞萨尔为我修墙筑塔  
神圣的国王<sup>③</sup>派大将卡·巴尔加斯<sup>④</sup>  
把我征服。

斯特茵朝右边拐去，从那座昔日称做普布罗的修道院，如今改建成监狱的建筑物前面走过。宏伟的特里亚纳门就在那里，再过去一点则是国王门，先是圣费尔南多，几个世纪后是菲利普<sup>⑤</sup>，先后从那座门进驻塞维利亚城。

① 古罗马战将。

② 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

③ 指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三世（1201—1252）。

④ 公元十三世纪西班牙著名骑士，以勇敢和坚强著称。他帮助费尔南多三世征服了塞维利亚。

⑤ 即菲利普二世（1527—1598），西班牙国王。

前面就是圣拉乌雷斯诺修道院，永垂青史的哥伦布的儿子费尔南多·哥伦布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学校，并修建了一座瞭望台。随后，他又来到圣胡安门和巴盖塔门前。关于这后一座门，民间有许多传说。他向前走了一段弯路，来到河边时远远地望见庄严的圣赫罗尼莫修道院，被称为艺术家第一杰作的圣赫罗尼莫塑像现在已经成了博物馆大厅的装饰品。斯特茵若有所思：“古代艺术家们如果当初知道他们那么多的一流作品不是用来敬慕虔诚的心灵，不是得到人们的崇敬，不是在它们面前祈祷，而是被送到博物馆，只供艺术爱好者和追求形式美的人冷冷地观赏，他们根本不会潜心创作的。”

接着，他看到了圣拉萨罗麻风病医院和俗名血医院、官称天主五伤疤的医院。这座医院十分庞大、威严，是恩利格斯·德·里维拉兄弟的杰作，造价数百万。它保存了创造者在公众中的慈善形象和荣誉，而这要比伟大建筑物本身更伟大。

斯特茵又看了玛卡莱娜门，有些人说那是赫丘利女儿的名字，胡里奥·塞萨尔曾把她奉为圣神。另外一些人则说那是一位摩尔人公主的名字，该公主在那儿建造过宫殿。恶王堂彼得罗<sup>①</sup>曾多次从此门凯旋而过，堂法特利盖<sup>②</sup>也从此门进驻过塞维利亚城。他的兄弟堂彼得罗十分不满，盛怒之下将他杀死。过了一会儿，他又来到哥尔多瓦门，门楼上有改建过的小教堂。公元五八六年，哥特王莱欧维希尔多下令把他的儿子赫尔梅内希尔多关押在那里，后者死后被奉为圣神。

---

<sup>①</sup> 即堂彼得罗一世（1334—1369），以多次发动旨在征服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堂法特利盖的内战著称。

<sup>②</sup> 堂法特利盖（1334—1358），为堂彼得罗一世兄弟。

哥尔多瓦门对面是方济各会修道院。据说，从前那里是使徒圣地亚哥创办的西班牙第一座教堂所在地，尽管萨尔戈萨宣称这一殊荣不应该属于塞维利亚，而应该属于它。再往前一些，便来到了从前是罗马监狱而今是特利尼达修道院的地方。圣洁之神、塞维利亚城保护神胡斯塔和鲁菲娜曾被关押的地下建筑物也在那里。现在，在这间地下室里竖起了祭坛，室内仍然完好地保存着一根大理石立柱，那两位圣洁之神就被捆绑在这根柱子上。她们用细弱的手指在柱子上刻下的十字依然依稀可见。

走过太阳门和奥沙里欧门之后，他又来到卡尔莫纳门。卡尔莫纳门是塞维利亚一带最漂亮的建筑之一，此门是横穿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国道的起点。这条国道和塞维利亚全城供水渠平行延伸，像一头山羊似的在德斯佩尼亚贝罗崎岖山地上起伏跳跃着。这座门还有一段有关当时塞维利亚人高尚品格的生动故事呢。那是一五四〇年，塞维利亚人从这里出发去救援直布罗陀。堂罗德里戈·德·沙维特拉手举城旗在前引路。但是，那时城门是如此低矮，只有将旗子倾斜着才能通过。于是，堂罗德里戈把旗绑在身上，从城门上越了过去。他认为自己所做的是正义事业，宁可肉体受苦，但志不可屈。

左侧是地域宽广、景色欢快的郊区村镇圣罗盖和圣贝尔纳多。皇家花园就坐落在那里，之所以称为皇家花园，那是因为它曾是一位名叫本哈尔的摩尔人国王的私人花园。斯特茵又来到了卡尔内门，骑兵兵营就设在那里。他继续往前走，看到右侧是雄伟的圣费尔南多门，该门建于一七六〇年，附近

的那座资产已达三千七百万雷阿尔的卷烟厂也建于同一年。左侧是公墓，这个无底深渊不知还要埋葬多少人，它酷似达那俄得斯<sup>①</sup>姐妹永远往无底水槽注水一样。此刻，斯特茵面前展现出了美丽的林荫道，如果说瓜达吉维尔河岸的塞维利亚城是一棵树的话，这些林荫道就是它的枝叶。

那时，“雅兴”林荫道上一片寂静，只有小鸟啼鸣，在送别西落的太阳。河水平静，如果不是因为时而有小鸟用翅膀拍击水面，或者活泼的鱼儿跳动的话，人们以为河面已经结了冰。对岸的莱梅迪奥斯修道院隐藏在苍松翠柏之中，高高的树冠显得十分威严，使人们看不到建筑物上的深深断纹。这情景宛如一棵被遗弃的植物，没有给它浇水，当然要干枯了一样。黄昏的阴影开始降临。那座美丽而庞大的象征宗教信仰的金色青铜像耸立在希拉尔达教堂的顶端，在夕阳照耀下依然光彩夺目，它与铸造它、安装它、与建筑这座巨大教堂的那些伟大人物的英名共存。一四〇一年，一些神职人员掏空自己的腰包，并且在其后的百余年间，他们及其后人节衣缩食，把所有收入都用在了希拉尔达教堂上了。没有一个人忘掉自己的许诺。这在艺术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和宗教热情，正是这一宏伟教堂得以拔地而起的关键，值得永远纪念和歌颂的！有些人这样说：“我们出钱建起了一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教堂，后代人一定以为我们发疯

---

<sup>①</sup> 埃及王达那俄得斯的女儿共五十人，除许珀涅斯特拉外，均奉父命在新婚之夜把丈夫杀死。后来，许珀涅斯特拉的丈夫林叩斯把达那俄得斯和他的四十九个女儿杀死为兄弟报仇。她们死后被罚永远在地狱里往一个无底的水槽里日夜注水。

了！”

斯特茵右侧是圆形金塔，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据说是因为以前曾在那里储藏从美洲运来的黄金。

不过，这种说法不大可信，因为在新大陆发现之前，它已经叫这个名字了。如果说此塔因为镶嵌黄色瓷砖而得名，更合乎情理些，那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些这样的瓷砖。金塔历史悠久，公元前许久就算在那里了，并且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传说流传至今。现在，它周围飘扬着五颜六色的舰旗，轮船的烟柱袅袅升起，昨天建起的林荫道纵横交错，今日栽植的鲜花争奇斗艳。上千年过去了，金塔依然坚固挺拔，如果四周的建筑是儿童玩具的话，它则是赫丘利大力神的魔棒了。

其中有一个传说，虽然有历史记载，但是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它常常引起我们发笑（在翻阅世界历史时，很少发现这种情况）。它真实地描绘了国王堂彼得罗的人品，我们在下面将详细谈到他。在塞维利亚除了神圣国王费尔南多以外，人们对他谈论最多。

在修建大教堂时，神父们叫人在金塔附近修了一个码头，以便运送建筑材料。所有在这个码头下船的人，都要交“过路费”。当时，堂彼得罗经济上十分拮据，便把这笔收入当做贷款花掉了。这位年轻的国王想必对债款十分健忘，以致教士会都要求助教廷讨要那笔公共钱财了。但是，到哪里去寻找一个胆大的书记员，拿着出庭通知书，去国王那里呀？这样的事，很需要熙德和佩拉约<sup>①</sup>那样的人物去做，而世界上这种人物

---

<sup>①</sup> 佩拉约于七一八年战胜摩尔人以后，自称阿斯图利亚王。

是不多见的。教廷采取了相应措施，法官着手实施。一天，这位国王骑马在码头附近散步，看见一条船驶过来；不过，那船老远就停了下来。船上有一只乌鸦，我们就叫它黑鸟吧，是不祥之鸟。国王看到这情景，心中不禁一惊，这是因为身着黑色的人既不喜欢战神，更不喜欢海神。可是，当国王听到有人对他大声呼喊时，越发惊愕不已了。“堂彼得罗，我们来通知您出庭。”但是，那人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国王两眼冒着火光，拔出宝剑。他刺死坐骑以后，毫不犹豫地跳进河里。那只黑鸟吓得魂不附体。“它”扔掉手中的文件，抓起桨，划船逃走了。老百姓一方面反对教廷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十分敬佩那种果敢精神，所以很赞赏国王那样做。我们讲述这段传说，因为我们愿意看到一切伟大举动是在盛怒之下做出的，另外，也是因为口吐毒液、惯施阴谋诡计的真正黑鸟，还是报了仇，对那个不幸的人进行了诽谤和污蔑。

可怜的堂彼得罗！他也许是一个坏人，他很不幸。他凶狠，但凶狠是绝望的孪生兄弟。不过，他头脑敏捷，性格耿直，还有一颗施爱的心。

斯特茵双手托着脑袋，用眼睛扫视面前的美丽景色，尽情地呼吸着沁人肺腑的清新空气。他陶醉了。时而传来的长久而热烈的欢呼声把他从醉意中拉回到现实中来。他感到心境痛楚难抑。那是斗牛场上的观众在喊叫。

“上帝哟！”他在心里想着战争，“难道那个就称其为光荣的事，而这个，”他又想到了斗牛，“又称其为娱乐！”

## 十九

马利莎拉达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艺术上，她决心在艺术上创造自己的美好前程。那是一条光辉灿烂的道路，可以满足她的虚荣心和物质享受。斯特茵非常敬佩她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夸耀她进步快。

不过，她还没有步入达官贵人的社会圈子里，原因是伯爵夫人的孩子得了病。

从孩子最初表露出病症起，伯爵夫人就把周围的一切置之脑后了，什么聚谈会呀，装束打扮呀，消遣娱乐呀，马利莎拉达呀，亲朋好友呀，特别是我们提到的那位年轻、潇洒的上校，都一古脑地忘在了一边。

对于这位母亲来说，世界上除了她的孩子以外，什么也不存在，十五天来一直守在他的身边，没有吃饭，没有睡觉，只是哭呀，祈祷呀。

孩子的牙总是长不出来，齿龈肿胀疼痛。

病孩子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

公爵劝这位悲痛欲绝的母亲请求斯特茵医治。这位医术高超的德国人手到病除，他只在齿龈上轻轻开了一道小口。从那以后，斯特茵便成了这一家人的朋友。伯爵夫人用双臂紧紧拥抱他，伯爵像一位亲王能做的那样报答他。伯爵夫人

说他是一位圣神。将军也说出了心里话，他断言在西班牙以外的地方也是有好医生的。

性格暴躁的丽塔也好声好气地恳求斯特茵给她医治偏头痛；拉斐尔则说，如果哪一天把脑袋摔破了，也一定求伟大的费德里克为他治愈。

一天上午，伯爵夫人坐在熟睡着的孩子身边，面色苍白，身体虚弱。她母亲坐在一把矮椅子上，天气是那样热，她不停地摇动着手中的扇子。丽塔早已坐在了一只大木架前，在为祭坛绣一面漂亮的台布。开始时，伯爵夫人陪伴她一起刺绣。

这时，拉斐尔走了进来。

“上午好，姨妈。上午好，表姐。阿尔加尔家族的继承人身体怎么样？”

“你想他怎么好他就怎么好，”侯爵夫人回答说。

“那么，格拉希娅表姐，”表弟继续说道，“我看你现在应该出去走走，不要闭门在家。你不露面，就好像太阳发生了日蚀一样，全城人都感到沮丧不快。你的聚谈会的朋友一个个唉声叹气，好像‘雅兴’林荫道上的树木都要叶落枝秃了。男爵马乌德本来脑袋里就装着一大堆问号，现在又因为你隐而不见又增加了许多疑问。你这种无度的母爱令他十分震惊。他说在法国允许夫人们为此做诗写文，但是绝不能让一位年轻母亲毁坏自己的身体，失去面部的美容，不休息，不吃饭，把自己置之度外，一心扑在孩子身上。”

“别胡说八道！”侯爵夫人说道，“我真不懂，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国家，在那里孩子生病了，当母亲的还不守在身

边？”

“这还算不上胡说八道呢，”拉斐尔说道，“当男爵得知您做的事时，把平时总是惊愕的眼睛睁得老大。并且说，他以前并不相信西班牙人是那样野蛮无教，家里连个 nurse<sup>①</sup>都没有。”

“你在说什么呀？”侯爵夫人问道。

“他的意思是，”拉斐尔继续说道，“那是英国孩子们的西伯利亚。约翰先生说，你瘦得好像只靠喝西北风过活似的，比闻名世界的安达卢西亚的瘦马还要瘦。这种马如果和他的英国坐骑亚特兰德赛跑的话，一定远远地落在后面的。亚特兰德可是匹好马，你就是在路上撒几磅大麦，它也不会停下来吃的。表姐，唯一从你隐而不见中得到安慰的是波罗，他出版了一本诗集。为此，我们还吵了一大通儿呢。”

“拉斐尔，你讲给我们听听，”丽塔说道，“我真想知道你们是怎么争吵的，让我开开心吧。”

“你们早就知道，”拉斐尔说道，“当今所有有点名气的人都想方设法弄个名气头衔。”

“我的外甥，”侯爵夫人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别说那些洋词儿了，还不如把我脑袋砍下来呢。”

“姨妈，请原谅我，”拉斐尔继续说道，“不过，这些洋词儿在我的履历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我履历的重要部分都要用洋词儿来撰写。由此，那些先生们，特别是那些在法国喝过洋墨水的人，看到过法国人用de这个符号代表贵族，也

---

① 这是英文，意为儿童卧室。在英国，每套住房都设有专供儿童和保姆住的房间，和父母不在同一层楼。

想把它移植过来。而在西班牙，这个符号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单音节，发音清脆，听起来舒服罢了。真是穿衣戴帽，各有一好呀。外国人不了解，西班牙人滥用de，有许多姓氏也胡乱使用。”

“当然罗，”侯爵夫人说道，“一个人就因为姓氏前面加一个de，就成为贵族了，这也太稀奇了。已婚女人还用前置词de把丈夫的姓连在自己的姓上。比如说，你母亲签名的话，就必须这样写：拉斐埃拉·圣马利亚·德·阿里亚斯<sup>①</sup>。有许多贵族姓氏中没有de这个符号。在塞维利亚，某某侯爵只写做J.P.。某某伯爵只写做F.E.。我哥哥就叫莱昂·圣马利亚。里瓦斯公爵在他的作品首页上只印着‘安赫尔·沙维特拉’。”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波罗吧，”拉斐尔继续说道，“他不满足在一部诗集上只多署上象征贵族的符号de，而是心血来潮，根据音节搭配情况，把他母亲，甚至祖母的姓氏都加了上去，为在作品的首页印上哥特体的‘A-波罗·德·马尔莫尔’而洋洋得意。当他看到他的那个发声响亮的、贵族式的引人注目的长长名字印在洋皮纸上，宛如一位古代勇士拿着锈迹斑斑的武器走出坟墓一样时，以为自己和以前大不相同，甚至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不过，他像那个葡萄牙军官一样，当看到自己从头到脚全副武装时，竟然颤抖起来，原来他看到自己以后害怕了。他的热情是那样高，以致打发人把新创造的姓名雕刻出来，并且把臆想出来的族徽加了上去。这枚徽志上有一座城堡……”

---

① 在这个名字里，“德”就是“de”的音译。

“一座没有地基的城堡，”侯爵夫人急促促地说道。

“一头狮子，”拉斐尔说道，“一只老鹰，凶豹、狐狸、熊、龙。一句话，是纹章学的一只挪亚方舟，徽志上方是一顶皇冠。不幸的是，雕刻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能工巧匠，所以做为波罗族徽一部分的里拉琴，他无法刻出琴弦来。不过，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谁也不会注意的。我祝贺他有了新名字。我对他说，马尔莫尔<sup>①</sup>一定从珍珠演化来的，这样再把A-波罗连在一起。就成了阿波罗<sup>②</sup>。于是，我们就可以说，大理石阿波罗要比石膏阿波罗值钱多了。他把这当做是对他的讥讽，勃然大怒，扬言要写一篇杂文打打贵族们的气焰。我问他，那篇讥讽的杂文是否运用于男女贵族。于是，他想到了你，亲爱的表姐。他叹了一口气，笔从手中掉了下来。他把头发理了理，拢平，他在那女神样的鬃发上擦了许多发蜡。亏得我有一双和表姐一样美丽的眼睛，一下子逃走了，躲过了一场大祸。好了，”拉斐尔看到斯特茵走了进来，于是补充说道，“这儿来了一块宝石中的宝石<sup>③</sup>。他也是一块会奏出旋律的宝石。堂费德里克，您是生理观察家，不妨看一看西班牙的情况，生活在各个领域的人们，他们的性格、善良心肠和喜怒哀乐是不是始终不变的。在这里，我们不像德国人那样 *schwermut*，英国人那样 *spleen*，也不像我们的邻居那样 *ennui*<sup>④</sup>。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我们对生

① 在西班牙文中，“马尔莫尔”有“大理石”之意。

② 阿波罗是太阳神。

③ 斯特茵在德文中有“石头”之意。

④ 这三个词分别为德文、英文和法文，意思均为“郁闷”、“沮丧”。“我们的邻居”指法国人。

活没有过多的要求，因为我们不为一点点幸福而唉声叹气。”

“这是因为，”侯爵夫人说道，“我们各种年龄的人都常常有各自的爱好。”

“这是因为，”丽塔说道，“每个人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是因为，”伯爵夫人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的美丽天空使我们的心情总是舒畅的。”

“我认为，”斯特茵说道，“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民族性格。穷苦的西班牙人，只要有一块面包，一个橘子，一束阳光就满足了，并且与那些几乎总是听从命运安排的贵族名流融洽相处。这些贵族逆来顺受，安于现状，应该说，他们是他们自己道德上的布鲁库斯托<sup>①</sup>。”

“堂费德里克，”侯爵夫人说道，“您是说我们每个西班牙人都听天由命了。噢，我的好大夫！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告诉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我哥哥说，当今大街上流传着许多行话，其中有一个词儿是些生活不幸、举止骄傲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不仅动摇着社会基础，而且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比世界上所有专制制度造成的灾难加在一起还要多。”

“是个什么词儿？”拉斐尔问道，“我把它再改造一下。”

“那个词儿吗。”侯爵夫人叹了一口气说道，“就是高尚的理想。”

“姨妈，”拉斐尔说道，“这是因为贵族阶层的人对理想有着特殊兴趣。”

---

<sup>①</sup> 古希腊的一个有名的大匪盗。

“姨妈，”丽塔叫了起来，“我们如果卷入政治中去，而您又要重申我舅舅观点的话，那我就要提醒您，堂费德里克将坠入德国的‘迷宫’中去，拉斐尔将陷入英国的 spleen 之中，我和格拉希娅则成为法国的 ennui 的俘虏。”

“你这个不知害臊的丫头！”姨妈说道。

“为了让大家都高兴高兴，”拉斐尔说道，“我来提个建议，我们一块写部小说，好不好？”

“我赞成，我赞成！”伯爵夫人大声说道。

“别胡说八道了！”伯爵夫人的母亲说道，“我女儿常常给我们朗读法国人写的那种连载小说，你们也想写那种东西吗？”

“为什么不可以写？”拉斐尔问道。

“不过，不会有人读你们的小说，”侯爵夫人回答说，“起码不要把它说成法国小说。”

“那又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拉斐尔继续说道，“我们写小说，就如同小鸟要唱歌一样。不管你听不听，它都要唱。”

“有劳你们了，”侯爵夫人又继续说了下去，“起码不要写那种勾引、通奸内容的小说。我们应该让女人们关心自己的过错！在理智人的眼里，什么轻浮的姑娘被人勾引呀，什么水性杨花的女人对丈夫不忠呀，并不值得那么大书特书。你们不要学习那些新潮作家的坏作风，千万不要写诅咒圣徒的小说。有的人在光洁的白纸上，或者在粗鄙画面下方，写上我们耶稣的话，诸如：‘你将得到饶恕，因为你热恋过’，或者‘谁要以为自己没有过错，你就把第一块石头投向他！’谁看到

这些不火冒三丈呀！那都只不过是给自己的过错寻找托辞！那是百分之百的亵渎神明！莫非那些纯朴的作家不知道，耶稣的宽恕话语是说给悔过自新、忏悔过去的人说的吗？”

“好家伙！”拉斐尔说道，“好一篇精采演说呀！我姨妈真是灵感大作，口若悬河呀！我一定推荐我姨妈当国会议员候选人！”

“还有，”侯爵夫人继续说道，“你们不能把骇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写进去，这种事在我们这里至今还没有听说过，它不是使宗教热情冷漠下来，而是彻底埋葬它。对这类事情，我们丝毫不感兴趣。”

“您说得对，”伯爵夫人说道，“我们要像描绘外国人那样描绘西班牙人，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本来面貌塑造我们的形象。”

“但是，我这位尊敬的侯爵夫人做了这么多的限制，”斯特茵说道，“如果一部小说，像其他某些小说那样，其主题是爱情悲剧的话，那么它的罗曼蒂克式结局该是怎样的呢？”

“时间，”侯爵夫人回答说道，“不管那些以梦呓代替观察的作家说些什么，只有时间才能下结论。另外，除了爱情悲剧以外，就没有其他题材可写的了？”

“姨妈，”拉斐尔说道，“您说的这些，就如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

“如果我和路易斯结婚，你就不活了吗？”丽塔说道。

“我，一个刽子手，一个扼杀我的自己无事而有意义生命

的刽子手！我，我就是我自己的希律<sup>①</sup>！上帝解脱我吧，美丽的忘恩负义的女人哟！”拉斐尔回答说道，“我一定活下去，看到你后悔我才高兴呢。如果你的得胜的路易斯要和他的魔王伙伴去其山间的小天地游玩的话，我还要取代他呢。”

“你们在小说里，”侯爵夫人又说道，“不要过多地使用外国词语，我们不需要那种东西。你们如果不懂得我们的语言，那不是有字典吗？”

“说得好，”拉斐尔说道，“我们绝不描写身材苗条的女郎、女杰和花花公子，他们是可恶的入侵者、剧毒寄生虫、破坏革命的危險使者。”

“你说出来的实话要比你心中的实话多得多，”侯爵夫人说道。

“可是，妈妈，”伯爵夫人说道，“您做了那么多的限制，太让我们扫兴了。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乏而无味。”

“我相信你有良好的鉴赏能力，”侯爵夫人回答说，“我也相信拉斐尔有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你们不会写出乏味之作的。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你们如果要提到上帝，请对他称名道姓，而不要用那些当今时髦的代称，什么最高的生灵呀，最高的智星呀，宇宙主宰呀，以及其他类似的代称。”

“姨妈大人，您这是怎么啦？”拉斐尔惊叹地说道，“莫非您否认上帝的威力和特权吗？”

---

<sup>①</sup> 残酷的犹太王。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说就在这里生了一个将来做犹太王的人，他们在东方看到了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听了，心里不安，派人寻找那婴儿。没有找到，便把伯利恒城里和四围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了。

“不，绝不否认，”侯爵夫人回答说，“上帝这个词是无所不包的。寻找其他更为响亮的称谓则等于以银镀金。我们人世间，对当权人不称国王，而称总统、执政官或保护人，我也认为是以银镀金之举。我确信，撒旦把上帝称为最高生灵以后，便彻底地背叛了他。”

“可是，姨妈，”拉斐尔提醒说，“您不能否认撒旦这样称呼上帝，表明他更尊敬上帝，更服从上帝。”

“快给我走开，拉斐尔，”侯爵夫人急促促地说道，“你总是逆着我说话。你不是想说服我，而是让我生气。还是用上帝自己起的名字称呼他吧，谁也不应该给他起别的名字。”

“妈妈，您说得有道理，”伯爵夫人说道，“那么，我们就不写弱点呀，流泪呀，罪恶呀，漂亮的辞藻呀，只写美好的、漂亮的、令人欢愉的事。”

“可是，格拉希娅，”拉斐尔说道，“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在一部小说中只描述美德，那再平淡不过了。我们来举个例子吧，比如我来写姨妈的传记，就这样写：她曾是一个难得的姑娘，遵照父母之意同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士结了婚，她是贤妻良母的楷模，她的唯一缺点是有点守旧，好玩牌。所有这些是墓志铭的最好内容。但是，必须承认，如果写进小说里，就淡而无味了。”

“你从什么地方知道我想当小说主人公的？”侯爵夫人说道，“全是一派胡言！”

“那么，”斯特茵说道，“写一部鬼怪小说吧。”

“绝对不能写，”拉斐尔说道，“最好留给你们德国人去写鬼怪小说吧，我们可不喜欢。如果在西班牙写一部鬼怪小说，

那一定胡编乱造得令人难以忍受。”

“那么，好吧，”斯特茵又补充说道，“要么写一部英烈小说，要么写一部悲伤小说。”

“但愿上帝保佑我们！”拉斐尔感叹地说。“只有波罗喜欢这类小说。”

“写一部感伤小说吧。”

“不要说写呀，就是听到这个词，我就毛骨悚然了！”拉斐尔继续说道，“我们西班牙人最不喜欢的小说莫过于写哭丧内容的了。感伤主义和我们的性格是背道而驰的，就如同行话黑话和纯正的卡斯蒂利亚语<sup>①</sup>毫无共同之处一样。”

“那么，”伯爵夫人说道，“我们到底写什么呀？”

“以我个人浅见，有两种题材适合我们写：其一是历史小说，不过这种小说还是请博才多学的作家去写吧；其二是风俗小说，这才是最适合我们这些半瓶醋的人写的小说呢。”

“好吧，就写风俗小说吧，”伯爵夫人同意地说。

“这部纯小说不但给人以知识，还会使人得到消遣，”拉斐尔继续说道，“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风俗小说。如果写得准确，作者观察得深刻，这类小说很有助于对人类、历史、道德风尚、地方志和各个时代的研究。我如果是王后的话，一定叫人为各省都写一部风俗小说，对各省做全面的介绍和分析。”

“那不就成了地理教科书式的小说了吗，”斯特茵笑着说道，“谁来写呀？”

---

① 即标准西班牙语。

“如果找人的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拉斐尔回答说，“这如同公司挑选人才一样，只要善于发现人才罢了。在这里，有我在，你们很快就会读到由我撰写的兼顾两种题材的小说了。”

“但愿能写出来，”侯爵夫人说道，“堂费德里克，您等着看他们写出什么东西吧。”

“我表姐要写进善良简朴的内容；我姨妈要写高尚道德的，不写爱情，不写缺点，不写犯罪，也不写圣经内容的；我表妹丽塔则要写喜庆的。那么，我就以我舅舅圣马利亚将军的正直高尚一生为主线写了。”

“你这纯粹是想嘲弄我的哥哥呀。我看他是不会同意的。真是的！”

“我绝不想嘲弄我舅舅，”拉斐尔反驳说，“世界上数我最尊重和珍爱我舅舅了。我知道，尽管他的军事才能常常被夸大了，但他称为军中堂吉河德是当之无愧的。他应该有自己的小说，因为史达尔夫人<sup>①</sup>说过，一个女人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所以，我认为同样可以说，一个男人的一生也是一部小说。好吧，尊敬的大夫，您来听听我舅舅小说的梗概吧。圣地亚哥·莱昂·圣马利亚尊奉天命从武，因为他是在火把游行队伍从他家阳台前经过时出生的，也就是说，他在乐器的伴奏下来到这个世界上。”

“这是实情，”侯爵夫人笑着说道。

“我在讲话时……从不撒谎，”拉斐尔表情严肃地说道，

---

<sup>①</sup> 史达尔夫人（1766—1817），法国小说家。

“我说的天命，其证明是，他出生时胸部有一块血色胎记，样子像宝剑，那是上天用手亲自描画的。四周所有接生婆都跑去祝贺这位王家军队的未来将军。”

“没有那么回事，”侯爵夫人说道，“他胸部有块胎记，这一点不错。但是那个记号像个萝卜，我们的母亲也有这样一块痣。”

“大夫，”拉斐尔又说道，“您来看看，我姨妈在诋毁她亲爱哥哥的声誉，抹杀他生活中富有传奇特色的东西。这位胆量过人的将军胸部的印记不是军剑，而是萝卜！我的姨妈呀，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吗？”

“这有什么可笑的？”侯爵夫人说道，“不就是身上有块胎记吗？”

“说下去，拉斐尔，”丽塔说道，“这些有趣的事，我一件也不知道。你就全盘说出来吧，别说说停停的。”

“亲爱的丽塔，别催我，”拉斐尔说道，“有什么急的？我们有许多地方优于其他民族，其中之一就是不像赛跑运动员那样，屈服于过快的生活节奏。”

“莱昂·马利亚刚满十二岁就进了一个部队当了实习军官，从那以后便改变了生活习惯，走路快如梭，严肃赛说教，阴郁似送葬。他在罗赛里昂从军打仗时，年轻勇敢。后来，年纪稍大以后，才知道高兴和忧愁。”

“拉斐尔，拉斐尔，”姨妈对他说道，“说话可要负责呀！”

“姨妈，您别担心这个，我说的只是柏拉图式的爱情。”

“什么爱情？……难道爱情还有好几类吗？”

“我说的是柏拉图式的爱情，”拉斐尔回答说，“这种爱情

只限于用眼睛传情送爱，用笔墨表心送意，整天叹息。”

“我们把这个做他的戎马生涯的序曲吧，”侯爵夫人说道，“不过，你早就知道，其后便是大兵团作战了。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一段当做重点来写。”

“侯爵夫人，”拉斐尔说道，“您别着急，我一定把小说写成这种水平，不管谁看了以后，都能把我舅舅的肖像勾画出来，他一手拿宝剑，一手拿芭蕉。”

“他初恋的女友是奥苏纳的一位漂亮姑娘。当时他的部队驻扎在那里。一天，突然下来命令出发。我舅舅说他还会回来的，于是那姑娘便唱了起来：‘曼布鲁<sup>①</sup>上战场’。直到一位身强力壮、家财万贯的庄园主向她求爱之前，她天天唱这首歌。不过，开始时，她还是想着恋人，常常哭得泪人似的，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呼叫‘圣马利亚，圣马利亚<sup>②</sup>’，以致睡在她身边的女仆竟然以为她在念连祷，从而虔诚地答道：‘Ora pro nobis<sup>③</sup>’。”

“我舅舅，”拉斐尔继续说道，“接到命令出发去美洲，他要去参加独立战争，因而没有时间顾及自己婚姻大事。结果，从那以后没有结识任何姑娘，却和战鼓结下了不解之缘，性格变得古怪，从而得了一个‘苦恼’将军的绰号。”

“你可真有胆子呀！……”姨妈感叹地说道。

“姨妈，”拉斐尔回答说道，“这可不是有没有胆子的事情，我只不过重复别人说过的罢了。这样，他渐渐地上了年纪。

① 曼布鲁是英国马尔布罗将军（1650—1722）的绰号。

② “圣马利亚”是拉斐尔舅舅的姓，恰巧与圣母马利亚的名字相同。所以女仆以为在做祈祷。

③ 拉丁文，意为“请为我们祈祷吧”。

当七十岁回来时，得了一身病，风湿病、流感和一些慢性病缠身。我姨妈和亲朋好友都劝他退役以后结婚，以安度晚年。大夫，请您看看这剂药方：结婚安度晚年！您看见了，我姨妈主张用顺势疗法。”

“这种新的疗法，”侯爵夫人问道，“是不是就开张药方，用清凉兴奋剂呀？大夫，您可别相信那一套，千万不能给小孩吃那种药。”

“好了，”拉斐尔又说了起来，“我接着说下去。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处女，她不愿意同父亲给她选中的人结婚，父亲也不让她同自己的意中人结合。他父亲十分傲慢，原来他女儿的名字叫潘格拉希娅·卡维萨·德·瓦加<sup>①</sup>。你们看看，这可是牛的最重要……”

侯爵夫人打断他的话，说道：

“你就嘲弄人吧，不管什么你都嘲弄。老天爷怎么给你这么一个特长呢，这可真是像上帝创造了发光的太阳一样。不过，堂费德里克，这个名字虽然在我外甥眼里是如此可笑，然而它是西班牙最显贵最古老的名字。它在纳瓦斯·德·托洛沙战役<sup>②</sup>时就产生了……”

“这个战役发生在一二一二年，”拉斐尔继续说道，“结果是被称为高尚之王的堂阿尔斗索九世取得了胜利。阿尔斗索九世就是法国王后布兰卡的父亲，而布兰卡则是法王圣路易斯的母亲。那场战役之后，卡斯蒂利亚从撒拉逊人<sup>③</sup>统治下

① 卡维萨·德·瓦加有“牛头”之意。

② 即西班牙的几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反对阿里莫哈德王朝(1146—1269)的战役。

③ 在中世纪，欧洲人称阿拉伯人是撒拉逊人。

解放了出来。”

“是这样，”侯爵夫人说道，“这些事都是我从嫂子那里听来的。她说，哈里发困守一处高地，他不但把自己的珍宝埋了起来，而且用铁链锁好。一条大河把这个高地同基督教军队分离开来。国王过不去河，心中十分焦虑。这时，一位身穿长袍的牧人走了过来，指给他一个地方不用费力便能渡过河去。‘请您沿着河边向下游走，’牧人对国王说道，‘当您看到被野狼吃掉牛身只剩下一颗牛头的时候，那里便是涉渡的好地方。’正是在这位牧人的帮助下，才取得了那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国王十分感激，于是封这位给他提供特殊帮助的人为贵族，并把牛头这个名字赐予他和他的后代。我嫂子还说，在托莱多大教堂里还保存牧人的雕像和哈里发驻地的铁链呢。”

“和我们家族相比，”拉斐尔说道，“六百年的贵族称号黯然失色。大夫，您应该知道，圣马利亚这个名字使所有卡维萨·德·瓦加失去光彩，就算他们的家谱从挪亚把一条牛救上方舟开始。您应该知道，我们可是圣母的亲戚呀。这最好的证明是，我的一位老祖母按照西班牙优良传统做祈祷时……”

“现在这些传统都丢光了，”侯爵夫人叹了一口气，打断拉斐尔的话。

“她说，”拉斐尔继续说道，“‘上帝会解救你的，马利亚，我亲爱的表姐，我亲爱的圣母。’仆人们回答说，‘圣马利亚’尊敬的表姐，尊敬的圣母’。”

“拉斐尔，你不要在外国人面前讲那些事，”侯爵夫人说

道，“这有双重原因。人家不相信吧，怕得罪我们；相信了，说不定到处张扬去。你刚才说的是尽人皆知的事，那是人们编造的笑话，嘲笑我们家族狂妄地追求古老望族之称。”

“说到外国人谈什么，我这里倒想问一下，伦敦德里勋爵写了《西班牙之游》一书，他在书中说全塞维利亚只有一个漂亮女人，并且断言这个女人就是侯爵夫人啊……用这种法子诋毁塞维利亚的声誉，我们是不能接受的。表姐，这件事你知道吗？”

“他说得对，”侯爵夫人说道，“阿德拉是长得十分漂亮。”

“我也承认她长得漂亮，”拉斐尔回答说道，“可是，说她是唯一长得漂亮的女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市长怒不可遏，他以诽谤罪对那位勋爵提出诉讼，并且说希拉尔达是全塞维利亚最典雅的姑娘。”

“我认为那样说倒更现实些，”丽塔表情傲慢地说道，“你完全可以以塞维利亚所有女人的名义告诉市长，勋爵说我们丑陋也好，漂亮也好，对我们来说都无损于一根毫毛。但是，拉斐尔，你继续说下去。你刚才讲到舅舅结婚的事了。”

“拉斐尔，你先等一等，”侯爵夫人插话说，“堂费德里克，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家在公元七三七年就被赐予贵族称号了，因为我们家族的一位祖先把吃掉哥特王堂法维拉的黑熊打死了，因此我们族徽上有熊的形象。”

拉斐尔格格地笑了起来，打断了姨妈的话。

“太好了，”他说道，“‘亲爱的表姐，亲爱的圣母’的续篇又有了。侯爵夫人搜集了许多有关我们家族的材料，并且都十

分真实可信。阿尔瓦公爵一家的家谱，她能倒背如流。”

“侯爵夫人，”斯特茵说道，“您如果讲给我听听的话，我将无限感谢您。”

“太高兴了，”侯爵夫人回答说，“但愿您相信我的话，而不要相信那个小孩子的话，尽管他比他大许多的孩子知道多而受到人们的宠爱。您知道，人也好，果敢精神也好，绝不会随便得到桂冠和赞扬的。”

“说到这里，”丽塔说道，“我认为何塞·马利亚不但可以得到贵族称号，甚至可以得到比贵族称号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西班牙一级伟人。”

“我的外甥外甥女真是些难得的朋友呀，我说什么他们都持异义！”侯爵夫人焦虑地说道，“对了，我的小姐，何塞·马利亚如果不是强盗的话，当然可以得到贵族称号了。”

“既然说到了何塞·马利亚，”拉斐尔说道，“我就给堂费德里克讲一段这位人物的英雄事迹。我对他了如指掌。”

“我们不想听使用铙枪的英雄事迹，”侯爵夫人说道，“拉斐尔，你胡编乱造地说些什么呀！”

“请您听听我讲的何塞·马利亚的冒险举动吧，”拉斐尔继续说道，“他是一位勇敢的、具有绅士派头的潇洒强盗，一位有名的情郎。他这种人是我们国产的特有果子。你们外国人可以有许许多多阿尔瓦公爵，但是绝不会有一个何塞·马利亚。”

“你在说什么呀？”侯爵夫人说道，“外国人可以有许许多多阿尔瓦公爵？好了，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呀！堂费德里克，您听我说说：我们的神圣国王堂费尔南多站在塞维利亚城端

前面，看到该城被围困多时，便向摩尔王提出建议……”

“摩尔王名叫阿沙法特，我补充一点，”拉斐尔插话说。

“叫什么名字无关紧要，”侯爵夫人继续说道，“我刚才说了，他向摩尔王提出建议，这个建议是，两位君主以肉搏战这种不平凡的方式决定被围困的塞维利亚的前途。摩尔王觉得不接受这个挑战与脸上无光。国王费尔南多没有把他的想法告诉给任何人。一天夜里，他按照约好的时间，独自一人走出王营，向商定的地点走去。皇家卫队中有一位士兵看到国王走了出去，心中十分纳闷，不知道他去干什么，担心落入敌人埋伏。于是，带上枪，远远地跟着。国王到了那个现在仍然叫国王之泉的地方，当时那里很荒凉，他停下脚步，等候摩尔王出来。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一整夜不见对手的踪影。天放亮以后，他断定摩尔王不会来了。他正要往回走时，听到树林深处有动静，他大喊一声，叫那人出来。”

原来，那人是他私人卫队的士兵。士兵走出来，毕恭毕敬地站在一边。

“你来干什么？”国王问道。

“先生，”士兵回答说，“我看到国王陛下一个人走出王营，不知您去干什么。我担心您遭暗算，便跟了出来，暗中保护您。”

“就你一个人？”国王问道。

“先生，”士兵继续说道，“国王陛下，您和我难道还不抵挡二百摩尔士兵？”

“你从我大本营出来是士兵，”国王说道，“回去就是阿尔瓦公爵了。”

“您看看，堂费德里克，”拉斐尔说道，“这个民间传说，不但在午夜解决了挑战的事，而且随意造出一些公爵来。”

“拉斐尔，我的上帝，快给我住上嘴，”伯爵夫人说道，“我倒相信有那么回事，我很高兴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那好，”拉斐尔回答说，“不过，阿尔瓦公爵并不会感谢你母亲给他的贵族称号。现在，你们大家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拉斐尔说着便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拿回一本袖珍羊皮纸书，那是从伯爵藏书室里取来的。

“这里讲的是卡斯蒂利亚贵族所谓的起源、特权及年代。作者是皇家顾问委员会律师堂何塞·贝尔尼—卡塔拉。在第一百四十四页上这样写道：‘阿尔瓦公爵即是今天的公爵。第一代称谓是堂弗朗西斯科·阿尔瓦莱斯·德·托莱多，即胡安二世于一四三九年设立的阿尔瓦伯爵。’堂恩利盖四世在一四六九年改为公爵。”

“这个显赫的望族有皇族血统，在西班牙的军政舞台上建立过丰功伟绩。公爵派军队征服佛兰德和葡萄牙，取得了辉煌战绩。”

“这个显赫家庭家史光辉灿烂，功绩卓著，就是几本书也写不完。”

“以上是这本书上说的。姨妈，您已经看到了，您给我们讲的那段历史虽然传得很广，但那是杜撰的。”

“我不知道那个词在希腊文中或法文中是什么意思，”侯爵夫人继续说道，“不过，我们回到圣马利亚家族这个话题上来，赐予这个姓氏是因为……”

“姨妈，姨妈，”丽塔说道，“请您原谅我们，我们不想听我们家族的家谱。我们不就是和卡维萨·德·瓦加家族及阿尔瓦家族有些共同之处吗？等您再婚时，不妨把咱们家谱讲给情人听听。”

“阿尔瓦公爵的姓应该是阿尔瓦莱斯，”斯特茵说道，“我的房主人就姓阿尔瓦莱斯。他人很好，忠厚老实，原来是经营店铺的。我很奇怪，在这个国家里，显赫名字和最高阶层联系在一起，也和最下层联系在一起。在我们德国，有许多人说西班牙人都认为自己出身贵族，不知是否确有此事？”

“那是误解，”拉斐尔回答说，“外国人对西班牙的事情一般都有误解。每一个壮工在田里干活时，总在身边插上一枚象征绅士出身的宝剑，对这种现象人们都坚信不疑。在西班牙，有许多大姓，或者称为泛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绝大部分是由于古代封建主有许多家奴，他们在解放这些人时，常常把自己的姓赐予他们。”

“摩尔自由民使用这些姓氏以后，一传二，二传四，很快传给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大亨们的姓氏，传得更广，因为他们的家奴人数众多。这些新家庭，由于许多源于摩尔贵族族系，因而被赐予了贵族称号。不过，西班牙的大家望族都有相同的姓氏，他们看到把自己的姓氏和摩尔人或手艺人家庭的姓氏混为一谈，心中很是不悦。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许多人用籍贯做为自己的姓氏。由此，数以百计的家族姓梅迪纳、卡斯蒂利亚、纳瓦罗·托莱多、布尔戈、阿拉贡，等等。说到西班牙人强烈向往贵族称号，这不是没有原由的。西班牙人性格傲慢，还有其他特殊的品格，这是事实。”

但是，绝不应该将民族特性同我们当今看到的那些冒充贵族的作法混淆起来。西班牙人民并不希望给自己挂上乌七八糟的头衔，也不奢望跳出上帝给他们安排的生活天地。不过，他们像重视自己声誉那样，重视自己的血统，特别是在北方的一些省份，居民们都以没有和摩尔人混血而感到自豪。如果生下非婚子女，同其他混血人种或犹太人种联姻，去做刽子手，当内奸或受到不光彩的惩处，这种纯正的血统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的上帝哟！”丽塔说道，“你们左一个贵族，右一个贵族，真烦人！你还是给我们讲讲舅舅的事吧，拉斐尔，好不好？”

“对！”侯爵夫人说道。

“姨妈，”拉斐尔回答说，“我这个人很固执己见，您让我把这个有趣的故事讲下去吧。堂费德里克，圣马利亚和卡维萨·德·瓦加于是像鸽子那样结合了。有好多次我都听人家说过我面前的这位姨妈看到这桩门当户对的婚事，高兴得哭了起来。而我的舅舅呢，对于他妻子的姓氏，可能第一次见面时就生了怀疑。结婚以后，疑团倒渐渐消失了。”

“拉斐尔，拉斐尔！”侯爵夫人大声说道。

“不过，”拉斐尔继续讲了下去，“九个月头上，卡维萨·德·瓦加生下一个小圣马利亚时，大家都十分惊奇，我舅舅更是这样。那孩子生下来时，个头儿有扇子那样大，好像不是她生的。朱庇特<sup>①</sup>妻子生下密涅瓦<sup>②</sup>时，体态发胖，而卡维萨·

① 朱庇特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

② 密涅瓦又称雅典娜，是智慧女神。

德·瓦加比她还胖。于是，夫妻间发生了一场争吵。妻子坚持他们的爱情的甜蜜之果叫潘格拉希奥。从纳瓦斯·德·托洛沙战役以后，他们家的长子都叫这个名字。我的舅舅则坚持圣马利亚家族的未来代表只能叫他父亲的那个响亮的军人名字。我舅妈同意把两家的名字都用上，从而建议给孩子起莱昂·潘格拉希奥的名字。结果呢，父亲总是叫孩子莱昂，母亲则叫他潘格拉西奥。”

突然，将军走了进来，打断拉斐尔的话。他面色像死人一样苍白，咬紧双唇，眼冒金光。

“我的上帝！”拉斐尔低声对丽塔说道，“我真想钻到地下去。摩尔人不是用罗马雕像给拉希尔达大教堂做地基了吗，我干脆也做那种角色去吧。”

“太气人了！”将军说道。

“舅舅，您怎么了？”伯爵夫人问道，她面色绯红。

丽塔低下头注视着手中的刺绣，咬着嘴唇，不笑出声来。

侯爵夫人把脸拉得比堂吉河德还长。

“简直把人嘲弄死了！”将军用颤抖的声音继续说道，“完全是污辱。”

“舅舅，”伯爵夫人说道，她尽量使声音变得柔和些，“人家没有坏心眼，只是想说几句轻松的笑话……”

“说笑话！”将军打断她的话说道，“说笑话说到我头上来了！嘲弄到我妻子头上来了！我这辈子干的事，有什么笑话可说的。我现在就去警察局告状。”

“去警察局？哥哥，你不是发疯吧？”侯爵夫人说道。

“姨妈如果这次帮助我躲过去，”拉斐尔对丽塔说道，“我

一定向圣约翰神发誓，学他的样子，一百零一天当中不多说一句话。”

“亲爱的莱昂，”侯爵夫人又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请求你别对小孩子大动干戈。安静些！我知道，他爱你，他尊敬你。你是想闹得满城风雨吗？家里人有什么抱怨的，不能让外人知道！好了，莱昂，我的哥哥，这件事就在我们之间了结了吧！”

“你是说家里人的抱怨？”将军把头转向他的妹妹，怒冲冲地说道，“我们家里人抱怨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个放肆的英国人简直无礼到了极点，他是到这儿来污辱我们的。”

听到这话，将军的妹妹和外甥、外甥女都松了一口气，仿佛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搬掉了。他们原来担心我们的编年史家讲的话被性格倔强的老将军听到了。拉斐尔尽力提高嗓音，问道：

“那么，那个两栖动物干了什么？”

“什么？”将军回答说，“我来讲给你们听听。你们都知道，我真倒霉，那个家伙就住在我家对面。夜里一点钟，大家睡得正香的时候，那位‘密斯特’打开窗子，吹起……小号来！”

“我知道，他喜欢那种乐器到了发疯的程度，”拉斐尔说道。

“还有呢，”将军继续说道，“他吹得难听极了。他的肺活量很大，小号声音大得能把周围二十莱瓜的死人唤醒过来。这样，邻居们的狗一齐吠叫起来。你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夜里怎么睡觉呀？”

直到那时，在场的人都在竭力控制自己不笑出声来。

是，此刻一个个却格格地大笑起来。将军突然不作声了，愤怒地看了他们一眼。

“你们这些人呀！他一点儿也不尊重别人，竟然干出那种缺德事来，你们就一笑置之！笑吧，笑吧！看你的那个对象也跟着笑不！”

说完便离开房间向警察局走去，仍然像进来时那样怒容满面。

丽塔笑得前仰后合。

“我的上帝哟，丽塔！”侯爵夫人说道，她心中感到不安，“你本应对那种无礼做法表示愤怒，而不应该发笑。”

“姨妈，”姑娘说道，“我知道应该那样做。可是，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会发笑的。我现在对您发誓，莫斯孔少校来对我献殷勤时，我一定为我舅舅报仇。我不但不理睬他，还要对他说：把你的精力留着去吹号吧。”

“我看，”拉斐尔说道，“你还是学习外国小姐的样子：说早安时，要面带红晕；道晚安时，要苍白无色。”

“那样做当然好，”丽塔回答说，“但是，我要做得绝一点儿。”

“这是你们的事了，”斯特茵说道。他仍然保留着德国人那种追根问底的性格特征。“阿里亚斯先生，您答应要给我讲一讲何塞·马利亚的英雄举动的呀！”

“改日再讲吧，”拉斐尔回答说，“我和老将军还有约会。”他掏出表看了看，补充说道，“现在差一刻三点，三点时我要到上将家里赴宴。大夫，少校吹号时，我的舅妈卡维萨·德·瓦加一定感到不舒服。我如果是你的话，要去急救她的。”

## 二十

伯爵夫人的孩子痊愈了。一天晚上，她约定马利亚来做客。当几位聚谈朋友都到齐了时，拉斐尔·阿里亚斯突然闯了进来。

“表姐，”拉斐尔说道，“我求你帮个忙。你如果拒绝，我就一头扎到……我床上不起来了，就说头痛得很厉害。”

“我的天哪！”伯爵夫人说道，“你到底有多大的事，要我帮忙呀？”

“我这就告诉你，”拉斐尔继续说道，“昨天，我收到使馆朋友的信，是圣莱赫尔子爵写来的。”

“请你将圣字和子爵两个词儿去掉，就简称他莱赫尔吧，”将军说道。

“好，”拉斐尔说道，“按照我舅舅的说法，我的这位既不是圣神也不是子爵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意大利亲王。”

“亲王！那么，我来问你，”将军操着讥讽的语调问道，“每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这位亲王怎么没有姓名呀？他该不是块石头吧，不是传教士吧，不是瘟神吧。那位亲王是什么地方人？”

“不知道，”拉斐尔说道，“信上是这么说的：‘我将非常感谢您把我推荐的人士介绍给塞维利亚最漂亮、最文雅的

女士，参加最上等的聚会，观看最有名的古迹。塞维利亚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仙女花园。”

“他是说城堡公园，”侯爵夫人说道。

“也许是这样，”拉斐尔继续说道，“我接受了这项任务，可是不知道求助于谁。我的脑子突然闪过一个想法，请我表姐帮忙，求她允许我把亲王带到聚谈会上来，这样他就可以认识塞维利亚最漂亮、最文雅的女士，参加最上等的聚会了。”他指着打牌的桌子，低声补充说道：“观看最有名的古迹了。”

“你应该知道，我母亲在这里，”伯爵夫人喃喃地说道。勉强笑了笑，“你也太没有礼貌了。”接着又大声说道：“我很高兴接待他。”

“真好，太好了！”将军气得用力洗着牌，说道，“你们就这样纵容他们吧，把房门对他们洞开着，提供各种方便吧！到头来，他们将把自己的消遣娱乐建立在你们的牺牲上，最后还会把你们嘲弄一番。”

“舅舅，您放心好了，”拉斐尔说道，“他们如果那样做的话，我们会报仇的。他们确实喜欢消遣娱乐，有些人甚至认为西班牙是冒险家的乐园，他们到这儿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寻找冒险。去年我接待了这样一个人，他是爱尔兰人，W勋爵的亲戚。”

“对，正如我是土耳其苏丹的亲戚一样！”将军又搬出了他的口头禅。

“我的这位爱尔兰朋友受到了拉曼恰英雄<sup>①</sup>精神的熏陶。

<sup>①</sup> 指堂吉珂德。

我已经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就叫他爱尔兰吧！一天下午，我们去公爵广场散步。天突然暗了下来，风雨大作。我想找个避雨的地方，但是他继续散步，他很想体验一下西班牙暴风雨的滋味。我提醒他，那样会得风湿病的。他竟然说身上穿着防水衣，礼帽呀，外套呀，裤子呀，皮靴呀，都是防水的。我只好随他便了。”

“拉斐尔，真的吗？”伯爵夫人问道。

“很可能是真的，”将军说道，“每一个英国人，只要白天做了件荒唐古怪的事，晚上才能睡得安稳。”

“拉斐尔，说下去。孩子，接着说下去，”伯爵夫人恳求地说道。“我看那个鲁莽的爱尔兰人一定接受教训，不再和上帝比试高低。”

“我亲爱的爱尔兰，”拉斐尔继续说道，“他被雨淋得如挪亚方舟一般。他坐在一棵大树下面，大树突然遭了雷击。”

“好了，好了！”在场的人齐声喊了起来。“那是编造的，是拉斐尔编造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不会说谎的，”拉斐尔激动地说道。“你们应该知道，当时有一百多人看到了发生的事。一棵大合欢树着着实实地压在了我那可怜的爱尔兰朋友身上。万幸的是，他坐的那个地方，树干没有轧到，因而把脑袋保存了下来，但是他像笼中鸟似的被树枝包围了起来。他喊呀，发誓呀，说谁救了他，他一定拿出大把大把的钞票感谢他。他在那个植物监狱里，一直被围到暴风雨结束。风雨过后，人们才走出家门来。有許多人跑过去帮助他。可是，事情谈何容易。于是，人们拿来铁锯和板斧，弄断粗树枝。牢房

四壁渐渐倒塌了，那位爱尔兰之子才慢慢露出身影来。他身上的防水衣根本不管用。他悲凄地垂着双臂，头发乱糟糟的，礼帽的宽檐也耷拉了下来。我们塞维利亚人天生爱开玩笑，你们可以想象得出，他们是怎样嘲弄他、讥讽他的。他不但受了惊，挨了雨淋，而且又遭到在爱尔兰连想也没想过的嘲弄。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我本想回到他身边去，可是我没有勇气，很快跑开了。”

“这件事对他有没有什么教训呀？”侯爵夫人问道，“他没有想一想，那是为什么吗？”

“他根本没有吸取教训，一切如故。英国人命大，有造化。唯一的一点是，他不再相信防水衣了。不过，这还不是我的这位英雄的最悲惨的冒险经历呢。他到西班牙来，主要是对小偷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说什么也要看一看小偷是个什么样子。他一心想尝一尝被偷是个什么滋味。他说，他如果就近看到何塞·马利亚身穿用金币做钮扣的漂亮的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地方服装，宁愿支付一百袋土豆。他特意带来一支金柄匕首和两支曼通手枪。”

“武装我们的敌人！”将军大声说道，“他就是那样想的这种人呀！”

“他想去马德里，”拉斐尔继续说道，“因为马车不愿拉随行人员，他决定改乘邮车前往。我费尽口舌说服他，但都无济于事。他还是去了，并且在走过哥尔多瓦之后，他的强烈希望变成了现实。他果真碰见了小偷，但那不是何塞·马利亚那样全身饰金戴银、坐骑枣红大马的‘高雅’小偷，不是‘时髦’小偷。而是几个‘二流’小偷，平庸，无奇，粗鄙。你们都

知道，在英国‘粗鄙’是什么意思。‘粗鄙’要比瘟疫和麻风还要使英国人感到恐惧。粗鄙！一听到这个词，整个英国就浓雾遮天，花花公子将坠入最痛苦的忧闷之中，贵族老爷将怒火中烧，小姐们将感到恶心呕吐，女时装师则神经极度紧张起来。正因为这样，我的爱尔兰朋友如果遭粗鄙小偷暗算如同被贬黜，则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所以，他像一头雄狮那样自卫而避免遭到偷窃。不过，他不是保卫自己的钱财，因为他把钱都存放在我的手里了；他身上所带的最珍贵东西只是拿破仑墓地的一根柳树枝条，一只女舞蹈家的、只有核桃大小的缎面绣花鞋和他叔父W勋爵的一本漫画集。”

“你真会描绘呀！”将军说道。

“不是描绘，只是用语言讲讲罢了，”拉斐尔说道。“再见，表姐，我该走了。”

“怎么？你把可怜的爱尔兰朋友交给了小偷，你自己倒想溜走呀？你必须把这段故事讲完，”伯爵夫人说道。

“好吧，”拉斐尔又接着说了起来，“我简单讲讲吧。几个小偷气极败坏，把他打昏过去以后，捆在一棵大树上。后来，一位老太婆看到了，叫人把他抬到她的茅屋里，并且像母亲似的照顾他，因为他受惊以后生了一场大病。有好长时间我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常言说，希望是绿草，牛羊叼着跑。我一直以为我的爱尔兰朋友也像绿草一样，没有了下落。过了好久，他才给我来了封信，把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叮嘱我给搭救和照顾他的那位女人一万雷阿尔，不过他不知道那位女人到底是谁，因为发现他被人捆在树上的时候，那女人身上穿的衣服正是他母亲生他时穿的那套衣装。你们

看看，他这样报答，做得很对。我们应该说句公道话，谁也不能否认英国人是慷慨大方的。好了，波罗来了，他眼睛里充满着悲伤。亲王还在等着我呢。我得赶快去。”

他说着便消失了。

“我的天哪！”侯爵夫人说道，“拉斐尔把我折腾得头晕目眩，他一刻也不停闲。他跑东奔西，说话时又比划又作怪相，口若悬河，快得我连一半也没听懂。”

“那也好，”将军说道。

“不过，”伯爵夫人补充说道，“我很喜欢拉斐尔，因为他很逗乐，而不是因为他讲的故事有多么重要。”

“亲爱的格拉希娅，”艾洛依萨说道，她一进来就和伯爵夫人拥抱起来，“这是《大仲马法国南部行》。”

伯爵夫人接过书。波罗和艾洛依萨对书的内容做了详细介绍。我在这里略去不述，想来读者会感谢我的。

“可怜的大仲马！”伯爵夫人对上校说道。

“可怜！”上校感叹地说道，“他可是个大富翁，有名人物呀，所有人都尊敬他，夸耀他，并且经常送礼物给他。这样的人还可怜？莫非有人批评过他？”

“批评他？”伯爵夫人回答说，“不是，确实不是。只有我有时贸然批评他。对所有在公众场合露面的人，他们应该给公众这种权利。我说他可怜，并不是因为人们批评他。我是听到别人过分夸耀他，才这样说的。”

“为什么，伯爵夫人？夸耀人的话，总是顺耳的吧？”

“我也说不清楚，”伯爵夫人说道，“我不像艾洛依萨那样有口才，只好用另外一个例子做比较来说明。好久以前，赫

雷斯的一位亲戚来看我们。这位亲戚很虔诚，她丈夫很喜欢文艺。我首先想带领他们去参观大教堂。在路上，有一位从赫雷斯来的男人缠住我们不放。这个人虽然很平庸，但很富有。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让他跟着我们。走进那个天下独一无二的大教堂时，我表姐抬起头，交叉双手，快步走过大厅，眼泪汪汪地跪在大祭坛前面。她丈夫顿时怒容满面，站在原地不动。可是，那位大富翁感叹地说道：“好房子！当酒坊好极了！”你们懂得我的意思了吧？”

“看来，”上校笑着回答说，“如果夸奖不当，还不如批评呢。伊利亚特史诗中对此早已描述过：

圣人不同意，事情则无望办成！  
而蠢驴鼓掌赞成，事情会更遭！

不过，您讲的那个小故事，很有独特的讽刺意味。”

“我感到很遗憾，”伯爵夫人说道，“听到你们这些大仲马的崇拜者如此为他辩护，我才想到几年前发生的这件事。”

“伯爵夫人，”上校说道，“如果大仲马某一天到西班牙来，我一定把他带到您的脚下来，让他感谢您这样评价他的作品。”

“千万不能那样做。”

“为什么？您不想结识他吗？”

“一般地说，认识大作家不免有些不便之处。”

“为什么，伯爵夫人？”

“常常发生这种情况，通过私人关系结识作家，会影响作

家声望的。我有一位朋友，他很有才华。他说过，大人物相貌和人们给他树的碑传大相径庭，因为碑传的本身言过其实，而他们本人，你越是在近处看，越显得渺小。”

“至于我本人，如果有一天想当作家（我很可能产生这个想法，因为我们西班牙人既有诗人之才，又有疯子之态）的话，我起码占有这样的优势。我是无名之辈，笔功乏力，距离遥远，人们只能听到我的声音，而看不到我的面容。”

“那么，您是不是认为作家本人是他小说的主人公之一了？”

“我不那样认为。但是，我担心看到作家把自己的想法和感情全盘推翻掉，这样他小说的魅力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当我谈到他那些可能吸引我的东西时，怎么也无法将这样一个想法从我脑海里驱除掉，即那是他用脑袋而不是心写的。”

“那些法国人真能写呀！”艾洛依萨给上面的文学评论会做了这样的总结。

“那些自由之子在哪些方面写得欠缺呢？”波罗说道。

“可是，小姐，”将军说道，“您怎么不读西班牙作品呀？”

“因为西班牙的一切都打上了愚蠢和粗鄙的烙印，”艾洛依萨回答说。“我们在观念上，乃至所有方面都处于可悲的落后状态。”

“在我们没有达到一定高度，只能模仿别人的时候，您能指望一个作家在我们这个可恶的国家里写出什么呢？”波罗面带怒容地说道。“如果说我们国家没有任何典雅的、民族特色的和优秀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描绘这个国家，描绘我们的习俗呢？”

“你们不是和德国人一起称赞橘花和蜜橘，和法国人一起称赞民族舞蹈，和英国人一起称赞雪利酒吗？”艾洛依萨说完露出一副娇媚的笑容。

“哎呀呀，亲爱的艾洛依萨！”波罗说道，他有些激动了。

“那只不过是口头上的俏皮话而已，而且如果不是法国人说这种俏皮话，倒是可以认为那更是俏皮话了。”

波罗在他的话中像是搬出了法国一则有名的谚语。

还好，那时有人用臂肘捅了将军两下，示意他别再听下去。

这时，拉斐尔带着亲王走了进来，并且把亲王介绍给伯爵夫人，后者以习惯的热情态度欢迎客人，但是按照西班牙人的做法，没有站起身来。

亲王身材很高，不过很消瘦，看上去有四十五、六岁的样子。他虽然是亲王，不过仪表和言谈并不显得十分高雅。

于是，聚谈会的人便坐到了一起。大家颇为焦急地等待着约好的女歌手的到来，他们相信她会演唱成功的。

上校弗拉依坐在椅子上左摇右晃，用花剑一样锋利的目光盯着身边的姑娘们。约翰先生通过眼镜看着丽塔，但后者却把眼睛移开。男爵坐在一位老者身边，向他询问摩尔人是不是用石灰粉刷房屋。

“我了解情况不多，无法回答您，”法官回答说。“不过，有一点应该指出，此问题并没有引起朱尼卡、朋斯、堂安东尼奥·莫拉莱斯、罗德里戈·加洛<sup>①</sup>的注意。”

---

<sup>①</sup> 罗德里戈·加洛（1873—1847），西班牙考古学家。

“太无知了！”男爵心里想道。

“多么愚蠢的问题呀！”

“您的表姐真漂亮，”亲王对拉斐尔说道。

“您说得对，”拉斐尔回答说，“她长得像仙女一般。”

“那位玩牌的仪表堂堂的将军，是谁呀？”

“他是退役的涅斯托耳<sup>①</sup>。在你们的彭佩亚<sup>②</sup>也不会有保护这么好的古迹。”

“和他一块儿玩牌的夫人呢？”

“是他的妹妹，瓜达尔卡纳尔侯爵夫人，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埃斯科利亚尔<sup>③</sup>。我是说，是君主感情和宗教感情的熔铸物，心中装着未冕国王的合葬墓。”

这时传来一声巨响：原来上校起身想坐到拉斐尔身边时，一个花盆被踢倒滚动了起来。

“这位上校，”拉斐尔说道，“是想让我们知道他来了。他到这儿来一定会像风琴那样大声喘气的，原因是夫人们都不理睬他。”

“这些夫人们也太薄情了，”亲王说道，“上校是个美男子呀！”

“我不能说他不是美男子，”拉斐尔继续说道，“他是一个有名的参孙<sup>④</sup>。不过，我首先应该介绍的是，他的达利拉不久就会成为他的合法妻子了。这位女人看上了他父亲在印度

① 古希腊特洛伊战争中的名将。

② 意大利古城。公元七九年被火山熔岩吞没。

③ 西班牙的一座有名修道院，建于一五六三年。

④ 《圣经·旧约》中他是力大无比的勇士。达利拉是他的情妇。

经营茶叶和鸦片挣得的数以百万计的金钱。达利拉在浓雾笼罩的岛上等候着他，而他却在安达卢西亚美丽天空下寻欢作乐。还有，亲王，到西班牙来的外国人，都想得到更多的享受，比如良好的气候、斗牛、柑橘、民间舞蹈、征服女人。但是，许多人都是失望而归。我不知道听了多少人这样抱怨说：满怀希望而来，垂头丧气而归。”

说话间，男爵已经凑到桌子旁，看打牌去了。

“夫人，”他和侯爵夫人搭话说道，“您是……”

“我是我女儿的母亲，先生，”侯爵夫人回答说。

丽塔突然大笑起来。

“男爵，”伯爵夫人说道，她的沙发就在牌桌旁，“您喜欢音乐吗？”

“喜欢，夫人，”男爵回答说。“我羡慕音乐，我崇拜音乐。我是说，那种深奥的、英明的、严肃的音乐，即哲理音乐，就像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理解的那种音乐。”

“他在说些什么呀？”将军问拉斐尔道。后者早已走过来同丽塔打招呼。“严肃的、英明的音乐！音乐哲理！在有理智的人面前怎么能讲出这种蠢话呀？”

“舅舅，”阿里亚斯回答说，“法国巴黎花园的风神已经变成了德国黑林山的地神了。”

“但并不因此他们就更可爱些，”侯爵夫人补充说道。

拉斐尔躲开上校，走到聚谈的人们中间。他先来到姑娘们聚谈的圈子，那里面有他的亲戚，有他的心中人。但是，姑娘们看到他只顾和他的贵宾在一起，而不理睬她们，便想了个办法整治他，以此“报仇雪恨”。他刚走到跟前，姑娘们

便纷纷沉默了下来，一个个表情严肃、冷漠。

“难道我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墨林萨<sup>①</sup>？”阿里亚斯说道。

“哎呀，是你呀！”一个姑娘说道。

“我想应该是吧，格拉拉，”拉斐尔回答说。

“好久没见到你，都认不出了。我看你衰老了许多。你怎么还守着你的外国贵宾呀？”

“我的？”阿里亚斯说道，“那可不是我的私有财产。至于说到我的衰老嘛，格拉拉，我是上个世纪末出生的。你算算看，我现在多大岁数了吧！”

“要不然你是为你的外国贵宾操劳，累成了这个样子？”

“有人说，”另外一个姑娘插话说，“外国人都在搞募捐，准备为你建一尊雕像。”

“还有人说，王后要赐予你意大利侯爵称号，”前一个姑娘又说道。

“还说你的皮靴把城堡的地板都踏碎了。”

“另外有人说，莫里略的圣神费利克斯<sup>②</sup>都对你面熟，看到你带着新的崇拜者去，还向你祝福呢！”

“诸位小姐，”拉斐尔大声说道，“你们这是在对我宣战，还是阴谋暗算我？你们说，我该如何还击？”

这时，所有姑娘一齐向他发起攻击，犹如火药爆炸了一样。

“我的天哪，阿里亚斯，你怎么浑身煤炭味呀？”

<sup>①</sup> 一译美杜莎。据说原来是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面貌也变得奇丑无比。谁只要看她一眼，就会变成石头。后来被杀死，她的头被献给雅典娜作装饰物。

<sup>②</sup> 塞维利亚城的宗教殉教者。

“拉斐尔，可真得意呀，你说话变调了。”

“阿里亚斯，你怎么垂头丧气呀？”

“阿里亚斯，你变成金发大汉了。”

“阿里亚斯，”波罗说道，“你这头大熊被一群马蜂包围了。”

“你的比喻没有什么诗意，”拉斐尔回答说，“你不能做这儿几位处女的学生。阿波罗可不愿意和你叫同一个名字。不过，你倒可以留在这儿，让这群马蜂把你当做玫瑰花吧，把你的意大利蜜汁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她们吧。我可要走了，去找把雨伞挡雨。”

这时，在院门旁聚谈的人都走了出去，给马利亚让开路，请她进来。公爵拉着她的手，斯特茵跟在后面。

## 二十一

在个人装束方面，马利亚接受了她女主人的不少主意。然而，她现在的一身打扮显得十分蹩脚。印花软绸衣服过分短小，颜色古怪；平庸的发髻上直挺挺地结着几条红色绸带，白蓝相间的薄纱头巾饰着卡塔卢尼亚式的花边，这使她的肤色显得更加黝黑。她的这身打扮一定而且已经产生了很坏的效果。

伯爵夫人向前走了几步，迎了过去。当她从拉斐尔身边

走过时，后者咬着她的耳朵说了几句拉封丹<sup>①</sup>的鸟鸮寓言中的话：

“如果说话也像这身羽毛的话，她将是咱们这里森林中的一只凤凰了！”

“我们太想听您唱歌了，我们太感谢您的光临了！”伯爵夫人对马利亚说道，“公爵总是夸奖您！”

马利亚没有作答，让伯爵夫人领到钢琴和沙发中间的一把扶手椅子上坐下。

丽塔想和马利亚坐得近些，离开她平时的座位，坐到艾洛依萨身边。

“我的天哪！”她看清马利亚之后，对艾洛依萨说道，“怎么比埃斯特列马杜拉的血肠还黑呀！”

“好像是坏人有意把她弄成这个样子！”艾洛依萨补充说道，“好像是圣礼拜六的犹大。拉斐尔，你说呢？”

“她眉心中间有一道皱纹，”阿里亚斯回答说，“更像独角犀了。”

然而，在那么多显贵人物面前，马利亚并没有显得很拘谨和迟疑，始终保持镇静和稳重。她目光锐敏，思维敏捷，具有西班牙女人特有的准确判断能力，只需要几分钟就能观察和判断一切。

“我来了，”马利亚在心中说道，把看到的東西都牢牢记在脑子里。“伯爵夫人心好，她希望我出出风头。华贵的姑娘们看不起我，嘲弄我的装束，说我令她们毛骨悚然。外国人用

<sup>①</sup> 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作家。

傲慢的目光着我，说我是乡间头脑简单的婆子，上了年纪的人说我是个毛丫头，没有用。另外一些人则保持中立态度，这一方面是由于看在我的主人公爵的面上，另一方面准备见风使舵，或赞扬，或谴责。”

这期间，心地善良、待人热情的伯爵夫人一直设法和马利亚攀谈。可是，马利亚话语是那么简单，怎么也拉不起话来。

“你喜欢塞维利亚吧？”伯爵夫人亲切地问马利亚。

“还是很喜欢的，”马利亚回答说。

“去看过大教堂了？”

“太大了。”

“林荫道呢？”

“太小了。”

“那么，你最喜欢什么？”

“斗牛。”

谈话停了下来。

大约沉默了十分钟。之后，伯爵夫人向马利亚问道：

“我可以请您的丈夫坐下来弹钢琴吗？”

“随您吩咐，”马利亚回答说。

斯特茵坐到钢琴前。马利亚站到他的身边。她是公爵拉着手把她带到那里的。

“马利亚，你颤抖了？”斯特茵问她。

“为什么要颤抖？”马利亚回答说。

大家渐渐静了下来。

在场的人表情各异。大部分显得好奇和惊异。伯爵夫人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她希望听到优美的歌声。牌桌上，或者像拉斐尔说的那样，在上院，人人是一副漠然面孔。

亲王露出傲然的微笑。

少校把眼睛睁得老大，仿佛眼睛能听到声音似的。

男爵则闭着眼睛。

上校打着呵欠。

约翰先生在那当口儿，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

拉斐尔跑到花园里，他想抽支烟。

斯特茵弹了《纯洁的歌仙》的前奏，他没有奏出颤音，姿态并不造作。但是，马利亚那纯正、沉着、温柔而有力的声音刚刚响起来的时候，就好像有一根魔棍敲击着每一个在场的人。这时，一张张面孔上都显现出羡慕和惊奇的表情。

亲王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马利亚唱完之后，聚谈会上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伯爵夫人带头鼓掌，不停地拍着她那双柔软的手。

“我的天哪！”将军捂住耳朵，大声说道，“我们这不是到了斗牛场吧？”

“莱昂，随他们玩去吧！”侯爵夫人说道，“随他们玩去吧。不然，他们背后议论别人，那更糟糕。”

斯特茵向四周点头致意。马利亚像站起来一样，冷冷地、毫无表情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接着，她又唱了几首难度很高的变奏曲，她有意加入许多复杂的震音、颤音和跳音，从而使原来的旋律听起来更为优美。马利亚对那些技法运用自如，不费力，不做作。人们赞美不已。

“伯爵夫人，”公爵说道，“亲王想听几首西班牙歌曲，好多人对他夸耀过西班牙歌曲。马利亚在这方面又有专长。您能不能提一下，请她唱几首吉他伴奏曲。”

“当然可以，”伯爵夫人回答说。

他们的想法最后得到了满足。

拉斐尔让少校坐在艾洛依萨身边，而他自己则和丽塔坐到了一块儿。艾洛依萨对他的英国朋友说，西班牙女人几乎和外国女人一样，造作、虚假。她们模仿和抄袭的都是糟粕。

“你的眼睛真漂亮！”拉斐尔对他的表妹说道，“又长又黑的睫毛保护着眼珠！丽塔，你的眼睛有着磁石一般的颜色和吸引力。”

“你才是磁石呢，把外国人都吸了过去，”丽塔回答说。“你为什么让少校坐到艾洛依萨身边去？她在给他讲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告诉你，表哥，你别给我装模作样了。”

“说吧，你就这样说吧！”拉斐尔说着，在椅子扶手上狠狠击了一拳。“丽塔，事情并非如此，那是因为我爱你，而且永远爱你。一个男人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我说的是真正的爱。对于其他女人的爱，只停留在口头上。”

“我知道，”丽塔说道，“路易斯给我唠叨过好多次了。但是，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你这个年年月月只重复一种嘀嘀哒哒声的时钟，太令人讨厌了。”

“这是什么意思呀？”艾洛依萨看见有人拿来吉他，大声问道：

“看来要唱西班牙歌曲了，”丽塔说道，“太好了！这才有

意思，才够味呢。”

“西班牙歌曲！”艾洛依萨怒冲冲地说道，“太可怕了！那是给下层贱民听的，哪有达官贵人听那个的。格拉希娅，您在想什么？您应该想一想，为什么外国人说我们落后，原因是我们不愿意按照他们的模式改造我们的习惯和爱好，总是三点钟吃饭。我们不愿意承认，西班牙的所有东西从来都是粗鄙可笑的。”

“可是，”少校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说道，“我认为应该保持自己的特色。”

“这只不过是客套话，”艾洛依萨回答说，她把声音提得很高。“而且是那样虚假，听起来是百分之百的嘲弄。”

“那位意大利先生，”丽塔说道，“点名要听西班牙歌曲。他喜欢西班牙歌曲，而且懂西班牙歌曲。这说明西班牙歌曲值得一听。”

“艾洛依萨，”拉斐尔补充说道，“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歌，比如意大利船工号子、法国牧歌。为什么我们的民间歌舞不能像那些国家的民歌一样进大雅之堂呀？”

“因为是个些粗鄙、毫无艺术的东西！”艾洛依萨回答说。

拉斐尔耸了耸肩膀。丽塔哈哈大笑起来。少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艾洛依萨站起身来，托辞头痛走了出去。她母亲陪伴着她。她对母亲这样说道：

“我起码要让他们知道，在西班牙还是有相当典雅的小姐不和粗俗下流东西同流合污的。”

“那位艾洛依萨的阿贝拉托<sup>①</sup>真是不幸呀！”拉斐尔看到她走了出去，这样说道。

马利亚的歌声不但优美，技艺娴熟，而且作为民间歌手，对安达卢西亚民歌具有天赋的演唱才能。一个外国人只有在西班牙长期居住下来才能听出其中奥秘，得到享受，了解民族特色。

音乐，乃至舞蹈，都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灵感、强烈的魅力，它表达人们的喜怒哀乐。有的东西能够心领神会，但是难于言表，而这正取决于歌声旋律和舞蹈动作。忽而激昂，忽而温柔，而且二者是那样频繁交替，时刻抓住观众的心，令他们迷醉和神往。

马利亚拿起吉他，唱了起来：

如果我迷了路，  
请到叫做中午的地方找我，  
那儿有肤色黝黑女孩出生，  
那儿是美貌女人的故土。

顿时，听众振奋了起来。年轻人随着旋律拍着手掌，同时口中不停地喊着“太好了，太好了”，好像在给马利亚加油。纸牌从几个专心致志玩牌人的手中掉在了地上。少校也学着大家的样子，胡乱地拍起手掌来。约翰先生宣称那比听“上帝拯救王后”好得多。但是，民族音乐的伟大胜利表现是，

<sup>①</sup> 阿贝拉托（1079—1142），法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情人也叫艾洛依萨。

将军紧锁的眉头展开了。

“哥哥，”侯爵夫人笑着问道，“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唱索隆戈和特里皮利民谣吗？”

“索隆戈和特里皮利是什么东西呀？”男爵问拉斐尔。

“它们是‘塞莱尼’和‘卡秋恰’舞曲的先辈，”拉斐尔回答说，“也是‘天鹅绒小马’、‘比多’和当今其他歌曲的先辈。”

我们上面介绍的这些民族歌曲和舞曲，看起来可能不是什么高雅曲调，而且在其他国家确实如此。为了全神贯注地欣赏我们的歌曲和舞曲，应该具备我们民族的性格，应该抛弃粗野和平庸这两样东西，其实这两样东西在我们国家已不复存在了。一个西班牙人可能缺乏礼貌，但远不是粗野的，因为这与他的天性毫无共同之处。西班牙人总是自由自在地生活，他们的灵感纯正而细腻。西班牙人尽管忽视了教育，但他们性格温存、开朗，与其打交道是件愉快的事。

马利亚像来时那样冷漠而毫无表情地离开了伯爵夫人的家。

当伯爵夫人只身和自己亲人在一起时，带着胜利者的表情问拉斐尔：

“我亲爱的表弟，你现在有什么说的没有？”

“我现在应该说，”拉斐尔回答说，“小鸟的声音比它的翅膀要打动人。”

“看她那双眼睛！”伯爵夫人感叹地说道。

“好像俄国皮夹上画着的两只明亮眼睛，”拉斐尔说道。

“她表情是很严肃，”伯爵夫人说道，“可是，并不高傲。”

“不过，她像乡下小姑娘那样腼腆，”拉斐尔补充说道。

“可是，她的嗓子多好呀！”伯爵夫人说道，“真是一副金嗓子。”

“那么，”拉斐尔说道，“就应该把葡萄牙人为他们的著名歌唱家马杜莱依拉刻写的碑文也刻在她的墓碑上了。碑文是这样说的：

马杜莱依拉先生在这里安息  
他为什么在这里安息  
那是上帝的旨意  
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歌手  
上帝请他住进天堂  
上帝对他说：唱吧，你的歌声最优美  
上帝对天使说：你们可以走了  
有马杜莱依拉在这里  
你们应该远远离去。”

“拉斐尔，”伯爵夫人说道，“你这个人只知道整天嘲弄人，谁能逃脱你的讥讽呀？波尔·德·克科<sup>①</sup>的自画像如同一只公鸡，而我要叫人给画个像，画一只嘲讽的鸟儿。”

“如果那样的话，”拉斐尔告辞时说道，“我就做个男性婆，传种接代好了。”

---

<sup>①</sup> 波尔·德·克科（1794—1871），法国小说家。

## 二十二

夏季一过，已是九月。白天依然像夏日一样炎热，然而夜变长了，凉爽了。

九点钟还不到，艾洛依萨就来了。那时，伯爵夫人的聚谈会只来了几位亲朋至友。

“坐到我身边来，”女主人对艾洛依萨说道。

“谢谢，格拉希娅。可是，你们这儿的沙发里塞的全是破麻片和猪鬃，太硬了，一点也不舒服。”

“亲爱的，这样坐上去凉快些呀！”丽塔说道。艾洛依萨拿着架子坐在她的身边。

“你们知道外边在传些什么吗？”诗人波罗对艾洛依萨说道。他用手摆弄着一只黄色手套，同时伸出一条腿，有意让人家看见他脚上穿着漂亮的漆皮鞋。“说要任命阿里亚斯当镇长。可是，我觉得是传言，不大可能。”

“只不过是地方小头头，乡长、镇长一类的官职，”艾洛依萨拿腔作调地说道，“拉斐尔应该当大官。他有派头，时髦，又是一个勇猛的军人。”

“小姐，您在说什么呀？”将军问道，他一直用心听着那两个高贵青年谈话。

“先生，我在说您的外甥是一个勇猛的军官。”

“这是什么意思？”

“先生，他的服役证书上就是这样写着的。认识他的人也都这么说呀。他在战争中立过功。”

“可是……如果你们想说这个，为什么不用堂胡安·尼卡西奥·加列格<sup>①</sup>的名言来表达呀？他，还有里瓦斯公爵<sup>②</sup>、金塔纳<sup>③</sup>、布列顿<sup>④</sup>、马丁内斯·德·拉罗莎<sup>⑤</sup>、哈特森布什<sup>⑥</sup>和其他许多人都是显赫人物，第一流诗人，但他们是百分之百的西班牙人。你们是不是想说勇敢吧？”

“当然罗，将军，我难道说的不是勇敢吗？”

“小姐，您说的不是勇敢，”将军急切地说道，“您说的是勇猛，而我只听有人把这个词儿用在野性十足的公牛身上，形容它们凶残。我劝告你们，不要用这个词儿。你们如果想不起来合适的词儿的话，我来告诉你们，除了勇敢之外，还有英姿飒爽，果敢，骁勇，等等，等等。”

“我的天哪，先生，那些都是老词儿了，非常平庸，而且难听。应该使用漂亮的新词儿，让字典和它的编纂家们对此感到痛心吧！”

“谁有耐心听这些玩艺儿呀！”将军扔掉手中的纸牌，说道。

“什么事气坏了我们的舅舅呀？”拉斐尔走了进来，问他的

---

① 堂胡安·尼卡西奥·加列格（1777—1852），西班牙诗人。

② 里瓦斯公爵（1791—1865），西班牙诗人，剧作家。

③ 金塔纳（1772—1857），西班牙诗人。

④ 布列顿（1796—1873），西班牙作家。

⑤ 马丁内斯·德·拉罗莎（1787—1862），西班牙诗人。

⑥ 哈特森布什（1806—1880），西班牙作家。

表妹丽塔。

“外边传的消息。”

“什么消息？”

“说任命你当镇长，而他认为这是一种讽刺。”

“他说得对。镇长太大了，我只能给镇长打下手。不过，我这儿也带来一个消息，一个大消息。”

“一个大消息？那么，你就让我们大家也知道知道吧。快说给我们听听。”

“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拉斐尔抬高声音说道，“维利亚玛的歌星要登台表演了。”

“噢，这太好了！”艾洛依萨说道，“从圣费尔南多创建塞维利亚以来，这个城市一直处在无所作为的状态中，这回有了大的活动，塞维利亚也该热闹一番了。”

“你说创建，那不对，而应该是征服，”她的好朋友波罗低声对她说道。

但是，艾洛依萨没有理睬他，又继续说道：

“她演出什么歌剧呀？”

“什么，她要登台演出？”侯爵夫人问道。

“是演出，姨妈，”拉斐尔回答说，“斯特茵和他同台演出。”

“有这样的事！”心地善良的夫人感叹地说。

“妈妈，他的老毛病又犯了，您没有看见他在开玩笑吗，”伯爵夫人说道。

“自从演出了《山羊腿》以后，我还没有看过一台好戏呢，”侯爵夫人说道。“以前演出过《路格莱希娅夫人》、《天使》、

《安托尼》和《痴迷的卡洛斯》，可是现在演的都是些什么呀！”

“舞台就是一所习俗大学校，”将军讥讽地说道，“他们想引进什么，就在舞台上演出什么。”

“法国人说，越过比利牛斯山，就到了非洲。他们说得太好了，”艾洛依萨压低声音对波罗说道。

“自从他们占领部分沿海地区以后，”波罗说道，“就不这么说了，好像他们在为我们着想。”

艾洛依萨用绣有花边的小手帕捂住嘴巴，没有笑出声来。

“那两个人在密谋呢，”丽塔对拉斐尔说道，“从波罗的眼镜片和那双眼睛中可以看出他在杜撰着坏主意。艾洛依萨在用手帕捂住嘴巴，不让人看到她对故步自封的西班牙的讥笑。”

“哪里，他们不是那种人！”拉斐尔说道。

“不是在杜撰坏主意，那么，他们在干什么呢？”

“她们在……我一会儿告诉你，你可以为她们做一个全面评价。”

“讨厌鬼，快说呀！”

“他们是，”拉斐尔一本正经地说道，“一对鼓吹更新的人。”

有些夜晚，这样谈笑一阵子以后，伯爵夫人家里那宽敞的走廊里便冷清了下来。那里只剩下一些常客了，阿里亚斯对玩牌的那几个人就是这样称呼的。

“真会拖时间！”侯爵夫人说道，“都十一点半了，还不见人影。”

“那些爱好音乐的人听得入迷的时候，才不感到时间长呢！”

“谁能想到那个女人有那么大的才学和勇气，没几天就登台表演了？”侯爵夫人说道。

“至于才学，”将军说道，“唱歌并不需要你说的那么大的才学。说到勇气，给我一个团的棒小伙子，我也敢攻打奴曼西亚<sup>①</sup>或萨拉戈萨<sup>②</sup>了。”

“我给你们讲讲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位在场的人插话说道。“三个月前这个意大利剧团来到塞维利亚的时候，我们的未来‘首席女歌手’一连好几天都坐在离舞台最近的包厢里，每场必到，甚至连排演她也不放过。公爵让首席女歌唱家给她面授几次，后来又说服团长吸收她为剧团成员。但是，团长只答应她以二流歌手登台表演，对此她断然拒绝了。俗话说，无巧不成书。‘首席女歌手’突然大病不起，于是，公爵的那个被保护姑娘自荐替补她。我们等着看看她会演得怎么样吧。”

这时，伯爵夫人满面春风地走进大厅来，后面跟着几位来聚谈的人。

“妈妈，今天晚上太让人高兴了！”她大声说道，“第一炮就打响了，太漂亮了！”

“外甥女，那么一个傻里傻气的姑娘，就因为有一副好嗓子，在台上演得好一点儿，你就这么兴高采烈，大呼小叫的，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

① 西班牙古城，公元前一三三年曾在此发生过激烈战斗。

② 西班牙人民于一八〇八至一八〇九年在此城勇敢抵抗法国入侵者。

“舅舅，”伯爵夫人说道，“您想想看，我们塞维利亚出了一位世界著名的艺人，我们能不感到高兴，不感到光荣吗？”

“著名的艺人！她有罗马侯爵那样的名气？”将军反驳说道，“还是有威灵顿<sup>①</sup>或拿破仑那样的名气？外甥女，你说是不是这样？”

“我的老舅舅，您在说些什么呀？”伯爵夫人回答说，“难道她还不如军队里的一名小号手吗？她唱得太好了！她是世界上唱得最好的女歌手！她在舞台上，表情多么泰然自如呀！真是天才！还有，每一个观众都兴奋得手舞足蹈。另外，我看到公爵脸上流露着满意的笑容，斯特茵那么激动，我更高兴了……”

“公爵应该为别的事高兴才是！”将军说道。

“将军，”刚刚讲过话的那位来聚谈的人说道，“人各有各的短处，公爵还年轻嘛……”

“哎哟哟！”伯爵夫人大声说道，“根本没有的事，就怀疑或者鼓动别人怀疑，这样做最缺德不过了。你们恶语伤人，还让人活吗？公爵不单单自己喜欢艺术，而且保护艺术家，保护学者，保护一切有益于人类智慧和进步的人和事，这不是尽人皆知的吗？再说，那个女人也是有夫之妇，公爵对她丈夫还感恩戴德呢！”

“外甥女，”将军继续说道，“你说的只不过是些动听的言词，并不足以铲除一些令人怀疑的现象。在当今世界上，只做到不被人说三道四，并不够，还应该行动上不给人留下

---

<sup>①</sup> 威灵顿 (1769—1852)，英国将军。

说三道四的把柄。所以，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不要急于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反对哪一边！”

“我并不想在我家开办法院，”伯爵夫人说道，“让人家说我是个完人，我没有那个野心。我只想得到这么一点：在我尊重和**保护把我当做忠诚可靠朋友的人**的时候，人们也应该把我看做这样的朋友。”

这时，拉斐尔·阿里亚斯走了进来。

“喂，拉斐尔，”伯爵夫人说道，“现在你有什么可说的？你还嘲弄那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吗？”

“表姐，我想让你高兴高兴。我来学学观众的样子，让激情撑破我的肚子，就如同青蛙想长到黄牛那么大而撑破肚皮一样。我刚刚目睹了观众对第八奇迹报以的雷鸣般掌声和欢呼声。”

“你讲讲看，”伯爵夫人说道，“你讲讲看。”

“降下布幕的时候，有那么一阵子我都觉得又要重现巴别塔<sup>①</sup>现象了。那位‘首席女歌手’谢幕达十次之多，而不是因为那些无礼的灯光师为延长工作时间而叫苦不迭，从而恶语伤人，不打灯光的话，她得谢幕二十次。公爵的朋友们再三请求公爵带他们亲自向她表示祝贺。我们大家都跪在她的面前，把脸贴在地板上。”

“拉斐尔，你也那样做了？”将军说道，“我一直以为你在那种缺乏理智的举动中应该最有理智。”

---

<sup>①</sup> 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当时世人语言相同，他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通天的高塔。后来耶和華弄乱了天下人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使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这样，城和塔终未建成。现在，常常用“巴别塔”转意为嘈杂、混乱的地方。

“别人都去了，而我不去的话，我现在就不能这样兴致勃勃地向你们讲述突然出现的王后、音乐王后是怎样回答我们的祝贺了。首先，她按照她的传统做法用一种类似半音的语调同我们讲话。我所说的半音是这个意思：开始是沉静，也可以称为无动于衷，接着是讥诮，然后是冷漠，最后则是傲慢。我是第一个向她表示祝贺的，我把手伸给她看，说把手都拍肿了，这一牺牲是对她超群歌喉的小小敬意。我还说，她的演唱可以和马杜莱依拉先生相媲美。作为回答，她只微微点了一下头，犹如王后朱诺<sup>①</sup>一般。男爵请她看在上天诸神的面上去巴黎演唱，他说那里是世界上唯一有高贵观众为她鼓掌的舞台，因为在三色旗导引之下的勇猛的法国人能够把她的美名传遍天涯海角。对此，她讥讽地回答说：‘你已经看到了，我不需要去巴黎寻找观众的掌声。如果只是为了掌声的话，那么，我更希望听到的，不是法国人的掌声，而是我的同胞的掌声。’”

“她是那么说的？”将军问道，“谁能想到那个女人如此有情有理的话呀？”

“莫斯孔少校呢，”拉斐尔继续说道，“则笨嘴拙舌地说道，他听过许多人演唱，只有格莉丝<sup>②</sup>比她唱得好。她听了以后，冷冷地回答说：‘既然格莉丝比我唱得好，那您就不该来听我演唱，而去听她的了。’后来，约翰先生来了，他用手把所有人推到一边，挤到前面，说她的歌声美极了，她如果愿意出卖她的歌声的话，他立刻支付五万英镑。她骄傲地回答说：

① 罗马神话中主神朱庇特的妻子。

② 格莉丝（1805—1840），意大利著名女歌剧演员。

‘歌声是不出卖的。’可是，表姐，说到这里，我倒想问一下，那些人的表现真令人费解，你有何评论？”

“你说的令人费解，指的是什么？”男爵问道。谈话间，他走了进来。

“这场精彩的演出，”阿里亚斯回答说。“此事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爆炸开来。现在，现在我在想一些事情……公爵和艺术团长会见时，他坚持这位未来的诺尔玛<sup>①</sup>要参加演出……这唤醒了脑海中一连串的‘谁’。”

“唤醒一连串的‘谁’？”男爵问道，“这可是个怪词儿呀！”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比喻，”拉斐尔回答说。

“我以前没听说过，”男爵接着说道，“我不懂。阿里亚斯先生，劳驾您给我解释一下，好吗？”

拉斐尔瞟了他表姐一眼，抬起眼睛，仿佛要做出牺牲似的。他说道：

“比如说某个人做一件事，你如果没有觉察到的话，那是因为你没有注意，从而让‘谁’溜掉了。这就是说，你没有想一想这个‘谁’从何处而来，又到何处去。如果以后又发生一件事，此事和前一件事有某种关系，这样你就要想到那件事。于是，就可以说唤醒了‘谁’。就是说，在发生第一件事时，你的注意力处在低潮，或者说，处于暂时休眠状态，而此刻醒了过来。在西班牙语中，一两个字就能够代替千言万语，表达出复杂意思来。有时，一个人只要说出一个字，你就能分析出它的包含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做到这一点既需要创

---

<sup>①</sup> 诺尔玛是意大利歌剧作家贝里尼（1801—1855）同名作品中的女主人公。

造才能，又需要理解能力。乡下人用‘来啦’这个词儿形容一个人灵活。这个词儿是有来源的。在田里干活，彼此都离得很远。这样，工头下达命令或布置什么活计的时候，常常大声呼喊。被叫到名字的工人听到工头的吩咐以后，就用‘来啦’这个词儿回答。我上面说的那个词儿，您已经注意到了。那么，我也来讲讲它的来源吧。一个美丽的春天早上，一位西班牙人在圣彼得堡和他的俄国朋友一块儿散步，听到天空中回响着一个动听的声音便怔住了。那声音听起来，时而很近，时而遥远，一会儿从右边传来，一会儿从左边传来，声调忽高忽低地重复‘谁’这个字。那个西班牙人以为是鸟儿呢，但是抬起头什么也没有看见。莫非是歌声？是回音？都不是。那个声音不是从一个固定方向，而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于是，他以为他的这位俄国朋友会口技，便用眼睛盯住他看。他的朋友笑了起来。‘我已经发现了，’他说道，‘您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这个声音，在我们这里每年一连好几天都能听到。这原来是卫戍士兵冬天发现情况时经常说的‘谁’那个字。冬季寒冷，这个声音被冻僵了，天气一转暖，声音又融化了。于是，在春天的蔚蓝色的天空中回荡起来。’”

“您倒编得很不错，”男爵心不在焉地说道。

“谢谢您的夸奖，”拉斐尔回答说，然后以讥讽的表情向男爵鞠了一躬。

“啊，亲爱的丽塔小姐驾到！”男爵说道。他看见丽塔走进来，马上走过去替她摘下头巾。“小姐，我今天早晨在卡塔卢尼亚大街看见过您。”

“我可没有看见您，”丽塔回答说。

“我看见您站在一个大十字架旁边，”男爵继续说道，“那个大十字架竖立在墙角下，我还问……”

“我可以证明，”拉斐尔·阿里亚斯低声说道。

“人们说它叫黑人十字架。小姐，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起这么一个怪名字吗？”

“我不知道，”丽塔回答说，“也许有个黑人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

“一定是这样，”男爵说道，“大概是在宗教裁判所盛行时代。”接着，他在心中暗暗叨念着：“这是什么国家呀？这是什么宗教呀？”随后，他露出那副令人难以忍受的讥讽表情，以心有疑虑的人对坚信不疑的人所惯有的无礼态度补充说道：“可是，在希拉尔达正门右侧柑橘园附近的大教堂走廊里，为什么天花板上吊着一个大鱧鱼呀？难道大教堂也用来当做自然博物馆吗？您能不能告诉我。”

“您说的是那条大蜥蜴吧？”丽塔说道，“之所以吊在那里，是因为它爬到教堂天花板的拱顶时，被人打死在那里了。”

“啊！”男爵笑着说道，“在这座大教堂里，什么都是大的，连蜥蜴也是大的。”

“民间有这么一个传说，”在丽塔根本不理睬男爵，坐到她习惯坐的椅子上以后，伯爵夫人说道，“那个鱧鱼是埃及苏丹派遣一个大代表团专程送到王宫，献给智者阿尔丰索国王的。在同一处拱顶还吊挂着象牙、闸瓦和权杖。这些东西连同蜥蜴象征着四大美德。蜥蜴象征谨慎，权杖象征不公正，象牙代表坚韧不拔，闸瓦表示节制。这些象征物从六百

年前就一直吊挂在那座庄严的大教堂门口，其实那是另一种形式的铭文，人们都心领神会。”

男爵感到很遗憾，无法采用丽塔的说法，从而也就无法写一篇既有幽默感又有批评意义的杂文。一位自称天生杂文家的法国人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宣称又有一个新的圣灵，难道这条鱧鱼不就是这个圣灵吗？

这时，侯爵夫人对丽塔说道：

“你怎么编造那种傻话，说黑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把实情讲给他，不是更好吗？”

“可是，姨妈！”丽塔回答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黑人十字架。再说，我讨厌和他讲话。”

“那么，”姨妈继续说道，“你应该对他说，你不知道，而不该引诱他做出愚蠢的事情来。我敢保证，他在写他的《西班牙之行》时，一定把这件事写进去。”

“那有什么关系？”丽塔说道。

“外甥女，关系重大！”侯爵夫人说道，“我不愿意别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

“对，”将军辛辣地说道，“河流泛滥时，洪水哪有不抄近路入海的！可是，如果我们做出自我诋毁、自我诽谤的先例，那么外国人说我们国家的坏话，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俗话说得好，卑鄙不是别人说出来的，而是自己做出来的。”

“丽塔，”侯爵夫人说道，“为了你从今以后不再犯类似错误，我要把黑人十字架的来历讲给你听听。这个十字架是和黑人有关。公元七世纪时，一位虔诚的黑人看到人们对圣

母受孕的秘密胡说八道，便在十字架竖立的地方将自己卖掉了，用得到的钱举行了一次庄严仪式，赞颂圣母，回击污蔑。这完全是一种虔诚而热忱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你说的风马牛不相及。”

“还有，”将军说道，“你也应该批评批评拉斐尔那个疯子了。那位男爵先生问起竖立在卡尔特会修道院的那个盗贼十字架时，他也是用这种方式回答他。他说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几个盗贼经常在这个十字架前祈祷，恳求上帝保佑他们以盗发财。”

“男爵相信了？”侯爵夫人问道。

“他是那样坚信不疑，我都以为他不是男爵了，”将军回答说。

“太无耻了！”侯爵夫人继续说道，她脸上一副怒容。“我们自己让人家相信和传播这些蠢话，真是无耻。因为我们的上帝显灵，于是人们在那里竖了这个十字架。那时，只要心地虔诚，上帝就会显灵。一天，几个盗贼溜进卡尔特会修道院，将教堂里所有珍贵物品偷个精光。然后，惊恐地逃走了。他们整整跑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发现自己并没有离开修道院很远。这时，他们清晰地看到了上帝的手指，便弃旧图新，当了虔诚的教徒。为了纪念上帝这次显灵，在那儿竖了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的名字也就流传了下来。我要好好地训斥训斥那个不学好的东西……拉斐尔！拉斐尔！”

这时，拉斐尔的表姐，坐在沙发上的格拉希娅说道：

“我太高兴了！我们将要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刻！”

“可是，伯爵夫人，”上校说道，“那美好时刻并不会长久。”

人们都在说，公爵要把这个新的玛莉布兰<sup>①</sup>带到马德里去。”

“那么，”伯爵夫人说道，“她到底起了一个什么艺名呀？我估计不会再叫马利莎拉达了。这个名字虽然很美，听起来也很亲切，但是对于一位一流的艺术家的来说，显得很庄重。”

“她可能继续叫她的绰号海鸥的，”拉斐尔说道。“公爵的一个家仆对我的仆人说，她家乡的人都这样叫她。”

“完全可以用她丈夫的名字，”少校说道。

“太可怕了！”伯爵夫人大声说道，“她需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好吧，那就叫她父亲的名字桑塔洛吧。”

“不行，先生，”伯爵夫人说道，“她的名字应该以字母i结尾，这样会给人以很高的荣誉感。字母i越多越好。”

“如果这样的话，”拉斐尔说道，“就叫密西西比好了。”

“我们还是请教请教波罗吧，”伯爵夫人说道，“说到波罗，可是我的这位诗人溜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敢打赌，”拉斐尔说道，“他这个时候一定在把上帝今天在心灵上唤起的灵感记录在纸上。明天，我们会在《塞维利亚人》报上读到他的文章。我舅舅说，如果那些灵感不能把他送到帕耳那索斯<sup>②</sup>，一定会把他抛到忘川<sup>③</sup>里的。”

这时，拉斐尔听到伯爵夫人在叫他。

---

① 玛莉布兰（1808—1836），法籍西班牙女歌唱家。

② 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的灵地。当宙斯用洪水淹没人类时，只有帕耳那索斯高于洪水。

③ 冥府的河流之一。亡灵喝了这条河的水以后，就会忘掉过去的一切，所以叫忘川。

“我敢肯定，”拉斐尔对他的表姐说道，“我姨妈叫我去，一定是训斥我。我从她那紧闭的双唇已经看到了说教的话语正在跳跃出来，在她阴云密布的眉间也显露出痛斥我的表情，威严的鼻尖上冒出了斥责的水流。不过……太有趣了！我得找一身盔甲穿上。”

拉斐尔说着站起身来，走到男爵身边，伸出一只胳膊，拉着他走到牌桌前。姨妈并没有数落他。

丽塔用手帕捂住嘴巴不笑出声来。将军用皮靴后跟敲着地板，他心中一定燃烧着焦虑的火焰。

“将军不舒服了吧？”男爵问道。

“他神经有病，”拉斐尔低声答道。

“太不幸了！”男爵感叹地说道，“他一定有什么地方感到疼痛。怎么得的病呢？是不是在战争中伤了筋骨？”

“不是，”拉斐尔回答说，“是因为精神上受了严重刺激。”

“想必很严重了。”男爵说道，“是怎么受了刺激呀？”

“你们的国王路易十四说话伤了他。”

“国王说什么了？”男爵感到很惊异，追问道。

“就是那句有名的话呗，”拉斐尔回答说，“比利牛斯已不复存在。”

聚谈会上，人们对那位歌坛女明星议论了半天。然而，大家还不知道那天夜晚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贝贝·维拉一直追随着马利亚。尽管文艺九女神宣布抵制斗牛术，但由于贝贝·维拉是观众喜爱的斗牛士，他还是轻而易举地钻进了艺术殿堂。

马利亚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公爵走去的时候，在后台与贝

贝·维拉和另外几个小伙子碰了个满怀。

“我的天！”那位杰出的斗牛士一边说着，一边把斗篷放在地上，铺好，让马利亚当地毯踏过去。“我的天，真是一副金嗓子呀！五月的夜莺也会嫉妒死的！”

“看她那双眼睛，”一个小伙子补充说道，“比阿尔瓦塞特省所有匕首加在一起还锋利。”

马利亚像以往一样冷漠而傲慢地走了过去。

“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呀！”贝贝·维拉说道。

“喂，亲爱的，就是国王也要看我们这些小人物一眼呀！先生们，请注意，她是一位好姑娘，尽管……”

“尽管什么？”一位伙伴说道。

“尽管只有一只眼睛，”贝贝·维拉回答说。

听到这话，马利亚情不自禁地迟疑了一下，用那双大眼睛惊异地扫视了他们一下。几个小伙子哈哈地笑了起来。贝贝·维拉举起手来，给她送去一个飞吻。

马利亚立刻意识到，贝贝·维拉之所以做出那种表示，是让她回过头去看他一眼。马利亚不禁微微一笑，将手帕丢在地板上，走开了。贝贝·维拉急忙走上去，把手帕拾起来，追上去，做出交还给马利亚的样子。

“今天夜里，我到你窗前把手帕交给你，”他急忙低声对她说道。

午夜十二点钟，马利亚看到丈夫睡熟以后，小心地从床上爬起来，走了出去。斯特茵睡得是那样香甜，嘴角上都挂着微笑。临睡前，他的妻子、学生、心上人温情脉脉地对他说了许多情话。然而，此刻有个黑影趴在马利亚一楼卧室的

窗前。在塞维利亚，窗子一般都是开向小巷的。不知哪位爱管闲事的人事先把街灯熄灭了。根本看不清那个黑影的脸庞。

## 二十三

马利亚的眼睛盯着更大的声誉，心中想着得到更多更热烈的掌声，她觉得塞维利亚的舞台太窄小了。当然罗，公爵不得不回京城去；不过，他也确实想把那位业已成名的歌坛新星带到马德里，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她。贝贝·维拉呢，他已签订合同要到马德里斗牛场去表演，因而也请求马利亚前往。于是，几个人上路了。

马利亚在京城首次演唱的成功，大大超过在塞维利亚取得的成果，仿佛俄耳甫斯<sup>①</sup>和安菲翁<sup>②</sup>的时代再现人间，神话时代的琴声在马德里上空回荡。斯特茵茫然，公爵迷醉。一天，贝贝·维拉问女歌唱家：

“喂，马利亚，可真怪呀！你连一头七岁的公牛都没有刺死过，可人们却那样为你鼓掌叫好呀！”

---

① 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他的琴声可以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能借助音乐战胜各种困难。

② 底比斯国王。他用竖琴的魔力筑成底比斯城。他也曾参加阿耳戈英雄寻找金羊毛的远征。

马利亚的观众日渐多了起来。当然在马德里的所有尊贵的外国人都她的观众之列。说他们尊贵，因为有的人功绩在身而小有名气，有的人则来自门第高贵的家庭。那么，他们为什么变成了马利亚的观众呢？用现代语言来说，有的人就是为了赶时髦。说俗了，则是模仿别人的样子，别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另外一些人则出于猎奇心理，如同小孩看到自己喜欢的玩具，总想察看察看藏在里面的弹簧发条一样。在这些中间，马利亚应付自如。她的冷漠高傲的天性没有丝毫改变。然而，她仪表变得更加优雅，穿戴更加考究了。她本来缺乏天资，言谈举止不雅，也不精明，但这些都已被华丽的衣饰掩盖了，蒙住了某些人的眼睛。夜里，当舞台上的灯光照在她那苍白的面孔上，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显得更明亮，她好像也变得漂亮了。

公爵认为马利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也有他一份功劳，因为他对此早就做了预言。他对那个女人是那样迷恋，她的歌声是那样使他激情满怀，都觉得应该请她做她女儿的音乐辅导老师了，尽管他时时记起塞维利亚那位可爱的女友的预言，并且在想到伯爵夫人对他的提醒时而经常颤抖。于是，他决定尊重这个天真无邪的女人，是他一手把她送上了既光彩夺目又易滑倒跌跤的舞台的。

好，我们现在来简单介绍一下公爵夫人吧。

公爵夫人是位品德贤惠、相貌俊美的女人，尽管已经三十开外，面部肤色依然丰润，表情纯真，这使她显得要年轻些。她的家庭出身和她丈夫的家庭一样显贵。他们两家早就有亲缘关系。莱昂诺尔和卡洛斯几乎是青梅竹马，很小时候

起就以西班牙人所特有的感情深深地相爱着，而这种感情从来不会冷淡下去，不会被其他感情所代替。两个人很早就结婚了。十八岁时，莱昂诺尔给她丈夫生了个女儿，当时丈夫二十二岁。

公爵夫人的家像某些贵族大家一样，十分虔诚。莱昂诺尔正是在这种宗教精神的熏陶下长大的。她性格内向，深居简出，远离喧闹的社会，不善娱乐。她对人生爱情方面的戏剧性变化一无所知。她读书也好，看戏也好，根本没有注意到人们对通奸之举的极大兴趣。从而，在她看来，通奸和谋杀一样，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即使有人对她说过，她也不会相信世界已经树起了一面旗帜，而在这面旗帜之下宣布了妇女的解放。我们退一步来说，她即使相信了这一点，也不会理解的，正如许多并不像公爵夫人那样很少接触外界社会、循规蹈矩的女人也不理解一样。

这样，公爵得以长期倾心于马利亚的妖媚同时，并没有在他妻子清静得如同安谧的蓝天的心灵上罩上一丝乌云。然而，公爵那颗一直满怀着对妻子钟爱的心，距离后者越来越远了。公爵夫人时而悲痛地流下眼泪，但依然不相信丈夫另有新欢。

后来，公爵把斯特茵带到家里，给他儿子上课；随后，更如我们交待过的，又想让马利亚给他时年十一岁的宝贝女儿当音乐辅导老师。

莱昂诺尔坚决反对这后一种想法，她说绝不允许“戏子”和她那天真无邪的女儿有半点接触。一向习惯于妻子宽容态度的公爵，认为那是虔诚教徒的疑虑心态，是缺乏和外界接

触的女人的必然反应。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公爵夫人遵照忏悔神父的忠告，在丈夫面前让步了。但是，她伤心地哭了，这里面有两个缘由。

于是，她谨慎得近乎冷漠地接待了马利亚，尽管不失礼貌。

莱昂诺尔向来喜欢安静，很少走出家门，也很少接待客人，而她的客人大部分是亲戚，其余的则是神父和至友。因而，马利亚每次来给她女儿上课时，她都坚持在场，使女儿不离开她一步。这种做法不能不触怒了马利亚。去看望公爵夫人的客人和女教师冷冷地打过招呼之后，再不和她说话。令马德里观众折服的那个女人在这个冰冷贵族之家的地位过于卑微了。马利亚对此了如指掌，她那颗骄傲的心愤怒了。但是，公爵夫人对她从来不失礼，严肃、谦和、漂亮的面孔上也从来没有露出傲慢的微笑和目光，马利亚便无法言明心中的抱怨。再说，举止庄重的公爵怎能允许别人说他妻子一个不字呢？马利亚深深地懂得，她必须保持缄默，不应该失去时时恭维她的公爵的友谊，不应该丢掉对她来说十分重要的公爵的保护，也不能拒绝公爵三天两头送给她的令人心花怒放的礼物。所以，她不得不提醒自己，要耐心等待机会，以结束那紧张的局面。

一天，她身穿丝绸，头戴首饰，肩披织花头巾走进公爵夫人的家门，正好碰见公爵夫人的父亲埃尔达侯爵，还有主教……

侯爵是位面孔严肃的老人，一身老贵族打扮。他是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天主教徒，百分之百的实在论者。在独立

战争期间，他曾效忠于国王。但是，国王死后，他便离开了王宫。

侯爵和他女婿之间的关系比较冷淡。他批评后者对于当代思潮过分迁就。而这种冷淡关系，在表情严肃、德高望重的老人听到公爵保护一位“戏子”的已经公开了的传闻以后，又冷了一层。

马利亚走进大厅时，公爵夫人觉得应该尊重来访的客人，便站起身来想对她表示感谢之后，要求那一天暂停辅导。可是，主教不了解内情，说想听听公爵夫人的女儿，他的教女唱歌。公爵夫人又坐回原处，和平常一样，和马利亚寒暄了几句之后，打发人去叫女儿。

小姑娘刚刚唱完黛丝蒙德娜<sup>①</sup>祈祷的最后几个拍节时，就听见有人轻轻敲了三下门。

“进来，进来！”公爵夫人说道。听到那种敲门声，她知道来访的人是谁，于是在马利亚的目光注视下，兴奋地站起身来，向客人迎去。

但是，马利亚看到这位新人物时，心中更是惊异了。这人是个丑陋的妇女，五十岁上下，她穿一身粗布衣裳，不但式样老旧，而且又没有熨烫。

公爵夫人对她非常尊重、热情。看得出，同她接待女教师的那种冰冷态度相对比，她现在对这位新客人过于热情了。公爵夫人拉着她的手，把她介绍给主教。

马利亚有些茫然。她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件类似的衣服，

---

<sup>①</sup> 莎士比亚作品《奥赛罗》中的女主人公。

也没有看见过这样一个人在如此显赫高贵人面前居然占有和其身份毫不相符的地位。

大约热烈地叙谈一刻钟的样子，那个女人便站起身来。外面在下雨。侯爵坚持让她坐自己的马车回去。然而，公爵夫人对他说道：

“爸爸，我已经打发人备好我的马车了。”

说完便陪那女人走到门口。那女人早就走出门外，坚决不坐马车。

“过来，女儿，”公爵夫人对她女儿说道，“过来。老师，请您让她过来一会儿。快来，孩子，向你的好朋友问好。”

马利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小姑娘和公爵夫人称为她的好朋友的女人紧紧拥抱。

“那女人是谁？”小姑娘回到她的座位上时，马利亚问道。

“是修道院的修女。”

马利亚愕然。她一向额头高抬，敢于向一切权贵、艺术劲敌乃至特权挑战。可是，此刻，她像一根蒲草似的低下了头。

过了一会儿，她起身准备离去。雨仍在下着。

“已经给您准备好马车了，”告别时，公爵夫人对她说道。

马利亚来到院子里，看到仆人正在把马从公爵夫人的马车上卸下来。另外一个仆人恭恭敬敬地放下一辆出租马车的踏板。马利亚钻进马车，怒火在心中燃烧。

第二天，她态度坚决地向公爵声明，再不去给他女儿辅导了。她没有道出这样做的真正原由，狡猾地宣称她的决定

是慎重考虑之后做出的。公爵呢，马利亚使他激情荡漾，可是听完马利亚的话以后，又感到有些茫然。他估计一定是他妻子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才使马利亚下了那个决心。从而，他对妻子更冷漠了。

## 二十四

著名歌唱家德诺里尼来到马德里更把马利亚推向了荣誉高峰，那个歌坛巨人赞颂她，夸耀她，并且坚持说只有马利亚才能与他同台献艺。托尼诺·德诺里尼被人们称做歌王，但是谁也不知道他来自何处。有些人说他像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刻斯<sup>①</sup>那样来到人世间的。但不是从天鹅蛋而是从夜莺蛋里孵化出来的。他的光辉灿烂、声振四海的事业是从那不勒斯开始的，在那里，他使维苏威火山完全失去了光彩。之后，到了米兰，从那里先后去了佛罗伦萨、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他当时是从纽约经哈瓦那来到马德里的，然后准备去巴黎。巴黎市民为没有机会对这个有名望的大人物表达自己的敬意而感到气恼，为此曾举行过一次公众大会，发泄满腔愤慨。德诺里尼将从巴黎转到伦敦，那里的音乐爱好者患有

---

<sup>①</sup> 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刻斯是主神宙斯和海中仙女勒达的儿子。一天，被追逐的宙斯化为天鹅，正在沐浴的勒达把天鹅抱在怀里，后来天鹅生下蛋，蛋中生出他们。

嫉妒忧郁症，而且如果这位名人不怜悯由于他不露面而导致人们患有病痛的话，英国社会的许多上层人物将会自杀身亡。

真是一大奇事，这件事令所有名叫波罗和艾洛依萨的人感到惊奇！那位卓越的艺术家的到来，不是坐在守护神的翅膀上来到马德里的。大洋中没有教养的海豚，也没有像地中海的海豚驮送幸运的阿里昂<sup>①</sup>那样，把他驮在富有乐感的背上，送到马德里。德诺里尼是坐马车来的……太可怕了！

更有甚者，他随身带着睡袋！

对于他的到来，曾计划隆重热烈欢迎一番，全城钟声齐鸣，点亮百家灯火，用马戏团乐队各种乐器搭制一座凯旋门。市长不同意这样做，险些只用一只小铃欢迎这位反动的“螃蟹”。

正当马利亚同这位伟大的歌手分享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观众雷鸣掌声带来的幸福的时候，在她一年多以前离开的那间茅屋里上演着一台另外性质的剧目。

彼得罗·桑塔洛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自从女儿离开以后，他一直没有抬起头。他紧紧闭着双眼，只有想看一看马利亚住过的小房间时才睁开一下。女儿的房间和他的房间只隔着那条通向阁楼的小过道，那里的一切仍然像女儿走时那样摆设着。把吉他吊挂在墙上的那条曾经是玫瑰色的细带，现在已面目皆非，如同被遗忘的许诺，又如淡漠的记忆。床上仍然放着一条印度丝巾，椅子下面的那双小鞋原封不动地并排摆在那里。马利亚大娘坐在病人床前。

---

<sup>①</sup> 古希腊公元前七世纪的著名诗人兼音乐家。

“好了，好了，彼得罗大伯，”心地善良的大娘说道，“您就忘掉您是卡塔卢尼亚人，别这么固执了。这一辈子就听朋友们一次话吧，跟我们住在修道院里，那儿有您住的地方。住在那儿，我可以更好地照顾您。您一个人在这儿多孤单呀，没依没靠的！”

渔夫没有说话。

“彼得罗大伯，”马利亚大娘继续说道，“堂莫德斯托已经写了两封信，都寄出了，听说是快信，一定能收到。”

“她不会回来的！”病人喃喃地说道。

“可是，她丈夫会回来的，而他回来更好，”马利亚大娘解释说。

“我要她回来！我要她回来！”可怜的父亲大声说道。

他们谈话一小时之后，马利亚大娘便踏上回修道院的路，她没有说服那位性格孤僻而固执的卡塔卢尼亚人与她一同去修道院。善良的老太婆骑在“燕子”背上，这头赫赫有名的牲口是当地驴类的温柔顺从的首领。由于它到马利亚大娘家里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没有调查为什么被叫做“燕子”，虽然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它飞过，就连跑也没有看见过；秋天到来时，它也没有迁徙非洲的半点想法。

毛毛跟在后面赶着“燕子”。他已经长大了，不过丑陋的容貌并没有丝毫变化。

“喂，奶奶，您说说，”他说道，“您每天都来看望这条海狼，这样下去，要到什么时候才完呀？”

“我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来看他，”奶奶回答说，“因为他不愿意到修道院来。我很担心，如果见不到女儿，他会死去的。”

“我可不会死在那种病上，”毛毛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孩子，”马利亚大娘继续说道，“尽管人们都说万无一失，可我不大相信邮局。堂莫德斯托也不相信。所以，为了让堂费德里克和马利莎拉达知道彼得罗大伯的病情，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你去马德里亲自告诉他们。我们绝不能这样坐等下去，眼看着一位父亲在见到自己亲生女儿之前就死去。”

“我？我去马德里？去找海鸥？”毛毛露出一副可怕的面孔，说道。“我的好奶奶，您不会是疯了吧？”

“我不但没有疯，而且比正常人还正常，所以我说，你如果不去，那么我去好了。我去过加迪斯，没有迷路，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我去马德里，也不会出事的。听见那个可怜的父亲喊叫他的女儿，我的心都碎了。可是，你，毛毛，心肠太坏了。我这样对你说，心中十分难过。我不知你那副坏心肠是从哪儿继承来的。你妈妈，你爸爸，他们心肠都好。唉，每个家里都会有犹大呀。”

“就是魔鬼也不会这么冤枉好人呀！”毛毛自言自语地说，“她也想得出来！糟糕的是，既然这位阁下脑子里产生了这种荒唐想法，她就会那样去做。一个月跑下来，还不把我的腿累断了呀！”

毛毛想着想着，往可怜的“燕子”屁股上狠狠打了一棍，发泄心中的情思。

“野小子！”奶奶说道，“你怎么这么狠毒地打它呀？”

“它是牲口吗！”毛毛说道，“生下来就是挨打的。”

“你这异教邪说是从哪儿学来的？你的心比希律还狠毒。你说，你的异教邪说是从哪儿学来的？牲口挨了打，不会抱

怨，不会保护自己，得不到安慰，得不到补偿，你不知道我很可怜它们吗？”

“奶奶，您真像老天一样，什么都可怜，什么都保护。”

“对，孩子，你说对了。上帝不允许我硬起心肠来看到别人受苦受难，也不允许我像那些心肠狠毒的人听到人家呻吟如同听到下雨声一样。”

“至于人，随您怎么说好了，但愿上帝保佑他。但是，说到牲畜，让它见鬼去吧！”

“难道牲畜不知道受苦吗？它们不是上帝的造物？在这里，由于世界第一个人犯了那样的罪过，我们现在忍辱负重。可是，驴子的亚当和夏娃犯了什么过错，让这些牲畜过着悲苦的生活？这真令我胆战心惊！”

“他们偷吃了苹果皮，”毛毛说着像响竹一样格格笑了起来。

这时，他们碰见了曼努埃尔和何塞，这两个人也在赶路，回修道院。

“妈妈，彼得罗大伯怎么样？”曼努埃尔问道。

“孩子，情况不好，太不好了。我看见他病得那么重，表情那么悲痛，那么孤寂，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请他到修道院来，可是，结果呢，你就是能把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堡搬来，也请不动这个固执己见的人。连大口径的火炮也轰不动他。我看加百列修士得去那里和他住在一起，毛毛去马德里把他女儿和堂费德里克叫回来。”

“那就去吧，”曼努埃尔说道，“也见见世面。”

“我？”毛毛大声说道，“我怎么能去呢？”

“你不是有两只脚吗？”毛毛的父亲回答说，“你怕迷路，还是怕怪兽吃了你？”

“问题是我没有兴趣去那里，”毛毛气鼓鼓地反驳说。

“那么，我给你一棍子，你就有兴趣了。莫非让你去干坏事？”父亲说道。

毛毛这个彼得罗大伯和他家族的仇人，没有办法，只好上了路。他和阿拉堂纳山区来维利亚玛尔打鱼的人搭伴到了瓦尔维德。从那里又经过阿拉塞纳、拉奥利瓦和巴尔卡罗塔，到了巴达霍斯。那儿有安达卢西亚至马德里公路通过。他都没有喘一口气，离开那里直奔马德里。堂莫德斯托用核桃大小的字给他抄下了斯特茵的家庭住址，这个地址是后者同马利亚到了马德里以后寄来的。毛毛拿着这张纸，往京城赶路，心中不停地咒骂着海鸥。

一天下午，马利亚大娘比任何一天都沮丧地走出可怜渔夫的家门。

“多洛雷斯，”她对儿媳妇说道，“彼得罗大伯要走了。今天上午他把铺盖卷了起来，收拾东西，我看这一走就不会回来了。和我同去的‘鸽子’大声咆哮起来。那人怎么不来呀？我真是坐卧不安呀！我觉得毛毛该回来了，都走了整整十天了。”

“妈妈，”多洛雷斯回答说，“马德里可远得很呀。曼努埃尔说，最少还得四、五天才能回来。”

然而，当她们看到面带惊色的毛毛来到面前时，真是惊喜万分。

“这是毛毛吗！”婆媳两个人一齐惊叫起来。

“是我！”毛毛回答说。

“马利莎拉达呢？”马利亚大娘急切地问道。

“堂费德里克呢？”多洛雷斯问道。

“你们就耐心地等着他们吧！”毛毛回答说。“我这次可真尝到外出的滋味了。都是我奶奶，我到处……”

“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发生什么事了？”奶奶和母亲问道。

“你们听我慢慢讲。上帝真是大智大惠呀，我安全回来，你们应该感谢上帝。另外，也多亏我有一双能走路的腿。”

奶奶和母亲听了这些话，意识到一定发生了十分悲惨的事情，不禁露出惊色来。

“说吧，快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两个女人又大声喊叫起来。“你看，都把我们急死了。”

“到了马德里，”毛毛说道，“我只身孤影，担惊受怕。走在大街上，就像看到大兵一样。到了广场，如同碰见巡逻队。我拿着司令官给我的地址，这个地址就是不说话的向导呀。先是走进一家酒馆，在那儿碰到一个寻欢作乐的醉汉，他把我带到地址上的一幢房子前。可是，仆人说，他们的主人不在家，让我吃了闭门羹。那两个冷漠无情的人不知道我是何许人。”

“喂，”我对他们说道，“你们睁开眼睛看看，是在和谁讲话。我不是那个人的奴仆，也不是来要饭的。你们应该知道，正是在堂费德里克奄奄一息、死无葬身之地的时候，我们把他抬到我们家的。”

“毛毛，你是那么说的？”奶奶说道，“那种事哪能说呢！真

是羞死人呀！人家会怎么看我们呀？我们帮助人，并不是要人家的报答！谁见过那种事呀？”

“那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能说。我不但说了，而且还说了别的。我说给你们听听：你们的女主人过去像只海鸥似的在岩石上跑呀，喊呀。她病了以后，我奶奶把她接到我们家。那几个家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还不住笑着，嘲弄我。他们说我找错地方了，他们的女主人是堂卡洛斯部队一位将军的女儿。将军女儿！您听见没有？是哪一路将军呀！撒谎也不脸红！说彼得罗大伯是将军！可是，彼得罗大伯根本没在堂卡洛斯国王部队里服过役！”

“‘你们快点好不好？’我对他们说，‘我是有急事才来的。我还得早些回去，根本不想和你们，和你们主人纠缠，我要尽早离开马德里。’”

“‘尼科拉斯，’这时一位姑娘说道，她那副模样，和她的女主人一样无耻。‘把这只鸟儿带到剧院去，在那儿，可以找到夫人。’”

“你们看看，他们说到我的时候，那个长着脏嘴巴的家伙把我叫做鸟儿；而说到那个荡妇海鸥时，叫她夫人。谁能相信这个呀？马德里的人，怎么这个样子呀！真让人难以理解！”

“这时，那个叫尼科拉斯的仆人戴上帽子，把我带到一幢又高又大的房子里，看上去像教堂，不过，里面点的不是蜡烛，而是像太阳一样明亮的灯，四周的包厢里坐满了女人，足有一万多，她们像纺织厂纺锤一样直挺挺地坐着，又像药房一排排的药瓶，一个个穿红挂绿。下面全是男人，也是一万，像蚂蚁一样。我的天！我真不知道，从哪儿来这么多”

人？

“不过，这倒没多大关系！我心中这么想着。马德里多做点面包就是了！……可是，让人惊异的事还在后头。你们说，那么多人去那里干什么呀？……去听海鸥唱歌！”

说到这里，毛毛停了下来。他把双手抬得老高，张开五指。

马利亚大娘忽而抬起脑袋，忽而低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按你这么说，我看你不该这么早就回来，更不应该这么气愤，”多洛雷斯说道。

“听我说呀，听我说呀，我不是枪筒子，一下子都放出来！”毛毛说道，“我说的都是实话。突然间，没有一个人下命令，上千件乐器突然响了起来，什么小号呀，哨子呀，还有和忏悔室一样大小的提琴呀。我的天哪！真把我吓了一大跳！上帝保佑我，还没有昏过去！”

“可是，哪儿来那么多乐师琴手？”他母亲问道。

“我怎么知道呀？要说瞎子，西班牙倒是遍地都有。可是，最让人惊奇的事还在后头呢，你听我说，我一眨眼工夫，面前的一个花园样的东西不见了。好像被鬼掠走了似的。”

“毛毛，你在说什么呀？”多洛雷斯说道。

“我说的都是真事。树木不见了，在我面前却出现了一个客厅样的房子，里面铺着地毯，可能是什么宫殿吧。里面有一个打扮入时的女人，她穿着天鹅绒，金银刺绣，还戴着耳坠儿，胜过罗莎里奥教堂的圣母。‘这一定是王后伊莎贝尔二世，’我在心里这样说道。可是，先生，那不是王后伊莎贝尔

二世。你们知道那是谁吗？正是海鸥，那个心地邪恶的海鸥，在我们这儿赤脚光腿走路的海鸥！刚才花园发生的事，在她身上早就发生了。原来赤脚光腿的海鸥此刻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公主一样的人。我惊呆了。突然，走进来一位穿戴入时的年长先生。他说话声音轰鸣，一副怒相！他的那双眼睛……‘他妈的！’我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不愿意处在海鸥那种地位。’这时，更令我惊奇的是，他们两个人唱着歌争吵。他妈的，莫非马德里的显贵人物就是那样生活。可是，他们说的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最后我才弄清楚：那位先生可能就是堂卡洛斯将军，因为她称他父亲；然而他并不认她为女儿，尽管她跪在地上央求。

“‘太好了！’我对那位先生喊道，‘对那个撒谎的女人要狠一点儿。’”

“你也参加进去了？”奶奶对毛毛说道。

“当然罗，我认识她，我可以出来作证了。沉默就是应允，这话你不该不知道吧？可是，在那儿好像不能说真话。我旁边一个人，是警察局的看守，他对我说道：

‘朋友，你别说话，好不好？’

‘我就是要说，’我回了他一句，‘我不但要说，还要大声说，那个人不是她父亲。’

‘我看你不是疯了，就是在说梦话！’那位警察对我说道。

‘我既没有疯，也没有说梦话，你们这些人真不要脸！’我回敬他说。‘我比您清醒得多。我刚刚从维利亚玛尔来，那姑娘的亲生父亲住在那里，叫彼得罗·桑塔洛大伯。’

‘您这个人好像一块木头疙瘩！’那位马德里人又说道。

‘真没用，顶多当把柴火烧。’

“我气极了，扬起胳膊想打他一耳光。这时，尼科拉斯抓住我一只胳膊，把我拉了出去，喝了一杯酒。

“‘我现在明白了，’我对他说道，‘那位将军就是背信弃义的海鸥想让其做她父亲的人。我听人家讲过许多凶残的事情，什么死人呀，抢劫呀，甚至海盗呀。可是，背叛自己的父亲，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听见。’

“尼科拉斯笑得前仰后合。看来，我气得要死，可是他们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后来，我们又走了进去，我看见海鸥从上到下一身白，恰如尸首裹着白布一样。那一定是将军让海鸥换了衣服。她又唱了起来，然后拿起地上的一只吉他，用两只手弹了起来。现在，又有好戏了，突然，来了一个摩尔人。”

“摩尔人？”

“对。不过，那是怎样的摩尔人呀！他比穆罕默德还黑还丑。他手上拿着一把比砍刀还大的匕首。我吓得全身都僵了！”

“我的天！”妈妈和奶奶惊叫了一声。

“我问尼科拉斯那个坏蛋是谁，他说叫‘赛罗’。我简单一点说吧：摩尔人对海鸥说，他是来杀她的。”

“天哪！”马利亚大娘大声喊道，“是刽子手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刽子手，也不知道是不是雇的杀手，”毛毛回答说。“我只知道那个人抓住海鸥的头发，捅了她两刀，我眼睛看得很真切，海鸥倒下时一定啃了一嘴泥，我可以作证。”

毛毛把两个手指放在眼睛下面。他做这种表情，意思是

说眼珠都要跳出眼窝来了。

两位心地善良的女人惊叫起来。马利亚大娘哭泣着，痛苦得两只手抽了筋。

“可是，有那么多人在这场，一个个都做什么呢？”多洛雷斯哭着问道。“没有人出来抓那个凶手吗？”

“这事我也不知道，”毛毛回答说，“一看到那情景，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出来，可那并不是他们打发我去报告警察局。我一口气跑了好几莱瓜远，都看不到马德里的影子了。”

“这个不幸的消息，”马利亚大娘抽泣地说道，“可别告诉彼得罗大伯。太让人伤心了，太让人伤心了！”

“这事谁敢说呀！”多洛雷斯补充说道，“可怜的马利亚呀！西班牙人就是这样，本来生活得挺好，还要高攀。您看看，这就是下场。”

“每个人都有报应，”毛毛说道，“那个不安分守己的姑娘就该有这个下场，这是命中注定的。我现在很累，不然，还要去拉蒙·佩雷斯那里，把发生的事讲给他们听。”

## 二十五

渔夫的女儿被害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当地传开了。

本来就自私、蠢笨和调皮的毛毛，马德里之行更使他心中

的敌意和自私的本能有增无减，从而相信了在剧院里看到的一切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这样，他不但没有完成他的任务，白白跑了一趟马德里，而且他的愚钝也使他犯了一个大错，所有善良的人们也跟着他犯了一个大错。

堂莫德斯托的脸拉长了两英寸。

神父为马利亚的亡灵做了弥撒。

拉蒙·佩雷斯在自己的吉他上打了一个黑线儿。

罗莎·米斯蒂卡对堂莫德斯托说道：

“但愿上帝饶恕她！我早就说过，她没有好下场！您大概还记得吧，我一直设法让她走上正路，可是你往右拉她，她偏往左走。

马利亚大娘估摸着，既然发生了这么大的灾祸，堂费德里克是不能马上来的，只好请后来到维利亚玛尔接替斯特茵的一位青年医生给彼得罗大伯治病。

“我不相信他那一套，”马利亚大娘对堂莫德斯托说道，后者向她推荐这位医生。“他在药方上只会开白开水，而这种东西是最伤胃的了。至于吃的，只让病人喝鸡汤。现在，这是不是要说，那种难喝的东西会使病人恢复体力？司令官，一切都被弄颠倒了。可是，这应该让时间过去一些，等人们醒悟了，自然会重新借用数百年经验证明是好的东西。水流千年常常返回原处。勇敢的人们扔掉的东西，时间会拣起来的，可是，那已是有的灵魂沉没，有的肉体入穴以后的事了。”

医生看到彼得罗大伯病得那么严重，便嘱咐应该做准备了。

如果用天主教语言讲，“准备”就是让处在弥留之际的病

人消除瑕疵，或者说让他还清人世间的欠债，想尽一切办法扬其善抑其恶，从而经过祈祷和忏悔，使其灵魂得到上帝的宽恕。

我们之所以这样解释这日复一日发生的事情，不仅因为应该使不在神圣天主教会的人也这样去做，也是因为我们看到许多人不注意一项一项地去完成这一神圣的程序。

马利亚大娘听到医生的宣判，痛苦地放声哭了起来。她把曼努埃尔叫来，叫他十分谨慎地将此事告之病人，因为她本人没有勇气去做这样的事。

曼努埃尔走进病人的房间。

“喂，彼得罗大伯，”他说道，“怎么样？”

“曼努埃尔，没救了，”病人回答说，“到阴间去有什么事吗？快告诉我，孩子，我正在起锚远航了。”

“什么？彼得罗大伯，您没有那么严重。您应该比我活得长。不过……俗话说，路总有走完的时候……就是说……”

“曼努埃尔，别说下去了，”彼得罗大伯说道，他面色依然沉静。“你回去告诉你母亲，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好久以前我就看到这一天了，我什么也不想，”他用疲倦的声音补充说道，“我只想她呀！”

曼努埃尔走了出来。他心情激荡不宁，尽管在戎马生涯中见过那么多人受伤流血，那么多人生命垂危，但还是禁不住泪流满面。说句老实话，当人们没有勇气认为人死了就如同原子坠入无法探测的深渊一样时，多么冷漠的心也不会软下来呀！而那个深渊就是象征着那些没有权威和权利的人的骄傲和野心，他们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和想法毫无道理地强加

于世界。

第二天，秋日的狂风暴雨大作。风用不同的声调呼啸着，仿佛一只七头怪兽同时张开七张嘴巴大声喊叫似的。

狂风吹得茅屋吱吱呀呀作响。这个看不见的怪物呼啸着穿过城堡的几乎塌落的拱廊，吹得松树低下脑袋，海边蒲草哭泣，草场呻吟，最后像只黑影似的慢慢消失了。

大海波涛四起，愤怒地梳理着它那长蛇巨蟒一样的头发。乌云像达那伊得斯姐妹一样不停地互相替换着把水倾注下来。瓢泼似的大雨打断树木的枝杈，水流在地上开出一道道深沟。万物摇曳，颤抖，呻吟。太阳早已逃得不见踪影，天地一片昏暗。

彼得罗大伯的茅屋尽管有岩石掩护着，但暴风雨还是在夜里把它的顶盖揭走了一块。为了避免被全部揭走，曼努埃尔在毛毛的帮助下，从废墟搬来几块大石头，压在上面。

“你就是不想留你的主人，”曼努埃尔暗自说道，“起码也得等到他死后再倒塌呀！”

除了上帝以外，如果还有谁的眼睛能够穿透席卷那广漠荒原的暴风雨的话，一定会发现一群男人沿着海边艰难地往前走着，他们不顾风吹雨打，裹着斗篷，低着脑袋，向前倾着身子，一个个沉默无语。他们后面隔着一段距离，跟着一位表情严肃的老人，他像东方人那样把双手放在胸前。一个小伙子在他前面引路，不时地摇动一只小铃。尽管狂风发出阵阵呼啸，但还是能够听到那位老人的平静而响亮的声音：“上帝哟，大慈大悲的上帝哟，请你怜悯我吧！”众人随声齐

声回答说：“大慈大悲的上帝，你不要抛弃我！”

雨淋湿了衣服，风吹透了筋骨。但是，他们依然麻木不仁，表情严肃，向前迈动着脚步。

那几个人是神父和虔诚的天主教徒、圣体教团的修士。曼努埃尔在前引路，他们将为一位处在弥留之际的人做临终圣事和最后祈祷。

正如我们刚刚描述的那样，什么也不可能推翻下面这个道德真理：动乱、危难和恶感歹意并不能淹没圣教之声，这个声音深沉有力，温柔而坚定，就是那些遗忘和背叛这个声音的人都不时听见。

神父走进病人房间。

在神父之前已经在那里的婴童诵念着诗句。他们在学会说话时，首先就学会了这几句诗句：

耶稣将来到这里，  
我要为上帝而死，  
因为上帝是为我死去。

天使在歌唱，  
世人崇敬上帝，  
因为他是那样虔诚，  
此刻将来到这里。

耶稣将来到这里，

.....

那间简陋的房屋已打扫干净，并且在马利亚大娘和加百列修士的关照下，精心布置一番。桌子上摆放着耶稣蒙难像，像前点燃着蜡烛，摆放着鲜花。人们都认为烛光和花香是向上帝表示自己虔诚的最好贡品。床铺干净，整齐。

仪式完毕之后，除了神父、好心的马利亚大娘和加百列修士，再没有别人留下来陪伴病人。彼得罗大伯静静地躺着。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说道：

“没来吧？”

“彼得罗大伯，”马利亚大娘回答说，“她来信说马上上路，很快就会回来的。”两颗泪珠顺着皱纹斑斑的脸庞流了下来，她没有看病人。“从马德里到这儿路很远。”

桑塔洛又昏了过去。过了一个小时，他恢复了知觉，用眼睛盯着马利亚大娘，说道：

“马利亚大娘，我已经请求我的神圣大救星宽恕我，他就在我身边，我请求他保佑您幸福，让他报答您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好事。”

说完又昏了过去。之后醒过来，睁开死人样的眼睛，用难以听清的声音说道：

“她不来了！”

他脑袋立刻倒在枕头上，提高嗓子，坚定地说道：

“上帝哟，怜悯我吧。”

“快诵念教义！”神父说着拉起病危者的双手，咬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有关信仰、希望和善意的话。然而，病人早已没了知觉。

马利亚大娘和加百列修士悲痛欲绝。

天主教徒遵照上帝的教诲，对死神保持肃穆和尊敬，因为上帝本身就把死看做是补偿。

在死神刚刚踏入的那间简陋的房舍里，笼罩着威严的寂静和安宁。

窗外，狂风呼啸，暴雨如注。

屋内，一切都显得安静平和；当那颗灵魂仰天高呼“怜悯我吧”，并有许多颗虔诚的心在大地上跟着呼喊“怜悯，怜悯”时，死神已不是那么可怕和恐怖了。

## 二十六

世界充满着矛盾，这一观点并不是新近提出的独特看法。然而，虽然矛盾是周而复始出现的，但仍然使我们感到震惊和茫然。

我们这里讲的事情正是如此。正当可怜的渔夫为他的卑微而虔诚的朋友们上演着那场威严而壮观的死神剧目时，他的女儿却在给疯狂的马德里观众表演着“首席女歌手”，她血管中没有一滴意大利人的血，但是她的艺术水平已使闻名四海的特诺里尼相形见绌了。就这一点，已经足以恢复卡洛斯三世<sup>①</sup>时代的高尚精神和骄傲情怀，足以永远摆脱令人气愤

---

<sup>①</sup> 卡洛斯三世（1361—1425）被称为西班牙高尚国王。他执政期间（1387—1425），国运昌盛，艺术和工业得到长足发展。

和烦恼的模仿他人的恶习，从而恢复我们的国粹。总之，当我们站在“五月二日”纪念碑前，站在费利佩四世塑像和塞万提斯雕像前面时，完全可以这样说：“杰出的英雄们哟，现在终于有人继承你们的伟大事业，发扬你们的光荣传统了。”一定有热心肠的人想去求见王后，请她赐予马利亚贵族之称，奖给她族徽，模仿维拉瓜公爵<sup>①</sup>族徽上的题词“哥伦布为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发现了新大陆”的形式，写上“马利亚为上安达卢西亚和下安达卢西王带来了光荣”。简而概之，这位女歌唱家给马德里观众留下的印象是那样深刻，公务员停止工作，学生不去上课，甚至烟民们都忘记去商店买烟。烟厂气愤得深深的地基都动摇了，以致影响到美洲。许多人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竭尽全力然而难以描述的观众激昂情绪，一天夜晚又重新表现了出来。一群年青人站在剧院门口，没法在两个刚来的外国人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激情，那些聪明的小伙子仔细看了看风琴，分析了歌唱家嗓音的刚柔以及所有使马利亚歌声动听的因素，实实在在地赞扬了一番。他们还对马利亚本人的衣饰和相貌议论了一阵。那时，有一个小伙子裹在斗篷里，只露出两只眼睛；他站在那群青年人旁边，一动不动，默默无语。但是，当有人评论马利亚的相貌时，他气恼地用脚踢了一下地面。

“我敢用两个金币打赌，”我们的朋友约翰·布尔沃特对发第斯子爵说道。他没有得到移走城堡的许诺，但很想提出

<sup>①</sup> 费利佩于1605年登基，执政到1665年。这期间，西班牙国力强大。

<sup>②</sup> “维拉瓜公爵”是1537年卡洛斯一世国王授予哥伦布孙子的贵族称号。

新的要求，把埃斯科利亚尔修道院搬到英国去。“这个女人如果去法国，要让拉法赫夫人引起更大的轰动；如果去英国，要比汤姆·朋塞更叫座；如果去意大利，要压过罗西尼。”

“我毫不怀疑这一点，约翰先生，”子爵回答说。

“她有一双阿拉伯人的漂亮眼睛！”名叫堂塞莱斯蒂诺·阿尔莫尼的青年人说道。“腰肢是那样柔细！她的那双脚，连看都看不见。不过，我可以猜到是什么样子！头发嘛，玛格达莱娜<sup>①</sup>看到了也会嫉妒三分。”

“我真想现在就看到她，听到她的歌声，”子爵激动地大声说道。正像他的名字第一个音节所表明的那样，他的声音总是比其他子爵高半度。“我们准备好，戴上墨镜，进去。”

顷刻间，那个裹在斗篷里的年轻人消失了。

马利亚身穿塞弥拉弥斯<sup>②</sup>的服饰，正要出场。好几个人围着她。

裹着斗篷的年轻人正是贝贝·维拉。那时他走上来，凑近马利亚，咬着她的耳朵偷偷说道：

“我不同意你唱歌！”说完继续往前走，一副冷漠表情。

马利亚顿时吓得脸色苍白，随后又气愤得满面红涨。

“快点，”马利亚对使女说道，“马利亚，把衣服拉拉平，我们开始。”她大声说道，有意让正在远去的贝贝·维拉听见。“我们不能与观众开玩笑。”

“夫人，”一位职员对她说道，“那我就下令起幕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马利亚回答说。

① 相传耶稣教导她信教，最后变成了圣徒。

② 塞弥拉弥斯是叙利亚美丽贤明的女王。

可是，她刚刚说完，就尖厉地叫了一声。原来是贝贝·维拉从后面走了过来，狠狠地抓住她的胳膊，又说了一遍：

“我不同意你唱歌。”

马利亚疼痛难忍，哭着倒在一把椅子上。贝贝·维拉又不见了。

“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在场的人问道。

“我胳膊太痛了，”马利亚回答说。

“怎么啦，夫人？”人们把发生的事报告了剧场指导，他走过来问道。

“没什么，”马利亚一边回答，一边站起来，擦干眼泪。“已经好了，开演吧，开演吧。”

这时，面色如土的贝贝·维拉走过来，站在指导和马利亚中间，眼睛闪着火光。

“这样做太残忍了！”他镇静下来说道，“这姑娘连站都站不稳，那能登台演出呀？”

“可是，夫人，”指导大声问道，“您病了，什么时候病的？我刚刚还看见您高高兴兴的，有说有笑呢。”

马利亚正要回答，但是她低下眼睛，没有开口。贝贝·维拉那双可怖的眼睛令她那样毛骨悚然，恰如毒蛇盯住小鸟一样。

“为什么不实话实说呢？”贝贝·维拉平静地说道。“您身体不适宜唱歌，为什么不如实说出来呢？说了难道是犯罪吗？您难道是女奴，人家强迫您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观众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指导不知所措。这时，上头派人来了解延迟演出的原因。正当指导解释发生的事情的时

候，贝贝·维拉把马利亚撵走了，说是她需要治疗。他是那样用力抓住马利亚的手，好像她骨头都要被捏碎了一样。他压低了声音，但是坚定地說道：

“他妈的！我说了不同意，难道还不够吗？”

两个人来到马利亚的更衣室，启着把心中的愤怒一下子发泄了出来。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臭流氓，”她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你有什么权利那样对待我？”

“因为我爱你，”贝贝·维拉冷冷地回答。

“谁要你爱我！”马利亚说道。

贝贝·维拉笑了起来。

“你那么说，好像你生活中可以没有爱似的！”他说完，又笑了起来。

“滚开，滚开！”马利亚大声说着，“你永远别到我眼前来。”

“你终有一天会叫我来的。”

“叫你？我叫魔鬼来，也不会叫你。”

“你完全可以那样做，我一点也不嫉妒你。”

“滚开，快给我滚开，别缠着我！”

“好吧，”斗牛士说道，“我现在直接到露西亚·德尔·萨尔多家去。”

马利亚对于这个女人十分嫉妒。她是舞蹈演员，在认识马利亚之前就和贝贝·维拉勾搭了。

“贝贝！贝贝！”马利亚大声喊道，“你这个不要脸的！你凌辱我，现在又背叛我！”

“那个女人嘛！”贝贝·维拉说道，“什么都听我的。对我来说，你太傲慢了。你如果想让我们友好相处下去的话，就应该按照我的意志行事。而如果你想支配谁的话，公爵、大使、淡如清水的老家伙，任你去挑选。”

他说完，迈开脚步向房门走去。

“贝贝！贝贝！”马利亚高声喊道，抽搐的双手撕拉着丝绸手帕。

“你在呼叫魔鬼啦！”贝贝·维拉讥讽地回答说。

“贝贝！贝贝！我有话对你说！请你记住，你如果去找露西娅，我就答应公爵的求爱了。”

“看你敢那样做！”贝贝·维拉说完，往回退了几步。

“我为了报仇，什么都敢做！”

贝贝·维拉站在马利亚面前，抱着胳膊，用眼睛盯着她。

与其说他们是人，毋宁说是两个野性十足的畜生，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来自兽类的本能。然而，这种爱情正是现在文学所描绘的主题，主人公往往是高贵的绅士和漂亮的夫人。

在那一瞬间，他们两个互相探测了对方的心，认识到二者势均力敌，天性如一。他们要么断绝来往，要么停止争斗。他们本能地共同认识到这一点，便各自放弃了战胜对方的想法。

“好吧，马利亚，”首先挑起这场争斗的贝贝·维拉说道，“我们还是好朋友，重归于好。我不去露西娅家了。但是作为条件，我们两个人都应该使对方放心。这样我就要求你今天晚上让我到你的家里，我要亲自看看公爵是不是去你那里，确信你不欺骗我。”

“不行，”马利亚冷冷地回答说。

“那么，好吧，”贝贝·维拉说道，“你是知道我离开这里去哪儿的！”

“不要脸的东西！”马利亚气得握紧拳头。“你这是在逼迫我！”

这场“戏”演完大约一个小时，马利亚便回到自己家，依在沙发里。公爵坐在她身边，斯特茵站着，把手搭在马利亚手上，他在给她摸脉象。

“没什么，马利亚，”斯特茵对她说道。“没什么，公爵先生。只是精神上受了刺激，已经过去了。现在，脉搏跳动正常了，好好休息一下，马利亚，好好休息一下，你这是在拼命工作呀。一段时间以来，你的神经系统衰弱极了，只顾演这演那了，你没有别的病，我心中有数。我现在要去守护一位病危的人。我给你开点镇静剂，先吃一片。睡觉前，喝杯清凉饮料，明天早晨，喝驴奶。”这时又转身对公爵说道，“公爵先生，我有急事，离开妻子尽管很痛苦，但我作为医生应该去照顾那个病危的人。”

他又嘱咐妻子要安静、休息。斯特茵向公爵鞠了一躬，走开了。

公爵坐在马利亚对面，一直用眼睛看着她。

马利亚看上去一副厌倦表情。

“你累了吧？”公爵说道，他的声音那样温柔，只有情人才能使用那样的语调。

“我想休息，”她回答说。

“是不是想让我走呀？”

“您如果愿意的话……”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离开这里。”

“那么，您就留下来吧。”

“马利亚！”公爵静静地停了一会儿，说道。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来。“当我不能对您讲话时，我就用诗歌赞颂您。这几句诗是我昨天夜里写的，马利亚，夜里我不睡便能进入梦境。自从安宁从我心中逃走以后，困意也从我的眼睛里逃走了。请原谅我，马利亚，原谅我，这几句发自我内心的话很可能触怒您那像您歌声一样纯真无邪的感情，我和您一样，您心中痛苦时，我也痛苦。”

“您看看，”马利亚打个呵欠，“事情并不那么严重。”

“马利亚，”公爵问道，“我把这几句诗读给您听，好吗？”

“好吧，”马利亚冷漠地答道。

公爵写的诗很漂亮。

“太美了！”马利亚说道，她兴奋起来。“是不是要登在《马德里传令官》报上？”

“您愿意它登出来吗？”公爵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认为值得登出来，”马利亚回答说。

公爵没有作声，他用双手托着脑袋。

当公爵抬起头来时，看到马利亚用眼睛注视着房间的玻璃门，那双眼睛同时放射出一道光来，但很快消失了。他立刻转过脸去，但什么也没有看见。

这时，公爵心不在焉地把写着他的诗句的那张纸胡乱地卷来卷去。马利亚并没有要他把诗留下。

“您要用那首诗卷烟吗？”马利亚问道。

“我看，起码还能卷只烟吧，”公爵回答说。

“给我吧，我保存起来，”马利亚说道。

公爵把一枚宝石戒指塞进卷成筒状的纸里。

“怎么？”马利亚说道，“戒指也给我？”

她把戒指戴在手指上，纸掉在了地板上。

“唉！”公爵这时在心里想着，“她的心中并没有装着爱情，她的灵魂没有诗意！我看她血管连一滴热血也没有！但是，她的微笑能容纳天空，她的眼睛能装下地狱，她那高傲的声音能穿透天地之间的一切。”

公爵站了起来。

“马利亚，休息吧，”他说道，“安静地休息吧，但愿您的灵魂也得到休息！别人彻夜不眠，心中忍受痛苦，您都不要去想。”

## 二十七

公爵刚刚把门关上，贝贝·维拉就格格地笑着从卧室的门里走了出来。

“你小点声，好不好？”马利亚说道。她有意让公爵刚才送给她的钻石戒指闪着光芒。

“不行，”斗牛士说道，“如果不笑，我会窒息的。亲爱的马利亚，我现在不吃醋了。我像苏丹王在他的王宫里那样，

心中的嫉妒荡然无存。可怜的马利亚呀！你的丈夫只会用药方表达对你的爱，公爵只会用诗向你求爱。而没有别的男人用真正的爱追求你的话，你该是多么痛苦呀！现在，一个醒着进入梦境了，另一个睡着飞翔了，我们两个该去吃晚饭了，好多乐于消遣的人正在等候我们。”

“贝贝，我不能去。我身体不舒服。在剧院生了气，出来时又着了凉，身上疼得厉害，浑身直哆嗦。”

“那是公主得的登草热，”贝贝·维拉说道。“和我走吧。美美地吃一顿晚饭，总比你那淡而无味的清凉饮料要好吧，喝两杯上等葡萄酒，也比难咽的驴奶强吧。好了，走吧。”

“我不去，正刮着北风呢。这种风虽然连灯都吹不灭，可是很伤人。”

“那么，好吧，”贝贝·维拉说道，“你如果一定坚持不去，呆在家里养身体的话，我只好对你说‘晚安’了。”

“怎么？”马利亚说道，“你自己去吃饭，把我丢在这里？你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这里，我是因为你才得病的呀！”

“那么，我有什么办法呢！”斗牛士说道，“你想让我也忌食吗？黑姑娘，我可受不了。人家都在等我，我该走了。这机会你就错过了。”

马利亚扑通一下子站起来，椅子倒在地上。她走出房间，啪地一声把门关上，不一会儿又走了回来，穿好一身黑色衣服，头巾几乎把整个脸都遮住了，又裹上了一条大披巾。两个人一起走了出去。

斯特茵回来时夜已经很深了，仆人交给他一封信。他走进房间，把信打开来。信是这样写的：

大夫先生：

您不要以为这是一封匿名信，我做事向来光明正大，我先把我的名字向您通报一下吧，我叫露西娅·德尔·萨尔多。我认为许许多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

马利亚的丈夫先生，您心肠好，可是很愚笨，只有您这样的人才不会想到您的妻子在和我的未婚夫贝贝·维拉鬼混呢。因为我尚未婚，不会欺骗任何人，所以，我可以把这件事直率地告诉您。您如果想解除心中的疑问的话，请您今天夜里就到某某大街十三号，您会像圣多马那样恍然大悟的。

“能干出这种缺德的事！”斯特茵说着，信从手中掉在了地上。“我可怜的马利亚，嫉妒你的女人太多了！而这些女人全是演员。可怜的马利亚呀！你病还没有好，也许现在在安静地睡着。但是，我看看你是否睡得很香甜。昨天夜里你不舒服，脉搏跳得很快，声音嘶哑。现在，马德里有很多人患肺炎哪！”

斯特茵端起灯，走出卧室，来到大厅里。这个大厅和他妻子的房间相通。他踮着脚尖走进这个房间里，凑到床前，打开幔帐……人不在！

像斯特茵这样正直忠厚的人，对于这种欺骗丈夫的事不会很快轻易相信的。

“不会的，”他考虑了几分钟之后，说道，“不可能！一定有什么原因，很可能突然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过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说道，“我心上不应该存

留一点疑问。我蔑视那个女人的诽谤，我要找到真凭实据，给她有力的回答，排除对马利亚的污蔑。”

斯特茵在更夫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信上说的那个地方。这幢房子没有门房，临街的大门打开着。斯特茵走了进去，上了一段楼梯。当他走到楼梯的第一道拐角时，停下脚步。开始的决心软弱了下来，他为自己来到那里感到羞辱。

“偷偷地跟踪自己妻子是不道德的，”他喃喃自语道。“如果马利亚知道我在做的事情，心里一定痛苦，而她是讲道理的。我的上帝哟！怀疑我们所爱的人，这不是在爱情的蔚蓝天空上制造乌云吗？我怎么能跟踪呢！一个令人鄙夷的女人写了那么一封卑鄙的信，就把我推到这种可鄙的地步！”

“我还是回去吧。有什么事，明天问马利亚好了。这样做比较恰当，自然而道德。我的心哟，不能上去！我应该从脑海中驱除一切怀疑，正如太阳驱走天空中的乌云一样。”

斯特茵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觉得窒息得喘不过气来，用手帕擦了擦潮湿的额头。

“噢！”他叹息地说道，“怀疑，不是要在我们纯洁的心灵中铸下受骗上当的想法吗？噢！可鄙的怀疑哟，你是邪恶本能的产物，你是心地不纯的女儿。这个可怕的怪物刚刚使我的灵魂变得那么丑恶，我在马利亚面前一辈子都会感到羞辱的！”

这时，朝向斯特茵站立的楼梯拐角的门打开了，传来杯子声、歌声和笑声。一个女仆拿着空瓶子走了出来。她看见斯特茵，往后退了一步，想让他先进去，因为斯特茵的仪表和穿戴令她肃然起敬。

“请进吧，”她对斯特茵说道，“您来晚了，晚宴已经开始了。”说完就走开了。

斯特茵当时站在前厅里。再往里走便是大厅，大厅的门打开着。斯特茵向那里走过去。他刚用眼睛往里面探视，就惊住了，像块石头似的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关于马利亚，如果说使灵魂升华和高尚的所有感情会令公爵感到迷惘的话，那么，那颗善良而纯洁的心冲动时，则使斯特茵感到茫然了。当他看到马利亚坐在桌旁的一只高凳上，贝贝·维拉坐在她脚下的一只矮凳上，一边弹着吉他一边歌唱，该是多么惊讶呀！贝贝·维拉唱道：

这位安达卢西亚女人  
眼睛像太阳一样明亮；  
她的微笑宛如朝霞  
得到她的爱，如同进了天堂。

“太好了，太好了，贝贝·维拉！”应邀出席晚宴的人齐声喊道，“现在该马利莎拉达唱了。马利莎拉达唱一个！我们不穿燕尾服和漂亮大衣，但是，我们和那些穿这种衣服的人一样，也是有耳朵，会听歌的。对于耳朵来说，是没有穷富之分的。亲爱的马利亚，快点，您为您的老乡唱一只吧，他们听得懂。身饰授带和十字勋章的人只会用法语喊呀叫呀。”

马利亚从贝贝·维拉的膝盖上拿起吉他，唱了起来：

我喜欢和穷朋友在一起

热闹又风趣，  
我要远远地离开  
那个淡而无味的绅士。

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和赞叹声响了起来，玻璃窗被震得颤抖不止。

斯特茵脸一下子红到耳根，与其说那是因为气愤，毋宁说是因为羞怯。

“贝贝·维拉那小子生得逢时！”他的一个朋友说道。

“他真走运呀！”

“今天就是让我当皇帝，我都不去！”斗牛士说道。

“可是，她的丈夫会怎么说呀？”一个长矛手说道。他比在场的其他人年龄都大。

“她丈夫？”斗牛士答道，“我真想认识认识，好为他效劳呀！我贝贝·维拉只能和野性十足的公牛‘握手言和’。”

斯特茵走开了。

## 二十八

上一章叙述的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公爵坐在他的书房里，面前摆着文件夹。

他手中握着一只笔，一动不动，犹如一个勤务兵等候着

命令。

这时，房门悄悄地打开了，一个漂亮的小孩把脑袋探了进来。那孩子有五、六岁的样子，长着一头乌黑的鬈发。

“爸爸，”孩子说道，“就您一个人哪？我可以进来吗？”

“我的小天使，”父亲回答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先请求允许才进我的房间的？”

“从您不像以前那样喜欢我开始的，”孩子一边回答一边依偎在父亲的双膝前。“我很听话，我按照您的吩咐，用心向堂费德里克学习。您不信，我说几句德语给您听听！”

“真的吗？”公爵说着，把孩子抱了起来。

“真的！您听我说：Goti segne meinen guten Vater. 意思是：但愿上帝祝福我的好爸爸。”

公爵紧紧地抱着那个漂亮的孩子。孩子把两只小手放在父亲的肩上，往后仰着身子，补充说道：

“Unel meine liebe Mutter. 就是说：但愿上帝也祝福我亲爱的母亲。现在，该亲我一下了吧。”孩子说着，抱起公爵的脖子。

“可是，”他突然说道，“我忘记把堂费德里克写的纸条交给您了。”

“堂费德里克？”公爵诧异地说道。

“他说，想和您谈谈。”

“让他进来吧，进来吧。快去告诉他，我的好孩子。他的时间宝贵，不应该白白浪费掉。”

公爵把那张写着几行字的纸条收好。斯特茵走了进来。

“公爵先生，”他说道，“我来一定使您感到震惊，因为我

要感谢您为我做了那么多好事，同时也要通知您，我准备立即离开这里。”

“离开！”公爵满面惊色。

“对，先生，立即离开。”

“立即离开？马利亚呢？”

“马利亚不和我一起走。”

“堂费德里克，您不要开玩笑啦。这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的是，公爵先生，我不能在这儿呆下去。”

“为什么？”

“唉！这事您不必问了。我无法告诉您。”

“我真想不出原因来，”公爵说道，“您为什么这么做？”

“促使我离开这里，”斯特茵回答说，“是有紧迫原因的。”

“可是……我的朋友斯特茵，到底是什么原因呀？”

“我不能说，先生。”

“您不能说？”公爵问道。他更加茫然了。

“我认为不能说出来，”斯特茵说道，“它剥夺了我唯一的慰藉，它阻止我把心里话讲给您这位高尚而慷慨帮助我的人。您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并且把我当做朋友看待。”

“那么，您去哪里呢？”

“去美洲。”

“那是不可能的，斯特茵，我再说一遍，那是不可能的！”公爵抬高嗓子说道。他站起身来，情绪越来越激动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您丢掉您的妻子，离开您的朋友，放弃您的职业，抛弃您的病人。您可不能失去理智呀！莫非您有更宏伟的想法？在美洲会得到更大的好处？”

斯特茵苦笑了一下。

“好处！公爵先生，难道财富还没有超越您的这位旅伴所梦想的程度吗？”

“您把我搞得越来越糊涂了，”公爵说道。“您这样做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疯癫的举动？”

斯特茵沉默不语。

“总之，”公爵补充说道，“您这样做，是忘恩负义。”

斯特茵听了这句残酷同时温存的话，立刻用双手捂住面庞，长时压在心中的痛苦使他放声大哭起来。

公爵走过来，拉起他的手，说道：

“对于一位朋友，不应该把悲苦埋在心里，也不应该存在什么必须履行的义务来阻止您得到关怀您的人的忠告，特别是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斯特茵，说吧，把心里话说出来吧，您不冷静，太激动了。您言词含糊，这怎么能得到真诚的劝告呢。我们就坐在这间房子里。您现在的处境看来十分严峻，我要好好和您谈一谈，正如我如果处在同样情况时，您也要和我好好谈谈一样。”

斯特茵被公爵说服了。他在公爵身边坐下，两个人沉默了一阵子。斯特茵好像在寻找和公爵友情合适的方式，把心中的苦衷倾述给他。最后，他慢慢地抬起头来。

“公爵先生，”他说道，“如果公爵夫人不爱您，而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您该怎么办呢？……如果她对您不忠诚呢？”

公爵一下子跳起来，仰着额头，威严地看着斯特茵。

“大夫先生，这个问题……”

“请您回答我，回答我，”斯特茵说道。他抱着双手，好像

一个心情十分焦虑的人。

“我的天哪！”公爵说道，“让他们两个人都死在我的手下！”

斯特茵低下头。

“而我却不杀死他们，”他说道，“但我宁愿自己死掉。”

公爵已依稀地看到了事情的原委，他的身体不禁颤抖了一下……

“马利亚！……”他最后喊了一声。

“马利亚！”斯特茵回答说。他没有抬起额头，仿佛他妻子的不忠压得他直不起腰来。

“您一定是发现她了！”公爵说道。他是那样气恼，几乎说不出话来。

“在一次地地道道的纵酒狂欢会上，”斯特茵回答说，“充满了放荡和粗鄙气氛，烟酒成了香料。斗牛士贝贝·维拉大言不惭地说他是马利亚的情人。唉，马利亚，马利亚！”他继续说道，同时用双手捂住面庞。

像所有沉着而能自控的人那样，公爵在房间里踱了几圈之后停在他那可怜朋友的面前，庄重地说道：

“斯特茵，您离开这里吧。”

斯特茵站起身来，紧紧地握住公爵的手。他想说点什么，可是说不出来。

公爵向他张开双臂。

“斯特茵，打起精神来，”他对斯特茵说道，“再见。”

“再见……永别了！”斯特茵喃喃地说着，冲出了门外。

房间里只剩下公爵一个人了，他又踱了好一阵子步。原

来，听到斯特茵给他讲的那件事，他的心委实惊了一下。此刻，随着激动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以后，他的嘴角上慢慢露出了鄙夷的微笑。公爵不是那种追求低级趣味、道德败坏、令人唾弃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女人放荡不羁不但远不能使他们感到厌恶和作呕，反而是他们卑劣感情的增效剂。他品质高尚，正直，不卑不亢。爱情和轻蔑不能同时寄宿在他心中，正如真挚的情感和卑鄙作风不能同时存在一样。

在他的心中，轻蔑扑灭了了他的一切幻想，恰如大雪浇灭了祭坛上的香火一样，他在诗句中颂扬的女人已经不复存在。啊！那个女人曾在梦境中诱惑过他呀！

“我曾把她视为一个理想的女人，”他说道，“我把她看作一个贤惠的女人，我对她像对待一位朋友妻子那样尊敬她！……我曾经完全迷恋过她，远离了代表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爱情的那个高尚的女人！她是我的儿女的纯洁无瑕的母亲！我的莱昂诺尔哟，你默默地忍受了多么沉重的痛苦呀！”

公爵这样想着，心中荡起了巨大的感情激流。他突然走出房间，向他妻子的住所走去。他是从一道暗门进去的。当他走近公爵夫人常在白天驻足的房间时，听到说话声，并且有人在提到他的名字。他停下脚步。

“这么说，公爵一直没有露面？”一个又酸涩又甜蜜的声音说道。“我从马德里到这里已经十五天了，我的这位亲爱的外甥不但不来看我，就是我想看他，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他。”

“姨妈，”公爵夫人回答说，“他大概不知道您来。”

“古蒂潘芭侯爵夫人到了马德里，他还不知道？！他不可能

不知道，我的好外甥媳妇。莫非他是宫廷里唯一不知道我来的人！就算不知道吧，我觉得你有充分的时间告诉他呀！”

“姨妈，您说得对，都是因为我忘记了的缘故。”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酸涩而又甜蜜的声音继续说道。“人们都说他成天只和戏子打交道，他哪有时间关心我这个孤寂的老人和他的亲朋好友呀！”

“那都是不实之词，”公爵夫人冷冷地回答说。

“要么你眼睛瞎了，”侯爵夫人说道，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要么你默许他。”

“我永远不能默许的，”公爵夫人说道，“是有人到这里来污蔑我的丈夫，到他家里当着他妻子的面污蔑他。”

“那么，”那个声音继续说道，但是甜蜜程度大减，酸涩程度激增，“你应该劝说你的丈夫举止检点些，不让全马德里的人议论他。另外，为了保护他，你应该把你的朋友统统赶走，你的忏悔神父一定劝告过你，不要听那些难听的话语。”

“姨妈，”公爵夫人回答说，“您最好好好想想用怎样的语言对一个已婚的女人，对您的外甥媳妇说话。”

“好呀，”古蒂潘芭侯爵夫人说道，“你性格严厉、内向，正是这一点使你失去了你丈夫的心，并且使你的朋友疏远你。”

侯爵夫人离去了，她为自己的演说感到满意。

莱昂诺尔坐在沙发上，侧着头，她那张漂亮苍白的面孔被泪水润湿了。她一直控制着自己，不让眼泪流出来。

突然，她回过身去，叫了一声。她扑在丈夫的怀里，放声哭了起来，但那是幸福而甜蜜的眼泪。莱昂诺尔知道，那

一个一向直爽而真诚的男人回到她的身旁，就是给她带来了一颗诚挚的心，还有那忠诚的爱情。

她早就相信，谁也不能把她丈夫的心和爱夺去。

“我的莱昂诺尔！你愿意并且可能原谅我吗？”他说着跪倒在妻子面前。

公爵夫人用那双美丽的手抚摸着丈夫的嘴唇。

“过去的事，就不要提它了。”

“我是要你知道我的过错，”公爵说道，“人们严厉地批评过我，我也要你知道我悔过了。”

“我们达成个协议吧，”公爵夫人打断丈夫的话，说道，“你永远不要对我提及你的过错，我也永远不对你讲述我的悲伤。”

这时，安赫尔跑了进来。公爵和公爵夫人一下子分离开来。在西班牙，当两个人交谈的语言越是发自内心深处，他们的行动越是审慎。

“妈妈哭啦，妈妈哭啦？”孩子喊道，满脸红涨，眼睛里闪着泪花。“爸爸，你欺侮妈妈了吧？”

“好孩子，没有，”公爵夫人回答说。“我哭，是心里高兴。”

“为什么？”孩子问道。顷刻间，他脸上的眼泪被笑容取代了。

“因为，”公爵抱起儿子，走到妻子身边，回答说，“我们全家明天都到安达卢西亚的别墅去。你妈妈想去看看，在那里，我们一定像天上的天使一样幸福欢愉。”

孩子高兴得喊了一声，一手勾着爸爸的颈项，一手勾

着妈妈的颈项，把两个人的头拉到一起，不住地亲吻起来。

这当口儿，房门又打开了，侯爵艾依达走了进来。

“外公，”外孙喊着说，“我们明天就去安达卢西亚啦。”

“真的吗？”侯爵问他女儿。

“真的，爸爸，”公爵夫人回答说。“不过，我感到有些美中不足，你跟我们一道去才是。”

“您不该拒绝您女儿的要求吧？”公爵说道，“如果说她不是圣女，起码是天使！”

侯爵看了看女儿，女儿满面春风；之后，又看了看公爵，他脸上露出了最纯贞的喜悦表情。这时，他那一向威严的面孔上也浮现出了温柔的笑容。他走到女婿身边，说道：

“把手伸给我，好女婿，我永远信任您。”

## 二十九

在赴晚宴之前身体就不适的马利亚，现在病情更严重了。第二天早晨，她发起了高烧。

“马利娜，”她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会儿之后对女仆说道，“把我丈夫叫来，我觉得不舒服。”

“主人还没有回来，”马利娜回答说。

“他一直在守护病人？”马利亚说道，“太好了！不然，他又该给我开些乱七八糟的药了！我真不愿意吃那些东西。”

“您嗓音很嘶哑呀，”马利娜说道。

“是很嘶哑，”马利亚回答说，“我得注意点。我今天准备躺在床上休息，吃点发汗药。如果公爵来，你对他说我睡了。我谁也不想见。我脑袋要爆炸了。”

“如果有人从暗门来，怎么办？”

“如果来人是贝贝·维拉的话，就让他进来，我有话对他说。把百叶窗拉下来，走吧。”

女仆走了出去。她刚走几步又转身回来，拍了一下前额说道：

“这儿有一封信，主人让尼科拉斯交给您。”

“什么信不信的，”马利亚说道，“我不看，再说，我还要睡觉呢。他说什么？是让我去他出诊的地方吧。出诊不出诊，和我有什么关系？把信放在柜子上，走吧。”

过了几分钟，马利娜又走了进来。

“你又找挨训了！”女主人喊了起来。

“贝贝·维拉想见您。”

“快让他进来！”马利亚很快转过身来说道。

贝贝·维拉走了进来，打开百叶窗让光线射进来一些。他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抽烟，看着马利亚。马利亚双颊烧得通红，眼睛肿着，她一定很不舒服。

“你好吗？”他对马利亚说道，“彼拉多<sup>①</sup>说什么？”

“他不在家，”马利亚回答说，声音更加嘶哑了。

“那更好。但愿上帝让他像流浪的犹太人到处奔走吧，直

---

① 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耶稣即由他判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到世界末日审判那一天。我刚刚去看过今天下午出场的公牛。我看那些牛不好斗！有一头黑牛，叫‘午夜’，还没出隔离间就顶死了一个人。”

“你是想吓唬我，让我的身体更坏下去吧？”马利亚说道，“把百叶窗关好，光线太刺眼，我受不了。”

“别胡说了！”贝贝·维拉反驳说，“你太娇气了！公爵不在这儿，你怕什么光线呀！你那庸医丈夫也不在，你也不该怕风吹着一命呜呼呀！这间屋子里全是薄荷味、灵猫香味、麝香味，简直把药房搬到你家来了。正是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伤了你。透点风，屋子里也凉快些呀！这对你有好处。亲爱的，告诉我，你看下午场的斗牛吗？”

他说完站起身来，把窗子全打开了。

“我这个样子能去吗？”马利亚回答说，“把窗子关上，贝贝。光线太强了，风太冷，我受不了。”

“而我，”贝贝·维拉说道，“对你这样娇里娇气的样子，也受不了。你是无病呻吟呀。我的上帝，看来你真的快死了！好吧，我的弱不禁风的夫人，我得打发人给你准备棺材，然后我去杀死那头‘午夜’献给露西娅·德尔·萨尔多。感谢上帝，让她也高兴高兴。”

“那你就去找那个女人吧，”马利亚说，直起身来，脸上一副怒容。“不是说她和一个英国佬走吗？”

“那鬼地方整天看不到太阳，人都站着睡觉，谁去哪儿呀！”斗牛士说道。

“贝贝，你不会把你说的话变成行动的。那样，你就太缺德了！”

“缺德的是你！”贝贝·维拉说，抱起双臂站在马利亚面前。“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斗牛的时候，你不但不去观看，为我助威，反而借口感冒留在家，等候公爵。”

“你总说这个！”马利亚说道，“你藏在我房间里，亲眼看见了我和公爵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这还不够吗？你应该知道，公爵喜欢我的声音，而不是我这个人。至于我吗，你更应该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贝贝·维拉说道，“你害怕我！好吧，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抱怨你。可是，你一个人呆在家里，又知道我不会来，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呀！对于女人，我一个也不相信。连我母亲，我也不相信。”

“我害怕你！”马利亚气恼地说道，“我！”

但是，贝贝·维拉没有让马利亚说下去。他继续说道：

“你以为我是瞎子，什么都看不见呀？我刚刚打听到，你那个淡而无味的丈夫在王宫里当了大夫，有了名了，你就对我傲气起来，而对他好脸相迎了。你以为我还不知道呀？”

“一派胡言！”马利亚撕破了已经嘶哑了的嗓子，喊道。

“马利亚！马利亚！我贝贝·维拉不是那种冒充好汉的人。你应该知道，什么凶猛的公牛呀，老奸巨猾的牛呀，我是都能对付的。”

马利亚放声哭了起来。

“好呀，”贝贝·维拉说道，“你哭吧，那是你们女人逃脱罪责的好法子。我这儿有句谚语：‘女人以眼泪制胜。’这话不对，我的黑姑娘，还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狗瘸女人哭，你莫变迷糊。’你还是留着眼泪演戏去吧，我们这儿可不

是剧院。你听着：你如果对我耍猾头，一个男人很可能就没命了。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我的爱情不是药方，也不是诗句。我感兴趣的不是你的眼泪，而是你的行动。你记住，你今天下午如果不去看斗牛，有苦头让你吃的。”

贝贝·维拉说完便走出了房间。

那时，这个狠心的汉子正在忍受着两种感情的折磨，真需要铁一样的意志才能像他做的那样，用最镇静的表情、最平静的面孔和最自然的冷漠态度把那一切都隐藏了起来。他已经察看了那天下午将要出场的公牛。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强壮和凶残的牲畜。其中有一条牛给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他认为那不是好兆头。从事他那种职业的人常常有生命危险。如果事先没有恶兆，斗牛场上将发生怎样的事，斗牛士是都不会放在心上的，他们认为自己一定安然无恙。

另外，他还是一个嫉妒心很盛的人。他只知道胜利和掌声！那天有人曾对他说，他将被嘲弄，几个小时之内就要面临生死的考验，面临爱情和背叛的考验。至少，他相信了这些话。

贝贝·维拉刚走出去，马利亚就把床单的边饰撕得粉碎，狠狠地数落了马利娜一顿。她哭了。过了一会儿，她穿好衣服，叫人找来一位演戏的女友，同她一起去了斗牛场。

由于身有高烧，心情又十分激荡，马利亚浑身颤抖。她找到贝贝·维拉为她预订的座位，坐了下来。

嘈杂声、炎热的气温和混乱的场面，使马利亚感到更支持不住了。她那总是苍白的双颊布满了红晕。高烧使她的乌黑眼睛直冒金光。她气恼、愤怒、嫉妒，她的傲气被刺伤了，

她焦急、恐惧和疼痛，可是她把嘴巴紧闭得像坟墓那样严密，她不呻吟，她不叹息。

贝贝·维拉看见她了。他脸上露出了笑容，但是没有给马利亚留下一点儿印象。那笑容很快消失了，他依然像冰一样冷漠，他那被损伤了的傲气，要他去报仇。

贝贝·维拉穿了一身我们在前面已经描绘过的那种衣服，只不过今天是绿色缎衣，绣着金边。

他已经斗了一头牛。第二头牛，他第一剑就把它刺死了。他表现不错，但内行人都说他并不像他们想象的斗得那样精彩。

号角又响了。牛栏张开那张又大又黑的嘴巴，一头黑牛向斗牛场走去。

“那是‘午夜’，”人们大声喊着。

“午夜”是真正的供斗牛用的公牛，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是斗牛场上的大王。

不过，“午夜”并不像别的牛跑着冲进斗牛场，因为那些牛仿佛是去寻找自由，寻找它们的饲料和草场。而这头牛首先想的是报仇。它要向人们证明，它不是那些卑鄙敌人的玩具，它要惩罚他们。当它听到回荡在斗牛场上空的欢呼声时，停在一边不动了。

当然罗，公牛是一种愚蠢动物。然而，尽管如此，也许因为愤怒是那样强烈，以致使它具有的那一点点智慧迅速膨胀了起来；也许因为激愤能够把最低下的潜意识变成洞察力，从而有些公牛学会了预测，去嘲弄最狡猾的斗牛士。

首先唤起那头可怕公牛注意的是长矛手。它向第一个长

矛手冲去，立刻把他顶倒在地。第二个还没有握好长矛，狠狠地刺一下便摔倒了。第三个长矛手和前两个伙伴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这时，双角和额头都染着鲜血的公牛站在斗牛场中间，仰着头盯着看台。观众为这头凶猛公牛的表演所倾倒，不时发出可怕的呼叫声。

几个小伙子上来把长矛手抬到栏杆附近。一个长矛手腿部骨折，立刻被送到医疗间。另外两个去寻找合适的马匹。一个替补斗牛士骑上了马。正当那几个小伙子挥动着斗篷分散公牛的注意力时，三个长矛手手执长矛，站到了各自位置上。

不到两分钟，这三个人便都躺在了斗牛场上。其中一个头部鲜血直流，失去了知觉。还算庆幸的是，遍体鳞伤的马倒在了地上，这正好阻止公牛向那位长矛手冲去。

顿时，斗牛场笼罩在恐怖之中。

小伙子们徒劳地忙碌着。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逗引公牛，分散它的注意力。然而，这头公牛仿佛一定要以血解渴，将伤者的鲜血全部吸干才满足似的。在那可怖的一刹那，一个辅助斗牛士向公牛跑过去，用斗篷挡住它的头部和眼睛。他得手一时。但是，公牛终于移开了脑袋，摆脱了斗篷的干扰，看到它的对手向远处逃去，便迅速冲上去。追上以后，愤怒地把那人顶倒在地。当公牛转过身去的时候，机敏的小伙子早已站立了起来。跳过栏杆，从而博得了观众一片掌声和欢呼声。这一切只发生在一瞬间。

这种凶残、非人道、不道德的娱乐方式和我们这个称为

文明的世纪毫无和谐之处。然而，斗牛士之间互相帮助、互相保护的自我牺牲精神却是一曲美好而高尚的颂歌。我们知道，西班牙爱好斗牛术的人，以及发第塞子爵那样的异国的爱好者——他们说话声音总是比前者高半度——一定会用另外一种喊叫声压过我们的声音的。所以，我们一直避免把我们的看法强加给别人，只是自己坚持罢了。我们不去争论谁是谁非，因为我们的想法和胡维特一样，“争论花费的精力远远高于事情本身的价值”。

公牛依然昂首独立于斗牛场上，好像它主宰着那里的一切。观众席上，一片恐怖气氛。他们众说纷纭。有些人希望把带头牛牵到斗场来，让它们把这头公牛引走，一来可以避免发生新的不幸，二来又能把它保护起来，当做种牛繁殖后代。有时候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这种被斗过的牛都活不长，因为它在斗牛场上热血沸腾，大大伤了元气。另外一些人则建议先砍断公牛的大腿，然后万无一失地把它杀死。不幸的是，绝大多数观众不断高呼着“遗憾”，他们说这样的公牛一定要经过斗牛术的全部程序之后才能杀死。

主持人不知所措。领导和指挥一场斗牛术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可以说，主持议会会议常常更容易些。类似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最后，喊声高昂的人得胜了，决定按照全部程序斗下去。

于是，贝贝·维拉全副武装上场了。他首先向主席台致意，然后站在马利亚面前，他说要把牛杀死以后献给她。

贝贝·维拉面色苍白。马利亚则满脸红晕，眼睛像是要从眼窝里跳出来。她呼吸急促，犹如处在弥留之际一般。她

把身子靠在栏杆上，并用双手紧紧握住。马利亚爱那个年轻的美男子，她看见他在死面前镇静泰然。她为得到他的爱而感到幸福；这一爱情征服了她，使她颤抖，使她流泪，因为那残酷的、令人骄傲的爱是深沉的，充满着激情，同时又是属于她的。她需要这样的爱情，正如某些粗鄙的男人不喜欢甜酒和好葡萄酒，而要喝烈性酒，一醉方休一样。

全场陡然寂静无声，仿佛可怕的预感占据了全场观众的心。斗牛场失去了光彩，恰如乌云遮住了太阳一样。

很多人起身离开了斗牛场。

那时，公牛立在场中，神情沉着得犹如一位勇士，抱着双臂，高昂额头，傲然地向对手挑战。

贝贝·维拉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像往常一样沉静而大胆，用手指着自己，对助手说道：

“我来啦！”

小伙子们像离弦箭一样飞也似地跑了过来。公牛顷刻间冲上来，它动作是那样迅猛，以致贝贝·维拉都没有准备好，只是勉强躲闪了一下。但是，那头猛兽并没有像它的同类通常做的那样继续扑向前去，发泄满腔愤怒，而是突然调转过来，闪电般地向贝贝·维拉扑过去，用两只犄角把他高高地挑了起来。

顿时，数以万计的观众齐声喊了起来。那声音只有但丁才可能想象出来：沉重，悲伤，悠长！

辅助斗牛士像被猎人拔除了筑巢而四处飞散的小鸟一样围了上来。公牛依然用双角举着早已昏迷了的斗牛士，犹如那是它的战利品。

“快拿砍刀来！快拿砍刀来！”人们异口同声地喊道。市长也跟着大家呐喊。

这种可怖的武器拿来了，公牛即刻被砍断了大腿。它疼痛地吼叫了一声，愤怒地摇了摇脑袋，把贝贝·维拉抛得老远。这时，又有人在它的颈部猛扎一刀，公牛立刻倒下了。

小伙子们把贝贝·维拉抬起来。

“已经死了！”围在那位不幸的年轻人身边的斗牛精英同声喊道。这声音迅速传到看台的最末一排。这声音像一面哀悼亡灵的旗帜，在斗牛场上空飘荡着。

……

那场可怕的斗牛之后，又过了十五天。

在一间豪华家具不见了踪影，但依然摆设着几件比较像样家具的卧室里，一个面无血色、瘦骨嶙峋、萎靡不振的女人躺在床上。那床很漂亮，不过床饰不是缺七少八，便是肮脏不堪。房间里，她孤身吊影。

这个女人好像刚从沉睡中醒过来。她在床上欠起身来，用茫然的目光扫视着房间。她把手搭在额头上，仿佛让思想集中起来。她用微弱的嘶哑声音说道：

“马利娜！”

应声走进来的不是马利娜，而是另外一个女人，她手上端着刚刚准备好的饮料。

病人看了看她。

“很面熟呀！”病人惊异地说道。

“妹子，我们很可能见过面，”进来的女人用甜蜜的声音说道，“穷家富舍，都有我们的足迹。”

“可是，马利娜呢？她在什么地方呀？”病人说道。

“她和男佣带着能够偷拿的东西逃走了。”

“我丈夫呢？”

“没有看到他的影子，不知道在哪儿。”

“我的天哪！”病人用手捂着前额，说道。

“公爵呢？”她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道。“您应该认识他的，我觉得就是在公爵家里见到您的。”

“在阿尔曼萨公爵夫人家里？对，是在她家里，那位夫人让我分发施舍。她和她的丈夫及全家去安达卢西亚了。”

“这么说我被抛弃了，我孤身一人了！”病人这时感叹地说道。往事，首先是遥远的往事浮现在了她的脑际。病人从昏迷中醒过来，常常发生这种情况。

“怎么？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慈善会的好心的修女用双臂搂着马利亚说道。“我如果早些知道，您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

突然，病人从疼痛的胸部发出嘶哑的喊叫声：

“贝贝！……斗牛！贝贝！……死了！……唉！……”

她的头倒在枕头上，昏了过去。

## 三十

在上一章中讲述的事情发生后又过了六个月。一天，阿加尔伯爵夫人坐在客厅里，母亲在一边陪伴她。

这两位夫人正在给伯爵夫人的儿子试戴一顶草帽，草帽上扎着绸带。

这时，圣马利亚将军走了进来。

“舅舅，您看呀，”伯爵夫人说道，“这顶帽子对上帝的小天使太合适了！”

“你把宠爱孩子当做一大乐趣，”将军说道。

“这有什么！”伯爵夫人插话说，“所有女人都宠爱自己的儿子，而他们并不因此就不成为有用的人。哥哥，我们的妈妈不是也很宠爱你吗，而这并没有阻止你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物**。”

“妈妈，你给我一块饼干！”孩子说道，他好像只有半个舌头。

“蝌蚪先生，你用‘你’称呼你妈妈，这可不对呀，”将军说道。“不应该那样说，而应该说：‘妈妈，劳驾您给我一块饼干，好吗？’”

孩子听到舅爷粗暴的声音，放声哭了起来。妈妈偷偷给他一块饼干，没有让将军看见。

“他那么小，”侯爵夫人插话说，“还不会区分你和您呢。”

“如果不知道，”将军说道，“就应该教给他才是。”

“可是，舅舅，”伯爵夫人说道，“我愿意我的孩子以你称呼我。”

“什么，我的外甥女！”将军大声说道，“你也赶那个时髦呀，这种从法国传进来的东西，破坏了我们的传统。”

“父母和子女之间以你我相称，就破坏了传统？”

“是这样，外甥女，无论怎么说，它至少使孩子们不那么敬重父母了。所以，我非常欣赏西班牙大人物那种古老的传统，他们要求自己的孩子称呼自己是阁下什么的。”

“你我相称，是一种平等的称谓。父母和子女之间不应该这样，它肯定降低了尊敬的程度，”侯爵夫人说道。“有人说，这显得更亲近，我不这样看。我的女儿，你如果以你称呼我，能表明你更爱我吗？”

“但是，妈妈，”伯爵夫人温情地拥抱着她的母亲，说道，“我对您的尊敬并没有减少一分呀！”

“你一直是个听话的好女儿，”将军说道，“但是，事情总是有例外的，而例外并不能说明问题。好了，我们来谈谈另外一件事吧。我给你们带来一个消息。你们听了，一定会高兴的。从哈瓦那驶来的伊比利亚巡洋舰刚刚抵达加迪斯。明天，我们很可能见到拉斐尔，拥抱他了。那个小伙子，真走运！他不久前写来信说非常想回西班牙，现在他所盼望的机会就来了，海军大将派他回来递送重要文件。”

侯爵夫人和伯爵夫人还在倾述着这个消息给她们带来的巨大欢乐时，房门开了，拉斐尔·阿里亚斯一下子扑到亲人

怀里，用双臂一遍遍地拥抱她们。

“见到你我太高兴了，我的好拉斐尔，我亲爱的拉斐尔！”伯爵夫人说道。

“我的天哪！”侯爵夫人补充说道，“圣母保佑，你总算回来了！可是，家里不缺吃不少穿，你为什么把大海当成小河沟，远涉重洋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呀？我看你一定晕船了。”

“那倒关系不大，一会儿就好了，”拉斐尔回答说。“但是，另外一种病一天重似一天，那就是想念祖国和亲人。我不知道这是因为西班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还是因为我们所有西班牙人都是优秀儿女。说实在的，离开西班牙，我们无法活下去。”

“我亲爱的外甥，既因为那个也因为这个，”将军高兴得笑了起来，“既因为那个也因为这个。”

“哈瓦那那个地方很富吧？拉斐尔，是不是？”伯爵夫人问道。

“很富，表姐，”拉斐尔回答说，“它宛如一位了不起的夫人，治富有方。它的财富绝不像昨天大发横财的人那样，遍地流淌，哗哗流进来，又哗哗流出去。那里，财富如同一条水流丰饶的大河，轻柔地、悄悄地流淌出来，有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源。那里，遍地都是宝，没有必要特别指明，何处有金，何处有银，人人都能看得到，都能觉察得到。”

“那里的女人，你喜欢吗？”伯爵夫人问道。

“当然罗，”拉斐尔回答说，“各个地方的女人，我都喜欢。我喜欢姑娘，因为她们年轻；我喜欢老太婆，因为她们过去年轻过；我喜欢小女孩，因为她们会长成大姑娘。”

“你别泛泛地说，拉斐尔，你说得细些。”

“好吧，表姐。哈瓦那的女人风流极了，衣服都是进口料子，绣着饰边。缎面绣鞋只是一种装饰物，不是用来走路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哈瓦那女人站立着。她们说话像唱歌一样，声音比夜莺还优美。她们像蜜蜂一样以糖为食。抽起烟来，赛过轮船的大烟囱。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里饱含着诗情画意。她们的心如同明镜一样清澈。哈瓦那是一座大花园，从来没有发生过悲剧，女人整天躺在吊床上，被鲜花包围着，奴仆用鹅毛扇为她们扇风。”

“公众舆论说你要结婚了，是吗？”伯爵夫人说道。

“我亲爱的格拉希娅，今天，这些可敬的公众舆论先生取代了以前滑稽演员在王宫里所占据的位置。他们像前者一样，信口雌黄，无中生有。表姐，这些公众舆论先生在撒谎。”

“公众舆论先生还说呢，”伯爵夫人笑着补充说道，“说你给你未婚妻二百万杜罗的嫁妆。”

拉斐尔笑了起来。

“我明白了，”他说，“实际上，那是海军大将想要给我一张那个数目的汇票。”

“我这位未来表弟媳妇怎么样呀？”

“她长得比地狱还丑陋。她的左肩高得接近那一侧的耳朵，另一侧则远远离开耳朵。”

“那么，你想怎么办呀？”

“我说，即使长得好一些，我也不喜欢。”

“那就做得不好了，”将军说道。

“做得不好的是她的身躯，先生，”拉斐尔说道。

“还有……”伯爵夫人说道。

她没有说下去，原来她发现表弟爽朗的面孔上露出了痛苦回忆的悲伤表情。

“她好吗？”他问道。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伯爵夫人回答说，“她现在深居简出，特别是自从感到‘有喜’的症状以后。德国人都这么说，堂费德里克就使用这个词儿，它比英国人使用的‘双身子’更富有感情色彩，又不俗气，我们认为英国人用的词儿是当地平民习惯……”

“这是崇洋媚外，这种习惯又可笑又可悲，”将军补充说道。“为什么不直截了当，正确地使用有孕或怀孕这样的词儿，而使用那种翻译过来的可笑代用词儿呀？其实，你们跟上个世纪的法国人一样，用香粉和裙撑代表异教邪说的女神。”

“他怎么样？”阿里亚斯问道。

“他结婚以后，同你表姐夫和好了。他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表姐夫在各个方面指教他。现在，他自己经管庄园，我丈夫给他当顾问，他们两个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呆在乡下。总之，他成了家中的宠儿，家里人都把他当做公子。”

“还是我们的成语说得好，”将军指出，“千好万好，不如自己的好。”

“艾洛依萨呢？”

“她的情况可令人伤心，”伯爵夫人说道，“她和一位法国冒险家偷偷结了婚。这个法国人自称是罗汉亲王的表弟，大仲马的合作者，泰勒男爵派他来购买艺术珍品。但不幸的是，

他的名字叫阿贝拉尔多。艾洛依萨从自己的名字和情人的名字上看到了上帝在为他们作美。她把他看做文人、艺术家、名门之子，觉得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心上人。父母反对他们的婚事，而她却认为父母太霸道，思想守旧，不开化……”

“而且太西班牙化了！”将军操着讥讽的语调补充说道，“一位有文化修养的小姐，不知读了多少感伤小说和诗歌，到头来和一个不务正业的人结合了。后来，我们得知他已经结了两次婚。婚后几个月，他就把艾洛依萨身上的钱全花光了，将她抛弃在巴伦西亚。不幸的老父亲跑到那里把受尽凌辱的女儿接了回来。你说她结婚了吧，没有了丈夫；说她守寡吧，丈夫还活着；说她是处女吧，已经结过婚。你们看看，我的外甥外甥女，外国人有什么好，他们都是骗子。”

“拉斐尔，你本来是可以使她免遭那种不幸的，”伯爵夫人说道。

“我！”表弟惊异地说道。

“对，是你，”格拉希娅继续说道，“你知道很清楚，她是那样尊重你，对你的意见是那样重视。”

“是这样，”将军说道。

“我们换个话题吧。我们尊敬的杰出人物阿-波罗·德·马尔莫尔·德·洛斯塞门特里奥斯怎么样？”阿里亚斯问道。

“他从政了，”格拉希娅回答说。

“这我知道，”拉斐尔说道，“我早就知道他用‘暴政’这个笔名写了一首反对国王的诗歌。”

“可怜的暴政呀！”将军说道，“树倒了都来砍柴嘛，他被驴子踢了一脚。”

“这我也知道，”拉斐尔继续说道，“他还写了一首反对忧愁的诗。所谓忧愁，其中包括十三这个数字所代表的厄运，教皇一贯正确，盐罐倒和夫妻不忠。”

“哪里，拉斐尔！”伯爵夫人笑着说道，“他根本没有说这种事。”

“可能不是原话，”拉斐尔说道，“不过，我所说的确实是那部代表作的精神，舆论界将把这部作品……”

“看做破坏社会的蛀虫，”将军说道，“这个社会被蛀虫吃掉以后，我们将看他用什么来取代。”

“还有，”拉斐尔继续说道，“我还听说我们的阿-波罗写了一篇杂文（他当时就喜欢这种文体，很久以前就觉得自己头上长出玛息阿特角<sup>①</sup>了）。我说的这篇杂文是讽刺虚伪作风的。他在文章中说，虚伪的一个特点是要求付给神职人员、还俗神父和修士工资。”

“我的外甥，”将军说道，“正是由于他写了这些漂亮文章，才有了资本，人们把他做为一家反对党报纸的合作者。”

“我懂了，”拉斐尔说道，“我已经猜到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因为那是一场天天上演的闹剧。他把笔当做驴头那样折断以后，拿着去攻击当政的凡夫俗子。”<sup>②</sup>

“还是你看得深刻！”将军说道，“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活动

---

① 自然界的神。他和太阳神阿波罗比赛，他吹笛子，阿波罗弹竖琴。玛息阿获胜。阿波罗恼羞成怒，把玛息阿活剥了皮，又使判玛息阿获胜的弥达斯头上长出一对耳朵。这里是借喻。

② 这里，作者把阿波罗比喻为该隐。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亚伯的哥哥。该隐种地，亚伯放牧。但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他为此嫉妒，杀死该隐及其供物（牲畜）。

的，现在竟然成了一个人物，有钱，有势，还有架子。”

“我可以肯定，”拉斐尔说道，“他一定会起个新名字，即阿-波罗·德·马尔莫尔·卡拉拉<sup>①</sup>，他不会放弃用笔反对贵族和权势，他还继续活动以便在国会谋取一个荣誉职位，比如帕耳那索斯马夫领班。公爵呢，我在马德里能找到他吗？”

“他不在马德里。不过，你经过哥尔多瓦时，可以看到他，他和他的家人都在那里。”

“公爵最后还是听了我的劝告，”将军说道，“他脱离了政治生活。现在，所有重要人物都应该像阿喀琉斯那样，回到原籍隐居了起来。”

“可是，舅舅，”拉斐尔说道，“这样正好中了圈套。”

“听说，”伯爵夫人接着说，“公爵潜心研究文学，正在写剧本。”

“我敢打赌，剧本的题目一定是：《本性难移》，”拉斐尔小声对伯爵夫人说道。

剧本说的是马利亚和贝贝·维拉之间的爱情。除了两个人，大家对此事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两个人是那样爱着马利亚，其中一个品质高尚，另一个心地善良，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马利亚有什么不好。

“拉斐尔，不要说了，”表姐说道。“我们对待自己的朋友，要像挪亚的子女对待父亲那样才是。”

“他在说什么？”侯爵夫人问道。

“没什么，妈妈，”伯爵夫人回答说，“他说有个剧本，没

---

<sup>①</sup> 上文提到的此人名和现在这个名字的含义分别是，“公墓大理石阿波罗”和“卡拉拉大理石阿波罗”。卡拉拉是意大利的一个地区，盛产大理石。

有读过。”

“马利莎拉达呢？”拉斐尔问道，“她是不是坐着戏迷们推拉的纯金铸造的马车，登上了神殿？”

“她的嗓子坏了，”伯爵夫人说道，“那是肺炎造成的。你还不知道？”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呀！”拉斐尔说道，“我还为她带来哈瓦那剧院的几份聘任意向书呢，条件很优越。可是，她现在情况怎么样呀？”

“既然不能唱歌，”将军说道，“那就学跳舞吧。蚂蚁和蝉的童话就是这么说的。”

“她可能为自己的过错和失去嗓子而感到痛苦，”伯爵夫人说道。

“可是，她现在在哪儿呀？”拉斐尔坚持问清楚。

“我不知道，”伯爵夫人回答说，“很遗憾，她如果需要的话，我很想安慰安慰她，搭救她一把。”

“你还是安慰和搭救值得安慰和搭救的人吧，”将军说道。

“所有不幸的人都值得安慰和搭救，舅舅，”伯爵夫人说道。

“这话说得对，亲爱的女儿，”妈妈用温柔的声音补充说道。“有句成语说：‘做好事是交朋友，做坏事天天担忧。’”

“我还是要问问，她到底在什么地方？”拉斐尔又说道，“我还给她带来一封信呢。”

“信？是谁写给她的？”

“她丈夫。”

“你见到她丈夫了？”伯爵夫人感兴趣地问道。“不是说，

他在德国吗？”

“不在德国。他和我坐同一条船去了哈瓦那。他的变化是那样大，是那样不幸，我敢肯定你认不出他来。可是，他总是那样温存、宽容和善良！我们到那儿不久，他就患黄热病死了。”

“死了？”侯爵夫人和女儿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可怜呀，可怜的斯特茵！”伯爵夫人说道。

“上帝让他安息吧，”妈妈补充说道。

“对于那个善良男人的死，这个可憎的女歌唱家也该感到内疚吧，”将军说道。

“我虽然没有得过传染病，我觉得我是有免疫力的，”拉斐尔说道。“我一得知他患病的消息，就跑去看他。”

“我的拉斐尔真好！”伯爵夫人拉着表弟的手，说道。

“他的病来得很急很重，我去看他时，他已经处在弥留之际了。不过，他和往常一样，很泰然，很仁慈。他感谢我去看望他。他说，临死前能看到一位朋友是件高兴的事。他让我为他准备笔和纸，在咽气之前写了几行字，托我写好信封，连同他的信一起转交给他的妻子。接着，他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不一会儿就死了。他死时，一边拉着为他祈祷的神父的手，另一边拉着我的手。表姐，我把他的这件遗物交给你吧，你找个可靠的人送到维利亚玛尔去，她很可能回那里，同她父亲相依为命去了。信在这儿。”拉斐尔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叠得非常仔细的纸。“我把它当做一段经文，已经读过好几遍了。”

伯爵夫人打开信，读道：

马利亚：我过去和现在都是那样强烈地爱着你，如果我的谅解能够使你解除内心的疚痛，如果我的祝福能为你带去幸福，那么就请你从这张死者的床上接过我的谅解和祝福吧。

弗利兹·斯特茵

### 三十一

在我们永远分手之前，如果读者还想再看一眼那个被称为维利亚玛尔的遥远大地之角的话，我们将带领您去那里，它会张开双臂欢迎您的，但是请您不要顾及旅途的劳累和开销。这不，我们已经到了维利亚玛尔。那好，亲爱的读者，现在请您戴上梅尔林<sup>①</sup>的帽子，这是因为您如果像现在这样以本来面目走进这个地方的话，就会打破那里的宁静平和的气氛，恰如有个什么东西扔到平静清澈的池塘里，激起满池涟漪一样。

四年之后，也就是说一八四八年夏季的一天，您会看到那个小村子平静地坐落在大海之滨，仿佛是渔夫的一根渔竿。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四年之中那里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事件。

我们还是从不幸的题名开始吧。这件事使铁匠出身的、

---

<sup>①</sup> 西班牙系列骑士小说中的人物。

德高望重的村长伤透了脑筋，他常说，钢铁远不如他的村民们的脑袋坚硬。另外，题名还使学校老师跌了一大跤，罗莎·米斯蒂卡三天没有吃好饭。然而，做为回报，这个题名却使堂莫德斯托·盖莱罗大为惊叹。

其他村民则把题名当做告示。在那里，每张告示都是这样开始的：在本地，无论谁乱扔任何脏物，都将罚款四个杜卡多。

安达卢西亚的雷阵雨，与其说能够浇灌，毋宁说冲刷土地。同样，它不停地冲刷着已经题写好的名字，原来漂亮的字迹几乎模糊不清了。

村长担心雨水冲刷了题名，由此也会冲刷村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于是，他想到另外一种更有效、更有力的办法在村民们心中唤起这种高尚精神。他觉得皇家大街这个名字很难听，想改换一个爱国主义的名字，于是张贴出告示，决定把那个难听的街名改为巴迪亚之子大街。

此事在维利亚玛尔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里，地球的哪个角落能够逃脱风波的冲击呀？

事情是这样的，那条街上的一位名叫克里斯朵瓦尔·巴迪亚的村民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们当然继承了死者的房产。但是，那条大街上还住着姓洛佩斯、佩雷斯和桑切斯的村民，他们强烈抗议村长选用这个街名。村长徒劳地解释说，“巴迪亚之子”以前曾经成立过一个自由民协会。对此，那些人回答说，他们早就知道巴迪亚一家是自由民，谁也不想和他们争夺这个头衔。但是，他们也是自由民呀，他们无法忍

受将他们置于巴迪亚之后的污辱。如果村长一定坚持用那个名字，他们将上告更有权威的当局，去上一级法院控告独断专行和不公正，除非现在新鲜事多，法院也被取消了。

村长听厌了这些争吵，勃然大怒。

他不知道给维利亚玛尔增添一些什么样的现代标志，才能让这个村子跟上时代的脚步，于是，想给由村口到公墓及救难上帝小教堂所在的山丘起一个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名字：乌尔达克斯大道。因为乌尔达克斯战役之后，便签定了维尔加拉协议<sup>①</sup>。

这一下，事情闹得更大了。妇女们纷纷起来抗议。她们在罗莎·米斯蒂卡亲自带领下闹得出了格。她们的呼喊声和抱怨声，连聋子都听厌了。

“乌尔达克斯是什么意思？”一个女人喊道。

“我们和乌尔达克斯有什么关系呀？”另一个喊声比前一个更高。

“谁想埋在乌尔达克斯呀？”一个老太婆尖声尖气地喊道。

“村长先生，”一个可怜的寡妇说道，“如果您这么想时髦，那就请您减轻捐税，还是按国王当政时那样的水准收缴吧。各个地方，原来叫什么名字，还叫什么名字好了。”

“村长先生，”罗莎·米斯蒂卡严肃地说道，“那是耶稣赴难路，您是用摩尔人名字亵渎神明呀。”

村长捂住耳朵，跑开了。

<sup>①</sup> 这个协议签订于一八三八年，它宣告西班牙第一次卡洛斯战争结束。

这些美好的想法纷纷落空之后，村长宣称维利亚玛尔的村民是畜生，是驴子一般的傻蛋，可恨的专制时代的拥护者，眼睛只盯着钱，反对一切社会进步和改革，可鄙的保守主义者，根本称不上村民，更称不上自由民。

这场风波之后，维利亚玛尔和它的村民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气氛。

不久，一家重要报纸这样写道：

“维利亚玛尔(下安达卢西亚)的新任通讯员给我们发来消息。维利亚玛尔的公共秩序一直处在威胁之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无疑是受了那个可恨派别的无耻代理人的挑唆，企图反对英明的改革，反对有益的进步，反对我们无愧于村长职务的堂贝尔弗克托·希维科想引进的一切新鲜事物，他们可笑的理由是说这些都是不必要的。但是，我们这位杰出村长表现得十分冷静和果敢，闹事的人望而生畏，从而一切恢复了正常，没有发生严重事件。心地善良的爱国者们，放心吧，你们的维利亚玛尔朋友知道如何粉碎我们敌人的阴谋。

现在是七月，气温相当高。我们无法肯定已经达到了多少度，因为文明还没有给维利亚玛尔带来温度计的好处。

夏收增产，特别是在瓜类方面。大面积丰收给农民带来了欢乐和幸福。署名：模范爱国者。”

尽管是多余的，我们这里还是交待一下，这位爱国主义典范就是村长本人，本文作者。

这位好好先生以前当过兽医，他跑遍了世界各地，登上了现代思想和先进观点的顶峰。他能言善辩，而且自我欣

赏，所以从来不会没有听众。他还是他的党在维利亚玛尔的唯一代表。接替斯特茵工作的医生是“中间派”的代表。

神父、罗莎·米斯蒂卡和马利亚大娘这些好心的妇女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赞成古老守旧思想。拉蒙·佩雷斯和其他爱唱歌的人则没有政治色彩。至于何塞和像他一样穷的穷人则夸耀过去的好处，哀叹当今的坏处，尽管不知道这些坏处是怎样产生的。

最后，浪荡公子——这种人即使在小村子里也是有的——公证员坚定地站在获胜党的一边。最为糟糕的是，他残酷地迫害失败党，这个凶残的野兽只能用金钱驯服。

好了，我们还是书归正传吧。

圣克里斯朵瓦尔城堡的塔楼已经倒塌，因此堂莫德斯托想看到他的城堡与直布罗陀、布雷斯特、加迪斯、敦刻尔克、马耳他和塞瓦斯托波尔齐名的最后希望也成了泡影。

但是，在我们的朋友、维利亚玛尔村民中间，没有比理发师拉蒙·佩雷斯的店铺的变化更引人注目的事了。

马利亚走后不几个月，拉蒙·佩雷斯的父亲便过世了。之后，他很想跟随那个没有良心的女人——她使一位“淡而无味”的外国人丢掉了生命——的脚步，到首都马德里去看看。说去就去了。他在那里呆了十五天，回来时带来：

第一，一大堆谎言和大话。

第二，许许多多意大利式的难听歌曲。

第三，他变得粗俗了，脸上总是露着“这与我有什么关系”的表情，厚颜无耻，大言不惭，维利亚玛尔的每一个村民都受到他的讥讽，他们那不幸的耳朵和更为不幸的下巴，在很

长时间里都保留着这些“新鲜东西”的可悲印记。

第四，他产生了最可怕的想法，即模仿理发师的佼佼者费加罗<sup>①</sup>。不幸的是，他在塞维利亚剧院看过这出戏。所以，按照他的模式，他曾企图使村长偏离进步道路，纳入阿尔马维瓦伯爵的道路上去。但是，首先由于村长已经结婚，很难在维利亚玛尔找到一位愿意克服那种困难的罗希娜。其次，村长夫人是加利西亚人，身强力壮，当然罗，他惧怕这位女人要比费加罗惧怕巴尔托洛大夫还甚三分。

那次马德里之行，拉蒙·佩雷斯还带回另外一样东西，此事他不曾向任何人透露过。他是这样得到这种东西的：

一天夜晚，他在马利莎拉达住的那条大街上踱步，他像条鲸鱼似的叹息着。这引起了一位躲在街角的年轻人的注意。那位年轻人穿着斗篷，只露出两只眼睛。此人走过去，对他只说了两个字：

“滚开！”

拉蒙本想反驳那个人，但是突然被狠狠地踢了一大脚，他受的内伤使他从马德里返回来的路上很是受了苦，因为被踢的部位正好与马鞍接触。

有一个情节我们将在以后介绍。正是由于这一情节，理发师弄到一笔可观的钱。这样，塞维利亚剧院和费加罗的形象便更加强烈地闪现在他的脑际。他用亚洲的豪华标准把自己的店铺装修了一番。坐椅漆上了翡翠绿色，像汤盘一样大小的罗马钉上挂着足有一指厚的布毛巾，墙上挂着木刻画：

---

<sup>①</sup> 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的代表作《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剧中人物。

高大的忒勒玛科斯<sup>①</sup>、满面胡须的门托耳<sup>②</sup>和瘦骨嶙峋的卡吕普索<sup>③</sup>。这几幅画给理发馆增添了不少光彩。

拉蒙·佩雷斯断言——他也确实是这样认为的——那几幅木刻上的人物是圣约翰、圣约瑟和玛格达莱娜<sup>④</sup>。有几位尚感不十分满意的人摇着头说，拉蒙·佩雷斯的理发馆什么都更新了，唯有剃刀仍然是旧的。对此，他回答说，那些人十分古怪，还没有丢掉洞察事物的陈腐观念，在当今只注意外部形态和表面现象。

然而，令维利亚玛尔感到惊异的是理发馆正门画着一幅很大的招贴画。画中央是一只看上去像中国人的黄色脚丫。画工精细，鲜血滴流，和阿兰胡埃斯及凡尔赛两地的喷泉有同工异曲之妙。两侧各摆放着一把金字塔形的半开着的剃须刀，周围则是像甜菜圆盘样的玫瑰花环，花环上挂着一把可怕的大剪子。为了使装饰效果更上一层楼，拉蒙·佩雷斯还嘱托画匠要多用金色，于是艺术家在下面这些地方分别着了金色：玫瑰刺、刀刃和脚指甲。他画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就是说，其主人在维利亚玛尔从事四种职业：理发

---

① 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在父亲奥德修斯参加特洛伊战争时，他还年幼。由于不能赶走向他母亲求婚的人，便去找父亲。他打听到父亲已经回来的消息后，急忙赶回。父子相认，打败并杀死了向他母亲求婚的人，平息了城里的叛乱。二十年后，父亲被误伤致死，他继位为伊塔刻王，并娶他的同父异母妹妹卡西福娜为妻。

② 奥德修斯的朋友。奥德修斯去特洛伊时，托付他照顾家里老小。

③ 阿特拉斯的女儿。奥德修斯从特洛伊回国时，在长久的漂泊之后登上了她所住的俄古癸亚岛。卡吕普索想与他结为夫妇，甚至答应他可以长生不老，但他终不为所动。十年后，一说七年后，卡吕普索奉宙斯之命放他回家。

④ 这三者均为圣经中人物。

师、放血师、牙医和“剥皮匠”。

但是，这幅招贴画是那样宽大和沉重，拉蒙理发馆用泥和石砌垒的墙壁都不能承受了。于是，他在大门两旁用砖砌了两道扶墙，以起到加固作用。这样，理发馆的入口处就形成了一个门廊式的建筑物。拉蒙·佩雷斯一本正经，甚至厚颜无耻地宣称，那是塞维利亚大商场门廊的影子。我们都知道，这个商场门廊是我国大建筑师埃莱拉的代表作之一。

读者已经了解了这些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目前的情况吧。

世界的这个角落笼罩在深沉的寂静之中，从远处只能听到一个男子用吉他弹唱的声音。他唱的龙达民歌，不是抒情歌曲，也不是曼陀林舞曲，更不是安达卢西亚民谣。不是，绝对不是，而是一只悲曲：《阿达拉》。更为糟糕的是，旋律中伴有许多颤音，颤音多得超越乐理允许的范围。曲调难听，歌词粗鄙，夏多布里昂<sup>①</sup>完全有权向法院指控词作者、曲作者和歌唱演员是盗用他的名誉的罪犯。

这曲悲伤之歌来自我们在上面描写过的那家店铺；唱歌的人则是店主人，闻名全村的拉蒙·佩雷斯。

他唱得是那样有情有意，自己都感伤得泪满双颊了。像往常一样，堂莫德斯托站在歌手面前，他表情是那样威严和沉默，恰如装饰墙壁的门托耳，只不过他把脸刮得干净些，发缕平直、光滑。

突然，店铺的里门啪的一声打开了，门里走出一位女人，

---

<sup>①</sup>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上面提到的《阿达拉》，是属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

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另外一个孩子跟在她身后，抓着她的裙子，不停地哭叫着。那女人面色苍白，身体瘦削，她的表情看上去是那样傲慢，难以与之交往。她肩上搭着一条褪色的泡泡沙大披巾，胡乱拢着的长发没有发梳，几乎拖到地上。她脚上穿一双丝绸便鞋。她耳坠儿长长的。

“拉蒙，你给我闭上嘴，你给我闭上嘴！”她一走进来便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你别折磨我的耳朵了。我宁愿听世界上所有乌鸦同时啼叫，所有家猫同时嚎哭，也不愿听你糟踏严肃音乐。我对你说过不止一千次，要哼唱农村小曲，那样的小曲还是可以听下去的。你的声音柔软，是有歌唱家天才的。可是，你如果总唱这种细腻的歌曲，就太不幸了，谁也忍受不了。我给你说过，你也知道我懂得这一切。你乱弹乱唱颤音，使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竖了起来。你如果还要这样折磨我，我就永远离开这个家。别哭了，”说着她在那个哭叫不停的小孩脑袋上拍了一巴掌，“别哭了，你像爸爸一样，只会哭嚎。”

“快给我走开，你现在就走！”理发师回答说，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最严重的损伤，“快走，你走吧！我不叫你你别回来，永远别回来。”

“你说，我永远不回来？”那个女人重复这句话，然后说道，“你这样做也许是开大恩吧，你要知道，多少显贵人物、大使、国王请都请不动我呀！你这个乡巴佬、畜生、蠢蛋，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大把大把地掏钱，就是想听我的歌声呀！”

“如果那些人现在看见你这张丑八怪的脸，听到你这鸭子一样的声音，”理发师说道，“我敢说，他们宁愿付双倍的钱，不过那是为了不看见你的面孔，不听到你的声音。”

“那么，是谁把我请回到这个小村子来的？是谁请我和你们这些乡巴佬住在一起的？”那女人怒不可遏地喊了起来。“是谁请我和这个剃头匠，和这个蠢驴结婚的？谁把公爵寄给我的嫁妆吃光了，现在竟敢骂起我来了，我，马利亚·桑塔洛，曾经轰动过世界的人物，谁敢骂我？”

“你如果不轰动世界，那倒好了，”拉蒙说道。那支名叫《阿达拉》的歌给了他极大的勇气，同时，当他看到这支歌受到污蔑时，又火冒三丈。

听到这句话，他的妻子向矮小的丈夫扑了过去。拉蒙吓得赶快把吉他放在椅子上，拔腿就跑。

跑到门口，正好碰上一个人。那个人险些被撞倒，茫然地站在门槛上。

马利亚一下子认出了那个人，她转怒为笑了，但那是嘲弄的笑声。

原来那个人是毛毛，他的两腮肿得可怕。他用手帕包着已经变了形的面孔，他是来请理发师拔牙的。

“你这副样子，太可怕了！”马利亚笑着说道，“听说乌特雷拉军士长就是因为自己丑陋而死掉的。你怎么不那样死掉呀？你这个样子，真把人吓死。是不是被人打了耳光了？这回你嘴里一定含着个大甜瓜，吐出来，让大家看看，不也能挣几个钱嘛。你太可怕了！让人家给你画张像，登在《画报》上，让大家都欣赏欣赏，好不好？”

“我是来请你的拉冬·佩雷斯给我拔牙的，”毛毛说道，“而不是来听你数落的。可是，你过去是海鸥，现在是海鸥，将来还是海鸥。”

“如果你是来拔除坏东西的，”马利亚说道，“那就先把心脏和其他内脏拔除了好了。”

“我的上帝！大家看看，这是谁在大谈特谈心呀，内脏呀！”毛毛说道，“是那个让自己父亲死在别人身边，把父亲忘得一干二净，连一点钱也不寄回家的女人。”

“畜生，那是谁的过错？”马利亚回答说道，“如果你不是那么狠心，根本不会发生那种事。你没有完成任务就回来了，到处说我死了。我当时还以为我父亲活着，我回来看望他时，全村人都把我当成另外一个世界的亡灵了。你的鼻子扁平，你的智力迟钝<sup>①</sup>，把演戏当成真事！”

“演戏！”毛毛说道，“你总说那是假的。事情是，如果那个‘赛罗’真的插你几刀，如果你那除了你人人都为他的死而流泪的丈夫不救助你的话，你早就被蛀虫吃掉了。你这个爱说谎的女人，我不会受你的骗的。”

“你应该知道，不要脸的东西，”马利亚说着把一只手伸到他的鼻子前面，“我非活到一百岁不可，气死你，把你的鼻子气大了。”

毛毛露出轻蔑的表情，看着马利亚。他一边上下点动着食指，一边一字一板地说着：

“你过去是海鸥，现在是海鸥，将来还是海鸥。”

说完，傲然地向马利亚背过身去。

堂莫德斯托被我们描绘的争吵声弄得茫然不知所措。当他看到毛毛那丑陋而可笑的、只有英国著名漫画家格鲁依克

<sup>①</sup> 在西班牙语中，本来鼻子和智力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这里用了一个双关语的词，兼有“扁平”和“迟钝”之意。

斯潘克才能完美勾勒的面容时，先是引起一阵大笑，而后当听到代之而来的是愤怒的吵架声时，便偷偷地溜走了，远远地离开了那个战场。我们的读者都知道，堂莫德斯托基本上是一个严肃的人，性格平和，反对各种形式的争闹、吵架、谩骂和斗殴。然而，当他刚刚走进家门，还来不及玩味及时退出那个战场而产生的喜悦，新的恐怖又向他袭来。原来是罗莎向他瞪着一只恶狠狠的大眼睛，射出愤怒和威胁的目光，仿佛是一个持枪待命的士兵，她那令人敬畏的嘴巴，犹如坐在法庭上的法官。堂莫德斯托坐在角落里，低着头，像一只预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小鸟，躲在树枝上，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

首先，我们应该交待一下，随着年逝月移，罗莎的优良品质变多了，缺点也变得严重了，她嗜好整洁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堂莫德斯托每次到房间里来看她时，都必须换鞋。如果罗莎得知参观奥兰赫王子的布鲁塞尔宫殿的人都要穿用软底便鞋的话，肯定早就采用同样的办法了，以免铺在她客厅方砖地板上的粗编草垫被踏坏。每当堂莫德斯托把橄榄果掉在桌布上，罗莎都惊得抖动一下。如果滴下了红葡萄酒，她会放声哭起来，她忌食和节食已经到了极限，人们都说她想超过曼努埃拉·托雷。此人是甘沙尔村的有名人物，她刚刚死去。她颗粒不吃，滴水不进，还活了四十年。

“罗莎，”堂莫德斯托常常对她说，“您从前吃的就是鸟食。可是，现在您却在证明变色龙的故事并不是一个神话。”

“您早就看到了，”罗莎回答说，“我身体很健康，这足以证明我们吃一点点就能生活下去，再多吃就是暴饮暴食了。”

谈到简行节出，她对自己的要求已经不单单是严格，而是过于苛刻了。

“像您这样的人，”她对堂莫德斯托说道，这时后者正在心中祈求和平的圣母保佑，“像您这样岁数、这样人格的人，像您这样在村里属一属二的人物，像您这样把名字曾印在政府公报上的人，能去那种人家吗？他们至少作风是轻浮的，他们是一对怎样的夫妻呀，结婚时就闹得满城风雨了。”

“可是，罗莎，”堂莫德斯托回答说，“并不是我主动卷入他们的争吵，而是在发生争吵时，我正好在场。”

“如果您不去那个剃头匠，那个总爱瞎哼乱唱的人家里，如果您不在那里张着大嘴听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歌曲，您就不会糊里糊涂地成了那场闹剧的见证人了。”

“可是，罗莎，您没有想到，我三天两头就要去那里刮胡子的呀。不然，我就会像个劳改犯了。再说，这个好心的拉蒙·佩雷斯像他的父亲那样，总是免费为我提供服务的。所以，出于礼貌，也是为了感激他，他在我面前哼唱的时候，我得耐着性子听下去。还有，他根本没有唱难听的歌。那是一只文明人唱的歌，歌里说的是一位名叫阿达拉的姑娘……”

“堂莫德斯托，您还有脸给我讲呢！”罗莎说道，她已经怒火中烧了。“难道我不知道《基督年》<sup>①</sup>里是怎样讲阿蒂拉<sup>②</sup>的吗，他是入侵罗马的那些野蛮人的国王，那本书里还讲了当时的教皇、巨人圣莱昂如何凭借雄辩之才战胜了他。如果你

---

① 这是一本类似我国解放前使用的皇历一样的书。书中，每一天介绍一个相应的圣神。

② 这里，罗莎把“阿达拉”听成“阿蒂拉”了。

们不顾事实和《基督年》的内容而想把他变成一个热恋中的姑娘的话，那您和拉蒙·佩雷斯可有好戏唱了。那个想把耶稣赴难路改为乌尔达克斯大道的野蛮村长说，启蒙时代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于是，一个年轻姑娘竟然成了统帅凶残野蛮大军的首领了。至于那些亵渎神明的难听歌曲，您应该知道，从我年龄上讲，从我的思想方法上讲，我是根本不喜欢的。但是，你们男人总是竖起耳朵听那些爱呀情呀的。您对那些歌曲都听得入迷了，我看见过您……对，有一次，在圣胡安·内波莫塞诺做五日祭，最后唱圣歌时，您倒呼呼地睡了过去。”

“我！罗莎，我的上帝哟！那您就大错而特错了。我可能是闭着眼睛，但是您把我的沉思当做不敬神明，在神圣之地睡大觉了。”

“堂莫德斯托，我们没有必要争论啦。我看您，根本不把教规和第八戒律<sup>①</sup>放在眼里。不过话说回来，我要告诉您，和那种人打得火热，不是光荣，而是耻辱。”

“唉呀，罗莎！人家拉蒙免费给我刮脸，那个名扬四海的马利莎拉达经常得到将军和大臣的赞颂，您怎能这样说他们呀？！”

“这些并不能阻挡她成为人们的笑料，”罗莎·米斯蒂卡反驳说道，“她和那些被革除教门，现在仍然被革除教门的戏子一样。我倒想知道知道，难道她们现在已经恢复教籍了。”

“在当时，”堂莫德斯托说道，“剧院很可能是个不三不四

---

① 一共有十大戒律。第八戒律是“不可偷盗”。

的地方，但是现在，报纸上天天都在说，剧院是风俗习惯的大课堂。”

“风俗习惯的大课堂……剧院是风俗习惯的大课堂！堂莫德斯托，您真的堕落了，不可救药了。您这比五日祭时睡大觉更要糟糕。怎么？您把报纸当做圣经呀！可爱的先生，我要告诉您，教皇做得不对，他不应该对那些风流女人解除革教的禁令。”

“我的天，我的上帝哟！”堂莫德斯托说道，满脸惊色，“罗莎，像报纸上说的，正当演奏教皇颂歌的时候，您倒大胆反对教皇做的事情？”

“好了，好了，”罗莎说道，“我比您知道得清楚。我绝不会反对教皇做的事情的。我只是希望我们在唱完教皇颂歌之后，不该唱‘亚萨的诗’<sup>①</sup>。可是，我们还是说说那个曾赢得雷鸣般掌声的女人吧。您想想看，那些愚蠢的掌声能够把她的不道德行为和丑恶作风一笔勾销吗？”

“罗莎，您不应该过分苛求。从本质上讲，她并不坏：她给我的礼帽还绣个标志呢。”

“她那是嘲弄您。那不是什么标志，而是一大棵苜蓿菜。那么，依照您说的，她本质上并不坏！可是，她把那么疼爱她的父亲丢下不管，让他孤孤单单可怜地死去，而她却在舞台上哼呀唱呀的。”

“但是，罗莎，她并不知道她父亲病得很重呀……”

“她知道自己的父亲有病，这就足够了。父亲有病，做女

<sup>①</sup> “亚萨的诗”为《圣经·诗篇》的第五十一篇。亚萨曾受以色列王大卫所赋，率领众人侍奉、颂扬、称谢和赞美耶和华。

儿的就不应该唱呀跳呀。还有，她作风不正派，可怜丈夫被迫出走，在西印度群岛为羞辱而死去！……”

“她丈夫是得传染病死的，”堂莫德斯托说道。

“您说她好，那就好吧。”那位女友学校的女教师越来越怒不可遏了。“在咱们村子里，她是唯一一个在马利亚大娘弥留之际没有去守护她的女人，而马利亚大娘是那样疼爱她，为她操了那么多的心。她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出席马利亚大娘葬礼的女人，也没有去教堂为她祈祷，去墓地为她哭丧。”

“她那时候刚刚生完孩子，在月子里应该注意身体。”

“生孩子，坐月子，对这类事情您知道什么呀？”罗莎·米斯蒂卡看到堂莫德斯托竭力为他的朋友们辩护，想把满腔的愤怒一下子都发泄出来。“恩人马利亚大娘死后不久，加百列修士也跟了去，可是那个女人却放声大笑起来，说什么，她以前只以为在舞台上人们才为爱情和悲苦而死去呢。对这种人，还能说本质上是好的吗？”

“可怜的加百列修士哟！”堂莫德斯托说道。女主人提到这位修士勾起了他的回忆，心中激荡不已。“他在世时，每个星期五都到救难基督小教堂去为他的恩人祈祷善终。马利亚大娘死后，他每天都到那里去，他说只有基督能理解他，安慰他。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我看见他跪在基督小教堂的门栏前，头耷拉在栏杆上。我叫了他一声，他没有作答。我于是走了过去……他已经死了！他像活着时那样死去了：无声无息，孤苦伶仃。可怜的加百列修士哟！”司令官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道，“你没有看到修道院修复那一天就死去了，我也将等不到城堡修复那一天就死去的！”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海鸥

作者 = (西班牙) 弗·卡瓦耶罗著 李德明译

页数 = 336

SS号 = 10963704

出版日期 = 1991年10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